武俠世界
第32年
40
$15.00



（特價每支HK$68.-）

片仔癀暗瘡膏是採用福建漳州著譽海內外的片仔癀爲主要原料，配以多種名貴中藥有效成份精製而成的外用藥品。經研究，本品有顯著的止痒作用，也可作爲皮膚藥應用。療效神速，極爲靈驗。

漳州市進出口公司經營出口

總代理：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 5508 傳眞：850 7509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 3811 傳眞：559 7762

獲選第十一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



振華牌 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木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舉，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強、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注意事項〉

我司係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委托在港澳地區獨家代理該公司出品的振華牌851超級營養液和振華牌851超級營養丸代理商。最近市面出現不少冒牌假貨，我司除已向出售假貨之商號採取法律行動外，並敬告各消費者，在購買時，請認明**"振華牌"**商標及盒上印有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字樣，並由本月起，所有產品之外盒皆加貼有**"第11屆亞運會指定營養產品"**標誌才是正貨。

總代理：**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 3721（4綫）

編者話

今期的巨型小說乃蕭遙先生所著「鷹王谷傳奇」之「玩命遊戲」，文中主角鬼娃兒原來是呂天縱之子，自小由義父徐宗翰撫育長大，故名徐凡。徐凡爲報殺父之仇，立誓要消滅橫行於世的殺手鷹王，然而鷹王慣以慈善面目出現，蒙蔽人心，暗設據點多如繁星，爪牙遍佈各地，連九大門派對他也忌憚幾分。鷹王要斬草除根，處處設謀陷害徐凡，徐凡逐一攻破其陰謀，並搗毀其據點，雙方鬥個不亦樂乎……文筆生動，情節別出心裁，刺激緊張，兼而有之。

*　　*　　*

「玉辟邪」乃東方玉先生繼「刀開明月環」之後又一新作，由今期起連載刋出，東方玉先生之作向以文筆流暢、結構嚴謹、情節生動有趣見稱，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而石磊先生所著短篇小說「紅土崗風雲」也在今期刋出。

*　　*　　*

下期將刋登霍驚覺先生所著「天下第一狂」。

*　　*　　*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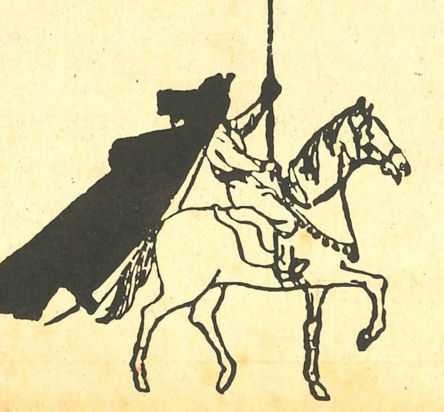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370.00
	一年港幣	$ 74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399.00
	一年港幣	$ 7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456.00
	一年港幣	$ 9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40期
(總號164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鷹王谷傳奇

蕭遙·文
可飛·圖

玩命遊戲



智鬥幽靈　逃出陷阱

車轔轔，風嘯嘯，一輛馬車正在黃土谷中飛馳。

馬車正奔馳之際，忽聽身後響起了一陣「桀桀」怪笑道：「哈哈，小丫頭，看你能跑到哪裡去！」怪笑之聲剛停，只見一騎快馬，從車邊斜掠而過。

舒丹扭頭看去，見那馬上坐着一個形貌猥瑣、有着幾根鼠鬚的老者，樣子實在令人生厭。只是那雙怪眼有一股懾人的光芒，從這一點上看去，就可猜出此人的內功造詣已非常精湛了。那老者超越過馬車之後，橫馬阻住了去路。

舒丹妙目含嗔，一聲嬌叱：「闖！」

那老者又是一陣怪笑，道：「小丫頭，憑你這點能耐，能闖得過去麼？」

他一言未了，「颼」的一聲，從山石後面飛起了一支響箭，跟着又是一陣連聲怪嘯。那老者聽到那怪嘯聲，神情似乎一怔，顯得有些慌張。

就在這時，只見從半山腰裡飛起了一條白影，宛似一隻大白鷹飛撲而下。

聲落人到，乃是一個虎首怪人，從衣着上看，且還是一個女人，一襲白衣飄飄，頭上戴着虎首皮套，乍看之下，活像一個沒有練成氣候的虎姑娘。

她身形閃處，阻住了那個老者，格格笑道：「莫老大，原來是你呀！為甚麼要攔住人家的車輛？」

話聲剛落，忽從那老者身後昇起了一蓬光亮網形的東西，朝着那虎姑娘兜頭落下，只一下就把那怪女人罩在網中。

那怪女人驚叫一聲道：「飛靈網。」她一聲才喊出口，只見從山石後又竄出一個身着灰衫的老人，手中一伸一縮，起落不停，一看就知他在收緊那罩下的「飛靈網」，神情十分緊張。

這時，遠遠又傳來一陣馬蹄聲。商娟在車篷頂上，驚愕地向後看去，見又有五匹馬急追而來，臉上立現憂憤之色，忙向舒丹招呼道：「丹妹妹，他們怎麼又追來了！」話音方落，身後五騎也趕到了，連同先前的兩個人，一共是七個老者，另外還有十幾名標悍的壯漢，全都氣勢洶洶。

他們一到現場，慌忙翻身下馬，卻又靜靜地站在一旁，眼看着那黃衫老人在收網。突然一陣怪聲響了起來，就在那「嘶嘶」怪聲連響中，衆人全不禁向那響聲處注目看去。這一看，都不由脫口發出了一聲驚叫：「啊！」

「哈哈，哈哈……」跟着又是一聲尖銳的笑聲。就在網中那怪女人，頭上皮套已脫，卻是一個美目兮兮的中年美婦人，舞動起兩隻寬袖飛出了那「飛靈網」。

此網乃是苗疆天蠶絲所織，堅韌無比，不但刀劍動不了它，就是用火也無法毀它，但是那白衣女人卻把它毀了，不知她用的是甚麼方法，竟然衝了出來，這麼一來，他們那能不心驚。

白衣美婦脫網而出，哈哈一陣嬌笑道：「這是甚麼網呀！網魚漏蝦，怎麼能困得住老娘……」她一言未了，斜刺裡撲來一條黃影，箭一般向那白衣美婦襲去。

白衣美婦身形一閃，只見寒光乍閃，那黃衣老者立刻踉蹌後退，白衣美婦又是一聲嬌笑，道：「北邙十兇原本就是殺手中的殺手，不過伏牛何家劍，若說怕了北邙十兇，豈非天大的笑話！」

就這幾句話，使得在場的北邙十兇，瞳孔目光突然收縮，攔路那老者接口道：「你說甚麼？難道你是昔年玉面狻猊呂天縱的甚麼人？」

白衣美婦道：「說出來也不怕你跑了，我姓何，叫何綺君，呂天縱的原配，聽清楚了沒有？無影劍法，劍出無影，各位若是不信，何不出手試試？」

老大無情劍葛艮哈哈一笑道：「憑妳一介女流，能抵得住我們七人聯手麼？」

白衣美婦平靜地一笑道：「你們根本沒有機會聯手！」

葛艮道：「哦？」

白衣美婦笑道：「剛才我被你們網住的時候，或許能取得我項上人頭，可是現在……」

葛艮道：「現在怎麼樣？」

白衣美婦道：「現在只要你們稍微一動，我有把握先取兩條人命。」

老大無情劍葛艮沒有再說話，但等於已說了，因為他沒有動。何家無影劍，北邙十兇雖然未見過，卻聽說過。昔年何無畏一劍誅關東四寇，這段武林傳聞，至今還有江湖朋友提起，他實在不敢冒這個險。

白衣美婦目光移往靠得最近的二人，道：「田老二、田老三，你們被人稱為陰陽雙劍，怎麼了？見你們老大不動手，你哥兒倆願不願意賜教一番？」

田家兄弟田起、田超聞言陰沉沉地站着，在夕陽照射下如同化石，竟然不發一言。

白衣美婦哈哈一笑，道：「北邙十兇雖然不愧是殺手中的殺手，竟然不聞不言，如此沉得住氣，令人佩服。」那白衣美婦目光又移向另外四人，又道：「能狠、能穩、能忍，果然是些角色，但你們能耗，天色已暗，我卻要趕赴潼關吃飯去呢！」說着，欲待跳上車，驅車離去。

突然一人狂笑道：「我張一鞭有點不信邪！」話聲中「叭達」一聲，腰上蛇形軟鞭已經扯出。他這條鞭鞭長八尺。

他身形方動，卻被旁邊的無情劍葛艮伸手攔住道：「老四，且慢！」

張一鞭被攔，不禁悲痛地叫道：「大哥，七妹死得慘，讓我先動手！」

白衣美婦笑道：「看來還是張老四高明，蛇形八鞭固然是一寸長，一寸强，但要看對付的是甚麼人，當年先父在關東一劍誅四寇，其中就有一位『魔鞭』李飛。」

魔鞭李飛雖已身死，但是北邙十兇自然知道，他那長短雙鞭，長鞭一丈有七，短鞭也有六尺有餘，他長短配合，長鞭取敵，短鞭奇襲，死在他鞭下的人不知有多少高手，所以號稱「魔鞭」，但他卻喪命在何無畏神劍一招之下。

白衣美婦又道：「李飛在臨死未死之際，卻連連叫道：「我不信，我不信……」

張一鞭冷聲道：「他不信甚麼？」

白衣美婦道：「李飛太自信自己的長短鞭，和一寸長一寸强的道理，哪知他一鞭飛出，劍已掃過咽喉，所以他臨死還在說『我不信』，因爲他根本就沒有看到劍影，觸到劍氣，不知劍自何處來，所以臨死之際尚不瞑目。」

張一鞭聞言，頓時閉上了嘴。

白衣美婦突然問舒丹道：「小丫頭，你還不走？在這裡看甚麼？」

舒丹聞言，這才想起自己怎麼傻了，不趁機會快走，等着人家來殺呀！於是手中長鞭一揮「刷刷」兩聲，車轔馬嘯，鞭聲響亮。

當她驅車策馬，方欲突圍而出，忽見幾條人影撲來，眼前白影一閃，突覺手上一緊，長鞭已到了人家手中。這時，已看出左側來人乃是無情劍葛艮，他人已撲向車上。身邊突聽一聲冷笑，緊接着只聽「刷」的一聲，長鞭起處，那葛艮慘叫一聲，被摔了下來。這時，她才看清坐在身邊的那位白衣美婦，她輕笑了一聲道：「小丫頭，你瞧我這鞭上的功夫如何？」

話音未落，舒丹卻驚叫了一聲道：「小心身後！」原來是那張一鞭，手中揮舞着八尺長鞭，朝着美婦背後打來。

白衣美婦聞言，不慌不忙，左手一抖一翻，也看不出她用的是甚麼功夫，而那張一鞭似乎已受到箝制。只見他人在空中打了個大旋轉。突有一團寒光，疾如電掣，又襲向了白衣美婦的前胸。這兵刃暗器齊施，可說是歹毒之極，簡直就是要將那白衣美婦置諸死地。舒丹見此情形，越發驚恐了，還沒有失聲驚叫，眼淚卻奪眶而出。

正當小丫頭焦急得神智混亂之際，淚眼模糊中，奇景突現，只見一條灰影從山巖上疾撲而下，兩隻大袖掄起，激得勁風呼嘯，一陣「叮叮噹噹」金鐵交鳴之聲，跟着又是一聲慘叫，一條青色人影像斷綫風箏似的，直摔出老遠，「砰」的跌在地上，一連幾下掙扎，「哇」地噴出一口鮮血，大概沒死也差不多了。

這時，車上落下一人，竟是一陣風賭怪谷半瓢。

舒丹連忙招呼了一聲，道：「谷爺爺，你來了，我爺爺呢？」

谷半瓢哈哈笑道：「他呀！他在潼關等我們呢！」

舒丹笑道：「谷爺爺來得正好，方才被人給截住了，不是這位……」話未說完，人卻呆住了，原來身邊空空的，那白衣美婦不知甚麼時候已走了，而且挨得這麼近，自己竟然毫無察覺。

谷半瓢看了她一眼，笑道：「鬼丫頭，怎麼啦？丟失人了，對不對？」

舒丹笑了笑，道：「她走了，怎麼走的我都不知道。」

谷半瓢道：「誰走了？鬼丫頭，你在說甚麼？」

舒丹苦笑道：「我也不知道。」

谷半瓢道：「好了，好了，快駕穩了車，咱們衝！」

舒丹一抖手中長鞭，飛奔了下去。

夜色朦朧中，他們進了潼關，進城沒走多遠，就停在康裕銀號門口，這家錢莊當然是商老九所經營，錢莊正對面有一枯槐，樹幹上有一大洞，據說爲三國時馬超追曹操至此，長槍誤刺其上，曹乃得脫，故曹操封之爲樹王。

康裕錢莊就在樹對面，隔壁就是復太藥店，掌櫃的乃是遠近聞名的毒手華佗齊雲。

車方停下，商娟就跳下車來，進入錢莊，掌櫃是她大姊夫方子雨，一見來的是三姨妹商娟，當然是盡心地招待。

商娟搖手道：「別盡忙着招呼我，還有我的朋友呢，他們也是我爹的朋友。」於是，商娟命方子雨騰出一座別院，他們先將鬼娃兒抬了進去，跟着又請來了名醫齊雲，在他的調治下，三天的時間，鬼娃兒已經康復，剩下的只差調養了。

可是有一點令他覺得奇怪，那就是一向在耳邊聒聒噪噪的鬼丫頭舒丹不見了。平日她在耳邊聒噪，實在嫌她太煩，現在兩日不見她了，卻又覺得十分寂寞。於是，連忙找商娟來問。原來她也在找舒丹，最初判斷，她必是跟着谷半瓢去長安找她爺爺去了，也沒在意。

黃昏時分，由於走了舒丹，使得鬼娃兒深覺無聊，就一個人在房中獨飲。突然，房門輕輕開啟，門口像標槍般，站着一名壯漢。鬼娃兒淡然一笑道：「朋友，既來之則安之，有興趣共飲一杯否？」

那人冷冷地道：「我是來要命的，不是來喝酒的！」鬼娃兒聞言緩緩起立，道：「既是來要命的！先報個大名如何？」

那人道：「我是神鷹八刀中的老七，人稱飛鷹斬吳强，夠你瞑目了吧！」

鬼娃兒道：「在甚麼地方？」

吳强道：「城西北桃林渡口。」

鬼娃兒昂然道：「好，咱們就在桃林渡口見面。」

吳强聞言，轉身就走。鬼娃兒又喝了兩杯，自言自語地道：「毒傷剛好，運動一下也不錯。」他自語着，穿上外衣，紮好褲脚，束好自己的刀鞭，往外走去。潼關城外黃河波濤奔流，背山峭壁處，作九十度大轉彎，水急而有漩，漕渡至灘，船夫均爲多年老手，深識水性，渡者置身於兇濤怒漩，屏息不敢出聲，景象莊嚴沉肅。

此處正是桃林渡口，斷魂刀姜軍眼望着前去的是吳强，後面跟着鬼娃兒。姜軍目光注視着鬼娃兒，冷冷地道：「小子，看你今天還往哪裏逃！」

鬼娃兒淡淡地一笑，說：「誰逃走了，有甚麼能耐請全施展出來，劃下道來，小老子接着就是。」

「好！」姜軍喝了一聲，身形陡然飛起，手中青鋼刀在陽光變化成一道金虹，凌空向鬼娃兒擊下。凌空下擊本是以强凌弱之勢，第一招就是用這樣的攻勢，鬼娃兒不禁有些懷疑。

說時遲，那時快，金虹已經臨頭，鬼娃兒身形一矮，手握鞭柄。就當那神龍斬欲出未出之際，陡見眼前又是一道金虹，劈面擊來。那竟是吳强的厚背刀。

原來姜軍的攻勢，竟是掩護吳强的攻勢，眞正的致命殺手，刀柄中，一支三寸兵刄已由機簧彈出，刺向鬼娃兒的咽喉。鷹王谷的武功的確不同凡響，尤其神鷹八刀的功夫，更有獨到之處，這一招的威力、狠辣確是少見，兩道金光疾擊的刹那，陡然亮起一片寒光。白色的光芒就那麼一閃而沒，一柄金刀就在鬼娃兒面前跌落地上，姜軍的軀體在鬼娃兒舉步閃身之際，竟撲向了吳强。

吳强凌空下墜，脚步沾地，突然轉身，紫金厚背刀再度揮出，一見是自己兄弟扎來，驚叱一聲，急忙收刀，道：「老六，你……」叫聲未落，却見姜軍人已俯撲地上，一蹶不起。

「老六！」吳强驚叫一聲，彎腰伸手翻過姜軍的身體，却見他咽喉上一道血痕，這時才噴出一股鮮血，噴得吳强一臉一身，像個血人一般。可是姜軍的雙目未閉，似乎還想說話，無奈氣管已被割斷，怎還能發出半絲聲音。

吳强凜然直起腰來，猙獰地望着鬼娃兒。鬼娃兒的神龍斬刀鞭仍然纏在腰中，彷彿他根本就沒有用過似的。好快的鞭法，好準的招式，一個十五六歲的年輕人，居然會有這般超凡的身法，吳强不知是驚是怒是懼，木立猶如泥人。

鬼娃兒冷冷地道：「姜軍已死，你是不是也想死？」他平淡的語聲，緩緩逼近的步伐，居然使得名聞江湖的神鷹八刀之一的厚背刀吳强，連連後退了四五步。

鬼娃兒又笑道：「放心吧！我找的只是鷹王一個人，本不欲多傷無辜，可惜你們步步進逼，偏又不肯放過我，這是所爲何來。」

吳强身軀輕輕地顫抖着，眼見自己拜弟已毀在一招之下，魂歸黃泉，發覺自己一人實非對方的對手，已經心寒膽顫，全無鬥志。人誰不怕死，可是他又不能丟了拜弟的屍體不顧而走。

鬼娃兒輕嘆了一聲道：「我不難爲你，你走吧！不過請把屍首帶走。」

吳强聞言呆了一呆，彎腰正想抱起屍體，突然一聲嬌叱傳來：「不能放他走！」一條紅影凌空飛落，見是商娟的大姐商蕙。商蕙一身紅衣，鮮明奪目，如花嬌容，却罩着一股凌厲的殺機。

鬼娃兒抱拳道：「大姐，你怎麼也來了？」

商蕙道：「方才是長安傳來快報，舒丹妹妹下落不明，現在怎能放他走。」

鬼娃兒聽了，臉色一變，道：「吳强，舒姑娘人在何處。」

吳强冷冷道：「不知道。」

商蕙嬌叱道：「難道你想死？」

吳强聞言一凜，沉思片刻，道：「舒姑娘可能在我大哥飛鷹刀劉俊手中，如你們想救人，不妨到武關朱家鏢局去看看，是生是死，我就不知道了。」

鬼娃兒微一尋思，道：「姑且信你一次，你走吧！」

商蕙驚愕道：「你竟然讓他走？」

鬼娃兒道：「我不能言而無信。」

吳强抱着姜軍的屍首，緩緩離去。商蕙氣得直跺脚。

鬼娃兒賠笑道：「大姐，別生氣了，還是救出舒姑娘要緊，我要趕去武關。」

商蕙突見鬼娃兒胸前隱有血跡，失聲道：「你又受了傷？」

原來鬼娃兒剛才運氣出鞭，傷口迸裂，他看了一眼，笑道：「這點傷不算甚麼，我這就走了。」

商蕙道：「徐少俠，總得找匹馬呀！」

鬼娃兒搖了搖手，笑道：「救人如救火，沒有時間了！」話落，人已飛起，奔馳而去。

從潼關到武關並不很遠，只須翻過少華山就是武關了，乃秦嶺山脈與華山連接處，當年漢劉邦攻武關而趨咸陽降秦子嬰。武關地方並不大，却是十分險要，朱家鏢局並不大，只是一座二進三合院的小鏢局，在關中道上，它只是飛鷹鏢局的中間站，完全憑的是鷹王谷替他撐腰。

鬼娃兒趕到時，已是起更的時分了，他先在圍牆外巡視了一遍，又飛上門口的旗桿上，居高臨下，探望了一陣，見院中除了二進左廂有燈火外

，其他屋子都是黑漆漆的，似都已入睡。

鬼娃兒思忖了一陣，突然長身飛掠而下，飄落在二進院的檐角下。不錯，眼前的屋子的確有一絲燈光漏出，四周靜悄悄的毫無動靜。鬼娃兒突然感到情況似乎有些不對。

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這幾年在江湖上闖蕩，遭遇過各式各樣的事，已磨練得像獵犬般的機警。現在，令他感覺奇怪的是這朱家鏢局太靜了，因為他們既然扣住了鬼丫頭，就不會這般的毫聲警戒，任人來來去去。否則只有三種原因，一是吳強撒謊；二是已得警訊人已離開；三是設下了陰謀陷阱。

到底是甚麼情況呢？鬼娃兒也說不上來。不過，鬼娃兒却覺得不論是哪一種情形，人既來了，好歹也要探他個水落石出。

於是，他悄悄走近窗前，用指頭弄破窗紙，向裡望去，不禁全身血液頓時加速起來。他見這屋裡設備頗為簡陋，可是在木床上却坐着一位少女，正是鬼丫頭舒丹。

她雙手雙足被捆綁着，雙目緊閉，面色憔悴，看樣子她似乎受了不少罪，已倦極而睡，却因手脚反綁，偏偏又躺不下來。

鬼娃兒想了一想，輕輕一推窗戶，窗戶並沒有閂上，應手而開。鬼娃兒輕叫道：「鬼丫頭……鬼丫頭……」

坐在床上的舒丹，一點反應也沒有，依然垂首閉目，一動不動。

就在這時，從窗外突然吹進來一陣夜風，桌上油燈被吹熄了，屋中頓時一片黑暗。垂首閉目的舒丹，突然睜開了雙眼，驚叱道：「你是誰？」

鬼娃兒輕聲應道：「我是鬼娃兒，這裡沒有人看守嗎？」

舒丹急忙道：「沒有，快些幫我解開繩索。」

「好！」鬼娃兒應了一聲，伸手先解了她雙脚上的繩索，方待去解她雙手的繩索，陡覺眼前一花！一縷寒芒已挾着刀風當胸刺到。

出手的不是別人，竟然是自己正在施救的鬼丫頭舒丹姑娘。難道她雙手沒有被綁？莫非她不認識自己了？鬼娃兒自從上次在洛陽受傷之後，人已學乖了，在救人之時，必先運起滅渡神功護體，否則，這猝然偷襲他絕難避過，勢必當場送命。

就在刀鋒將刺到之際，突有一股反震之力疾出，震得那行刺的刀子拋擲開去，他也順勢掠出窗外，再注視房中，舒丹已是人影俱無。

鬼娃兒不僅倒抽了一口涼氣，他發現自己踏入了陷阱，張目四下一瞥，仍是那樣靜悄悄的，沒有其他警兆，但是愈是平靜，兇險就越大，鬼娃兒脊背上的寒意越來越重，他雖然看不到，但却猜得到，在自己周圍四面八方，不知有多少雙眼睛正在暗中窺伺自己。

鬼娃兒心中暗自尋思，自己幹甚麼來了？不管有多大的兇險，也要查個水落石出，救出人來，如今要是逃走，今後在江湖上還能混麼？心念動處，再度掠入房中，見房中左右各有一道門戶，用布簾隔着，他想也不想，就挑起右邊門戶的布簾，閃身而入。

房中仍是一片漆黑，但鬼娃兒在黑暗中久了，目力奇佳，仍可看出模糊的輪廓。這間房裡沒有床，只有一張桌子，四張板櫈，桌上還放着一壺茶，三隻茶杯，茶杯中還有茶水，茶壺還很熱，顯然有人剛才在這裡喝茶，而且至少有三個人。

那麼，人呢？就在他思索之際，一聲陰笑傳入耳中，道：「鬼娃兒，你死定了！」那陰惻惻的笑聲，彷彿不是人的聲音，而是出自陰魂冤鬼之口。

鬼娃兒雖然出入鬼域，在封神台下渡過了童年，他是不怕鬼的，但是一聽對方那句話，也不禁汗毛直豎，手心發冷，他並不是怕這種裝神弄鬼的玄虛，可是仇敵一直在暗中，自己却在明處，這種滋味實在不好受。他飛快地旋身，厲聲喝道：「誰？」

屋外一個人陰惻惻地回答道：「是要你命的勾魂人！」鬼娃兒此時想也不想，反手掣出刀鞭，就從關着的木窗撞了出去，暴響聲中，跟着木頭碎片飛去，鬼娃兒已站在院中。

現在他看到了人，那是四個奇怪的人。這四個人每個都戴了黑色的頭罩，只留下眼睛部位兩個孔，一身黑色罩袍，腰上繫着一條白色帶子，在這黑夜裡，顯得分外神秘和恐懼。

鬼娃兒目光一掃，心中雖不恐懼，却大吃一驚。他雖不認識眼前這四個人，但却聽說過。心忖：這豈非江湖中傳言，行踪詭秘的幽靈派的人，鷹王竟和幽靈一派有勾結，可知其卑鄙的程度了。他忽然想起了一段掌故，哈哈一笑道：「聽說碰到幽靈派的人一定沒有命了，這話不知道是眞是假？」

「不錯！」那四名幽靈派的人同聲陰惻惻地回答，隨着話聲，人如流水行雲般地分散開去，各據一方，把鬼娃兒包圍在中央。

鬼娃兒自己曾聽義父千手準提徐宗翰說過，幽靈教中有四個人，聽說面目平扁，分不出眼、耳、口、鼻來，所以被稱為「無面人」，他們是一胞四胎。於是他冷冷一笑道：「看四位的長相，就知是勾氏兄弟，但不知哪一位是老大？」

正東方的一人接着道：「知道我兄弟來歷的人，江湖上不會超過三個人，你小子知道的似乎不少。」

鬼娃兒笑道：「恰巧我是三人中的一人，我有一樣東西，你們想不想看？」

勾老大道：「我們不想看，只想要

你一條命。」

鬼娃兒笑道：「如果你們不想看，那麼你們是怎麼死的就不會知道了！」

勾老大沒有說話，只一揮手，他這是動手的暗號，同時，鬼娃兒身影也在動了。他知道四人的拿手兵刃，乃是每人一條腰帶，四人四條腰帶突從腰際飛出，四道白虹齊向鬼娃兒繞去。長達三丈的腰帶在勾氏兄弟手中，彷佛有靈性的毒蛇，一條繞向頭頂，一條繞向腰部，兩條貼地纏繞雙腿，正是江湖上聞名喪膽的「捆仙索」。

這時的鬼娃兒，只見白光乍閃間，四人手中一輕，捆仙索斷了。緊跟着見那白光凌空一繞，先是兩聲悶哼，跟着又是二人慘叫，四個人全都倒下了，血從喉管中直往外冒，四個人全都歸陰了。

鬼娃兒掃了一眼，高聲道：「勾四幽靈已經歸陰了，屋中的朋友，不必再弄玄虛，現在可以出來了吧！」

他話聲剛落，屋中亮起了燈光，只見房門口站着一名大漢，懷抱金刀，當門而立，再往屋中看去，只見鬼丫頭呆呆地坐在椅上，一動不動，旁邊站着一個手執鋼刀的中年人。雖然看不清那人的面目，鬼娃兒大概已猜到是朱家鏢局的局主雙刀朱劍平。那位金刀壯漢目注鬼娃兒道：「閣下可是江湖上人稱的鬼娃兒？」

鬼娃兒道：「你猜對了，不過你們竟掠劫一個小女孩，不覺得太卑鄙了嗎？」

那金刀壯漢笑道：「為的是要誘你上鈎，你果然來了！」

鬼娃兒道：「來了，你又能把我怎樣？」

金刀壯漢叱道：「你可敢同我拚一拚？」

鬼娃兒道：「有何不敢，我想試試鷹王谷的武功究竟有多厲害。看你懷抱金刀，想必是神鷹八刀中的人物，可否報個名兒出來？」

金刀壯漢聽了冷冷一笑道：「也叫你死個明白，老子乃是神鷹八刀中的老大無敵金刀司徒文，接招吧！」喝聲中，金刀已出手。

鬼娃兒身形半轉，刀鞭凌空一繞，司徒文金刀脫手，魁梧的身形斜掃出去兩丈，人方着地，閃身又起，人已上了牆頭，再閃而沒。就在這時，天空中突然亮起一道藍色煙火，爆出一團煙花。他沒想到，司徒文發招快，出刀也快，退得更快，鬼娃兒微微一怔，那雙刀朱劍平也在這剎那間，撞開後窗，逃之夭夭了。

於是，鬼娃兒衝進屋去，動手解開了舒丹的穴道，牽着她又衝出了朱家鏢局，直向長安奔去。

一路上，舒丹一聲不哼，悶着頭跟着走，天色大亮時，他們已到了商縣縣城，就在城中找了家飯館打尖吃飯，到這時，舒丹方道：「徐哥哥，你為甚麼不說話？」

鬼娃兒冷聲道：「我說甚麼？」

舒丹道：「說說你怎麼來的呀？」

鬼娃兒冷聲道：「我是跑來的，這用問嗎？」

舒丹道：「總得問問我是怎麼被捉去的呀！」

鬼娃兒道：「我不是救你出來了麼？有甚麼好問的？」

舒丹白了他一眼道：「不問算了！」

兩人就在沉默中吃完了飯，立即又動身前行。兩人離開了商縣城，直奔西北，傍晚時分到蘭田，鬼娃兒卻怪得很，並不在城中留宿，卻繞城而過，又走了三五里路，到了一處山莊。此際正是晚餐之時，暮色已籠罩了大地。

他們找了一家客棧住下，怪得很，鬼娃兒竟然包下了一間偏院，進了院子，鬼娃兒就吩咐店家一切不用招呼，閂上了門。二人就進入了一明兩暗，三間上房。鬼娃兒在路上早已買好的一些饅頭、滷菜，自己燒水泡茶，就坐着充饑。

吃了飯之後，他在院中轉了一圈，然後在每一間房中點了一盞燈。舒丹自從離開了武關，就覺得鬼娃兒有些奇怪，此時見他如此的佈置，就更覺得奇怪，終於忍不住，問道：「鬼娃兒，你這又是幹甚麼？」

鬼娃兒神秘地笑道：「這叫做故佈疑陣。」

舒丹茫然道：「住這荒村野店，房子一共三間，有甚麼好佈置的？」

鬼娃兒道：「從我們一離開武關，我就發覺有人跟踪我們，所以我才不願多說話。我不知他們有多少人，所以才設法分散他們的實力，然後趁機宰他們幾個。」

舒丹不解道：「你這麼做，料定他們今夜一定會來嗎？」

鬼娃兒道：「我推測的應該不會錯，所以今夜你就不能睡在床上了。」

舒丹道：「難道一夜都不能睡覺？」

「不，只是睡在床下，有動靜放機靈一些，別像在潼關被人捉了去。」接着就在舒丹耳朵旁低聲囑咐了一些機宜。於是，方一起更，三間房中燈火同時熄滅，屋中也沒有了動靜。

院中寂靜空洞，只有兩棵白楊樹隨風搖曳，屋中也不見燈光，像沒有人住似的。一直到二更已過，三更將起之際，才開始有了動靜，但是這些動靜亦是無聲無息的。因為，那只是一些磷磷鬼火，一點點，一撮撮的「鬼火」，突然之間飄進了圍牆，忽高忽低，漫空飛舞，現在連吹過的風也變得妖異了。假如你看到現在這種景象，絕對會嚇個魂飛膽裂。

可惜現在院子裡沒有人，就是屋裡的鬼娃兒和舒丹也沒看到。因為舒丹是睡在中間屋裡的床下。她睡不着，也看不見，黑暗中能看到的只是一

片黑暗，黑暗中，僅可見床單的邊緣。

鬼娃兒自然也沒有睡，他卻躲在屋樑上，因爲只有這個位置可以兼顧到門、窗戶，無論是誰，若從右面的窗戶衝入，或從門外衝入，就能伸手可及，但是人在屋樑上，當然看不見外面的景象。其實他也不需要照顧外面，只注視着窗門的動靜就够了。

因爲鬼娃兒只想挨過今夜，明天一天就可趕到長安，到了長安與一陣風谷半瓢、老丐舒常會齊，也就放心多了。院中凌空飛舞的「鬼火」忽然間不見了，但是卻多了六個幽靈般的黑影。

沒有人知道他們是怎麼出現的，但他們也站在屋外窗邊及門邊。一共是兩個窗戶一扇門。六個黑衣人，三人站在院中，三人卻各佔着一處門窗。兩個人伸手推窗，一人去推門，都沒推動，因爲門窗俱都從裡面門得牢牢的。

於是三名黑衣幽靈都在門窗上下摸索了一陣，再輕輕一推，窗戶及門都被輕輕推開了，只發出輕輕的「吱呀」一聲，三名黑衣幽靈已輕輕飄入。

黑漆漆的屋中忽的閃起一絲寒光，跟着一人冷冷地笑道：「小子，你認命吧……吱喲……」他話聲未完，隨着響起一聲慘叫。一條人影就在慘叫聲中飛出，「砰」的一聲摔在院中。那是闖入中間門戶的那名黑衣幽靈，現在他人雖跌了出來，卻失去了兩隻脚。

因他一進入屋中，掄刀就朝床上砍去，哪知床上是空的，床下的舒丹見狀，人在床下，一劍橫掃，斷去了他的雙足。他摔到院中就喊了一聲道：「老大，他們有準備……」喊聲未了，人已暈了過去。

站在院中的那三個黑衣幽靈，一句話也不說，從地上抄起他，就翻身而起，走了。他們來得快，走得也快，轉眼間，人已消失在黑夜中。

房中右間裡還有兩具屍體，鬼娃兒先在屍體上摸索了一些東西，放入自己衣袋中，然後又把兩具屍體丟在院中，才往中間走來。

這時，舒丹已從床下爬了出來，打亮了火柴，準備點燈，卻被鬼娃兒吹滅，道：「不能點燈，他們可能會捲土重來。」

舒丹道：「我是不是還要躲到床下去？」

鬼娃兒道：「那倒不必，他們若再來，一定會變花樣。」

舒丹道：「你的看法也許不會錯。」

鬼娃兒笑道：「決不會錯，現在你可以休息一下，我去看看外面的情況。」

舒丹道：「我也要去。」

鬼娃兒想了想，道：「也好，留你一個人在房裡我也不放心，順便我們也可以商量一下應付的辦法。」

舒丹道：「反正你認爲怎麼辦好，我都聽你的就是。」

鬼娃兒沒有說話，就打開門，緩步走向院中，張目一看，見地上的兩具屍首不見了，轉頭笑道：「看樣子他們似乎來過了。」又道：「鬼丫頭，屋子裡太悶，我們就在外面守着，看他們到底會搗甚麼鬼？」

他話音方落，屋脊上突然飄落下一蓬「鬼火」，舒丹不禁心頭一驚，反手亮出了藏在身上的短劍。鬼娃兒腰中仍然纏着他那刀鞭，只是用手抓着鞭柄，昂首朗聲道：「朋友，你們既然不死心，何不亮亮相，弄這些鬼把戲，能嚇倒誰！」

說到這裡，身影忽然一個大轉，轉了一個方向，鬼娃兒一轉身之際，舒丹也轉身過來，同時，幾乎驚叫起來，背脊上直冒冷氣，因爲，當她停下來之後，才發現已多了一個骷髏，直挺挺地站在那裡，碧綠的雙目，發出如地獄中冒出來的磷磷幽光，剛才那骷髏正站在他們身後，現在一轉身，就等於站在他們面前。

在她注目細看之下，才發現那骷髏並非眞的骷髏，而是一個黑衣人，只是在黑衣上畫着一副骷髏架子而已。

但在黑暗的夜色中猛然一瞧，的確像骷髏一樣，帶着幾分鬼氣，尤其他那面孔，不但瘦得嚇人，也白得怕人，鬼娃兒似乎一點也不害怕，哈哈一笑道：「人間鬼域，碧目骷髏，你那聲東擊西，潛身遁行的身法果然高明，但不知爲何要找我的痲煩，難道你們已死了三個還不夠嗎？」

黑衣人道：「料敵不準，功力不及，幽靈門下，咎由自取，從不埋怨敵手，在下杜九，奉命特來邀請少俠一談。」

鬼娃兒冷聲道：「是誰要跟我談？」

杜九道：「家師，幽冥神君。」

鬼娃兒沉思了一陣以後道：「好！你帶路吧。」轉又向舒丹道：「丹妹，快回長安去。我現在有事，去去就來。」話音一落，就跟着杜九飛躍出客棧，一路直奔秦嶺。

一路上各展輕身功夫，躍嶺翻山，如履平地。峻峯危崖，恰似登梯跨溝。

到了天將拂曉之際，兩人已到了一處景物靈奇的山壑，這地方是在一座危崖之下，地甚寬廣，擧目所視，只見蒼翠滿山，芳草遍地。絕峯峻嶺，怪石嵯峨，而壑底迴環折轉，蜿蜒彎曲，宛若遊蛇。

到了此處之後，鬼娃兒由於貪看晨間奇景，偶一轉眼，卻不見了杜九。

掃目看去，卻見背後峯壁之間，有一洞穴，此洞高有一丈，寬約八尺，洞口處有塊巨石封壁，石約千鈞，緊緊吻合，宛似天成。洞頂依稀刻

有兩字，看似用大力金剛一類的功夫，但因風雨侵蝕，已不可辨認。

小徐凡看過之後，立即跨步而上，伸手貼於石上，運起滅渡神功，雙目一閉一張之後，輕喝了一聲道：「開。」

他「開」字方一出口，只見那千斤巨石發出「轟」然一聲怪響，聲音方起，灰塵激濺，他再一使勁，那巨石竟被他那一揮手疾彈而起，再「轟」然一聲巨響，恍如天崩地裂，巨石落地，一時間石飛土塌，煙塵蔽空，同時那「隆隆」之聲，因谷壁震動的回音，而此起彼落，良久方才寂然。

小徐凡將巨石掀開之後，立即閃現洞中，當他雙目一觸洞內，心中不禁有些忐忑了。原來洞中暗黑如墨，但在他聚攏目光注視之下，洞中情形依稀可辨，眼前空蕩毫無一物，而入洞二丈左右，卻有層層石階，向下延伸，不知有多深多遠。

小徐凡仔細辨別之下，看出那層層石階，都是花崗石舖成，每級高約一尺，寬六尺，石上光滑如磨，大約由於洞口封閉之故，石級上如同剛剛拂拭過一般，點塵不染，而由下至上卻好似有一股絲絲陰寒之氣，冷幽幽的直冒上來。

他先因不在意，竟被那股陰陰寒氣吹得打了個顫。這一來，他可就猶豫了，自己該不該進去？

就在這時，卻聽杜九暗中傳聲過來道：「鬼娃兒，我知道人稱你鬼娃兒，莫非你也怕鬼不成？」

小徐凡少年心性，吃不得激，一激之下，雄心又起，忖道：「此洞如不敢進，還談甚麼殺鷹王，揚名武林。」

於是先運起滅渡神功護體，脚步輕移，朝下降落。這些石階約有三百多級，小徐凡健步如飛，疾降底層，擧目一望，只見面前展現出一條窄長的甬道。彎彎曲曲，無窮無盡，而甬道光滑滑的，恍如經過琢磨似的，只是那股潮濕陰穢之氣遍佈其間，令人生出一種陰森凄涼與噁心之感。

他目光炯炯，有如電射，看出甬道上下並無異狀，便飄身如雲，電閃而進。

約莫走了有三里路，繞過彎轉之處無數，而發現每一個轉彎的地方，有着一樣東西，令人驚異不已。

原來在每一個轉彎之處，頭頂丈許的崖壁上，皆嵌着一個骷髏頭的東西，在兩個骨頭交叉的中央，是個頭骨，大約有面盆大小。頭骨的頂端，甩出一條燈芯似的棉紗綫，綫端薰得烏黑，想是點燃過的，這些骷髏頭骨不知是眞的還是假的，而其安放之處，映入眼簾，帶着一點磷磷鬼氣，睹之使人毛髮欲豎。

小徐凡突見此物之際，並不在意，可是後來發現每個轉彎之處均有此物，不覺就引起了他的警戒心理，於是就運起護身神功，單掌當前，再行深入。

當他又轉了幾個彎之後，到了一個寬大的石室，由於此室之頂嵌掛着兩顆巨大明珠，故而地上一切看得非常明白。

只見這間寬大石室間，竟有着十條甬道，每條通道頂端均嵌有一珠，照射出三個大字「秦廣殿」、「楚江殿」、「轉輪殿」、「閻羅殿」……共有十殿。

他心忖：這不是世俗傳說中的地府十殿嗎？小徐凡差點驚叫出來，再一細看，這間石室寬有數丈，地面亦爲花崗石舖成，正面刻有二尺大小的四個字，寫的是「森羅地殿」。

字跡與那十殿之字一模一樣，且同是深達三寸，字下三尺處，卻有一個銅鏡，大概原來是光亮可鑑的，因年代已久，乏人擦拭，故而失去光彩了。

他越走越奇，又見距壁數尺有一張神案，更使他抑制不住心中的驚奇，全身汗毛齊齊倒豎起來。

神案上擺着一副破舊的文房四寶，兩支引魂幡，一個烏漆木盤盛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那顆人頭好似砍下不久，血已凝固，看那人頭眉如利劍，目似朗星，蒼髯白髮，威猛神武而又瀟灑。

小徐凡陡見這顆人頭，不由心肝皆裂，熱淚奪眶而出，哀叫一聲，昏倒在地。待他悠悠醒來時，不由痛哭失聲地叫道：「老伙計，義父，您老人家……」

原來那映入眼簾的人頭，乃是封神台下密室中的老伙計千手準提徐宗翰，想不到人已死去還落個屍首不全，他心膽皆裂，肝腸寸斷，淚水如同傾盆之雨，濕透胸襟，口中哽咽，喊出：「義父，您老人家怎麼會……」喊聲未了，心中陡地一動，暗忖：這不可能，有誰會找到那地方……

心念動處，走近前去，用手一摸，不禁又失笑道：「好哇！騙了小老子，看我找出你來，還老子一個公道。」

他淚中帶笑，悲憤之氣已失，轉又激起一股雄心，心隨念動，全身已隨着意念而佈起了護身眞氣，舌綻春雷般，猛喝一聲道：「何處幽冥教主，速速現身！」

喝聲未了，傳來陣陣冷笑之聲：「嘿……嘿嘿……」笑聲自四面八方傳來，洞室幽邃，聲音迴響，幽光磷磷的嵌珠，也被那幾聲陰森的冷笑，笑得光掩色蔽。洞室本已凄涼，此時更又加添了幾分鬼氣。

小徐凡輕笑了一聲道：「我想你們幽冥教該屬眞正的地府，應該回歸地府，所以我準備大鬧陰曹，解救寃魂，你們準備應付吧！」

話落身起，幻如一道淡淡煙影，飄忽直射，猛向第一殿秦廣殿疾射而入。

這間石室實際乃是一條大甬道，

幽暗無光，後殿卻微有光綫射入，光綫來源在深邃之處，雖光度甚弱，然可依稀看出壁間所嵌，乃是以白骨交叉組成的字跡，共有八個字，是：「陰陽異路以此爲界」尾端是個箭頭，指向右端，小徐凡略一尋思，即閃身向左邊的岔路上走去。

岔路上彎彎曲曲，轉折無盡，走有半晌，方覺通路變寬，小徐凡至此，心懷警惕，猛一轉彎，恍覺金光一閃，立即縱身退避，腳步方止，只聽「咻咻」之聲不絕於耳，一顆顆拳頭大小的金彈疾射如雨，撞在壁上，發出「波」的悶響，噴出腥毒無比的粉末，瀰漫全室。

粉狀彩紅雜色，猶如萬花繽紛般，乍看去十分美麗，實則較之雲南之桃花瘴氣更爲劇毒。

他仗着早有防備，先自封住全身要穴，乃施出輕功躍去十數丈外，順通道直通深處。隨手向後揮打，提聚眞氣，運轉滅渡神功，一掌打出之際，猛聽震天一聲巨響，秦廣殿右室兩壁，塊塊巨石竟搖曳墜落，石屑紛飛，石塊亂迸，須臾間倒塌一片。

小徐凡一拳得勢，更不怠慢，腳下稍沾即起，認準前方，向一條寬大溪流旁邊縱去。這條溪流像似一條巨大的臭水溝，自一個地下水道流入另一個地下水道，上面是滑不溜手的洞頂，兩側則是個「八」字形的削壁，水呈墨黑色，望不見對岸。

小徐凡運足眼神看去，看那黑水中有一大片飛魚似的怪蛇，在水中追逐糾纏，現在它們乍聞異味，竟齊向其立足之地而至，兇焰暴射，「咻咻」鬼叫，入耳懾神，只差未曾跳躍搶噬而已。

小徐凡自幼在封神台下長大，台前是一片荒冢，台下是地底密室，他自小就喜歡抓些蛇兒、蛙兒來玩，有一次竟吞吃下一條大蜈蚣和一隻千年朱蛤，所以，他有着百毒不侵的身體，而且也不怕甚麼蛇兒這些毒蟲。

他本想運起眞氣，掌劈怪蛇，但他恐眞力不繼，不過眼前後路既絕，退避亦不可能，他略一躊躇，驀然記起幼年一事來，心說：當年我在地下室之中，爲了驅蛇，曾以內力「黏」斷蛇體，那是硬中帶軟，軟中帶硬的功夫，現在自己已得了天魔尊者的百年元精，內力又增加不少，有甚麼好怕的。

心念及此，精神陡振，口中清嘯一聲，身形扶搖直上，半空中霍地一轉，腳上頭下，雙足緊貼那光滑洞頂，疾走如飛，向前猛移，而起落之間，足印宛然，有如鐵烙。

在他身形方起之際，溪間怪蛇「咻咻」嘯發，條條如離弦之矢，一時間，狂風大作，射至離他一丈之距，即被罡風掃落，跌落溪中身已破裂了，爲其他餘蛇搶食。

然而那些怪蛇前仆後繼，並無畏怯退避，且溪流寬闊，蛇數萬千，令人眼花撩亂，心神搖曳。

半晌之後，他計算着已斃了不下三四千條怪蛇，而距離彼岸尚有十丈左右，又猛然拍出兩掌，雙足乍頓，一個「凌空飛絮」射出十數丈，乘勢踏空換形，安穩落地。

就當他身形方將站穩，突然之間，「轟」然一聲大震，眼看着這座山峯漸漸地塌陷下去了。

＊　＊　＊

眼看着峯壁塌陷下去，整個森羅地闕，全部沉入地下，小徐凡不禁暗叫一聲：「慚愧！」幸虧自己出來得早一步，否則，自己可能會葬身其中，可恨那碧目骷髏杜九，何以騙自己來到此地？難道這又是魔王的詭計？

可恨杜九，竟然敢騙自己，再要遇上他，定不輕饒。小徐凡望着那已塌陷的森羅地闕，尋思了好一大陣工夫，悵然良久，信步走去。翻過了兩個山頭，走到一處山腰間，突見一身着玄衣的少女，年約十五六歲，生得明眸皓齒，風姿綽約，正望着一處怪石嵯峨、竹樹交錯之處發楞。此時正當辰巳時分，太陽已昇上了半天。

小徐凡覺得有點奇怪，在這荒野之中，怎會有此孤單少女出現？再一放眼林中，又看不到甚麼，不由就對那少女多看了兩眼，那少女回掃了小徐凡一眼，立刻把臉一沉，嬌叱道：「看甚麼？賊灼灼地瞪着人家，一定不是個好東西，還不快走！」

小徐凡正因被人所騙，幾乎送命，心中正感不高興，聞言微慍道：「天下人走天下路，與你甚麼相干？我賊灼灼地看着妳，妳怎麼會知道，除非妳在賊灼灼地望着我。」

那少女聞言怔了一下，忽又氣呼呼地叱道：「此地乃我家地盤，怎麼不相干，今天姑奶奶管定你了，快給我滾！」

小徐凡本也是十分調皮的，今見這個姑娘刁蠻得可愛，就有意逗着她玩，笑了笑道：「我偏不走開，除非妳抱我離開。」

那少女一聽，惱了，哼了一聲道：「你想得眞美，要我抱你，我打你一頓，看你走不走！」她是說打就打，粉拳一伸，兜胸打來。

休看她只是一個弱女子，打出來的拳勢居然虎虎生風，威勢凌人。「喂！喂！你眞要打呀？」小徐凡說着往右一閃，正待還拳，不料那少女如影隨形，一招才卸，第二招「蛟龍出水」緊接着又打了過來，這一招較前更爲兇猛。

小徐凡慌忙再往右面一躲，同時手腕一翻，逕去拿她的腕脈穴道。就在他拇、食指堪堪就要接觸那少女肌膚的一剎那，忽然覺得應避男女之嫌，忙把伸出的兩指急切收回。

豈料，就當他略一分神之際，那少女左手突然打來一掌。

少女料到這一拳打出，對方必會撤回急拿自己腕脈的右臂，所以去勢雖快，力道並不兇猛。

殊不知，小徐凡爲避男女之嫌，手指雖然讓開了，胳臂並未撤回，等雙方發覺時，一個是避讓不及，一個是撤招不及，「砰」的一聲，小徐凡右上臂被那少女不輕不重地打中了一拳。

那少女停下手來，嫣然一笑：「怎麼樣，姑娘說打你就一定打你！」說着說着又笑了，她笑得好不天眞，就跟和熟人開玩笑一樣的天眞。

可是小徐凡卻感到好心沒好報，挨了一拳，心頭不禁有些慍怒，但他一看那少女的笑靨，他那股怒氣又消除了，但心裡卻有些不甘，道：「姑娘，你也接我幾招試試！」

說完，施展開滅渡掌法，「平地一聲雷」、「鍾馗斬鬼」、「佛敎南星射北斗」，瞬間連番出手，直把那少女逼得花容失色，一個勁地後退不休。

小徐凡並無心傷她，不過只是還以顏色而已，眼看那少女就要退到山壁之下，後面已是無路可走了，忽又停手不攻，閃身到少女身後，微笑道：「你打了我一拳，我要你在這裡連打兩個轉身。」

那少女俏眸一瞪，叱道：「你敢，看我不拿毒針打你！」

「哈哈……」小徐凡一聲大笑，仍以先前那三招攻了上去。

那少女這次退得特別快，也特別遠，已經退到一片怪石嵯峨、竹樹交錯裡面去了。

少女似有所恃，把鼻樑一聳，扮了個鬼臉，嬌聲道：「混小子，你敢再過來逼我麼？」

小徐凡見對方只是一個天眞未泯的小姑娘，十分逗人喜愛，說話之間，已施招猛攻而上。

少女並不正面對敵，只是虛與周旋，人卻退得更快，唯其如此，不覺提高了小徐凡的警惕，當下停步不追，笑道：「小丫頭，你根本就不行嘛！打甚麼？不和妳打了。」

那少女笑道：「哼！你不和我打了麼？你便想和我打，也未必打得成呢！」她說着得意地笑了笑，接着又道：「不信你就試試看！」

說完說，一扭身形，三轉兩轉之下，人就消失不見了，只留下斷斷續續的嬌笑聲。

小徐凡聽那笑聲就在前面不遠，連忙循聲大步趕去。

不料，他左穿右穿，少女的笑聲依然在前面不遠，奇怪的就是找不到出路。

他明知自己可能進入對方佈下的陣式中，但他不信區區十丈方圓的一塊地方，就能夠困住自己。

當初他以爲那少女傳來斷續的笑聲，是故意誘他入伏的，於是，心念一轉，便反其道而行，但是不論他如何走法，仍是走不出來，時間一久，不獨沒法闖出這十丈方圓的地方，就是連方位也給弄迷失了。

也不知過了多久，少女的笑聲消逝了，使他生出悔不當初之感。

但他生性高傲，此念剛萌，迅疾暗責自己，如何受不了這打擊，還有很多大事在等着自己去完成呢！於是再又繼續努力地尋找出路。

突然之間，又聽那少女揚言道：「喂！陣中的人你服不服輸？肯服輸的話我就領你出來。」

小徐凡一聽少女的口氣，雖無惡意，但自己是個男兒，怎能向一個少女低頭，忙即回聲喝道：「妳走妳的吧！憑這點鬼名堂還困不住我！」

那少女在外面哼了一聲，又嬌聲笑道：「哼！你幸而不會傷我，所以我也犯不着拿毒針傷你，你若是不服的話，盡可出來到谷中一綫天找我，如果明天此時你未曾出來，我便敎我弟弟來領你出陣，那時咱們再好好打上一場。對不起，我先走了，你慢慢地找吧！」

餘聲逐漸遠去，顯然她已離去。

小徐凡一聽人家走了，心中一急，卻給他急出一個主意來了，心忖：「她既然疊石爲陣，我爲何不躍石而行，環繞甚麼圈兒！」

心念動處，就運起滅渡神功，揮舞起雙掌，推打那些山石，但見他雙掌揮處，石崩崖塌，碎石紛飛，「轟」大震聲中，勁風激蕩間，那一堆堆的山石，排山倒海般滾向樹林中，大石「砰砰」連響，互撞之下，火花與石屑齊飛，於是石陣霎時間破了，他也很快地出陣了。

祖孫邂逅　傳授絕技

看天色已是黃昏了，樹林中一片朦朧，小徐凡知道谷中險惡，不走入谷之路，斜向樹林中走去。

他穿過樹林，走有三五里路，忽覺腹中「咕嚕嚕」一陣響，知道一定是該吃飯了。

無奈地處荒山，樹多槐柳，連個野果都不易我，何況天色又黑，想打獵都難，只好運氣忍住饑餓，仍往前走去。

漸漸的，夜幕罩臨了大地，忽聽遠遠傳來一聲呼救聲。

小徐凡心中一震，掃目四下一看，只見周圍寂靜無人，十數丈外，有一座小廟，那呼救之聲從廟中傳出。

他此時無暇多想，飛步趕了過去。

等到廟前一看，見廟門緊閉着，門上隱約可見刻着三個朱紅大字：「山神廟」。

離得近了，聽得更清楚，從廟中傳出折騰相撲之聲，他用手一推門，但這門扣得極緊，無法推開。

遲疑間，只聽一聲尖叫道：「你們

這些狗賊，姑娘跟你們拚了！」

一個粗獷的聲音狂笑了一聲，道：「小寶貝，妳捨得拚，大爺我可捨不得呀！嘿！哈哈……」

跟着又有一人道：「老三，你且按好她，待我先上……」

那被稱爲「老三」的人哼了一聲道：「二哥，這妞兒是我撈到手的，你怎麼可以佔便宜？還是你幫忙按住……」

徐凡一聽，就知道廟裡出了甚麼事，也不再推門，立即翻牆而過。

就見大殿上燈火通明，一個勁裝漢子正按着一個姑娘，那姑娘的外衣已被扯開。

另一個臉上有刀疤的漢子正按着那姑娘的一雙手，卻把大嘴一張，吻向人家的臉上。

那姑娘氣得都要昏了，搖着頭正拚命地掙扎。

小徐凡見狀，不由大怒，厲喝一聲道：「大膽狗賊，竟敢如此無法無天，還不與我快來受死！」

那兩個漢子擺佈一個小姑娘，眼看就可以得手，突聞喝聲，猛一抬頭，見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哪會放在心上。

這時正在猛扯那姑娘衣服的漢子，鬆手掉頭喝罵道：「憑你也打算管老子們的閒事？她又不是你姐姐，關你甚麼事？我瞧你必是活膩了！」

說着，「嗆」的一聲，利刃出鞘，向那按着姑娘手的人道：「二哥，你可別放這妞兒跑了，待我先宰了這小子，咱們再快活。」

話聲口，一個箭步縱到小徐凡身前，用刀一指，喝道：「小子，你這可是自己找死，怪不得阮三爺心狠。」隨着話聲，「刷」的一聲砍下。

徐凡怒極之下，甩手一揮，肉掌硬接了上去。

那漢子被擋了一下，咦了一聲，道：「嘿！小子，看不出你還是個練家子哩！」

跟着一收刀，手腕一翻，又當胸刺到，刀風勁厲，出手快捷，還眞有兩手功夫。

小徐凡因連日破地闕，闖奇陣，眞氣用得過量，他現在急須調息，所以眼前不敢妄動眞氣，暫時還奈何不了那漢子。

這時，那另一個漢子卻咧開着大嘴，大笑道：「老三，你挺着點，對不住，我可眞是急了……」

小徐凡見狀越發地憤怒難禁了，手下一緊，施展出身法來，閃避了過去。

那漢子的笑聲突然停止，他搖晃了一下，一頭栽下。

小徐凡心中一急，也管不了甚麼不敢妄用眞氣，驀地圈臂一掌揮去。

勁風匝地而起，激撞過去，捲向了那漢子。

那漢子還眞沒有看出對方這半大孩子會有這麼高的武功，忽覺一股大力推來，方喊了一聲：「不好！」身軀已被勁風裹起，斜撞向大殿的後牆上。

「轟隆！」一聲大震，後牆撞破了一個大洞，那漢子發出一聲慘叫，立被砸得血肉模糊。

那姑娘被那一聲大震驚醒了，一眼看見在她身邊的漢子，一下子翻身跳了起來，騎在那漢子身上，擂鼓也似地掄拳便打。

小徐凡見人家大姑娘受辱，他已羞得臉紅，看也不敢多看一眼，立即轉過身去。

那姑娘掄拳雨點般擂打着那漢子，對方既沒有反抗掙扎，連哼都沒有哼一聲出來，仔細一看，見他已然口鼻流血，死了。

那姑娘先是一怔，跟着又是一聲驚叫：「哎呀……」人隨驚叫聲跳起，就向小徐凡身邊撲了過去。

小徐凡聞聲，忽的一轉身，那姑娘正巧撲到，不防脚下一軟，整個人倒向了小徐凡的懷中。

這一來，竟把個鬼娃兒徐凡鬧得沒了主意，怔在了當地，只有發呆的份兒了。

忽然一眼看到了對方的面龐，心道：「咦！這姑娘好面熟呀！似在哪裡見過，卻又想不起來。」

那姑娘心中也在想：這個人好面熟……他是誰呢？心念動處，不禁就抬頭從指縫間打量對方，這一看不打緊，突然叫了一聲，縱向了神龕後面。

小徐凡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驚叫道：「喂！姑娘，你是怎麼啦！」

任他怎麼喊，人家就是不理，他心急之下，就追了過去。

就當他快要走近神龕的刹那，那姑娘突然惶急地叫道：「站住！站住！你不能過來！」

她這惶急的一叫，登時把個鬼娃兒徐凡叫得怔了，瞠目結舌，不知所措，心忖：她這是幹甚麼？

心念轉動之下，人也停住了脚步，呆了呆，方出聲問道：「喂！姑娘，你是誰呀？」

那姑娘柔聲道：「我不能告訴你，你是誰？除非你先告訴我。」

小徐凡道：「我姓徐名凡，人稱我鬼娃兒。」

那姑娘：「我姓何名雯，够了吧！」

徐凡笑道：「還不够，你怎麼會被兩個小賊制住，得告訴我呀！」

說着，又往前邁步，何雯突然嬌喝一聲道：「站住！你不能過來！」

小徐凡怔了一下道：「爲甚麼？這前面可有甚麼埋伏？」

何雯道：「埋伏倒沒有，就是不準你過來。」

徐凡搖了搖頭，輕嘆了一聲道：「你們女孩子家怎麼都是陰陽怪氣的，前面既沒有埋伏，那又怕甚麼呢？」

何雯嬌叱道：「你不怕我怕呀！傻子！」

過了一陣，何雯忽然道：「徐凡，你到這裡來幹甚麼？」

小徐凡道：「我是被碧目骷髏杜九騙去森羅地闕的，哪知害我不成，被我逃了出來，就碰上了妳。」

何雯道：「多謝你救了我，但是救人救到底，現在我問你怎麼辦呢？」

小徐凡道：「我現在有事要趕去長安，妳住在哪裡，我可能沒法送妳。」

何雯一聽徐凡不懂她話中之意，不由脫口叱了一聲：「傻子！」

徐凡聞言，心中一動，忙笑道：「姑娘，我猜妳一定會有辦法。」

何雯道：「當然是有辦法了，假如你能够替我找來衣裳的話。」

小徐凡不禁失聲道：「妳說甚麼？」

何雯微一尋思，叱道：「我說衣裳，你不懂呀！傻子。」

小徐凡聽了微微一怔，突然若有所悟地笑道：「啊？我是眞傻，怎麼會忘了你的衣服被扯爛了……啊……有了，這兩個死狗的衣服不知你是否穿得？」

何雯輕應了一聲道：「那也沒辦法，只好將就了，你幫我拿來好不好？」

小徐凡無奈地搖了搖頭，動手就去剝那死去兩個漢子的衣服，一件一件地丟給何雯。

又過了一陣工夫，何雯匆匆穿好衣服，方始走出了神龕。

小徐凡上下打量着這位何姑娘的樣兒，雖然容色仍舊，但這身穿著就不倫不類了，不禁撫掌大笑起來。

何雯白了他一眼，嬌嗔道：「虧你笑得出來，人家都羞死了！」說到此處，想起方才情景，不由得熱淚奪眶而出，跟着就哀哀地悲泣起來。

小徐凡見狀，連忙止住了笑聲，歉意地道：「姑娘，對不起，怪我不該笑妳的！」

何雯含淚瞟了他一眼，嘆了一口氣道：「我怎能怪你呢？如不是你凑巧撞了來，我一定被那兩個狗賊玷汚了，那樣我也不能活下去了。」

小徐凡詫異道：「我看你的樣子像是練過功夫的，怎麼會落入兩個小賊之手？」

何雯哀哀地道：「我本來功夫雖算不上好，像這種貨色我還可以對付他十個八個的，但是我被幽冥教鬼影朱七偷襲，點了『外陵穴』，使我功夫全失。」

小徐凡愕然地道：「怎麼？又是幽冥教的人，太可惡了！」

何雯道：「幽冥教的人除了偷襲鬧鬼之外，沒有別的能耐了，你能替我解開那被制的穴道麼？」

小徐凡聞言沉思了一陣，道：「我雖然懂得解穴的法兒，但對他們魔道的手法，尤其他們幽冥派的手法，聽說奇詭得很，我不懂得，怎麼替你解穴呢？」

就當他話音方落，突聽大殿屋頂上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道：「小子，你好好地想吧！眞不知你把功夫練到哪裡去了，千手準提徐宗翰當年的英雄氣概算讓你給丟盡了！」

小徐凡聞言大吃一驚，忙喝道：「你是誰？」

那人應道：「我就是我！」

小徐凡已隨聲縱了出去，脚下一點地，人就上了殿脊。

但見繁星在天，北斗橫斜，哪有個人影兒？他又喝問道：「朋友，你是甚麼人？怎麼不現身出來？」

對方並無回音，卻聽大殿內的何雯哼了一聲，他心中一動，立即又縱下地來，衝進大殿內一看，卻不見了那何姑娘的影兒，暗叫一聲道：「我中了敵人調虎離山之計了！若使何姑娘重落虎口，傳揚出去，這觔斗算是栽到了家了。」

就在這個當兒，忽聽殿門屋檐下又發出一聲狂笑，道：「就憑你小子這兩下子，還想去殺鷹王？恐怕連在江湖上都混不下去了……」

小徐凡不等對方話音落下，人已移到大殿門口，身形沒有向外闖，竟然向下一矮，雙掌突向大門上橫眉劈打過去。

「砰砰」一聲暴響，磚瓦、木屑亂飛，橫眉迎掌中斷，連着下面的格扇也被震塌下來。

哪知竟會沒有碰着對方一點，連影兒也沒有看見，不由心驚，知道準是遇上了武林高手，哪敢遲延，雙掌疾忙往回一撤，龍形一式，身隨掌走，人已到了院中。

掃目四下打量，足頓處，黃鶴衝天，人又上了屋頂，擺目看去，遠遠的只見一條人影，一閃而沒，他怒哼了一聲道：「好可惡的東西，找到我頭上了。」

心念動處，人已騰身飛縱了下去。

在這個時候，小徐凡把一身的能耐都施展了出來，忽起忽落，疾如飛鳥，緊追了下去。

要說小徐凡這身功夫，在武林中確屬少見，尤其他那輕身功夫，更是武林中獨一無二的奇功，一施展開來，何疑流星橫空。

也就是大半個時辰，已把前面那人循跡跟上，漸漸的，越逼越近了。

但是對方的輕身功夫也眞有超人的造詣，身上還背着一個人，竟然仍是矯捷無倫，也是忽起忽落，順着山脊，直朝山谷中疾奔。

小徐凡追得急，面前那人也跑得快，總相差着六七丈遠近。

追到一座山峯下面，那裡有着一片樹林，前面那人一晃，入林而沒。

按照江湖中的禁忌，是「窮寇莫追，遇林莫入」，但是小徐凡此時已被撩起了怒火，哪管這些，在林外只是稍

微頓了一下，人就穿林而入。

還好，這片林木並不繁密，但卻不見了人影。

走出樹林，卻是山峯的另一端，注目看去，山峯下面正有一道狹而長的深邃幽谷，谷底隱約有幾椽茅屋傍山而建。

他順着山邊攀援而下，谷底有道清泉，流水潺潺，淙淙有聲，眼前是青葱一片，甚是雅靜宜人。

不多一會，小徐凡已然逼近茅屋的邊緣，只見柴門緊閉，悄無人聲。

突然間，一個沉重有力的聲音喝道：「甚麼人？偷偷摸摸的，給我站住。」聲音雖不大，卻有種懾人的威嚴。

小徐凡悚然而驚，不自禁地停步張望，並不見有任何人踪。

跟着，又是一聲低沉有力的聲音道：「你過來！」

這一次小徐凡聽得眞切，聲音響自左邊山壁，定睛望去，仍然不見人影，只見壁間蔓草之中，射出兩道光輝，閃耀不定。

小徐凡不禁駭然思忖：「這是甚麼光亮，難道會是人的眼睛麼？」

他思念未畢，那聲音已微含怒意地喝道：「你是聾子還是白痴？怎麼還不過來？」

小徐凡此際因注視良久，已依稀看出石壁間坐着一個老人。

一時之間，使他興起了好奇之心，把原來那點怒意給冲淡了，小徐凡踱到壁邊，運目望去，但見壁間有一崖洞，洞口蛛絲密佈，裡面那老人竟是亂髮蓬鬆，遮住了面目，忙問道：「老人家，你可是叫我？」

老人冷冷地道：「此地還有第三人在嗎？」

小徐凡道：「你叫我甚麼事？」

老人道：「你可是從峯頂上下來的？」

小徐凡道：「不錯，我是在追一個人，追到這裡不見了，老人家可曾看到？」

老人道：「你追他幹甚麼？」

小徐凡就將在山神廟相救何雯，後來何雯又被人劫走，自己追來此地之事說了一遍。

老人道：「哈哈，你以為你追他跑就是怕了你嗎？」

小徐凡道：「不然，他為甚麼要跑？」

老人笑道：「那並不代表他就怕你呀！好在他今天沒帶劍，否則，此時焉有你的命在？」

小徐凡生性心高氣傲，聞言大為不服，傲然道：「刀劍我也見過很多，即使他有劍在身，未必就能傷得了在下。」

「哈哈，好小子！」老人大笑道：「你這叫初生之犢不畏虎，不必逞口舌之利，你試劈一掌，看你能不能震斷我這洞口的蛛絲？」

小徐凡不屑地一撇嘴，道：「這有甚麼難的！」說着，立即運聚眞氣，雙臂平提至胸，兩掌並攏，緩緩地向洞口蛛絲推去。

小徐凡的估計，那蛛絲是軟而牢的東西，如果純用陽剛之力，未必能夠震斷，所以改用陰柔勁氣，而且把力道用到了九成。

他這種陰柔氣功乃是滅渡神功之精，與衆不同，看來似乎柔和無力，實則猛如浩瀚煙波，一層接着一層，源源湧到，除非身受者，不能領略到它的厲害。

只見他雙掌平推到底，那洞口層層密佈的蛛絲中心，便開始向裡凹去，緩緩地蛛絲由盤形、碗形，而最後變成了桶形，儘管朝裡直凹，就是沒法弄斷它。

洞裡老人得意地哈哈大笑道：「我說如何？弄不斷這絲網，就擋不住何老大的一劍，你此刻哪會有命在？」

小徐凡硬是不服，忙道：「讓我再來試試看。」話聲中，他兩掌半握，看準一點，八指連彈。

指風過處，蛛絲立即穿了一個大窟窿，連帶洞裡的老人也忙發掌抵擋，老人發了一掌，忙即暴喝一聲道：「住手！」

小徐凡聞聲停下手來，臉上微現不屑之神情，道：「哼，這不是斷了麼？」

老人神色肅然道：「不是問你這個，我只問千手準提徐宗翰是你甚麼人？」

小徐凡聞言，驀地一驚，心道：莫非遇上了他老人家的對頭了？心念動處，忙道：「他老人家現已謝世，在下並非他的弟子，如果老人家和他有甚麼過節，在下願代為了結。」

老人一聽說徐宗翰死了，急急問道：「他死了埋在甚麼地方，你既不是他的弟子，是他的甚麼人？可聽說他有一塊斷了的玉珮，交給誰了？」

小徐凡朗聲道：「他老人家的遺體，此刻仍停靈未葬，在下與他老人家只是師徒，我卻暗中承認他是我義父，沒聽說過他有甚麼斷了的玉珮。」

老人又問道：「他死了多久，不葬豈非朽腐了麼？」

小徐凡道：「他老人家已逝世兩年多了，在下只是遵從他老人家臨終遺言沒下葬。」

老人道：「他的遺體擺放在甚麼地方？」

小徐凡道：「這個恕在下不能奉告。」

老人聞言，頓時厲聲喝道：「你說是不說？」

小徐凡昂然道：「不說就是不說！」

老人沉思一陣，忽然老淚縱橫，黯然道：「孩子，你就不能幫我一點忙麼？」

小徐凡見老人忽然悲從中來，不

覺油然興起同情之心，柔情道：「老人家不必着急，有話慢慢說，只要在下辦得到的，無不竭力而為。」

「眞的嗎？」老人的心情似乎特別容易變化，這時忽又變得跟頑童一樣似的，在哭鬧之後討了糖果，又破涕為笑道：「你這個孩子倒是個好人，難怪綺君那丫頭……」他突然發覺自己失言，忙又改口道：「你可知那玉珮對我有多麼重要？」

小徐凡伸手摸了一下懷中那塊殘玉，但卻裝作聚精會神地聽老人繼續道：「那是我何家歷代相傳之物，由拙荆傳至小女，再由小女給徐宗翰，命其轉交呂氏遺孤，怎能失去它呢！」

小徐凡道：「你們和那呂氏孤兒有甚麼牽連？」

老人道：「他乃老夫之外孫，為了小婿之被害，十五年前我曾找鷹王畢維揚理論而動手，結果……」

小徐凡道：「結果輸了，可對？」

老人嘆了一口氣道：「是的，老人吃虧於人單勢孤，後來才遷來這座幽谷隱居起來，算來已有十五個年頭了。想起我那孫兒，也有你這麼大了。唉，我現在已是風前燭，瓦上霜，不知能否見到我那孫兒？」說到此處，不禁黯然神傷，老淚又湧了出來。

小徐凡想起自己的身世，正是呂氏遺孤，本想上前相認，一起想義父臨終的遺言，沒有萬分把握，還是不認的好，於是忙道：「老人家請勿傷悲，關於令孫兒之事，我想徐老前輩定有妥善安排。」

接着，他就把徐宗翰身中桃花毒瘴而死之事，及他臨終遺言說了一遍，只是把呂氏孤兒移作了第三人而已。

老人若有所悟地道：「敢情你要等殺了鷹王之後，才令我祖孫相見？」

小徐凡道：「殺了鷹王之後，恩仇了結，再行團聚不好麼？」

「殺鷹王，你辦得到麼？」老人冷哼一聲，不屑地道：「鷹王畢維揚能毒殺呂天縱，逼死天魔尊者，手上還有殺手十三鷹、神鷹八刀，個個都是頂尖高手，你自信有殺他的能耐麼？」

小徐凡聞言悚然一驚之後，忽又豪氣衝天地道：「你方才說的殺手十三鷹能耐很高麼？」

老人道：「是呀，在江湖上他們算得是一流高手，武功當然了得，怎麼樣？」

小徐凡面浮得色，傲笑道：「他們除了黑鷹白羽田失去雙手之外，全都被我給宰了。」

老人聞言，一雙利眼把徐凡從頭到脚望了一陣，忽然仰天大笑不止。

小徐凡楞然道：「你笑甚麼？難道你不相信？」

老人笑道：「老夫笑你當面吹牛，那殺手十三鷹多年來在江湖上橫行霸道，連九大門派都忌憚他們幾分，會讓你給殺了，誰能相信？」

小徐凡道：「我殺他們並不是力拚。」說着抬手一點自己的腦袋，接着又道：「我憑的就是這個，信不信由你！」

老人見他說話時，神色凝重，心中連番電轉，忽然道：「小子，假如老夫有意將我苦練十多年的『擒龍九式』傳你，你願不願意學？」

小徐凡聞言色喜，道：「在下自然願學，我聽人家說過『擒龍十三式』，怎麼變成『擒龍九式』了？」

老人道：「原來是十三式的，是老夫苦研十幾年，已刪改為九式了，要學就進洞來。」

小徐凡聽了，當即衝破蛛網入洞叩拜道：「一日之師，不能無禮，請受徐凡一拜。」

老人含笑受了半禮，道：「老夫家傳的『擒龍手』，是脫胎於『大擒拿手法』。這種手法主要是擒人雙腕，使對方避讓不開，卸落不掉，妙在快、準、狠，比如這第一招『蒼龍探爪』便是拿敵人的腕脈穴……」

他在說話之間，徐徐伸出右掌，五指齊出，拇指與其餘四指虛虛扣起，反覆向徐凡示意，然後左手拉起徐凡的右臂，道：「四指扣住陽面腕脈，拇指抵住陰面腕骨凹處，五指一齊用力，不容對方掙扎，哪，就是這個樣子……」老人一面解釋，一面示範。

但當他說到「這個樣子」的時候，徐凡突覺右腕一箍，登時周身氣血逆行，極之難受。

他心知自己着了道兒，正要運氣抗拒，陡覺右邊大椎骨第十四節縫間的「命門穴」上，有樣東西緊緊抵住，方自暗叫一聲：「不好！」「命門穴」上已經湧進一縷勁氣，直奔內腑，不禁咬牙冷笑道：「你用這等鬼域技倆，就能使小老子屈服麼？你是在作白日夢！」

老人聞言冷哼了一聲，左掌加上了幾成內力一推一送之間，徐凡這個罪可受大了，他陡覺氣血翻騰，肺腑如裂，一陣腥味起自鼻間，忍不住當場噴出一口瘀血。

老人把扣住徐凡腕脈的右手一扔，徐凡的一個身子登時隨勢撲倒地上，只聽老人冷冷地道：「老夫要看你在一個時辰內行功復原。」

說罷，他自己也就地趺坐，用功調息起來。

敢情老人也因為徐凡運功而耗神了。

小徐凡自覺此番所受內傷甚重，不由心中十分痛恨老人的鬼域行徑，必欲報之而後快，但是，眼前必先恢復功力要緊。

當下就按着天魔尊者所傳眞功心法，調息養神，漸漸已步入物我俱忘之境。

這時，洞外忽然出現了一位白衣美婦，她一見蛛絲破了，驚咦了一聲，道：「咦，是誰把洞口的蛛絲網弄破

了？」

「綺君，」老人喚着外面那人的名字，道：「別大驚小怪的。」

老人走到洞口，向那洞外白衣美婦走來，那白衣美婦臉上透着驚奇的臉色道：「雯丫頭眞是料事如神，她怎知你今天便要破網出關？」

老人微微一笑，兩人交換了好一陣耳語，白衣美婦才退了回去。

老人回洞望了一眼徐凡，見他一直僵臥不動，驀地一頓足，急忙彎下腰去，探了一下鼻息，只覺他呼吸均勻，了無異樣，再以手指暗察一下期門大穴，不料突然具有深厚的彈力，非但自己的手指插不進去，而且潛力大得驚人。

老人二十年來，未曾過問世事，除了和鷹王交過一次手外，立即歸隱却退谷，閉關苦練了十五年，此刻一見徐凡竟然功參造化，他又哪知道天魔尊者將百年之精輸給了他呢，不由悚然震驚。

他略一沉吟，竟又兩掌分按住徐凡胸前左右「乳根」穴上，運氣推壓下去。

漸漸的，徐凡臉上肌肉徐徐地抽搐，表情至爲痛苦。

老人此時也呼吸急促，臉上汗出如雨，頭上騰騰地冒着白氣，顯然也至爲吃力。

頃刻之後，突然，小徐凡仰臥着身子猛地一彈，把用雙手壓他胸前的老人拋過一邊，他自己口中却噴出了一股血箭，噴射向洞頂，染紅了一大片。

他可能因爲失血過多，臉色變得蒼白。但他仍未忘老人對他兇狠的手段，勉强睜開無神的雙眼，並沒有看到老人的形跡，於是他吃力地喃喃念道：「老狗賊，你如想逃得老命，須放着我徐凡不死。」

洞中老人聽了，心中暗道：「果然是他小子，好緊的口風啊！」

小徐凡行功醒來，彷彿記得自己未受制之前，氣血本已通暢，遂再調勻眞氣，試圖流轉，驀覺丹田一股熱流運行，與往次不同，竟然能夠前通任脈，後通督脈，橫通帶脈，上通心絡，已達到練武之人日夜思想，寤寐難求的「八脈拱一穴」的境地了。

他這一喜，眞是非同小可，心中暗道：「這還眞虧得老賊傷我呢！」

張眼看時，不覺大吃一驚，因爲自己明明記得是仰臥在地上行功的，此刻怎麼變得趺坐起來了？

思忖間，眼角掃處，又吃了一驚，心說：「這老賊怎麼也在調息行功，莫非他也受傷了？那會是甚麼人呢？哦，一定是救我的人不願露面，打傷老賊之後離去，也許還隱在這附近……」

就當他胡思亂想之際，陡聽一陣脚步聲響起，一個青衣少女手捧木盤走進洞來，笑道：「小少爺醒了，請用杯參湯吧！」說着彎腰以木盤去就徐凡。

小徐凡望着盤中放着一大碗熱騰騰的湯，心中不免略有疑慮，並沒有及時去接。

那青衣少女笑道：「這是我家姑奶奶的美意，參是千年老參，說是在大傷元氣之後，喝口參湯，最是有益身體。」

小徐凡不便拂人家的美意，只好接過手來，但仍不肯沾唇，嘴皮方蠕動了一下，還沒等他開口，那少女已笑道：「小少爺身軀好重呀！若非我練過幾天功夫，還眞沒法把你的身子扶起來哩，你說對不對？」

小徐凡聞言心頭一懍，面孔一陣飛紅，再也無暇多說，用碗就嘴，一仰而盡，肅然道：「大德見疑，我徐凡眞是狗屁不如！」

那少女嫣然一笑道：「小少爺，看你吞沸湯如飲冷水，足見內功不凡，但如我們有心相害，在扶起你之時，你便有通天本領，也只消我一指之力。」

小徐凡聽了，如芒刺在背，面紅耳赤地道：「徐凡知罪了，請教姑娘何稱呼？」

那少女笑道：「這裡的老主人姓何名異，又稱何一劍，我們姑奶奶名叫何綺君，本是隱居在崤山的，昨天才來，她說你是我家的小少爺，我們都不相信，因爲你姓徐，我家姑爺姓呂，怎麼會呢！後來從你身上找出了半塊玉珮，比對之下，才知你眞是我家小少爺，你怎麼姓徐呢？」

「春梅回去！」老人喝退了那青衣少女。

徐凡搶上前去，躬身拜道：「多謝老人家爲我打通生死玄關，小子終身感戴。」

老人哈哈笑道：「現在不罵我了麼，你還姓徐嗎？」

小徐凡低頭道：「徐凡知罪了，請外公原諒。」

老人陡地一瞪眼，叱道：「你怎麼還要姓徐！」

小徐凡道：「孫兒曾發誓，在未殺掉鷹王之前，仍叫徐凡，望外公成全！」

何異笑道：「好！可以！可以！來！現在我就傳你擒龍九式的手法。」

小徐凡聽了喜不自勝，又拜了一拜。

老何異口授手傳，極端認眞，小徐凡天賦奇佳，一學便會。

＊　＊　＊

不到半個時辰，徐凡不但把九式擒龍手法學會，而且十分爛熟，何異見狀，不由得嘖嘖讚道：「眞是好資質的娃兒……」語音方落，忽然想起另一件事，抬眼問道：「你趁手的兵器是甚麼？」

小徐凡從身上解下了那刀鞭，笑道：「我自己對兵器全不懂，這是以禿

鷹的飛刀編成的軟鞭，用着也還順手。」

何異看着刀鞭，思索了一陣，笑道：「虧你想得出來，這東西不該稱它刀鞭……」

小徐凡搶着插口道：「所以我叫它飛龍斬……」

何異接着道：「當年一代劍客慕容秋用的就是這種兵器，他稱它叫七環劍帶，帶上共有金劍三十六柄，可以同時發出，使人無法招架，我還記得它的手法，就再傳給你吧！」

於是何異先講解了好些用劍的訣竅，再又口授身傳，不消一個時辰，徐凡已然心領神會，兼得神髓。何異仍然叮囑道：「孩子，我只能給你這麼多了。」

小徐凡忙道：「外公所賜，足夠凡兒享用一生，我現在想見見我娘，可以嗎？」

何異道：「當然很好，不過，你娘現在却不想見你，她早已走了，等你殺了鷹王，她自會和你見面。」

小徐凡道：「我娘她已回到甚麼地方去了？」

何異道：「聽說在崤山之陰的伏虎谷內。我已十年沒有離開這却退谷，伏虎谷在甚麼地方，我也不知道。」

小徐凡道：「只要有地名，就一定會找到的。」說着，又向何異磕下頭去，接着又道：「外公，凡兒向你叩頭別了。」

何異道：「你要去哪裏？」

小徐凡道：「回長安春風得意樓，那裡有好多朋友正等着我呢！」

何異道：「那你就去吧，不過可記得常回來看我呀！」

小徐凡道：「我會記得的。」說着，人就出了山洞兒，仍由原路爬上了峯頂，走出樹林，急急往長安趕去。

＊　＊　＊

這時的春風得意樓商家，由於商小姐的失踪，正鬧得人心惶惶，龍虎四衞也都離開了春風得意樓去找人去了。

徐凡也就在這個時候到了春風得意樓，却見偌大宅院中，竟然寂靜無人，一直等他進到了後廳，才發現了一名丫環，他喚住了她，一問之下才知商家出了這件事，忙又出了春風得意樓，直奔韋曲，到了韋曲轉向西南，奔向了甘河鎮。

這時天色已近黃昏，晚霞映得滿天通紅，再往前行走就是南五台之路。

所謂南五台就是清涼山，山上林茂成蔭，徐凡信步走去，突見一人從山崖踉蹌奔馳而下。

漸走漸近，徐凡已看出那人是個女子，再走近一些，已認出來人正是商娟，他不禁招呼了一聲：「商姑娘，家人都在找妳，妳怎麼跑來這裡？」

商娟聞聲，也認出了對方是徐凡了，正是自己朝思暮想之人，心中一高興，口中喊道：「好弟弟，你總算來了。」喊嚷聲中，人已跑到了近前，張開兩臂抱住了徐凡，抱得緊緊的。

徐凡想掙扎開商娟的擁抱，但無法推開她，商娟却趁機偎依在徐凡懷中，哀哀地痛哭起來。這時的徐凡，眞是十分尷尬，飛紅着臉，又不便推開人家。而且這時的商娟除了頭髮有些蓬亂之外，身上的衣服也被撕成了一條條，僅勉强遮身而已。

過了一陣，徐凡再也忍不住了，冷然道：「商姑娘，你哭夠了沒有？」

商娟聞言，才發覺自己的失態，連忙撤身後退兩步，淺淺地一笑，道：「凡兄弟，對不起，我失態了。」

徐凡道：「你是受了誰的欺負，快告訴我，還有你是怎麼離家的，又到甚麼地方去了？」

商娟尋思一下，道：「好吧！我告訴你。」

於是他們在樹林中席地而坐，商娟道：「他……他是幽冥教教主陰若成……」

徐凡插口道：「怎麼？是幽冥教幹的？」

商娟驚愕地瞟了徐凡一眼，道：「凡兄弟，你也知道幽冥教？」

徐凡淡淡地道：「是的，我和他們交過手，宰了他們幾個鬼奴，又被他們將我誘到森羅地闕，打算炸死我，可惜被我逃出來了。」

商娟道：「他們這些人最卑鄙了，甚麼下三濫的手段都使得出來，我是被他們暗中偷襲，點中了穴道而被劫的。」

原來自從春風得意樓被火燒之後，商娟同着徐大娘就搬到了花園中一座精舍中暫住。

就當徐凡在武關朱家鏢局救出鬼丫頭舒丹，而他自己被碧目骷髏杜九誘往森羅地闕的同時，長安春風得意樓也在「鬧鬼」。

那是一個無月無星的夜晚，在商家花園中，突然之間，出現了一點點，一撮撮綠色的「鬼火」，飄進了圍牆，隨風飛舞，倏高倏低，忽左忽右，漫空飛舞。

現在連吹過的風也變得妖異起來。

這時的商娟已聞聲起身，急忙穿好衣服，方待縱身穿窗而出，哪知人未縱起，却往前栽下，立覺被人挾起，縱了出去，喝道一聲：「走！」

他一聲走字方出口，院中漫空飛舞的「鬼火」倏然不見了，但是却多出七八個像幽冥般的黑影。

徐大娘揮舞手中鐵拐，高喝一聲道：「何方妖孽，弄些鬼把戲，嚇不倒老娘的。」

喝聲中，揮動起一根鐵拐，撲向那幽靈黑影。

徐大娘在她這根鐵拐上已下了三四十年功夫，那些鬼奴如何會是敵手，方一接觸，立有幾個血肉模糊的被

打在地上，其餘的人也都跑了。

徐大娘驅走了那些鬼奴，回到房中一看，卻不見了小姐，連忙通知了商老九，立即派出了龍虎四衞，追查敵踪，救回商小姐。

徐大娘也出去追覓，老丐舒常祖孫和一陣風谷半瓢他們另有居處，商老九在女兒失踪後，當然去找舒常老丐去了，所以，當徐凡進入商家時，就覺得有些清淨了。

這時的商娟被幽冥教主陰若成挾着，直奔清凉山。

碧目幽冥杜九笑道：「教主，你已得手了。」

陰若成笑道：「這是一件活寶，我必得盡情享受之後才交給鷹王。」

杜九不以爲然道：「你何不現在就交給他，那豈不省去很多痲煩！」

陰若成笑道：「現在交給他豈不是暴殄天物，有這活寶我如不先享受一番，那不是太笨了嗎？」

杜九應了一聲，移目去看那商姑娘，見她乃是個妙齡少女，她似乎已被點住了穴道，兩隻水汪汪的眸子，兀自滴溜溜地轉個不停。

他微微一笑道：「好，好！當眞是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果是妙人兒，不過……」說到此處，故意又沉吟不語。

陰若成冷然道：「不過甚麼？」

杜九冷然道：「玫瑰雖可愛，怎奈刺多紮手，何況她是鷹王指定所要之人，天下多的是絕色美女，你何必一定要選中她，憑空找些痲煩。」

陰若成厲聲道：「你敢敎我放了她？是嗎？」

杜九笑道：「屬下正有此意，如果她給我們招來痲煩，倒不如放了她的好。」

陰若成突然大怒道：「有甚麼痲煩，老子不找人家的痲煩就算開恩了，誰敢找老子的痲煩，快說，他是誰？」

杜九道：「怪屬下失言了，教主請莫見怪。這妞兒乃是西北財神商老九的掌上珠，鷹王心目中的愛媳，這兩家我們惹得起誰？」

陰若成冷哼了一聲道：「商老九是甚麼東西，也值得一提？關於鷹王嗎，他那寶貝兒子已被人閹了，他討老婆有甚麼用，有我替他代勞，有何不可！」

雙方對答之言，聽在商娟耳中，心裡別提有多難受了，無奈她穴道被制，耳雖能聽，口卻難言，心中駡道：「你好個鬼教主，有朝一日我恢復了自由，不把你們碎屍萬段，怎消我心頭之恨。」

杜九笑道：「稟教主，咱們找個去處歇歇脚如何？教主心中可有合意的地方嗎？」

陰若成連連搖頭。

杜九又笑道：「教主如果肯委屈的話，在這南五台山上就有現成的地方。」

陰若成道：「山上有寺院、房舍？」

杜九笑道：「寺院當然會有，不過，卻有比寺院、房舍更舒適的石洞，我在那裡住了兩三個月。」

陰若成急不可耐地道：「那就快些走呀！」說着，人就跟着杜九向山上急奔。

翻過山脊，一處斷崖下面，到了那迂迴曲折的石洞裡面，杜九笑道：「教主，將就點也就過去了。」

陰若成看了肋下的商娟一眼，濃眉一皺，吞吞吐吐地道：「你呢？不太方便吧！」說着，就將姑娘丟在地上。

杜九哈哈大笑道：「我早有打算，另外那邊還有一個石洞，教主有事，只須招呼一聲，我很快就會過來。」然後附耳低語道：「教主委屈一點點，硬上不如軟求……」

他回憶杜九的話，硬上不如軟求，於是把商姑娘移放在細軟的茵草上面，伸手在她粉臉上輕輕撣了兩下，只覺着手如撫脂，細嫩得好不饞人。

他就坐在姑娘身邊，也不計一切後果，立刻拍開她的穴道，守在一旁，等她復原之後，再以好言央求。

可是，商姑娘心中明白，暗地動彈了幾下，覺得自己已能伸縮自如，霍地一躍而起，急向洞口搶撲。

陰若成晃身攔在洞口，涎着臉道：「好姑娘，你就可憐可憐我吧！」

商娟又羞又惱，柳眉直豎，大駡道：「你這萬惡滔天的魔鬼，姑娘……」

駡聲未了，忽然一頭朝石壁上用力撞去。

陰若成見狀，不禁大吃一驚，連忙伸手一攔，更順手點了她的昏穴，然後又輕輕將她放在茵草上面。

他越看越愛，因有剛才的經驗，再也不敢爲她解穴了，就彎下身去，雙手連撕帶扯她的衣服……

突然，眼前一片紅光崩現……當他意會到是怎麼一回事時，那滿懷強烈的慾念登時冰消影散，氣得他一連啐了幾口，大呼倒運不止。

他終於忍不住將撕毀的衣物，順手一甩，然後背負着雙手，懊喪地跳出洞外。

＊　＊　＊

洞外，碧目骷髏杜九正悠閒地在眺望山景。

他一見陰若成走出洞外，他計算出，陰若成出來的時刻不對，而見他面色又是那麼陰沉沉的，預料未能和諧，但又不敢過來招呼，心中一陣電轉，忙迎上前去，含笑道：「教主，咱們那森羅地闕已經炸了，小徐凡那鬼娃兒準被炸得稀爛。」

陰若成笑道：「以你的看法，眞能炸死那小子嗎？」

杜九哈哈笑道：「那是一定的，就算他是神仙，也難逃早已安排下的天雷地火。」

徐凡見一少女走進店內。

陰若成笑道：「那他一定是死定了？」

杜九笑道：「他一定活不成！」

陰若成狂笑道：「哈哈……一萬兩銀子、五萬斤糧食，足够我們過三年的了，哈哈……」

他在狂笑中，蒲扇般的大巴掌狠狠地在杜九肩上拍了一下，杜九忍着輕微的疼痛，道：「那樣，我們就可以擴充教務，將來在江湖上才能爭到一席之地。」

陰若成豪放地道：「那咱們必須在武功上有所成就。」

杜九道：「鷹王不是送咱們一册幽冥玄玄譜？何不拿出來研究一番。」

陰若成笑道：「玄玄譜字多玄奧，不是一時可以練成的，現在咱們先研究一下總壇的地點吧，不然的話，咱們向何處去。」

杜九笑道：「我早已選好了，鬼奴們正在動工，也就在這兩天就快好了，地點就在南柞古墓下。」

兩人商談了一陣，又在南柞古墓附近去看了看，等回來時，天色已近黃昏了。

陰若成一回到洞中，見洞中空蕩蕩的，連忙喊嚷道：「杜九，杜九，快來呀！」

杜九聞聲跑進洞來，愕然地問道：「教主，出了甚麼事？」

陰若成惶急地道：「小寶貝不見了，叫她給跑了！」

杜九道：「我想她沒跑太遠，咱們快去追吧！」

於是，兩人出了山洞，循路向山下追去，下了清涼山，追了三五里路，到了一座樹林，當兩人一走入樹林中，突聽一人笑嘻嘻地道：「我又不是鍾進士，怎麼偏讓我碰上這些鬼，看來只好爲人間除害，下手捉鬼了。」

兩人聞聲轉頭一看，見是徐凡，杜九吃驚地道：「你……徐凡……你沒有死？」

徐凡笑道：「好說，我是很想死，但是，我並非鬼域中人，閻老五不願收我，而且我現在兼掌鍾進士的職務，爲人間捉鬼，沒辦法，既爲人間除害，我也無法推辭，只好捉捉看吧！那知竟眞的遇見鬼了，能說不捉嗎？」

說話聲中，一掌拍了過去，但覺他掌力渾厚，竟然折斷了兩棵大樹，架成一個樊籠，將杜九關在了當中，陰若成卻不見了影兒。

杜九被困在斷樹叢中，左衝右突，就是沒辦法衝出來，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縫隙，就鑽了出去，悄悄地向外爬行，眼看着再爬丈餘遠近，自己就可出去了。

就當他伸着頭，鑽進一處空隙中，打算鑽出之際，突然一股勁風急劈而下，只聽「卡擦」一聲響，瞬即之間，紅光迸現，杜九的一顆腦袋滾出了樹叢。

隨着杜九的腦袋開花，樹叢中又

鑽出一個人來，正是那不見人影兒的陰若成。

他鑽出樹叢來，看也不看一眼，轉身飛縱而走，就在他走後不久，松林中又冒出兩個人影，追了下去。

陰若成直奔南柞古墓，後面追來的人乃是徐凡和商娟，當他們追到古墓之時，晃眼之間不見了。

此一墓園，四周松柏圍繞，中間一排有九個墳堆，全以沙磚築成，高有丈餘。

此際突有兩名黑衣人正在從左側第三墓後一個洞穴中鑽出來，先縱上墓頂，向四外打量着。

徐凡連忙一拉商娟，二人就伏身在墓園外緣地上。只見那兩個人巡查一周，回到了墓後洞口處，低聲喊道：「教主，快出來吧！這裡沒有人。」

他話聲方落，洞口處人影一閃，竄出一個人來，正是陰若成，低聲問道：「你們查清楚了麼？那小子卻是那詭計多端的人哪！」

那兩人同時道：「我們查清楚了，不但沒有人，連個影也沒有。」

陰若成沉思了一下，道：「我卻不能放心，那小子是出名的鬼靈精，咱們可別上了他的當……」

他話音方落，忽聽身後傳來一個清朗的聲音道：「老小子，你說對了，我早已備好了美酒，生旺了爐火，鍾進士等着紅燒惡鬼下酒，你還走得了麼？」

那兩個黑衣人一聽有人說話，轉頭看去，見一棵大柏樹下，站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心中一急，也欺對方年幼，雙雙猛撲過去。

那少年正是徐凡，他一見兩人撲到，身影一閃而沒，兩人就撲了空。

兩人方自一怔，悠覺頭上一緊，已被人扣住，耳聽那清朗的聲音笑道：「就憑你們這兩個鬼奴，也想和我進士老爺動手？」

徐凡抓住二人，雙臂突然一分，似將二人向外擲出。

就在這時，陰若成突然探囊，摸出兩個鐵丸，雙手揮處，兩縷玄光疾射而出，打出了兩粒氤氳鐵彈，同時口中喝道：「徐凡小子，敢來找你家教主爺爺的麻煩。」

他這兩粒鐵彈乃是全力發出，且又引誘對方說話，出其不備，以爲對方必定傷在鐵彈之下無疑。

哪知小徐凡夠滑溜的了，他怎麼會上這個當，就在他雙臂急揮之下，朗聲應道：「小爺今替鍾進士掃鬼，是鬼就得聽命。」

他話聲方落，接着就是兩聲慘叫，鮮血迸射，噴出了數尺之遠。

原來那兩粒鐵丸乃是九尖六稜，分打在兩名黑衣鬼奴胸際，登時腹破腸流。

小徐凡一皺眉頭，雙臂一振，將二屍扔了出去，笑道：「氤氳鐵彈不認得自家人，怪不得我，走吧！」

陰若成見狀，氣得目眥欲裂，切齒罵道：「小雜種，膽敢傷我的弟子，如不將你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小徐凡笑道：「誰把你看成了人，快些束手就縛，現在爐火正旺，鍾進士也等得急了！」

他笑語之間，脚才點地，打算縱起前撲，忽覺金風襲至，迅速轉身伏腰，已有兩粒鐵彈掠頂而過。

可是陰若成的飛彈絕技，豈只是雙手互發而已，且彈彈相撞，立刻爆炸，化成千百個小鐵珠兒，宛如蜂羣出巢般，漫天撲到。

小徐凡哈哈一聲長笑，抖起了身上的「飛龍劍帶」，掄了起來，化做一團光影，截住了蜂羣般的鐵珠兒，但聽一陣「嗆嗆」聲，珠劍相交，竟被他阻擋住了。

可是，幽冥教主陰若成卻不見了人影。

這時，樹林中出現了商娟姑娘，笑道：「徐凡弟弟，還是讓那老鬼跑了吧！」

徐凡笑道：「那卻不見得，到時自知。」

商娟笑道：「別吹了，人都不見影了，還吹甚麼牛皮。」

徐凡笑道：「他們跑不了的，我猜他又有了新的同伴。」

商娟道：「你怎麼知道的？」

徐凡指地上墜落的鐵珠，道：「你看，在這些鐵珠之中，尚夾有鋼鏢，能射出四五丈遠來，必是武林高手，我不信甚麼狗屁教主有這份能耐。」

商娟聞言，微微一頷首，目注徐凡道：「我們何不搜一搜看。」

徐凡一聽，朗目一眨，故意高聲道：「娟妹，我不是說過了麼，這裡必有秘道，賊人已然遁走，哪裡搜得着，咱們不如回去，來日方長，將來我必然捉到他，替你出氣。」

商娟微一沉吟，接着道：「好吧！全由你……」跟着又道，「凡兄弟，來，咱們把這兩個鬼奴的屍首給埋起來怎麼樣？」

徐凡搖首笑道：「這些鬼奴們平日爲虎作倀，而且殺人放火，不知做了多少壞事，正應曝屍以飽犬腹，我才不埋他們呢！免得弄髒了我的一雙手。」

商娟聞言，知道這小子又在鬧鬼，也忙附和着道：「好，就由你，不管他們是餵狼餵狗，總之也是個報應。」

說着話，兩人便沒入林中，不過，小徐凡卻又轉了回來，縱上一棵大樹，靜靜地等了下去。

過了好大一陣工夫，墓前石仲翁下的一塊石板突然掀了開來，現出一個洞口，先鑽出來陰若成。他張望了一陣，縱身而出，跟着洞口又出現了一頂道冠，搖晃了幾下，又出個了一個人。

陰若成張望了一陣，又仔細搜尋了一遍，方道：「賴師弟，你給我留意一點，讓我把兩具屍體拖入洞中去……」

他話音未落，突然遠處響起一聲輕喝，道：「打！」

二人隨着喝聲，轉頭循聲看去，陡覺有幾縷勁風閃電般襲來。

陰若成和那道士心驚之下，未及閃避，陡覺腮邊一涼，鮮血汩汩而下，探手一摸，不禁「呀」的一聲驚叫。

原來二人各被削去了一隻耳朵，再看那落地的暗器，竟然是兩片樹葉。

二人不禁爲之駭然，想不到對方武功已練到了摘葉傷人的程度，細數武林高手，實在找不出幾個來，他們哪能不怕。

不過，這兩個人素來就是出了名的兇悍，強忍着疼，厲吼連聲，四手互揚，陰若成發出了十粒彈丸，那道人也還出了四支袖箭，齊向一棵巨柏樹上打去。

但聽「撲啦啦」一陣亂響，枝葉紛飛，哪見半個人影兒。兩人方一發怔，忽聽另一棵松樹下，一個人拍手哈哈笑道：「飛葉削耳，乃你小爺徐凡所爲，與那樹何干，眞是一對盲牛。」

二人聞罵，掃目看去，只見另一樹下，站着鬼娃兒小徐凡，他笑容可掬，神態從容。

他雖看上去十分悠閒，卻越發使二人心驚，不說別的，單那摘葉傷人的功夫，就足知人家的武功造詣了，目前合二人之力，也不見得有取勝的把握。

心驚之下，兩人急忙轉身，爭奔洞口，同時向洞中撲落。

這兩個人算起來都稱得上夠奸夠滑的，所以也有同樣的心思，他們爲了懼怕徐凡追來，而搶先入洞，同時，又害怕對方施暗器，全都是上身先入洞，頭下而足上，倒豎而入，兩頭相撞，「砰」然一聲，金星亂冒，兩個人都悶哼了一聲。

就在這時，徐凡又喝了一聲道：「打！」

一蓬松針夾着勁風疾射而至，穿衣破褲，全都打入了二人的雙臂，且還有幾支射入了肛門之中。

這一來，他們上下受創，這個罪可夠他們受的了，兩人竟然忍受不了，一聲痛號，不由探手護臀，但卻忘了頭下的石階。

「砰」的一聲響，頭撞石階，金星亂冒，額頭上登時腫起了一個大包。

在此際，他兩個人仍然是雙手護襠，因爲那裡疼極難忍，誰也站立不起來，倒在地上呻吟。

小徐凡就有那麼陰損，他計算着二人大約站起來了，倏地縱起身來，趁着那石板未閉，抓起了兩屍投了下去，並笑道：「喂，接着，你們的伙伴來了。」

二賊聞聲，才掙扎着站起身子，不防二屍已砸到，這一下又觸及傷處，重又仆倒在地，一時間痛徹心肺，慘號連連，

總算陰若成較爲強些，又掙扎過來，拖過來石板，封閉了洞口。

商娟姑娘隱身樹上，看得甚爲清楚，打心底深處讚頌徐凡這小子，不過，她卻有些不明白，眼看二兇即可成擒，何以又放他們逃入洞中？心念動處，立即縱下地來，笑向徐凡道：「凡兄弟，你眞行，只是我有一點不明白。」

徐凡笑道：「不知哪一點，你何妨說個明白？」

商娟道：「你以摘花飛葉傷了二賊，論功力你殺他們有餘，何以又放他們逃走呢？」

徐凡笑道：「商姑娘，你有所不知，這小子竟敢誘殺我，可知他作惡不少，那老道既和這小子一路，也必不是甚麼好人，如讓他們速死，豈不太便宜了嗎？」

商娟道：「你打算把他們怎麼辦呢？」

徐凡笑道：「我曾見獵戶捉狐，倘若入穴不出，就以煙薰之。」

商娟頷首道：「光天化日之下，只怕有些不便。」

徐凡道：「既然這樣，晚上薰他們也可以呀！我總得讓他們受夠活罪才死。」

商娟笑道：「他們不知走的是甚麼運，怎麼偏會遇上你這鬼靈精。」

徐凡笑道：「那只怪他們流年不好，才會碰上我。」

商娟笑道：「你少得意，如果你薰不出那兩隻狡兔，瞧你怎麼交代。」

二人說笑着，就分坐墓園兩端，監視着賊人的行動。不過，徐凡一轉身，人已不知去向了。

過了有大半天的時間，眼看夜幕已垂，天色朦朧了，仍不見他回轉來。

她雖然知道徐凡是去找引火之物了，但也要不了這麼長的時間呀！

她正等得着急，就見徐凡身負着一捆乾柴而至，商娟白了他一眼，嗔道：「你跑到哪裡去了嘛！」

徐凡笑道：「去找乾柴，好薰兔呀！」

商娟道：「那也用不了這麼久的時間呀，快說有甚麼事？」

徐凡笑道：「能會有甚麼事，只是到附近民家飽餐了一頓，又討了一串乾辣椒，給他們加點味兒。」

商娟聞言，也不知他又在鬧甚麼鬼，也不多言，兩人就合力推倒了那石仲翁，取柴塡入洞中，並在其中雜以乾辣椒，然後以火引燃。

所謂乾柴烈火，一觸即燃，然後再以石仲翁壓在石板上，只有一個小孔通氣，使那火煙朝洞中灌去。

商娟笑道：「我猜此墓通道，必非一處，他們很可能改從他處逃生……」

語音一頓，接着二人附耳低談了

一陣，跟着兩個人就縱出墓園林外，伏身凝目四望，一面卻在傾耳細聽。

過不多時，忽見林緣一棵老榆樹樹幹分枝處，昇起了一縷縷青煙，衝天而起，漸漸的越冒越濃。

驀然間，又傳出用手掩口的咳嗽之聲，墓穴內，他們不能停留，就從樹幹中竄出。

只見從那枝椏處，縱起一條人影，落地現身，正是幽冥教主陰若成，跟着又是一人，則是惡道賴太玄。

兩人縱落地上，環顧四周，然後疾奔林外，一直向北竄去。

徐凡伸手一招商娟，低聲道：「走，追上去，看他們跑向哪裡。」

* * *

原來陰若成和賴太玄二人先被葉削去雙耳，回到墓道之中後，敷上了金創藥，疼痛立止，倒沒有甚麼難受的。

只是那雙臀同着肛門內所受的松針之傷，卻使他們痛不可忍，雖然已被撥落，但仍有大半截扎入肉內，無法取出。尤其那深入在肛門之內的幾支，簡直限制了他們的行動，連吸口大氣也痛如絞腸。

賴太玄呻吟着道：「師兄，我實在受不了啦，不知能否排泄出來？」

陰若成也吭聲道：「試試看吧！」

於是，兩人就蹲在地上，用力往下擠。

那知用力向下擠時，倒不覺得甚麼，等他們換氣之際，稍一收縮小腸，腸內如生芒刺，越發痛不可忍。

這樣一來，鬧得二人相對，聲淚俱下。

陰若成道：「師弟，你可聽人說過壯士斷腕的一句話麼？」

賴太玄道：「是聽人說過，但是我們傷在肛門谷道，那地方怎麼斷得？」

陰若成道：「是的，那地方是不能斷，不過我的意思，是我們應該忍痛往下擠，非得把它擠出來不可，否則留在腸內咱們就算完了。」

賴太玄悲聲咒罵着道：「這小王八蛋眞夠陰損的，何處不可擊，偏偏選中這不便之處！」

陰若成嘆了一口氣道：「也怪我們亂了主意，怎麼要頭先入洞呢？」

兩人爲痛所逼，不再多言，全都閉口切齒，合目皺眉，用力下擠，就這樣，過了大半個時辰，兩人已用盡全力，逼得額頭熱汗直流，總算把那幾支松針逼了出來。

他們每人都擠出了半攤血糞，雖是腥臭難聞，疼痛總算稍止，而兩人卻已疲憊難支了。

兩人互望了一眼，會心地現出一絲苦笑，强自掙扎着敷上了藥，長長地吁出了一口氣。

這時，正趕上徐凡推倒了那石仲翁，洞口之側，又出現了一洞口，其實也就是原來洞口之擴大，塞進了乾柴。

賴太玄突然警覺到：「師兄，洞口你沒有關好嗎？」

陰若成道：「當然關好了。」

賴太玄道：「怎麼會有風吹進來？」

陰若成也覺得有點兒不對，馬上站起身來，遍查各處通道，發現有光從石板口處透入，忙道：「可能是那小王八蛋打算强入，我們快準備暗器，他要是敢進來，那是他自尋死路。」

過了一陣工夫，煙火並湧而至，尤其那辣椒味兒，當眞是辣得厲害，刺鼻嗆喉，兩人忍不住連聲咳嗽起來，又是噴嚏連聲，熱淚也滾滾而下。

陰若成不由罵道：「咳咳，小王八蛋，哈……哈啾，眞他媽的……」

下面的話，因爲噴嚏連連，又是一陣咳嗽，他實在罵不下去了。

墓穴內，他們不能再留，就從樹幹中竄出，一直向北逃去。

陰若成、賴太玄二人狂奔有七八里路，肛門傷處，痛徹心肺，賴太玄實在是忍受不住了，不禁失聲呼痛：「哎喲，痛死我了！」

陰若成也喘着氣道：「師弟，忍耐一下吧，我又何嘗不是一樣的痛，如果咱們被那小雜種所擒，恐怕連命也難保呢？」

又前行三五里，賴太玄一頭栽在地上，喘息着道：「我……我……我不行了，連半步也挪不……挪不動了，請師兄爲我敷些藥。」

陰若成無法，只好從懷中取出藥來，邊敷邊問道：「師弟，你一點兒都不能忍了嗎？再前行數里怎麼樣？」

賴太玄道：「我寧願死，也不能再移動寸步了。」

他話音剛落，忽聽身後響起徐凡的聲音，笑道：「你們這兩個狗東西，想不到除了貪戀女色之外，還喜歡男風，是幾世修下的風流命，不過也該選個地方……」

兩人聞聲反顧，見是徐凡笑立在七八丈外，不禁駭然，賴太玄也來不及束帶，以手抓着褲頭，倉皇急逃。

又狂奔了三四里，兩人肛門中糞血齊下，淋漓滿襠，每一舉步落脚，牽動腸內，似如針刺刀扎一般。

賴太玄突然痛號一聲，道：「哎呀，我的親娘呀，像這樣的逃命，還不如死去的好。」

他話方出口，人又撲地，陰若成雖能勉强支持，此際也力乏氣竭，一見賴太玄倒地，他又何嘗不想休息。

哪知他方一住足，雙腿一軟自屈，「砰」然一聲，也倒在了地上，張着大嘴，一個勁地喘息不止，道：「咳……一向在山洞墓穴中，咳……每晚睡卧太……太……咳……太多了……這時……求片刻而不可得。」

話音方落，徐凡又在他們身後笑道：「這有甚麼難的，你們只要忍受得了樹枝穿臀之苦就行。」

他這一說話，陰、賴二人連聽也沒聽清楚說的是甚麼，頓忘疲憊，翻身跳起，轉首看去。

只見徐凡立在一棵樹下，手中握着兩根鴨蛋粗細、五六寸長的樹枝。

兩人見狀駭極，又復發足狂奔。

又跑了二里不到，實在支持不住了，可是卻又駭極，仍勉强舉步。

就在這時，忽覺身前一人阻路，猛喝一聲道：「站住！」

兩人聞言，也沒看清對方是甚麼人，慌不迭扭頭就跑，哪知轉身得快了，加上手脚的不靈便，「噗通」一聲，雙雙跌滾在地。

尤其那惡道士賴太玄，他此際已經嚇破了膽，痛呼一聲，屎尿迸流，再在地上一打滾，鬧了個滿身污穢。

還算陰若成較爲沉着，身一倒地，心忖：自己雖死，也總得看清對方是個甚麼樣兒呀。

他心念動處，轉頭向對方一打量，不禁脫口喊道：「錢師父，救命！」

賴太玄聞聲看去，見當路站着一個老年文士，手持一把鐵扇，乃是鷹王谷第一軍師，人稱他陰司秀才鐵扇錢玄，也喘着氣道：「錢師父咳……咳……救……救我！」

鐵扇錢玄一見這兩個人狼狽的樣兒，不由氣往上衝，怒哼了一聲道：「瞧你們這兩個不成材的東西，這副樣兒，眞氣死我了！」

話聲中，倏地一擺手中折扇，「刷」的一聲，一股勁風疾掃而去，那伏在地上的兩人，又是一聲痛，滾出去七八尺遠。

忽然一個清朗的聲音嚷道：「商姊姊，你看怎麼樣？不打小的怎會引出老的，想不到老的卻是個老冬瓜。」

陰若成和賴太玄兩人一看到徐凡，對望了一眼，陰若成道：「師弟，看到了沒有，陰司秀才怕要歸位，咱們還是跑吧！」

賴太玄微一點頭，兩個人慢慢爬起身來，試着運了一口氣，轉身拔腿就跑。

突然一聲大喝道：「你們休得動！」這是鐵扇錢玄的聲音。

兩人再一起步，乍聽喝聲，心中一怔，脚下緩了一緩，賴太玄低聲道：「是錢老鬼不要我們走。」

陰若成道：「別聽他的，我們快走。」

說着二人方一起步，倏然一個清朗的聲音道：「你們能走得了嗎？留下來吧！」

二人眼前是逃命要緊，哪聽這些，只跑了五七步，突覺一股勁風襲至，躲的念頭方起，已然不及。

但見徐凡雙手互揚，手中那兩支短木棒疾射而出，正打在兩人的肥臀上，眞個是穿臀而過，慘叫了一聲，雙雙栽倒在地，掙扎了一陣，漸漸地不動了。

鐵扇錢玄見狀，笑喝一聲道：「小子，你欺人太甚了！」

他話出步移，手中摺扇一翻一抖，一股勁風「呼」地直擊徐凡的前胸，右掌直立如刃，隨之閃電劃出。

這是錢玄仗以成名的「鐵扇功」與「殘月斬」。

徐凡見狀微微一笑，道：「不錯，但火候還不夠。」

話出手揚，他兩手空空，左袖如鐵板翻捲，右掌平胸橫移。

好快，他雖是後發招，卻比對方快了一瞬，只聽一陣破竹聲起，錢玄暴退三步。

此時，錢玄的鐵扇已被撕裂，幾根碎鐵屑飛落地上，他的左掌猛然疾收，毫釐之差，仍未避過徐凡的「擒龍九式」中的一招「閃電箭」，五根手指已和他那手掌分了家，慘叫聲中，飛遁而走。

徐凡雄威　震懾神鷹

徐凡並不追趕，眼望着人已走遠，方向商娟道：「商姑娘，咱們該回去了吧！」

商娟應了一聲，兩人即轉身向回奔去，翻過南五台山，進入了平鎮又折轉向東。

徐凡愕然道：「商姑娘，你這是往哪裡去呀？」

商娟笑道：「與你去見我爹呀！」

徐凡道：「你爹在甚麼地方？」

商娟道：「南山別業。」

初更剛過、二更將至之際，兩人到了「南山別業」，乍看去這所別業並不起眼，僅是三兩竹園圍舍而已，往裡進去，情況一段一段的不相同，不但是設備豪華，就是享受也是一流的。

徐凡驚愕地道：「怎麼搞的，連一個人也沒有呢？」

話音才落，突然一聲驢叫：「嗚哇，嗚哇……」

花驢叫聲未了，突然有個尖啞的嗓門叫道：「誰說這裡沒有人呀！是你小子眼拙沒有看到而已，有我這麼一個人物在，怎能說沒有人。」

隨着話聲，從屋角走出一個人來，乃是個瞎眼老人，但他那兩眼翻動之際，分明神光炯炯，只是白多黑少罷了。

徐凡一見，認出是西門靜，忙笑道：「原來是西門老前輩，倒眞把我嚇了一跳，這裡怎麼只有你一個人？」

隨着他那話聲，又出現了一個人，哈哈笑道：「他又怎算得是人，我們已在這裡久候多時了。」隨着話聲，又出現谷半瓢，舒常和商九如等三人。

徐凡驚愕地道：「等我？你們怎又知道今天我就會來呢？」

老丐舒常笑道：「小子，你忘了，我們丐幫弟子是出名消息靈通呀！從你赴會森羅地闕，我們就已知道了，你的行動怎能瞞得了我們！」

徐凡笑道：「這麼說來，你對鷹王

谷鷹王的行動也瞭如指掌的了？」

老丐舒常道：「那是當然。」

徐凡茫然道：「那很好！」

老丐訝然笑道：「甚麼？那很好？我看不怎麼好！」

徐凡笑道：「有甚麼不好的？」

老丐突然一瞪眼，怒聲道：「你敢單挑對鷹王和神鷹八刀，是不是自信有把握？」

徐凡冷然道：「沒有，沒有見過他出手，怎能判定有無把握，但是神鷹八刀，我倒沒有將他們放在眼下。」

老丐驚愕地道：「怎麼？你已會過神鷹八刀了？」

徐凡笑道：「要不我怎麼說他們不在話下？」

老丐道：「好！就算你鬥得過神鷹八刀，如果加上一個鷹王，那就該你完了！」

徐凡昂然道：「如果能搏殺鷹王，徐凡甘願一試。」

老丐突然哈哈狂笑道：「好，好，好！有豪氣，不愧是玉面狻猊呂天縱的後人！」

花驢西門靜笑着插口道：「老丐，你怎麼知道這小子是呂天縱的後人？」

老丐舒常笑道：「我有甚麼不知道，我和谷老二養活了他們十年，不然他們十年來吃的甚麼？」

徐凡聞言，自己暗中一想，是呀！自己和義父千手準提徐宗翰在地室之中，十多年來吃的是甚麼？

於是忙道：「就算我是呂天縱的後人，但現在我偏愛姓徐，一日不殺鷹王，我一日不改回本姓。」

老丐舒常聞言一怔，愕然道：「那是爲了甚麼呢？」

徐凡道：「生育之恩固然很大，何況義父爲我已是力盡而死，你們說，我能不一報此恩麼？」

花驢西門靜一豎大拇指，笑道：「有良心，有志氣，不過，憑這兩點，還對付不了鷹王。」

一陣風谷半瓢有些不耐煩地道：「好啦，老三，別廢話了，領他進來，咱們好商議商議。」

於是花驢西門靜就揖讓徐凡，進入一間密室一看，見室中陳設相當雅緻，並不大，僅只七八個人已擠得滿滿的了，中間擺了一張圓桌，桌上菜餚仍熱。

室中的人除了他徐凡外，大多是老者，老丐舒常、一陣風谷半瓢、花驢西門靜、財神商九如這幾個人他都認得之外，其餘的他可就全不認得了。

谷半瓢向着徐凡招呼道：「小子，你過來，我給你引見幾位前輩，他們可都是令尊當年的好友，你要好好地和他們親熱親熱。」

徐凡走過去納頭拜倒，谷半瓢接着又道：「這位是玉笛書生屈無心老九，這位是智計絕倫歐陽文和他的兒子霹靂腿歐陽鈞……」

在三人旁邊有一大漢，突然洪聲道：「還有我呢！」

谷半瓢笑道：「別着急，丢不了你的，他就是霹靂腿歐陽鈞。」

霹靂腿歐陽鈞咧着大嘴，走到徐凡身邊，伸出蒲扇般的大手，抓住了徐凡的一隻手，哈哈笑道：「小子，聽說你很行呀，咱們得交一交！」

徐凡笑道：「哪裡，以後還請前輩指教……」

他話未說完，歐陽鈞已用上了勁，徐凡仍然談笑自若，渾如無事。

歐陽鈞已使出了「霸王扛鼎」的功夫，打算把徐凡甩向空中，摔他一個觔斗，自己也就在人前露臉了。

那知他用盡了力量，連扯了三扯，自己胳膊上肌肉凸起老高，但對方宛如釘牢在地上一般，動也不動。

可是，他仍然不死心，把力量用到了十二成，猛地再一加勁，陡聽自己右臂上「格」的一聲，知道是用力過度，再不鬆手，可能手臂就會斷了，於是急忙鬆手。

徐凡仍像沒事人似的，毫無所覺，望着他笑。

笑語聲中，大家相繼入座，酒過三巡，一陣風谷半瓢先飲了一杯酒，道：「現在情勢已相當危急，畢老四似

已動了眞火，已傳下飛鷹令，命九大門派幫他們拿人。」

徐凡愕然道：「他們要拿甚麼人？」

谷半瓢道：「捉拿一個叫徐凡的年輕人。」

徐凡道：「你不是說他們鷹王谷有神鷹八刀及上百名的飛鷹武士，每一個都是江湖上一流高手，自己人不出動，爲甚麼要請九大門派出手，而且九大門派爲甚麼要聽他的？」

谷半瓢笑道：「你該知道，鷹王以假仁假義，雄厚的財力，莫大的人勢，已控制了九大門派，誰能不聽他的，現在他已佈下了處處陷阱，要取你的小命呢！」

徐凡笑道：「他們想要我的命？沒有那麼簡單吧？哈哈……」

花驢西門靜插口道：「小子，你不怕？」

徐凡笑道：「有甚麼可怕的，他們的陷阱我已碰上過多次了，沒有甚麼好怕的。」

舒常也插口道：「小子，你可知你一人身繫天下安危，消滅武林魔星，可就全看你的了！」

徐凡就只哼了一聲，也不說話，悶着頭吃他的飯。

飯罷，他就溜出了密室，離開了南山別業，走進了杜曲鎭，沒料到一陣風谷半瓢却從後跟了來。

他這時心中好煩，暗忖自己一人的事，何必要累及這麼多人，而且這些人多數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了，自己的事要他們賣命，太不應該了！

殺鷹王是他的事，決不能假手他人。

所以，他無法吃得下去，胡亂吃了一點，立即就遁出了南山別業，他要先找到和鷹王谷有關的行業，擾他一陣，找出鷹王在甚麼地方，然後和他一拚。

出了南山別業，走了二三里路，就到了杜曲，在那個時候，長安三曲地方是最繁華的了，可說是酒肆林立，只要肯花銀子，怎麼玩都可以。

天氣忽然轉陰，下起細雨來，徐凡竟然像個呆子似的，在細雨中漫步街頭，最後他進了杜曲最後一家酒肆，堂倌連忙迎了上來，找了個座位坐下，道：「客爺，你老叫點甚麼？」

徐凡微一尋思，道：「鹵牛肉一盤，汾酒半斤……」

他話音未落，突有一個蒼勁的聲音道：「半斤酒怎麼夠，來汾酒兩斤，菜嘛，來一盤鹵腱子、葱爆羊肉、冷蹄筋，快些！」

徐凡聞聲轉頭看去，見是一陣風谷半瓢，笑道：「老前輩，你怎麼跟來了？」

谷半瓢一翻眼，叱道：「胡說，誰跟你來了！」

徐凡笑道：「我們這叫碰上了，可對？」

谷半瓢瞪眼道：「誰給你碰上了，憑我老人家這把年紀，和你有甚麼好碰的，這叫喜相逢，懂嗎？」

「懂，懂……」徐凡連口應懂，接着笑道：「這叫喜相逢，我懂了！」

就在這時，酒肆中又進來了一位十七八歲，面貌俊秀的書生，他一看到了徐凡，不禁就多看了他幾眼，人就走了過來，深深一揖，笑道：「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想不到在這村野小店中又遇上了兄台。」

徐凡聞言，心忖：自己幾時和他見過面？簡直是胡說八道！

心念轉動間，就放下了手中酒杯，笑道：「幸會，幸會！」

那俊美書生也毫不客氣，大模大樣地坐了下來，舉杯笑道：「我敬兄台。」

徐凡一抱拳，笑道：「謝謝！」

俊美書生道：「請問兄台貴姓大名？」

徐凡道：「不敢，在下徐凡。」

那俊美書生也雙手一抱道：「原來是徐兄，小弟何文。」

徐凡道：「原來是何兄，失敬了！」

何文道：「不知徐兄府上可是長安？」

徐凡忙道：「不，我家在咸陽古渡。」

「咸陽古渡呀！」何文吃驚地道：「那裡可是個好地方，徐兄來這裡有何事呢？」

徐凡冷然地道：「訪友！」

何文哈哈笑道：「那好辦！小弟久居長安，地方上稍有頭面的人都有個交情，不知令友作何稱呼？」

徐凡冷然道：「我要找鷹王谷的鷹王，你也知道嗎？」

何文愕然一怔，驚駭得手中一顫，杯中酒濺出了兩大滴，然後把酒喝了下去，眼珠一轉道：「哦……是他呀！沒有聽說過。」

谷半瓢插口道：「你不是說，長安城稍有頭臉的人，你都有個耳聞嗎？」

何文道：「那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我一家人早搬到南邊去了，我這次是舊地重遊……舊地重遊……」

谷半瓢笑道：「原來是舊地重遊，好！你們兩人就多看看吧，長安城名勝古跡多得很，應該好好地看個夠，我老人家該走了。」說着，起身出店而去。

徐凡此際突然發現，何文的目光望着店門口，不知在看些甚麼？

徐凡順着何文的目光望過去，原來他正在注視着一個步入大廳的長髮女子。

只見她約有十八九歲，身穿一襲黑衣，肩上披着雪白的披風，腰掛了一柄劍柄特長的劍。

人生得很美，神色之間却很冷淡。

那黑衣女子在他的不遠處坐下，

摘下長劍，然後，他命店伙端上菜來，乃是一盤羊肉，一碗羊雜湯，一小盆饅頭。

店伙將菜餚擺好，剛轉身要走，那黑衣女子以低沉的音調吩咐道：「給我拿一個空盤子來！」

徐凡和何文二人望着這位面色冷漠的少女，徐凡是好奇，何文卻面現不屑之色。

店伙把空盤子放在桌上，返身告退，那黑衣少女將披在肩上的白綢披風揭到一邊，伸手拿起筷子，將飯菜挾了一些放在空盤子裡，又再取起桌上的長劍，一手抓住劍身，一手扭轉劍柄，原來她那劍柄竟是中空的，末端可以打開，劍柄一被扭開，從裡面游出來兩條雪白的小蛇。

在座的客人一見，都為之驚愕不已。

徐凡和何文這才明白，黑衣少女的寶劍，劍柄之所以特長，原來是用來養蛇的。

只見那兩條小蛇游到盤子裡大嚼起來，黑衣少女並不舉筷，只是看着那蛇兒吃，轉眼間，小蛇吃飽了，盤在碟中不動，黑衣少女以手緩緩轉動着盤子，像是在欣賞自己的寵物。

旋轉一匝，方將小蛇召回劍柄中關緊，她這才動手吃喝起來。

徐凡看得發怔，何文卻在一旁冷笑，道：「徐兄，你記不記得四書上的一句話？」

徐凡想不到他會把話題扯到經書上，忙道：「你說說看，是哪一句話？」

何文故意放大了嗓門，道：「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他說着，自己卻先已笑了起來。

徐凡立刻會意，他想不到對方的口舌如此刻薄，但也不由跟着笑了起來。

那黑衣少女陡地把筷子一擺，一股懾人的眼神直逼過來。

徐凡趕緊以眼色示意，要何文不要無故惹事，但是何文卻假作不解地道：「徐兄，你能不能將這句聖人的話給小弟講解一番？」

徐凡又使了一個眼色，道：「我們走吧！你大概醉了。」

「急甚麼？」何文又斟了一大杯酒，道：「徐兄既然珍惜胸中所學，小弟卻願意代聖人解說一下此中的微言大意：有事弟子服其勞，文意明顯，不言可諭。下一句有酒食先生饌，就是說有了酒菜，在弟子未用之前，老師先用，剩下的殘羹剩飯，留待弟子果腹，可對？」

那黑衣女子似已無法忍受了，霍地站起身來，面對着何文叱道：「臭丫頭，胡說八道，你在罵甚麼人？」

何文冷笑一聲道：「就是罵妳，怎麼着，心中不服？」

徐凡見狀大驚，忙將何文一拉道：「何兄，這是何苦！」

「不許你管！」何文尖叱一聲，掙脫了徐凡。恰在這時候，那黑衣少女順手丟過來一把酒壺，何文一閃，「嗆郎」一聲，酒壺落地。

黑衣少女借着擲酒壺的一剎那，脫去披肩，躍身而起，兩個人就在大廳中動起手來。

徐凡想不到何文的武功竟然如此高强，一支玉簫使得出神入化，陣陣破空之聲從他那玉簫中發出，黑衣女郎也不稍讓，一把長劍，招式詭異，實在是無懈可擊。

兩人由速而緩，黑衣女郎右手長劍破空劃出一圈圈弧綫，何文的身法迅速，玉簫變成層層碧影。

徐凡見狀，沒法攔阻，只好坐在桌上不動，店中的客人一見二人打了起來，那個還敢逗留，一時之間，四散而去。

兩人拚戰多時，忽然一躍分開，何文冷冷笑道：「丫頭的技藝不過如此！」

那黑衣女郎的手腕被玉簫點中，右手老半天抬不起來，當下劍交左手，冷冷地對徐凡道：「姓徐的朋友，看清楚你這位兄弟的原形。」

原來何文的衣襟整個被劍削開，露出了粉紅色的胸衣，何文低頭一看，立刻雙頰飛紅，趕緊用手抓住衣襟。

兩人動手過招的路數，當然瞞不過徐凡，但徐凡也想不到何文竟是何雯，由於他心中有事，一直在盤算如何引起鷹王谷的注意，所以一直沒有看出來。

何文由羞轉怒，她一手抓住衣襟，一手揮動玉簫，向黑衣女郎攻擊，黑衣女郎舉劍相迎，二人再次展開決戰。

徐凡此刻已認出來那何文乃是自己在脫險森羅地闕時，在一座山神廟中所救的姑娘，論起來可能是自己的表姊，但那黑衣女郎也有些面熟，一時之間，想不起在哪裡見過，所以，他不願她們任何一個人受傷，連忙制止，笑道：「二位，看小可的面子，不要再動手了！」

何雯正在火頭上，哪聽這些，玉簫一頓，竟把一股小姐脾氣發泄到徐凡身上，叱道：「沒有你的事，快走開，今天我一定要收拾了這賤婢。」

叱喝之中，手中玉簫竟直朝徐凡點來，徐凡並不躲閃，只見那玉簫所幻成的碧影戳中了徐凡的肩井穴。

「啊呀！」何雯和那黑衣少女二人同時驚叫起來。

何雯原是使小性子的，她本以為徐凡會閃開，誰知徐凡挺立不動，要想收招已是不及，手中玉簫也就不偏不倚地點在徐凡的肩井穴上。

何雯驚訝地望着徐凡，這一擊雖然已卸去了七成功力，但也足可碎骨傷筋。

徐凡把手中的板櫈一拋，右肩依

然運轉自如。

何雯關心地問道：「你沒有傷着？」她怒氣已全消了。

徐凡笑了笑，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卻對着兩個少女賠笑道：「看在小可的面子，二位不要再打了，行嗎？」

黑衣女郎那冷漠的臉上，一剎那滌除殆盡，對着徐凡微笑了一笑，轉身出店而去。

這時，廳中的客人都走光了，店主也躲了起來，徐凡從懷中摸出了一塊五兩重的銀子放在櫃台上。

何雯走到徐凡跟前，柔聲道：「你到底傷着了沒有？」

徐凡笑了笑，道：「多謝姑娘當時卸去了大部份眞力，否則，可眞要受傷了。」

何雯一聽徐凡改稱她為姑娘，立時面現嬌羞，說不出話來，她臉色連變，忽然雙眉一揚，不知是生氣還是嬌情，冷然對徐凡說：「那個賤婢絕非甚麼善良之輩，小表弟，你為甚麼要護着她？」

她話音未落，那黑衣少女重又返回店中，冷冷一笑道：「我甚麼地方不善良了，讓你丫頭瞎操心！」

何雯聞言之下，突然起身亮出玉簫，面現怒容，厲聲道：「我就說你不善良，怎麼啦？不服氣？來呀！咱們再打一場。」

徐凡心中一驚，連忙勸阻道：「表姊，言重了，走，咱們回去了。」

何雯冷叱道：「回去，回哪裡去？今天我若拚不掉這賤婢，死也不回去了。」

黑衣女郎輕喝一聲，長劍疾閃而至，叱道：「今天如不殺了你這賤婢，顯不出峨嵋派的威風來。」

徐凡知道此時勸阻無效，人就閃到一邊，坐下來靜以觀戰。

這時何雯和那黑衣少女已各展絕學，拚命纏鬥，兩人的武功本就在伯仲之間，黑衣女郎的招式狠辣，何雯簫法迅速，轉眼間兩百招已過，還是分不出勝負來。

兩百招過去了，兩人忽然分開，臉上同時湧現着怕人的殺氣。

忽然，清叱聲從兩人的口中發出，何雯玉簫一揮，撥動機簧，射出了幾點銀星，黑衣少女閃避不及，肩頭上中了三枚銀針，同時，何雯的手腕上，掛着一條六七寸的小白蛇。

黑衣女郎手撫左肩，神色萎頓，斷斷續續地道：「銀綫蛇咬人必死，神仙難救。」

何雯手上纏着一條小白蛇，她是很怕的，只好大着膽子拉着小白蛇的尾巴，把它扯下來，狠狠摔在地上，蛇已死去，那被蛇咬中的手腕立時暴腫。

徐凡連忙撲上前去，抱住了何雯道：「表姊，別意氣用事，你那毒針的解藥……」

何雯喘着氣道：「在我懷中。」

徐凡伸手掏出了一隻小玉瓶，丟給了黑衣女郎，道：「我把斷魂針的解藥給你，你這蛇可有解藥？」

黑衣女郎從懷中也取出一隻小玉瓶，說道：「眞正解藥在我師父的手中，我這瓶裡只有十天，快找我師父去。」

她說完了，狼狽地走了，身影消失在夜色中。

徐凡抱起了何雯，回到了南山別業，進入密室，將她安放在床上，倒了一杯水給她喝下去。

何雯此時已是四肢癱瘓，只是心智尚且清楚，她悠悠地嘆了一口氣，無力地說道：「我的心腸不夠狠，實在應該讓她立刻斃命的。」

徐凡笑道：「夠了，我看她那傷也不輕。」

何雯眨了眨眼，輕輕地道：「徐凡，過來坐在我身邊，我怕……」

徐凡坐了過去，望着那稚氣未脫的何雯，笑道：「你怕甚麼？」

何雯悠悠地道：「我擔心你找不到解藥。」

徐凡昂然道：「如果找不到，我就把峨嵋派給毀了，放心吧！天一亮我就走……」

他話音未落，房門口又響起了谷半瓢的聲音，道：「甚麼事勾起了小徐的怒火，又要往哪裡去？」

徐凡聞聲，連忙站起來，笑道：「是老前輩呀，請房裡坐！」

跟着，就進來一陣風谷半瓢，笑道：「有你老人家插手就好了。」

谷半瓢一進房就直起了眼，直盯着何雯，笑道：「小子，可是要我給你們做月下老？那沒有關係，憑我老谷這麼大的歲數，才正是月下老的人選……」

徐凡忙道：「老前輩，她是我的小表姊，我將她托給了你，我得趕路……」

谷半瓢道：「你去哪裡？」

徐凡道：「我要去找峨嵋掌門要解藥。」

谷半瓢愕然道：「要甚麼解藥？」

徐凡就將何雯和那黑衣女郎二人纏鬥而身受蛇傷的事說了一遍。

谷半瓢走近過去，仔細地檢查了一遍傷勢，笑道：「小子，你不能去。」

徐凡道：「我能見死不救嗎？」

谷半瓢笑道：「誰死了？她是騙你去峨嵋，正好落入他們的圈套，到時候死的是你，懂嗎？」

徐凡聞言之下，猶豫地道：「我又不認識她，憑甚麼要害我？」

谷半瓢笑道：「鷹王已發下了飛鷹令，命九大門派的人合力緝你，這應該不會是假的吧？」

徐凡聞言，不禁失聲道：「我眞有那樣重要？」

谷半瓢道：「當然了，毀了他殺手十三鷹的是誰？劫走他三千六百五十

萬兩銀子的鏢物又是誰？還有，是誰闖了他那寶貝兒子？你說他最恨誰？」

徐凡神情一怔道：「殺他十三鷹及闖他兒子的事，我認帳，但劫鏢的事我可不知道呀！」

谷半瓢笑道：「是你就是你，不是你也是你，誰叫事情趕在一塊兒呢！」

徐凡嘆了一口氣，道：「讓我替人背黑鍋，眞不是個味兒。」

谷半瓢冷哼了一聲道：「胡說，你替人家背黑鍋，那麼人家冒着生命危險跟着你，那又是甚麼滋味呀？」

徐凡一聽，知道自己說錯了話，連忙深深一揖到地，賠笑道：「老前輩，我說錯話了，原諒我，你說咱們現在該怎麼辦？」

谷半瓢笑道：「這還差不多，現在，咱們先去阻止九大門派，然後再設法對鷹王谷各個擊破，先削鷹王之勢，再圖報仇。」

徐凡道：「九大門派的人都在甚麼地方，我們怎麼去阻止呢？」

「走！」谷半瓢笑道：「咱們找老要飯的去，他有主意。」

於是，徐凡就跟着谷半瓢出了密室，左轉右轉，不知道走了多遠，進入一間石室，就見老丐舒常正和花驢西門靜兩人在飲酒。

這間別業，外面是竹籬茅舍，裡面卻是依山而築，深有二十餘丈，築成多間石室。

兩人一進來，首先向舒常招呼道：「老要飯的，可有新的消息？」

舒常喝下一口酒，笑道：「當然有，九大掌門已經到了，現在住在京西大客棧，鷹王等人都住在紅廟附近的紅薇山莊。」

谷半瓢道：「你是怎麼處理的？」

舒常笑道：「我已傳令太原七義攻打紅薇山莊，至於京西客棧的事，就留給你老哥哥了。」

谷半瓢猛一擊掌，笑道：「好兄弟，調度的好，就等着看我的吧！」

紅薇山莊地處昆明湖，在江湖上頗有名聲。

原因是紅薇山莊的主人神槍無敵朱彤，名列天下四公子之一，他很年輕，頗有一種隱士的味道，江湖上的人僅只知道他一身武功不俗，一支金槍出神入化，但是到底有多高，很少有人了解。

假如說有人能夠對他完全了解，江湖上只有一個人，他就是鷹王谷的鷹王畢維揚。

現在這位年輕公子正站在院中一棵松樹下，似在等候着一個人，因爲他已接到了飛鷹令，說鷹王就要來他這裡暫住，哪有不親迎之理，也使他忙了好一陣子。

因爲這山莊乃是鷹王所建，他朱彤乃鷹王義子，當然他是非常的仔細，在巡視過下人準備的情形之後，才走到院中，吐了一口氣。

在他身邊永遠有個書童，肩上扛着他那柄用慣了的金槍，這支金槍從中間分開，變爲兩段，槍首長三尺，槍尾長三尺半，使用時可以分執，好似長短雙劍，也可以銜接起來，二截合併，就變成長有六尺五寸的長槍。

一陣風過處，頭頂上松濤起伏，朱彤髮結上那白飄帶，也隨風微微地飛揚着，他不知義父何以這時來到紅薇山莊，有甚麼大事？

就在這時，一人飛身奔近報道：「稟公子，有車直往莊中疾駛而來。」

朱彤聞報精神一振，道：「大開莊門，好好迎接。」

說話之間，轔轔車聲已清晰可聞，一輛馬車已疾馳而入，車到院中停住。

朱彤上前道：「彤兒恭迎義父大駕。」

車廂開門處，哪有鷹王的影子，卻是六名仗劍執刀，雙目精光四射的大漢。

朱彤一怔，車轅上那位車把式已大笑道：「咱們沒有鷹王，只有太原七義，奉了小主人徐凡之命，來搗鷹王谷的分支機構，弟兄們，上呀！」

話聲未落，手中長鞭揮向了朱彤，人也疾竄向上，「錚」然一聲，一柄軟刀自腰中飛出，奔向一名莊丁，慘叫一聲，那莊丁的人頭飛落地上。

其餘六人，二人出劍襲向朱彤，四人飛奔入廳，他們似早已安排好攻人不備的方式，動作迅速俐落，各有對象。

這種情形的發生，大出朱彤的意料之外，掌擊車把式，長鞭脫手之際，他身形已然暴退，正好退到了書童身邊，伸手抄過二截金槍，一分一合，已成爲一支六尺半的長槍，迎上二柄劍，力擋一槍。

在紅色纓花中，一輪槍影已經施展，瞬然之間，攻出了十五槍，逼得對方二人連退三步。

朱彤面對强敵，他雖然並不畏懼，可是後院中是慘叫連聲，緊接着，幾道火光衝天而起。

攻擊朱彤的兩人一見對方槍勢，就知不是庸手，一人大喝道：「老七，加把勁。」

朱彤一見火起，武功再好，心頭也亂，厲聲喝道：「紅薇山莊和各位無怨無仇，爲何如此陰毒？」

老五連劈七刀，大笑道：「讓你死得明白，我們和你是無怨無仇，但是，凡是鷹王谷的巢穴都要挑，這叫以牙還牙。」

朱彤一支槍接連擋住了二人二十八招的攻勢，槍法又是一變，一輪槍影如車輪急轉，槍纓幻成無數紅芒，倏吞倏吐，疾向兩人中間滾去。

這正是他獨門槍法中的精華「月魄斷魂槍」。

老五首先掛彩，老七連退六尺，這時後院又接連響起了幾聲叫聲，顯然紅薇山莊的一些莊丁護院，又有多人喪命在太原七義的劍刀下。

又有兩條人影凌空掠到，加入圍攻朱彤的戰圈。

這是一場慘烈的拚鬥，火光映着血光，也映紅了敵對雙方的眼睛。

這時在長安城東大街的西京大客棧，倒是十分的熱鬧，突然住進來不少佩刀帶劍的江湖人。

西京客棧除了前面的酒樓之外，已暫不接待旅客商人住店，後院更是防範森嚴，九大門派的掌門人分住三個跨院，此刻夜已深，俱已安寢，燈火俱滅。

一條人影像風一般飄進了西跨院，在靠左的窗櫺上輕輕敲了一下。

屋中立刻有了反應，響起了一個低沉的喝聲，道：「誰？」

窗外那人道：「請掌門人出來，有事相告。」

話聲一落，身形已然飄起，掠上了院牆，屋裡的人也不慢，窗戶微起間，一條黃影激射而出。

兩條人影一先一後，幾個縱躍，到了一處寺廟的廟台上，這裡毫無人影，四周靜寂。

這兩條人影先後停身，先前那人笑道：「清虛道長，可還認得老朽嗎？」

那後面追來的人乃是武當掌門清虛道長，他這時手持長劍，看清了對方面目，不禁失聲道：「啊！原來是谷檀越，何以引貧道出來？有甚麼事情交代？」

谷半瓢哈哈一笑，道：「老朽老矣，今日冒昧，只希望道長能聽老朽一句勸告。」

清虛道長稽首道：「貧道正洗耳恭聽。」

谷半瓢道：「武當派清譽振武林，上清宮何等逍遙自在，你實在不必趟這池渾水。」

清虛道長道：「谷大俠只是爲了告訴貧道這句話嗎？」

谷半瓢一捋長鬚，道：「不錯！」

清虛道長怫然不悅，冷然道：「畢谷主樂善好施，這次被徐凡小子已逼得走投無路，因我們同是武林一脈，九派決定主持公道，貧道豈能坐視。」

谷半瓢笑道：「老道，你可知徐凡是甚麼人嗎？」

清虛道長道：「一個無名小子，他會是甚麼人？」

谷半瓢笑道：「他乃千手準提徐宗翰後代，當年畢老鷹毒殺了徐宗翰，做人子女的可以不去報仇麼？」

清虛道長哼了一聲，道：「就算爲了徐大俠死得寃，盡可講理，何必掀起一片血腥。」

谷半瓢冷冷一笑道：「嘿嘿……畢維揚是講理的人麼？」

清虛道長不禁爲之語塞。

谷半瓢道：「聽說那徐凡已準備和對方好好的談，只要你這位掌門人勸各派同道不涉是非，鷹王谷稍收斂些，老朽保證這場殺劫可消弭於無形。」

清虛道長冷冷一笑道：「聽說施主是徐凡的幫手？」

谷半瓢道：「徐凡並無不是，徐宗翰又是昔年老友，老朽自然幫他。」

清虛道長冷然道：「施主既然能幫徐凡，貧道何嘗幫不得鷹王谷？」

谷半瓢微微一笑道：「這麼說，道長是不顧你我的交情，要和老朽比劃比劃了？」

清虛道長神色一凜，不禁爲之愕然。

因爲他和谷半瓢亦算是方外之交，太清楚他的功夫，若眞動手，毫無勝算，可是示弱的話，以一派之尊，又難以出口。

谷半瓢依然微笑道：「若是眞的比劃，老道，你何妨出劍試試，只要老朽站在此地，稍有移動，就算輸給你，老朽當即轉身就走，不再管這場是非，如何？」

清虛道長應了一聲道：「好，恕貧道無禮了！」

因爲他聽谷半瓢這麼一說，有些被激怒的感覺，他不相信憑自己一身功夫，連逼使對方移動一下脚步都不能，如何還能爲一派之長。

心念動處，長劍出鞘，一溜銀虹，倏自夜色中亮起，劍光方起，劍尖已臨半谷瓢的前胸。

就在兩人動手之際，西京客棧的後院又出現了一條人影。

人影閃到西廂門前，左右張望了一下，輕輕撬開門戶，閃了進去。

就在他閃進的刹那，屋內火光倏然亮起，一位白袍老者正盤坐在床上，目光如電，冷冷地道：「你夤夜闖入，意欲何爲？」

燈光之下，無法遁形，這人乃是鬼娃兒徐凡，見狀一怔，抱拳笑道：「原來是崑崙掌門人鍾老前輩！」

崑崙掌門鍾洪哼了一聲，道：「你認得老夫？」

徐凡笑道：「在下徐凡，豈有不識前輩之理！」

鍾洪道：「哦！你就是千手準提之後？」

徐凡道：「正是，冒犯之處，多請原諒。」

鍾洪道：「現在你可以說明來意了。」

徐凡道：「在下和鷹王畢維揚仇深似海，尚請前輩高抬貴手，勿涉是非。」

鍾洪冷冷一笑道：「就憑你小子這兩句話，老夫就袖手旁觀，嘿嘿，未免太天眞了！」

徐凡笑道：「久聞崑崙劍法馳譽武林，你我何不一賭，輸的走，贏的留，只是在下怕驚動了別人。」

鍾洪冷然道：「老夫正有此意，不必驚動別人，就在這室內，一試千手準提的劍法。」

他話音未落，人已自床上突然騰

起，伸手抽出掛在帳前的長劍，寒光一溜，劍若奔電，已刺向徐凡。

徐凡身形一閃，哪知眼前劍影倏變，一劍千峯，滿天罩下。

這正是崑崙劍法的煞着「雷行中央」。

屋內空間本小，徐凡一招禮讓頓失先機，出劍較晚，左手聚力猛揮出手，正是何異傳給他的擒龍九式。

他一掌揮出，身形連閃，手中劍連揮之下，「叮噹」一陣亂響，一口氣施出了七招，才擋住對方的攻勢。

正待反擊，屋外也響起人聲，顯然已驚動了別了。

就在這刹那間，鍾洪又攻出六劍，劍劍都是殺着，只要有一招得手，徐凡這條小命必定完之大吉，頓使徐凡本有的一絲尊敬之心完全泯滅。

他倏然間擰腰閃身，手中劍法倏變，斜斜一揮，倏收倏刺，一縷寒光倏然間已逼到鍾洪的咽喉。

這正是何一劍所創無形劍法中的精華，劍出無形，出必見血。

突然「砰」的一聲大震，屋內被人撞開了，一大羣人出現門口，正是各派的掌門人。

當他們看到徐凡手中劍抵住崑崙門人的咽喉，神色全部不禁大震。

崑崙掌門的臉色不但悲痛，更是尷尬難堪已極，當着各派掌門面前，老命竟在對方長劍威脅之下，崑崙一派的威名、尊嚴盡付東流。

徐凡亦是大吃一驚，暗叫一聲：「糟了！」

身形跟着一橫，劍勢已橫在鍾洪的脖子上，大喝道：「誰都不能進來！」

鍾洪悲聲道：「姓徐的，你還是殺了老夫吧！」

徐凡冷冷低聲道：「我不會殺你的，前輩請放心，不過請前輩記住諾言，贏的留、輸的走……」說到此處，突然轉首大喝道：「請各位前輩讓開！」

但是，擠在門口的羣豪並未移動讓開，華山派掌門人厲聲喝道：「小子，你也太放肆了，居然敢來行刺！」

徐凡道：「前輩，請你說話放明白一點，我可未存心行刺，若是暗殺，這位前輩也活不到現在。」

華山派掌門牟雲哼了一聲道：「諒你也不敢，還不束手就縛麼？」

徐凡道：「憑甚麼？」

牟雲哈哈大笑道：「你小子難道不認識這幾位掌門人，就憑老夫一柄劍，就叫你插翅難飛。」

徐凡道：「你們想打羣架？」

少林掌門了因大師宣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依貧僧與各位同道的身份，豈能一齊動手而貽笑江湖。」

徐凡聞言之下，豪氣勃發，大笑道：「有少林高僧一句話，走，到院中去，我就領教各位的武功絕學。」說着，手中長劍一收，昂首舉步而出。

* * *

徐凡昂首走出房來，羣豪紛紛讓開，來到院中，仗劍大喝道：「哪一位前輩先賜教？」

這時那崑崙掌門卻在羞愧難當之下，悄悄掠上屋脊而逝，崆峒掌門歐陽濤，銀髯無風自動，仗劍而出，沉聲道：「小子，看你狂妄自大，老夫先要教訓教訓你！」

徐凡笑道：「崆峒劍法以詭異見長，天幻劍法揚名江湖，我正要領教，不過在動手之前是否有興賭上一賭？」

歐陽濤冷冷的道：「賭甚麼……莫非要賭你的項上人頭？」

徐凡笑道：「有何不可，但若你輸，我可不敢要你的人頭……」

歐陽濤道：「那麼你要甚麼？」

徐凡道：「是想請你跟崑崙大師一樣，贏的留，輸的走。」

歐陽濤厲聲應了一聲道：「好！」

他「好」字方出口，夜空中劍光倏起，一溜劍虹直向徐凡刺去。

天幻劍法名不虛傳，幻起滿天劍影，分不出何者是虛，何者是實，出手就是三十六劍，眞個是千手千劍，分明要將徐凡置於死地。

徐凡目光一掃，只見左右前後，四面俱是劍影，他沒有動。

因爲劍影千條，劍只一柄，千虛一實，只是看不出那劍眞正刺向身上的部位，眼不能辨，耳卻能聽，銳風劍走何所指，才是眞正一劍的方向。

所以他屹立如老僧入定，如木石，眼看着劍光已經襲向身來，突然間，他動了。

那劍光銳風微微破空之聲，似乎正在前胸，他身形略偏，已搶入劍影之中，手中劍疾揮而出。

何一劍當年能以劍法威震武林，使得武林懾服，果然有其不同凡俗之處，徐凡這一劍，後發先至，劃過歐陽濤的前胸。

只聽歐陽濤一聲悶哼，身形暴退，羣豪注視之下，只是他長鬚盡斷，胸前衣衫破裂，已是一片鮮血。

一招之下，立分勝負，各派掌門人齊被震住。

歐陽濤厲笑一聲道：「好高明的劍法，老夫認輸了，改日再領教！」

說到這裡，倏地向其他掌門人抱拳道：「煩請諸兄轉告鷹王，老朽無能，無顏再留，告辭了……」

話聲方落，人已掠空而起，轉眼消失於夜空中。

徐凡仗劍目光環掃，冷然道：「還有哪位掌門人要賜招？」

少林了因大師手持禪杖，緩步出場道：「阿彌陀佛，老衲正想領教！」

徐凡躬身道：「老方丈何必淌這池渾水？」

少林了因冷聲道：「只須除去了你小子，平靜的江湖再不會有人興風作浪！」

徐凡劍勢一斂，已蓄勢待發，冷然道：「既如此，請亮招吧！」

少林了因大師手中禪杖一橫，口中又宣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

就在他佛號聲方起之際，門外突然一聲大喊道：「鷹王駕到！」

少林了因大師和其他兩位掌門聞聲轉身，只見鷹王在神鷹八刀簇擁下，走了進來。

就在這時，卻聽得四周一聲驚呼，再回頭，場中已失去了徐凡的影子，急抬頭，只見一條淡影，已消失於屋脊之外。

了因大師同着三位掌門迎接鷹王到了後院客廳之內，方一坐下，鷹王已長嘆了一口氣，道：「唉！徐凡這小子，我太輕估了他，如果早除去了他，平靜的江湖就不會有人興風作浪了！」

了因大師道：「老施主，這不可能的呀！」

鷹王冷哼了一聲道：「徐凡小子從來都不按章理出牌，有甚麼不可能的！」

了因大師道：「他方才還在這裡搗亂，怎又能找上老施主呢？」

鷹王吃驚地道：「甚麼？他又找來這裡？好可惡呀！」

了因愕然道：「他還去了甚麼地方？」

鷹王道：「黃昏時分，他挑了紅薇山莊，殺了紅薇公子朱彤，想不到他又跑來此地，此人不除，武林將無寧日。」

* * *

在南山別業中，徐凡被谷半瓢挾到此地，心中有點吃驚，也有點茫然。

他吃驚的是一陣風谷半瓢，竟有如此高的武功，使自己連掙扎的餘地都沒有。

谷半瓢放下徐凡之後，微微一笑道：「小子，你不認識我了？」

徐凡瞪眼凝視了一陣，倏然明白了，笑道：「老前輩，怎麼是你呀！」

谷半瓢搖了搖手道：「坐下，坐下，幾時學得這麼客氣了！」

徐凡道：「我這不是客氣，我是對老前輩感到驚奇……」

谷半瓢道：「你驚奇甚麼呢？」

徐凡道：「我正打算和鷹王一拚生死，你又何必阻攔呢？」

谷半飄道：「你有把握一定贏……」

徐凡吞吐地道：「沒有！」

谷半瓢道：「沒有把握的仗，爲甚麼要打？你對別人夠狠，但對鷹王恐怕搪不過三招，我可不是在嚇你……」

徐凡愕然道：「他眞有那麼厲害麼？」

谷半瓢道：「不是他厲害，而是他老謀深算，對不了解的人絕不輕易動手，而你呢？你對他又能了解多少？」

徐凡聞言，不禁爲之默然。

谷半瓢停下一陣，接着又道：「俗話說得好，虎死威不倒，何況鷹王他並沒有死，他寧可犧牲神鷹八刀，而求得對你的了解，等他完全對你了解了，也就是你失敗的日子到了。」

徐凡驚愕地道：「這麼說來，你要我作罷了不成？」

谷半瓢道：「也不能那樣說，從現在起，咱們和他玩陰的，化明爲暗，擾他個天翻地覆，等到他計寡智窮時，就是報仇的時候了。」

徐凡道：「他邀請各派掌門人助拳，爲的是甚麼？」

谷半瓢笑道：「鷹王是個心智深沉的人物，先是鏢銀被劫，一丟就是三四千萬兩白銀，接着又是殺手十三鷹的被殺，固然使他一時措手不及，吃虧在先，此時邀人助拳，故意擺出一副弱者姿態。」

徐凡道：「他這樣，豈不損他辛苦建立起來的威望？」

谷半瓢笑道：「威望固然重要，人望更是主要，要知道人性軟弱，人對弱者總是比較同情的，鷹王的心機不可謂不深，其實以他鷹王谷的實力，根本用不到請人助拳，所以我們今後對付的，並不是九大門派，而是未曾露面的那些鷹王谷中的高手。」

兩人經過了這一番談話，接着又和老乞丐舒常、花驢西門靜商量了一陣，就決定作戰步驟。

第一，命商老九盡快結束各地的買賣。

第二，他們放棄南山別業，遷到了封神台下的密室。

第三，指派人各個擊破鷹王谷的隱秘據點，先鏟除鷹王谷那些隱藏的勢力。

就當他們一行人在進入密室之際，卻發現千手準提徐宗翰的屍體不見了，但卻留下了一張字柬，寫着：「我今被人移去，請不要管我……」

老丐舒常笑道：「徐老九倒很知趣，看到我們來，他卻先讓開了，很夠意思。」

花驢西門靜插口道：「他不夠意思行嗎？碰上了我們舒老三，他能不躲開嗎？」

說笑之間，谷半瓢和徐凡也都到了，而且還帶來了酒菜，四人擺下了酒菜，又開始喝上了。

也就是大半天的工夫，四人喝得都有了幾分酒意，就見商老九慌慌張張地衝了進來，大叫道：「不得了，不得了啦！」

花驢西門靜一把抓住了他，叱道：「老九，怎麼了？」

商老九喘了一口氣，道：「完了！完了！」

舒常道：「甚麼事完了？你倒是說清楚呀！」

商老九道：「南山別業被他們給燒了，龍虎四衛也全都死了。」

經過一陣休息，商老九的情緒總算穩定了下來，道：「就在你們離開沒有多久，他們就來了，由神鷹八刀領

頭，足有一百多人闖進了南山別業，龍虎四衛各自爲戰，我猜他們抵擋不住，我才偷空跑來通知你們。」

谷半瓢道：「老九，據你估計，有多大損失？」

商老九仰頭沉思了一陣，道：「人命當然是無法估計，單是財物的損失，大約得白銀十萬兩。」

谷半瓢道：「這是鷹王反擊的開始，厲害的可能還在後邊。」

商老九道：「那我們該怎麽辦？就躲在這裡坐以待斃嗎？」

谷半瓢尋思了一下，道：「我們回去。」

商老九道：「回去，回哪裡去……」

谷半瓢道：「最理想的地方，當然是南山別業。」

商老九道：「可是南山別業已被他們燒毀了。」

谷半瓢微笑道：「就是因爲南山別業燒毀了，所以敵人才想不到，才是最安全。」

商老九道：「不過從這裡到南山別業，少說也有八十多里路，我們怎麽離開這裡？怎麽回去？這可不是容易的事呀！」

谷半瓢道：「我們只須化整爲零，今天商老九先回去準備一切，我們每天回去一人，因爲人少，目標不大，是件很容易的事。」

於是商老九來了，又走了。第二天開始，他們每天回去一個人，也就是三四天的光景，他們重又回到了南山別業。

等最後一個人到了之後，商老九就帶着衆人進了石洞，按動機鈕，一陣「軋軋」聲響過後，出現了一條甬道，衆人進了甬道，再又按動機關，封閉了甬道口。

由商老九領先，大家跟在後邊，順着甬道走去。

甬道中伸手不見五指，行約兩個時辰，終於復見天光，且感到一股濕氣湧入鼻中。

商老九一指洞外的黑夜道：「這底下是柞水溪，我們現在在離柞水溪百丈高的絕峯上。」

漸漸的，他們走出了甬道，已看見了繁星在天，靠右邊是一座石室。

商老九招待衆人進入石室，笑道：「住在這個地方，任他鷹王是鬼也找不到。」

就這樣，他們就住在這山洞中，轉眼間，就是一個多月，過着與世隔絕的生活，像谷半瓢和舒常等人，因爲年歲已大，火氣消盡，倒還沒有甚麽，獨獨苦了徐凡，雖然在洞中酒食不缺，但他總覺得這樣太窩囊了，自己並不是打不過人家，怎麽人家眞的一反擊，自己卻龜縮了起來，這要是傳揚出去，日後怎麽見人？

再說，年輕人總是好動的，何況徐凡現在十五歲，正是發育的歲月，怎能如此枯坐下去？

於是，他從洞外的崖壁上翻上了山頂，一看，見是終南三清觀的觀後，他略微掃視了幾眼，認清了住所，立即展開輕身功夫奔下山去。

山下就是子午鎭，再前面就是三曲地帶。

這子午鎭爲長安第一大鎭，客商雲集，酒樓客棧林立，賭坊、妓院充斥。

這時已是黃昏時分，也正是酒樓、賭場、妓院上座的時候。

飛鷹居是這長安最具聲名的地方，也是這子午鎭最熱鬧的地方。

一般人都稱這裡爲三絕別居，賭、女人、酒爲這裡的三絕。

說到賭，這裡賭得很大，每天輸贏都在十萬兩銀子以上。

酒，乃天下佳釀，揚名中原的汾酒。

女人當然是最漂亮的，不過這裡的老闆娘，卻不怎麽漂亮，但是人人都稱她黑牡丹。

黑牡丹貌僅中姿，年在三十歲左右，可是乍看上去，也不過二十。

黑牡丹雖然貌僅中姿，但卻生有騷骨，這十多年來不知被她迷倒了多少英雄好漢。

上燈時分，飛鷹居門口，車水馬龍。

飛鷹居中，燈火輝煌，耀人眼目。

醉香樓上，笙歌正酣，美女穿梭如流星。

賭命廳中，賭興正濃，他們眞的在賭命。

此刻大廳桌上的賭注越來越兇，桌上的銀票已超過了五萬兩，囂叫之聲，驚天動地。

一位少年公子走到了桌前，朝桌前一站，看了一陣，他突然伸手在桌上猛力一拍，道：「天門，五萬兩，外加……」

那推庄的是位老者，生得虬髯白髮，面目慓悍，他冷冷地望着徐凡，道：「外加甚麽……」

徐凡聞言，突然抬腿往桌上一放，笑道：「外加大腿一條。」

那老者見狀一楞，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竟然來了一個「拚命賭」。

不過「拚命賭」有個規矩，那就是賭大腿賠大腿，照吃照賠，否則就照所下賭注十倍賠出。

那推庄的老者也是個老江湖了，見狀冷冷一笑道：「好！賭大腿賠大腿，照吃照賠！」

「好！」徐凡喝了一聲采，道：「就請洗牌。」

緊接着那慓悍老者已將牌洗好，把條子開出，抖手擲出了骰子。

「咕嚕嚕」骰子滾動，滾出七個點，七個門，其他兩門的牌用不着看了。

庄家看了牌，「啪」一聲，亮在桌

上，叫道：「牛三，拿斧頭來。」

原來他那副牌竟是一對「大天」，他這牌僅小於「皇帝」。

那慓悍老者一副得意洋洋的樣子，認定對方是輸定了，狂笑了一聲道：「小伙子，準備吧！我這把斧頭可是利得很呀！」

牛三掄起了斧頭，慢慢地走過去。

徐凡笑嘻嘻地道：「別忙，我還沒有看牌呢！」

那慓悍老者道：「那就快亮牌吧！」

「啪」地一聲，翻牌兩瞪眼，九點，不過這個九點不同其他九點，它是一張「二四」，配了另一張「丁三」，這正是皇上。

那慓悍老者一看對方的牌，楞了，頭上冒出了冷汗。

徐凡冷冷一笑道：「這算是誰輸誰贏？」

慓悍的老者道：「當然是我贏你輸。」

徐凡笑道：「我九點你四點，憑甚麽……」

老者道：「我是一對大天，怎麽輸你九點？」

徐凡道：「老小子，你想嚇我！皇上還有配對的？那樣一來，豈不是天下大亂，我贏了，賠吧！」

拚命賭，下注大腿賠大腿，下注腦袋賠腦袋，要不就得十倍賠錢，這是一種江湖豪氣，以往都是他治人家，現在輪到自己身上了，他又怎能不楞？

牛三掄着斧頭走到徐凡面前，喝道：「小子，漢子氣一點，我這斧頭快得很，一下就完……」

話音未完，陡覺手腕一緊，利斧已換了手。

跟着徐凡踏步轉身，抓住了那老者，喝道：「怎麽賠？」

「這個……這個……」他話音未落，徐凡已抓住了他的一條腿，利斧猛的下砍，那老者一聲慘叫：「啊……」

經此一來，賭命廳中的賭客已是一轟而散，卻進來了一位黑衣婦人——黑牡丹。

她一進入賭命廳，掃視了那已昏死地上，失去一條腿的慓悍老者一眼，冷笑道：「是誰殺死了他？」

徐凡笑道：「他並沒有死，只是輸掉了一條大腿。」

黑牡丹道：「我問是誰下手的？」

徐凡笑道：「我早已說過是我了，怎麽妳聾了？」

黑牡丹目光一掃，冷聲道：「你得賠他一條命！」

「哈哈……」徐凡狂笑了一聲。

黑牡丹被笑得愣了一下，道：「你笑甚麽？」

徐凡道：「妳老公又不是閻王爺，妳能拿得準嗎？」

黑牡丹怒叱一聲道：「小子，你可知道這是甚麽地方？」

徐凡道：「誰不知這裡是飛鷹居的賭命廳，我就是來賭命的，可惜……就只贏了一條腿。」

黑牡丹怒聲道：「余大奎雖然輸掉一條腿，你就得賠他一條命！」說話間，把手一揮。

從廳外立即衝進來了八名黑衣武士，分成兩個方向，同時向徐凡攻來。

徐凡哈哈一笑，道：「這就是妳們賭場的規矩，輸了打人贏了要錢，是嗎？」

八名黑衣武士八件不同兵刃，八種絕不相同的武功，緊緊圍住了徐凡。

他們這是一種陣法，是一種久經訓練而成的一種八人陣法。

這種陣法對於任何單獨一個人，就算是一等一的高手，要想抵抗八個人的聯手合擊，都是絕不容易的。

於是徐凡很快的就被這種陣法所圍，無論他怎樣的左突右衝，都無法脫離八人的攻殺。

徐凡冷笑一聲道：「你們這是甚麽陣法？威力好像還不小呢！」

黑牡丹笑道：「這是有名的八鷹圍兎陣，小子，你認命吧！」

徐凡笑道：「我看這叫小鬼造反陣。」

說笑聲中，他突然手按腰際，身形一轉，只見一道寒光乍閃間，又化作十幾道白光，分射間，分射幾人。

在寒光分射間，似乎匝地騰起一陣輕風，刹那之間，響起了一陣驚悸的慘叫，跟着就是那八名武士相繼倒地，每人的喉間都插着一柄小劍。

黑牡丹驚駭的呆立當地，就像傻了一樣，好久，好久，她方慘笑了一聲，道：「無影劍……」

她一語方了，身子朝前撲倒在地上，血從喉中冒出。

飛鷹居就在轉眼之間瓦解了，鷹王谷又失去了一處據點。

徐凡流目掃視了全廳一周，得意地走出了賭命廳，耳邊忽然響起一個聲音道：「小子，你夠狠的，明晚子時長安城外慈恩寺見，你可敢去？」

徐凡冷哼了一聲道：「有甚麽敢去不敢去的，先報個萬兒來，我看值不值得去。」

黑暗中那人道：「是你神鷹八位太爺，可敢去麽？」

徐凡道：「鷹王谷的神鷹八刀，小太爺正在找你們呢！當然會去！」

接下去沒有聲息了，徐凡走出了飛鷹居，就在鎭上找了一家客棧進入休息。

＊　＊　＊

「慈恩寺」在長安城南八里外李莊附近，乃長安第一古刹。

此地乃漢時「樂遊原」的故址。

唐朝時的太平公主曾在這裡置亭遊覽，每年的上元，長安仕女都來此

登臨玩賞。

本寺原爲隋時之無陋寺，唐高宗爲紀念其母，改名爲慈恩寺，並在寺內築大雁塔，當時聖僧玄奘正在寺內譯經。

「咚！咚！咚！」慈恩寺的和尚在做晚課了。

古剎、高僧，令人感到一片莊嚴、肅穆，除了那「卜卜」的木魚聲，「嗡嗡」的誦經聲之外，可說是萬籟俱寂。

深沉，很靜。

初更了！

和尚們都和平時一樣，晚課修畢，各自回房打座參禪入定了。

不過到了二更之後，那些和尚們的鼾聲及吐納的輕柔呼吸也都幾乎平靜了。

難道這些和尚們，他們涅槃物化、而西歸極樂了。

不是的，他們乃是被人在悄無聲息下閉了睡穴，而正在做着西天朝聖的大夢呢！

此刻在大殿的屋頂上，佇立着一個人，似在欣賞着峙立在夜中央的「大雁塔」。

這個人眞夠風雅的，大半夜跑來觀賞大雁塔，不過看塔也不能爬到屋頂上去看呀！令人驚異。

突然大殿頂上那人微微側耳，似乎聽到了甚麼。

就在這時，有八條人影魚貫飄落在寺前，排成一列，他們乃是鷹王谷的神鷹八刀。

殿脊上那人仍是那麼從容，似如未聞未見地盯住大雁塔。

奪命刀莫震已發現大殿頂上有人，究竟他是不是徐凡，在未確定之前，不便指名招呼，就朗聲吟道：「今夕何夕，如此良夜，何……」

他這麼朗聲吟誦的意思，是告訴對方我們八刀已經準時赴約來了。

可是殿脊上那人動也未動，就像個木雕石塑般，似在沉思中出神了。

幽靈刀潘洪爲人比較陰，和人談笑間，冷不防會一刀取人性命，所以被稱爲幽靈刀，因爲他的刀法陰損，而且他的性情却有些急躁，他此際好像沉不住氣了，洪聲一笑道：「好狂！好傲！姓徐的……」

殿脊上那人說話了，他朗聲道：「徐凡在此，久仰神鷹八刀的豪情，今日一見，果然不假。」

怪！他雖然回了話，却仍是背對着神鷹八刀，大有不屑一顧之狀。

潘洪見狀，更是生氣，他實在憋不住了，怒急而笑道：「小子，看你狂也狂夠了，你怎麼不敢見人？好像羞見郞面的女人……」

他語未定，徐凡已斬釘截鐵地道：「約時未到，怎麼？等着急進鬼門關呀？放心！待會兒我一定先送你上路。」

潘洪一聽人家給對上了，雙目瞪起，剛待要開口回罵過去。

奪命刀莫震以目光示意他噤口，傳聲道：「且退了！」

話聲中，他自己掉頭擰身，舉步從容先走。

神鷹八刀緩步走回二十多丈，奪命刀莫震才停步於寺前左側的一棵大樹的陰影下。

潘洪不忿之色，仍然溢於眉宇，眸子裡蘊滿了怒意。

莫震瞟了他一眼，道：「老五，你不能再失態了，我不願再多說一句，你平時的深沉到哪裡去了？」

潘洪悻然道：「這小子太可惡了，有誰敢對我們這樣？我要……」

「哼！廢話！」莫震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人家說得對，徐凡就是這樣……」

潘洪也哼了一聲，莫震接着又道：「老五，你熟讀孫子兵法，連臨陣最忌氣浮動怒也忘了麼……」

飛羽快刀賀春明插口道：「莫老大說得有理，徐凡這小子是故意如此，他是想先激怒我們，老五，咱們絕對不能上當。」

紫金刀袁風手按刀柄，雙目凝成一綫，聲如箭急地道：「他已先到，又故作姿態，恐……是另有隱情？這寺裡的和尚爲何毫無動靜？」

莫震沉着地道：「不談枝節，先靜天君，準備……以不變應萬變！」

飛羽快刀賀春明道：「我早已吩咐手下四面拉上了網，怎麼不見一點徵兆，老大，也許今夜沒有『外客』！」

莫震冷冷地道：「暴風雨前是平靜的！」說着，又揮手道：「老二、老七、老八，你們三個照我們預定步驟先分頭去巡風，我……」

幽靈刀潘洪插口道：「老大你不妨先同他交代一下……」

莫震示意勿再開口，跟着有一陣沉寂，約有頓飯之久，一聲輕叱響起。

徐凡揚聲道：「神鷹八刀聽着，我今天來鬥的就是你們八刀，你們有甚麼能耐就全使出來吧！徐某願承教益，可不準玩陰的呀！」

莫震仰頭看了一下星斗位置後，道：「正是子夜未央！」

徐凡笑道：「所以我不出聲招呼，表示我如期到達。」

莫震笑道：「徐兄信人，中規中矩。」

徐凡打斷他的話，打了個哈哈，道：「我是專誠赴約，閣下意欲如何？」

莫震道：「我兄弟想一觀徐兄絕藝。」

徐凡吟道：「險夷原不滯胸中，好比浮雲過太空，月下滔滔三萬里……」

他吟聲未畢。

莫震已沉聲接吟道：「不妨今夜比英雄！」

他在笑聲中就已跨出了七八丈的虛空，全身筆直地落在寺前石階上。

而他雙手仍是拱勢，在雙脚無聲沾地後，雙臂方才垂下。

當他雙脚方站穩的瞬間，已有三人搶先動手撲了上去。

這突襲的三人乃是幽靈刀潘洪、無情刀熊飛、紫金刀袁風。

徐凡早有準備，等對方撲到，他已搶佔先機踏前兩步，施展開擒龍九式，雙手齊發，左手抓住了熊飛的無情刀，右手抓住了袁風揮的紫金刀，陡起一收勁，跟着往外一推，兩人打了半個旋轉，掄刀的勢子不變，齊齊砍向了潘洪。

潘洪在不防之下，幾乎被卸去雙肩，連忙的縮身後退。

徐凡哈哈笑道：「怎麼着，窩裡反呀！自家人打起了自家人了！」

莫震聞言，揚手一揮，喝道：「大家一起上，一定要放倒這小子！」

吆喝聲中七刀一劍，齊擁而上，只見徐凡身形連閃，一綫白光如天際銀蛇電閃，連閃幾閃，幻光乍斂間，燦爛如火爆般，射出千百點流星焰火。

這是擒龍九式中的精華，「火樹銀花會」，「星沉碧落間」，也是何一劍壓箱底的功夫。

此時的奪命刀莫震，他雖命衆弟兄一齊進攻，顯然是一方的三軍主帥，所以沒有搶攻，但卻已感到勁飆狂捲，風力如山激蕩。

這也只是眨眼間的事，就在這剎那之間，他已經看不清他那幾位弟兄和徐凡的身形了。只能看到耀眼華光，一片迷糊影子，在眼前晃動。

他一眨也不眨地張目注視着。

猛聽徐凡一聲朗笑，道：「神鷹八刀不過如此，領教了！」

見他仍站在那石階之上，就像他根本未動的樣子，兩手空空，仍像他根本就沒有拔劍，不過他那青衫上卻現出一條條裂縫，約被劃成二十餘條的布條，隨風飄蕩。

他氣定神閒地一抱拳，笑道：「領教了……」

話聲方起，就見「噗通通」幾下響處，方才圍攻他的人，一個個跌墜落地。

七個人全是一樣的死法，咽喉上一道三寸來長的劍痕，已割斷了喉管。

再看那七個人手中雖然仍執着刀，不過刀已斷，魂也散，全都扭曲着面孔，有些死不甘心的樣兒。

莫震怒目瞪視着徐凡，狠聲道：「徐凡，你好狠呀！」

徐凡笑道：「他們以衆凌寡，你要我不還手呀！他們的死是自相殘殺，能怪得了我麼？既然莫兄不諒，在下告辭了！」

他話聲方落，身形方起之際，卻被一個陰惻惻的狠嗥鬼嘯的怪笑聲打斷，笑道：「小子，殺了人就想走呀！最低限度也得和老子交代一下吧……」

他這話聲，笑語，說多麼難聽就有多麼難聽，恍如來自十九層地獄。

聲起時，縹緲如在里許之外，話聲落處，已在百十丈外，比幽靈還快，眞正是「見鬼」了。

跟着就見兩條人影，一黑一白，頭上卻戴着三尺高的高帽子，那黑衣人瘦削如竹竿，白衣人卻矮胖如侏儒。

眨眼間，隨着那刺耳的惻惻陰笑之聲，來人已經到了二十多丈之處了。

奪命刀莫震低聲道：「徐兄，要走快走，遲了就走不成了。」

徐凡道：「你知道他們是甚麼人？」

莫震道：「他們乃漠北無常……」

話未說完，兩人已到，徐凡才看清兩人那高帽子上，黑無常寫的是「見我有喜」，白無常寫的是「見我生財」。

黑無常嘿嘿一笑道：「這些人可是你殺的？」

徐凡笑道：「不是我殺的。」

白無常笑道：「難道是他們自殺的？」

徐凡笑道：「也許是吧！」

黑無常道：「你爲甚麼不自殺……」

徐凡笑道：「花花世界滿好玩的，我憑甚麼要自殺？」

白無常道：「就憑他們的死，你也不能活！」

徐凡冷聲道：「你這是甚麼道理，他們不願意活，我可不願意死！」

黑無常冷冷一笑道：「今天你遇上了我們漠北無常，還想活麼？」

徐凡笑道：「閻王殿又不是你們家開的，那閻王又不是你爹，你怎麼可以草菅人命！」

白無常怒吼一聲道：「小子，你够狂的，白二爺就想取你之命！」

他是話出招出，左手箕張而出，扣向徐凡的左腕脈門，右手掌沿斜內猛戳徐凡右臂。

徐凡氣定神閒，等到對方招式近身，他身形一轉，左手掌用了一式「葉底偸桃」，點向對方右肘的「曲池穴」，右腕疾沉，化爲一式「白鶴亮翅」反斬白無常的左臂。

他這一招兩式，用得玄妙已極，沉穩狠準，可以說恰到好處。

白無常還眞沒有估到對方這小娃兒出招如此快速，幾乎被點中大穴，心中不禁大怒，雙掌連環劈出，勢如排山倒海一般，掌風呼呼，一連搶攻了八招。

徐凡在白無常全力搶攻之下，連連被迫後退，等白無常八招攻過之後，他方始緩過一口氣來，輕笑一聲道：「原來你白無常是個急性鬼，怎麼這麼沒有修養，一上來就是拚命的樣子，如果眞拚掉了老命，那該怪誰？」

話聲中，立時拳脚齊施，全力搶攻，使得白無常那八招急攻佔不到絲

毫便宜。

白無常力戰之下，心中暗自吃驚，他看不出這麼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娃兒還眞有幾下子，哪裡還敢大意，雙掌展開和徐凡打得難解難分。

黑無常在一旁靜心觀戰，眼看兩人已對拆了五六十招，仍未分出勝負，任他白無常的功力深厚，出手穩實，奈何徐凡勝在輕靈巧快，招式新奇，使得白無常討不到半點好處。

一時之間，拳風拳影，激起沙飛塵揚。白無常一面打，一面暗想，憑自己在鷹王谷中身份不低，身爲十大護法之一，領袖漠北水陸羣雄，今天如敗在一個小娃兒手中，數十年出生入死，在江湖上掙下來的這點名兒，也就一切付諸清風了。

他忖念之間，惡念立動，借着身形轉動之間，奪命索「嗆郎郎」出手，掄舞起來，散出漫天銀光寒影，直如冰雹下降一般。

白無常在這一對追魂索上下了有數十年的苦功，確有其獨到的造詣。

徐凡見對方亮出了追魂索，心中暗自冷笑道：「好你個該死的白無常，你如不亮出兵刃，小爺可能會饒你一命，現在你亮出兵刃來，可能是活得膩了！」

黑無常見狀，心中也大爲驚異，他卻認爲白無常如此的出手，大爲不智，對付一個小娃兒竟然逼得亮出了傢伙，這要是傳到江湖上去，他這塊牌匾就算是砸了一半。

不過他也感到駭然，想不到徐凡這麼年輕，武功竟會有這麼高的造詣。

就在他思忖之際，剎那間驚駭得瞪大了眼睛。

原來徐凡在白無常的追魂索罩襲之下，不知用的是甚麼身法，竟然脫出那追魂索網之外，而且空着兩手徑自去奪追魂索。

這一來，使得拚戰中的白無常和觀戰的黑無常，不禁大爲驚駭，不知道這年輕人手上有甚麼功夫，居然不畏索上的鈎刺。

黑無常在驚駭之間，腦際靈光一閃，倉皇地驚叫一聲道：「啊！擒龍十三式，何一劍獨門不傳之秘，那就越發不能放過他了！」

心念動處，翻手亮出了奪命索掄舞起來，奔向徐凡，一聲嘶裂空氣的怒叱：「殺……」

怒叱聲中，身形猝閃，一下子如幽靈幻影凌空縱起三丈多高，雙索緊合，倏地頭下脚上，星瀉而下。

這是黑無常名震江湖的「五雷閃」，身如閃電，勢越奔雷，全身力道聚注在緊合的雙索上。

就在這眨眼之間，白無常也將功力提到了十二成，身形如緊扣的怒弦，剎那之間，疾射而起。

徐凡的身形沒有動一下，嘴裡卻冷聲如箭，道：「可惜你們多年的苦練，自找短命……」

他「命」字還在舌尖上跳動，驀然的，他如被蛇噬了一口似的，只見他左掌剛用了一招「托樑換柱」式，閃電似的向天空一翻，左手中指戟立，毒蛇吐信般沿着右臂下，對空直刺。

此際正是黑無常的奪命索向他的頭頂下，雙掌猛抖的剎那。

嗆郎郎，轟！

徐凡近身立足之處，沙石驚飛，狂風呼嘯。

那正是黑無常雙索一擊之威。

是打空了，黑無常凌空下擊之雙索擊空，地面上一片迷濛，赫然出現半尺多深，七八尺寬闊的坑洞。

尺許大的黑影隨風下飄，那是黑無常的半截斷袖。

半空中一聲「嘎」，黑無常暴沉而下的身形，宛如風吹紙鳶，又飄起丈餘左右。

剎那之間，黑無常緊合的雙索又再次向下猛抖。

徐凡狂笑一聲，身形好像一縷輕煙，欣然暴起，竟然迎着黑無常再次下擊的雙索碰去。

在這時白無常人方落地又起，四條鋼索破空如箭，纏向對空衝刺的徐凡。

一道白光乍現徐凡腰際，橫截四索，黑、白二無常人現空中，軟兵刃旋即在空中出招，一氣呵成。

徐凡朗笑穿雲，如金石交振，他隨着笑聲直上空際。

笑聲仍在空際裊裊，衣袂破風作嘯，他竟在黑無常凌空掃擊之下，身形筆直昇空，在疾昇丈許左右時，雙臂一曲，雙脚一蹬，凌空又暴起三丈多高，反而形成後來居上之勢，銀虹暴展，還敬了黑無常兩招七劍。

同時他左手五指曲起猛彈，「嘶嘶嘶」，如意琵琶手彈出，數點罡力直取黑無常「腰俞」、「尾閭」等穴。

怒嘿！悶哼！長嘯！幾乎同時發出。

轟！轟！持續入耳！

空際如閃電夭矯，人影翻滾，垂直、飄落，由半空疾墜。

第一個落地的是黑無常，他一落地，卻是跌墜下來，摔得他慘哼一聲，躺在那裡動也不動了。

第二個落下來的是白無常，他和斷了綫的風箏般翻滾墜地，連掙幾掙，還是沒能起立。

徐凡仍在半空，只見他雙臂平展如飛鳥之翼，雙脚不住屈伸，人橫半空如一字。

就這樣，他半空飛旋，在空中劃了一個四五丈的弧形，方才緩緩的落地，拱手道：「不打了吧？我可要走了！」

話落，人已轉身進入寺中。

這時，白無常受傷，黑無常歸西，神鷹八刀就只剩下了奪命刀莫震，輸得不能算不慘，再打下去應難討得

好處，只有眼睜睜看着徐凡離去。

三女出遊　大鬧咸陽

慈恩寺中八刀慘敗，大雁塔下無常折翼。

寺院中又響起鐘聲，是和尚們作早課的時候了，爲了避免驚世駭俗，他們也只好撤走了。

等到鷹王谷的人全都撤走之後，徐凡離開了慈恩寺，經北曲、子午鎭回轉幽谷山洞。

過午時分，當他經過杜曲走在子午鎭的中途，經過一片樹林時，忽見有四名蒙面的黑衣大漢，架持着一名妙齡女子，那女子看上去雖很年輕，但卻十分成熟豐滿，她在那四名大漢挾持下，眼中含着淚水，拚命的扭着身子。

此時，忽有一名漢子躍落地上，大叫道：「你們……這是幹甚麼？快放了我妹子！」

最右面也是個身材最高的黑衣人，冷冷一笑道：「高行，你敢向前一步，你妹子的肋骨最少要折兩根，你信不信？」

那叫高行的人急忙退後兩步，眼中也湧出淚來，道：「求你們放了我妹子，你們要怎麼樣我都聽你們的！」

最高那黑衣人冷酷地道：「好，咱們一句話，我們放她回家，但你得跟我們走！」

高行尋思了一下，暗中一咬牙，堅定地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那黑衣人冷聲道：「快馬一鞭！」

就在這時，徐凡走進了樹林，懶散的走了過來，走到高行面前，道：「他們要幹甚麼？」

高行氣憤地道：「他們要我去救一個人，我不肯，他們就劫持了我妹子！」

徐凡道：「那你的武功一定不錯了？」

高行笑道：「沒有甚麼，幾式莊稼把式，只是較一般人快些而已。」

徐凡笑道：「哦！那他們一定贏得你了？」

高行用奇異、難以解釋的眼光瞧着徐凡，道：「他們如能贏得了我，就不必劫持我妹子了。」

徐凡道：「好！你妹子包在我身上，但你自己的事情自己料理好了。」

話聲一落，他的身形已經像燕子般急速轉彎繞過了高行，又像電光打閃般站在那羣黑衣人中間。

抓住少女頭髮的那名黑衣人，突見徐凡指尖如劍般，對準他肋下要害，他甚至想像到指尖刺戳入肉，那種骨裂血濺可怕的劇痛感覺。

這個黑衣人平時絕對不是想像力特別豐富的人，如果有時間給他思索，他一定覺得詫異萬分，不知爲了甚麼，他不但能夠極清楚看見徐凡像劍一樣的手指，而且同時泛起那麼鮮明被「刺中」的可怕景象感覺。

他在情急之下，一個筋頭翻了出去，當然已鬆開了那少女的頭髮，駭得他出了一身大汗，目光一轉之下，不覺人又傻了。

因爲他發現徐凡仍站在原處，全身的姿勢和手指，一望而知未曾移動過一寸半分。

最高那黑衣人見狀，怒聲道：「老吳，你這是幹甚麼？」

老吳挨駡是確實的應該，徐凡當時只不過那樣子一站，相距尚有尺餘，亦沒有動手，而老吳卻像見到鬼一樣翻筋頭逃開，連用兩條腿跑開也都來不及的樣子，怎麼不該駡？

再看那徐凡神色冷漠得讓人一望而知他連嘴巴也懶得動，伸手拉着那少女走開一邊，一切動作，包括脚未邁動時，都顯得有一股懶散的味道。

那少女頭髮蓬鬆，衣服既皺又亂，看得出穿着之時不是太過匆忙，就是不會穿，否則，必定是別人替她穿的。

她眼眶中猶有淚水，閃出晶瑩的光芒，瓜子型的臉龐，輪廓極爲鮮明，而泛出逼人的魅力。

徐凡從這張臉龐彷佛看見另一張臉龐，那是在杜曲店中玩蛇的那位姑娘，心中嘆了一口氣，想道：「我是不是因此才出了手呢？」

這時的高行一見小妹被救，提刀迫近四名黑衣大漢，手和步伐都極有力，那小伙子心中已沒有了牽纏，一刀在手，馬上就完全變了另一個人似的。

不過那四名黑衣人也顯出是個硬手，並且長於聯手羣攻。

徐凡牽着少女走開，她脚步有些蹣跚，似乎不能跨開大步走路。

他帶她走入林中一棵大樹後，離開戰場不過只有兩三丈，卻幽靜得彷佛遠離塵俗人世，徐凡用他自己都覺得刺耳的聲音問道：「妳脚上起了泡，很痛……可對？」

那少女搖了搖頭，幾點晶瑩的淚珠滴落在徐凡的手背上，哀哀地道：「還不都是那幾個人……」她說不下去了。

在這方面，徐凡確實不夠懂得，他還以爲是那幾個漢子扭傷了姑娘的腿呢！

突然間，幾聲兇悍的叱喝聲傳來，那女子身子一震，忙道：「哎呀！天哪！我哥哥一個人，他們卻有四個。」

徐凡淡然道：「希望你哥哥能贏得他們。」

少女滿面哀求的神色，道：「恩公，你……幫幫他的忙好不好？」

但是，他默然、冷淡地瞧着她，搖了搖頭，道：「我跟你哥哥講好的，我管你的安全，他管那些人！」

少女吃驚地道：「如果他管不了怎麼辦？你既然是他的朋友，求你就幫幫他吧！」

徐凡道：「你哥哥不是我的朋友。」

少女道：「但你們相識，你又救了我，而你們又怎麼不是朋友呢？」

徐凡冷冷地道：「不是，我沒有朋友，也不要有……」

那少女聞言之下，連忙跪了下去，就像一般女人抱住男人的大腿哀求，但是她沒有抱到徐凡的腿。

因爲徐凡已去了那戰地的所在，就見高行肩、腿都有傷痕，血跡斑斑。

又見那黑衣人躍出戰圈，企圖逃走，因爲他是唯一活着的人。

他的動作很快，尤其是捨棄兵刃以求一綫機會時，果敢的抉擇和迅速的動作一樣重要，他把長劍當做暗器脫手，逕射高行，他自己就趁着這一絲空隙，一掠兩丈多遠。

哪知高行刀光展佈得更快，刀圈仍然圍困住黑衣人，第一刀攻去，被黑衣人閃開，黑衣人口中發出怒吼，大概要罵甚麼話，但第二刀使他的話聲變成了怒吼，而第三刀已使他根本發不出聲音了，因爲這一刀已砍斷了他的喉管。

四個黑衣人全部就殲，高行自己也跌坐在地上連連喘氣，剛才那慓悍兇厲的刀法，跟他現在的樣子完全不像。

他左臂上兀自有一把長劍透穿臂肉，搖搖欲墜，此劍乃是最後那黑衣人擲出，想擋他一劍，高行居然硬挨一記，所以刀勢速度不曾受阻遲滯，終於殺死了敵人。

他用力過多，流血也過多，全身虛脫，頭暈眼花。

徐凡就轉過身去找來那四個黑衣人所乘之馬，扶着高行上了馬，又交給那少女一匹，自己乘坐一匹，於是三匹馬向前行去。

就在杜曲鎭外，一家小客棧裡，他們落了店。黑夜中，秋意更濃更冷，房間內雖然黑暗，卻很溫暖。

房中說話的聲音，細得幾乎像蚊子，不過還算清晰。

他們是甚麼人？何以夜半尚喁喁細語，他們說些甚麼？

就聽男子的聲音，「唉」了一聲，道：「你碰到我的傷口了，哎喲！好疼！」

一個女子的聲音，笑道：「你有幾條命，死不了的！」

男子道：「你怎麼啦？你向來對我很好很溫柔的嘛！」

女子道：「那是因爲你的武功很好，好得能夠在三十招之內，可以把我剁成三截，我不想被剁成三截，你呢？」

男子嘆了一氣道：「我當然也不想。」

女子道：「我看你的傷勢並不算重，但不知現在我三十招之內，是否可以把你剁成三截，你相信嗎？」

男子又嘆了一口氣，道：「我相信。」

女子道：「你現在還可以一掌重傷我，但你最好記住！第一，此地本來不是客棧，而是我在兩天前預先租下而佈置的密室，你永遠猜不出我已安排了甚麼樣的埋伏。第二，有一把小小的毒劍正貼近你的脖子，你若是不小心被割破一點油皮，就不必等我把你剁成三截了。」

男子苦笑道：「我一定很小心。」

第二天他們起來的很晚，都快中午了，方才起床，起床之後，已是吃午飯的時間了。

高行面色顯得有些蒼白，一隻手包紮着吊在胸前。

桌上的菜饌不少，而且香氣四溢，但他似乎沒有胃口。

坐在對面他那妹子，據高行說是他妹子，名叫高媚兒，亦是愁眉不展，不大吃東西。

徐凡走了進來，還是那股懶散的樣子，但當他那目光落在高媚兒的臉上時，看她那股愁憂神態，不覺一楞，輪廓五官像極了那位姑娘，神情更像，縱然明知如夢如幻，虛假不實，誰能不爲之心跳？誰能不愴然神傷？

他終於移動腳步，走到高行兄妹桌子邊。

他們見到他時，都很熱情，於是徐凡坐了下來，喝酒，一壺喝完又一壺。

「醒醉已非今世事，悲歡不似舊時狂！」

若問徐凡喝醉了沒有……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當高媚兒扶他回房時問他，他也回答不出。

轉眼就到了房間，而徐凡眼睛一閉，和衣倒在床上，很快就發出了鼾聲。

高媚兒沉默地望着他，良久良久，然後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裊裊走出房間。

又是黑夜來臨了，從高行的房中傳出來女人擾人的「咿咿唔唔」呻吟喘氣，最後又是幾聲尖叫，聲音雖然仍是很小，但在靜夜之中，仍足擾人清夢。

男子道：「咱們談談正經事吧！第一，我找機會刺殺他的機會不大，一擊失敗就會永無機會。第二，用迷藥也十分困難，你看見沒有，他雖然醉醺的樣子，但是同一壺酒，你我不喝他也絕對不喝。第三，他對妳是很有意思，他的眼睛已經告訴了別人，但也仍然不碰妳一下。」

女子道：「這種人誰能暗算他？唉……」

男子道：「只要他肯喝酒，妳取他性命，易如反掌。」

女子道：「如果酒中用藥，你我豈不是都和他一樣，有何機會？」

男子發出一陣奇怪的笑聲，沒有回答。

第二天，他們眞的找徐凡飲酒，在飲酒中間，高行談到他的身世，以及進入江湖的往事，不禁淚湧於睫。

當然，他那假妹子高媚兒更是宛如梨花一枝春帶雨了。

徐凡聞言之下，竟也不禁頻頻長嘆。

盧州大麯，烈得如刀割喉，但也香得連鼻子也歪掉。

高媚兒其實應該叫朱媚兒，雖然是個女孩子，卻很能喝，二斤大麯非同小可，卻都倒入他們的肚子裡。

朱媚兒粉臉上加了層嫣紅，眼睛變得水汪汪的，櫻唇又紅又軟，僅僅看她的面孔已令人醉了，若是看她的身體，那高高挺起的雙峯，柔軟靈活的腰肢，和那修長的大腿，任何男人都不會不醉的。

徐凡乃是正在發育的男子漢，而朱媚兒就坐在他身邊，不但可以看見她整個身材，同時膝腿相接又暖熱又軟滑。

他顯然很費力地控制住自己，使自己不致失態。

但是朱媚兒的手忽然搭在他的腿上，捏了捏他道：「小弟，你究竟姓甚麼？叫甚麼名字？」

徐凡忍不住捏住了那軟綿綿的玉手，道：「我叫徐凡，有一段時間人家都稱我是鬼娃兒。」

「啊！」兩人都驚訝了一聲，高行訝然道：「甚麼？你是鬼娃兒徐凡？聽說你得罪了鷹王！」

朱媚兒道：「我倒聽說你殺了殺手十三鷹，我看你一點不像！」

徐凡笑道：「凡是鷹王谷的嘍羅，我是定殺不饒。」

高、朱二人聞言，不覺面面相覷，默然不語。

徐凡嘆了一口氣，道：「像你們出身豪門，雖然練成了一身功夫，也知道江湖上不少事，但終缺乏經驗，我的事說了你們也不會懂。」

但從他這幾句話聽來，他似乎已醉了，仍由朱媚兒扶他回房，他仍是倒下便睡，很快地鼾聲大作，她只好又走了。

高行的房中，門窗全都緊閉着，但屋中銀燈未熄。

朱媚兒道：「可惜他不上當，否則現在很可能已變成死屍了。」

高行輕輕地道：「你眞下得了手？」

朱媚兒道：「爲甚麼不？」

高行道：「你心腸眞的這麼硬？」

朱媚兒道：「因爲我們是奉命殺他的呀！如果不能完成的話……」

高行道：「那我們就完了！」

朱媚兒道：「如果我們任務失敗，鷹王眞會對我們下手？」

高行道：「一定會，任何人都不能例外，雖然我們立功屢屢，恐怕也不能例外。」

朱媚兒道：「我本來已有點興頭，現在好像忽然掉在冰窖裡了……」

高行道：「你放心吧！咱們永遠不許失敗，明天一定要他死，我擔保。」

朱媚兒道：「眞的？」

高行道：「我幾時騙過妳，現在妳覺得怎麼樣了？」

朱媚兒道：「好像從冰窖裡重又跳到了火焰山。」

第二天徐凡一早起來，準備離此而去，方出房門，忽見高行兄妹在涼亭中喝茶。

朱媚兒那瓜子臉上散溢出青春的嬌艷，宛如雨露充足的初夏芙蓉，既美麗又充滿誘惑的魅力。

徐凡掃了他們一眼，轉身欲走。

高行奔了過來，攔住了他，道：「老弟，就這樣的走了麼？」

徐凡道：「不走幹甚麼？各人有各人的事，是走的時候了。」

高行笑道：「老弟，喝杯茶再走，反正路很長，遲一點早一點都沒有分別。」

徐凡笑道：「是麼？你確實知道前面的路很長？但我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人生之路，任何人遲早都會走完的。」

高行道：「正因如此，有些忘不了丟不下的會面不可錯過。」

徐凡想了想，臉上慢露出淡淡的笑容，但眼睛卻顯得更加冷酷明亮，點頭道：「好吧！喝杯茶聊一聊也好。」

茶亭內只有一對可憐兮兮的賣茶老夫婦，此外就只有朱媚兒，用春花般的嬌靨迎接徐凡，她親手倒了一碗茶遞給了他，道：「這茶是我們自己的，最好的碧羅春，你嚐嚐看！」

徐凡接過茶碗往嘴邊送，但動作很慢，好像怕碗內滾茶燙着，笑道：「這碗也洗得很乾淨，謝謝啦！」

就在這時，忽聽一聲馬嘶，徐凡把快沾到唇邊的茶碗移開，訝然道：「那是誰的馬，奇怪……」

高行、朱媚兒一齊轉眼望去，徐凡手中茶碗穩穩地飛出亭外，轉眼間茶碗又飛了回來，又穩穩地落在他手中。

高、朱二人只不過望了那麼一眼，就又回頭瞧着他道：「馬叫是很平常的事，老弟何以認爲奇怪？」

徐凡道：「馬叫是沒有甚麼奇怪，但我卻有種奇怪的感覺。」

朱媚兒搖頭道：「沒有呀！甚麼奇怪的感覺？」

徐凡道：「那就是這茶有問題，我喝了之後，怎麼老想殺人……」

高行笑道：「你想殺誰？不！小子，你錯了，是有人想殺你，絕對不是你殺人！」

說話間，朱媚兒起身退後四五步，面色十分沉重，看起來像一塊木頭，而不再是一朵花了。

徐凡冷然道：「難道是你想殺我？別忘記，我幫過你的忙，救了你的妹

子！」

高行右手已按住刀柄，冷冷地道：「我不會忘記，因爲她根本不是我的妹子，她是名震江湖的殺人蜂朱媚兒，在前面樹林，只是給你機會救她而已。」

徐凡笑道：「原來那四個蒙面人是你們一伙的，你爲了引我入圈套，不惜身受劍傷，亦不惜犧牲四名好手的性命，但我卻不明白，你爲何這樣做？」

高行道：「這些都是鷹王之命，有你存在一天，使他寢食難安，不論有多少大犧牲都得殺掉你，而且懸賞十萬兩黃金。」

徐凡笑道：「原來你想發財，十萬兩黃金可不少啊！不過有兩件事我想不通……」

高行道：「哪兩件事？」

徐凡道：「你殺死那四個蒙面人之後，雖是傷得很重也很累，但何以毫不查看他們的眞面目，亦不追查他們的身份，難道你早已知道他們的身份？當然這問題現在不必問了，對麼？」

高行道：「對了，我早已知道他們是鷹王谷七十二衛中的四人，該明白了吧？」

徐凡道：「第二，如果你不用手臂硬挨那一劍，顯然仍能取勝，只不過時間長久一些而已，但你卻不惜負傷流血，是眞正的流血，不是開始時的假傷，同時，我也看出最後那黑衣人想說話，或者想怒駡。請問在生死一發之際，誰還要說話，而他有甚麼資格發怒？」

高行聞言之下，忽然明白了一些事，本來充滿自信的臉上，開始泛出不安的神色，額頭上似乎有汗珠沁出。

徐凡笑道：「幸而我還不算太笨，雖然要費力的想，卻也很快地想出道理，其實道理很簡單，知道你絕對不容許那黑衣人講任何一句話，所以你寧可拿胳膊擋他的劍，你非得立刻殺死他不可。」

高行的聲音有點嘶啞，道：「你從那時已起了疑心麼？」

徐凡笑道：「既然你問起，我不妨從實答覆，其實鷹王謀我之心我早已知道，而且還召集了九大門派、神鷹八刀，可是我不能躲起來，尤其我在慈恩寺惡戰之後，正是下手的好機會。」

高行道：「我們的鷹老大爲甚麼要全力除去你？」

徐凡道：「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朱媚兒驚懼發自內心，顫聲道：「徐凡，我們除了一拚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路可走？」

徐凡搖頭道：「沒有了，因爲你們殺不了我，鷹王可會殺了你們，而且你也不能在三十招之內把他剁成三截了。」

朱媚兒一聽，不禁失色，大爲震驚，因爲這些話原本是半夜無人私語時所說的，徐凡怎麼會知道，既然他知道第一晚上的話，那第二、第三晚當然不能例外，而且除對話之外其他的事還會不知道嗎？

朱媚兒突然尖叫一聲，道：「你偷看偷聽我們，你不是人……」

高行已恢復了冷靜，沉聲道：「媚兒，現在是生死存亡關頭，還說那些幹甚麼？」

朱媚兒情急地道：「我知道，可是……可是……」下面的話，她不知說甚麼才好，氣得走向一邊。

徐凡瞧也不瞧她一眼，道：「高行，你敢保證今天一定能取我性命？」

高行道：「你喝了這些酒，因此你現在只剩下六七成功力，你信不信？」

徐凡冷冷地道：「六七成功力已經夠了，我反問一句，你信不信？」

高行道：「很可能，因爲迄今爲止，當世尚無人知道你的劍術好到何等程度，功力深厚到甚麼階段，但如果我有强力後援，你那六七成功力就不足對付我和媚兒兩人了，你說是麼？」

徐凡道：「你那强力後援是甚麼樣的人，告訴我行嗎？」

高行笑道：「告訴你也無妨，一個是四川唐家的人唐天翔，毒藥、暗器手法天下第一，還有一位卻是蒙古近身肉搏的專家卡洛，想來你已經聽過他們的名字了。」

徐凡道：「原來是他們兩個，可是很不幸，他們兩人方才在馬匹驚叫之時已中劍不起了，不信可去看看。」

高行聞言之下，幾乎要昏倒，自己爲何如此的不幸，竟然碰上這樣的對手，現在何須去看，那兩人扮作賣茶的老翁、老嫗，扮相百分之百地肯定無懈可擊，但是卻被徐凡悉破而送命，他用呻吟的聲音道：「徐凡，你爲何不出手？爲何要說這麼多話？」

徐凡道：「因爲我要你明白，我徐凡雖然不算聰明，但你高行還沒有騙得過我的本事。」

高行道：「就算騙不到你，那又如何？」

徐凡道：「現在你立刻作一個決定，跟我決一死戰？抑或是選擇另外一條路？」

高行訝然道：「我還有別的路走麼？」

徐凡道：「有，你幫我作一件事，這件事當然很棘手，我們可能都活不了，我付你黃金一萬兩。」

高行連想也沒有想，斷然道：「好，我選這條路。」

徐凡的聲音冷如冰雪，道：「你若不後悔，首先立刻殺死朱媚兒，因爲我平生不殺女人。」

接下去，兩個人坐了下來，低聲地議論着。

＊　＊　＊

兩輛馬車急奔，途中不停地換馬。

四周八名黑衣人，一個個眼神精光四射的高手騎馬隨行，防範得風雨不透。

黃泥道路筆直，遠處可見茶簾迎風，路邊竟是一座用竹子搭成的茶肆。

茶肆兩旁停着有十幾輛鷄公車，每輛車上都堆着三四個痲袋。

車旁的黑衣人高聲招呼道：「老大，前面茶肆是否可以休息片刻？」

爲首前導的黑衣人，目光遙望了一下，道：「也好。」

駕車的黑衣人立刻道：「不行。」

車旁的黑衣漢子哼了一聲，道：「怎麼不行？」

駕車的青衣漢子道：「再趕一程就到平涼了，到時我們回覆上命，何必多事耽擱，出了事故誰擔當得起？」

前行的黑衣人一舉手，減慢了車行速度，回首冷冷地道：「三日三夜的奔波，就因快到地點才要休息一下，人不累，馬也要休息。」

駕車的青衣漢子道：「可是關係太大，萬一出了錯……」

黑衣人道：「此行本是咱們老大權領一切，所以你最好閉上嘴，有事咱們飛鷹七十二衛負責。」

幾句話之間，一行人已來到茶肆門口，只見雞公車旁坐着三四個布衣短裝的漢子在休息。

第一騎上黑衣人揮手勒住馬繮，後面的車馬自然停下，只見他在馬上向鷄公車旁的漢子一拱手道：「請問哥兒們，車上裝的是甚麼？」

那布衣漢子眼皮一翻，不屑地道：「你是甚麼？是官差？」

那黑衣人道：「在下乃是鷹王谷飛鷹七十二衛的首衛袞無忌，只是探探道兒，並非盤查，請勿誤會。」

那布衣漢子神色變得恭敬起來，站起來抱拳道：「原來是響噹噹的飛鷹神衛的老大，失敬，失敬。咱們是私鹽幫的小販，井水不犯河水，老大儘管放心！」

「打擾了！」袞無忌抱了抱拳，翻身下馬道：「弟兄們，就在馬前歇歇脚，喝碗酒再上路，店家。」

茶肆中奔出來一個五旬老漢，哈着腰，應聲道：「來啦，來啦！」

袞無忌道：「把好酒拿來，能塡上肚子的東西送些出來，咱們歇歇脚便要趕路了。」說着，摸出一錠銀子隨手拋了過去。

店家伸手接住，諾諾連聲地道：「好，好！」往店中跑去。

過沒片刻，已抱出一大罎酒出來，回去又捧出十幾個碗來。

袞老大非常的仔細，先吩咐拿碗的人查看有沒有毛病，再敲開罎口泥封，用銀針試過有沒有毒，然後命衆人倒酒。

一罎酒喝完，飛鷹神衛們拍了拍手準備上路，突地響起一聲：「嗚哇！嗚哇……」

遠處奔來一隻小花驢，驢上跨着一個小老頭，他快速趕了過來，道：「袞老大，請慢走！」

袞無忌一怔，見是花驢西門靜，忙道：「西門前輩，有甚麼事？」

西門靜道：「你們那馬車中，裝的是甚麼東西？」

袞無忌臉色的變，道：「前輩問這些幹甚麼？」

西門靜笑道：「不瞞你老袞，咱們弟兄等的就是你們，打開天窗說亮話，請你放心。」

袞無忌知道有變，手握刀柄，已把腰刀拔出。

假瞎子毫不在意，又道：「最好別動手，只怕一動眞氣，飛鷹神衛恐怕要變成七十二死鷹了。」

他這一說，護車的那些飛鷹神衛臉色齊變，那些私鹽幫衆齊都得意的大笑。

西門靜又道：「你們現在不妨試試舌頭，有沒有發痲，若有，就表示毒性在慢慢發作。」

飛鷹神衛聞言一舔舌頭，果然覺得微微發痲，不禁個個吃驚，雖然持刀在手，卻不敢動。

西門靜笑道：「咱們無怨無仇，只要各位讓一讓，把徐公子請出來，就各走各的，走前我會留下解藥。」

飛鷹神衛又氣又急又無奈，袞無忌道：「想不到在這裡碰上高手，飛鷹神衛認栽了。不過我有一點不明白，這酒我們試過，分明無毒，你們又是怎麼下毒的？」

西門靜笑道：「告訴你也無妨，酒中的確無毒，還是上好的汾酒，碗中也無毒，但毒是抹在碗口邊沿，碰上嘴唇必定中毒，我老人家人稱瞎毒，算準了你們必然小心謹慎，所以才花了點心機。」

袞無忌道：「高明，高明，各位請吧！」

飛鷹神衛立刻紛紛讓開，花驢西門靜帶着人立刻衝入車廂。

每輛車廂都有一個痲袋，但打開一看，哪有鬼娃兒的影子，痲袋中都是一塊塊的石頭。

現在輪到私鹽幫的人變了臉色。

西門靜厲聲問道：「老袞，人呢？」

「哈哈！」袞無忌大笑道：「鷹王恐怕途中有變，佈置了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所以姓徐的那小子在另一條路上，現在恐怕已到達平涼了。老前輩，各爲其主，請留下解藥。」

私鹽幫的弟兄聞言，不禁面面相覷。

西門靜丟下一包解藥，默然地進入茶肆。

＊　＊　＊

平涼城中狀元府，提起來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因平涼近百年來，就出

了這麼一個狀元，而狀元府的外表雄偉，在平涼城中更是有名。

八字粉牆，黑漆門樓，門上那兩根旗桿足有三十丈高，深入雲霄。

現在狀元府的大廳坐着六個人，坐在中間上首不是狀元公，赫然是鷹王谷的鷹王，右邊首座是少林掌門了因大師，第二個是武當掌門清虛道長，第三個是華山派的掌門人牟雲。

左邊也坐着三個人，一個是瘦得皮包骨頭的老婦人，滿頭白髮偏又插了朵紅花，拄着一根龍頭拐杖；第二個是位妖艷的少婦，一身羅衣，薄如蟬翼，胴體若隱若現；第三名卻是個侏儒，蹲在椅子上，仍然沒有其他人高，身穿藍衫，頭戴方巾，顎下鬍鬚飄胸。這一老一少一矮，乃是江湖上只聞其名、少見其人的塞外三魔，魔太君柳英英、魔夫人卓美君、魔相公柳平。

在鷹王身後站着七名壯漢，乃是飛鷹神衛的頭領，他們是漢南玉笛鐵中玉、天水金刀秦昌年、虎尾鋼鞭童玄、旋風快劍岳欽、無影飛鞭孟飛、胖閻羅向天、惡判官許達。另外一名頭領血屠夫裘無忌不在場，八名頭領除了裘無忌之外，還剩下了七人。

他們在這平涼狀元府已經等了十五天了。

在這十五天中，好壞消息都有。

第一道快訊，是慈恩寺神鷹八刀失機，只剩下莫震幸而保住了生命，黑白無常也有一人喪命。

鷹王得訊之後，大爲震驚，他想不到徐凡這小子有這麼霸道。

第二道快訊是高行發的，說是點子已搭上而入陷阱，但死了朱媚兒。

第三道快訊是說徐凡已被擒，車已上路。

鷹王心中方釋，笑道：「看樣子還是神衛的弟兄能幹，回來時，我得好好地賞他。」

第四道快訊，說是爲防出事，人已轉車調包，車分二路，一眞一假，齊回平涼。

第五道快訊是剛才報的，說是距平涼五十里，傍晚即至。

現在的鷹王面含微笑，顧盼自豪地道：「此子已被擒，江湖可以太平矣！」

因爲這一次是他親自設計的陰謀，計算了每一處細節，也考慮到每一個可能發生的變故，現在說明自己的每一步計劃都完全正確，每一道快訊都在自己預料之中。

他目光一掃，笑道：「人已快到，十五天來，讓各位苦苦等候，現在總算大功告成，過了今夜，又是個太平世界，清靜的江湖。」

魔太君道：「鷹王今後難道就沒有我們效勞之處麼？」

鷹王一聽口氣不對，知道自己方才的狂態已引起三人的不滿，連忙拱手作了個羅圈揖，笑道：「哪裡，哪裡，各位都是一派之長，能得各位相助，幸莫大焉，非萬不得已，豈敢驚動各位動手，區區崇敬之意，請多諒解。」

魔夫人卓美君嬌笑道：「谷主，聽說令郎就是被這姓徐的小子闖的，是眞的嗎？」

這句話問得鷹王實難回答，老臉飛紅，不知如何解說才好。

就在這時，突有一人一陣風般奔入大廳，他頭戴竹笠垂首拱手道：「啓稟莊主，車已進城！」

鷹王興奮地道：「好，吩咐下去，車到立刻把點子押上來！」

那人道：「谷主，車到恐怕人不能到喲！」

鷹王一聽有變，不由一怔，忙道：「怎麼回事？」

那人冷然道：「不知道！」

鷹王臉色一變，怒喝道：「你是誰？」

那人哈哈一笑，取下竹笠，露出一頭銀髮，笑道：「畢維揚，你看老夫是誰！」

鷹王驚愕一怔，駭然道：「谷老二，二哥！」

廳中羣首一看，認出來是一陣風谷半瓢，全都神色一變。

谷半瓢道：「想不到塞外三魔亦在這裡，難怪畢老四的氣焰高漲了！」

魔太君道：「谷老兒，此地沒你的事，你趟甚麼渾水！」

谷半瓢笑道：「難道這裡有太君的事麼？」

鷹王道：「二哥，好歹咱們是磕過頭的兄弟，你又何苦和我作對？」

谷半瓢道：「你的手段太毒了，害了六弟不算，又害了大哥，老夫不能坐視了，特來警告，任你心機再深，冥冥之中，自有神在，早晚會有報應的，別忘了當年結拜時的誓言。」

鷹王道：「你以爲現在走得了麼？」

谷半瓢淡淡一笑道：「老夫要走，當今之世，相信還沒有人能攔得住，不過現在我卻不想走，打算歇歇腿，看看你如何處置盟弟之子。」

他這舉動，實在大出鷹王意料之外，他不懂一陣風谷半瓢爲何僞裝而入，自揭身份，且又留下不走，不知有何花樣。

就在他驚疑不定之際，門外傳來車聲，跟着一名青衣壯丁急奔而入，道：「稟谷主，車已進府。」

鷹王喝道：「把人給押進來！」

「人來了！」隨着話聲，一條人影急掠而入，但見劍光如虹，劍氣凌空，繞行大廳一匝。

魔相公柳平那短小的身形，像滾球一般飛了起來，像嬰兒般的笑聲中，竟向那寒芒撞去，劍光遇阻突斂，人影落地，就見廳中立着一位少年書生，人生得唇紅齒白，透着俊逸風流，他正是鬼娃兒徐凡。

此時那魔相公的身軀仍在凌空轉動，在轉到自己的座位上空，忽然失了重心，直跌下來，砸得椅翻人滾地。

鷹王臉色一變，冷冷地道：「你就是徐凡……」

徐凡神色冷俊，道：「不錯，先父呂天縱，義父徐宗翰，爲報養育之恩，改名徐凡。」

鷹王道：「想不到你竟敢來見我。」

徐凡道：「是你押我來此，能不來嗎？現在來了，我想你一定急於要我的命……」

鷹王道：「不錯！」

徐凡冷冷一笑道：「你可知道，我却想要你的人頭祭拜先父。」

鷹王冷冷一笑道：「只怕你辦不到。」

徐凡倏然看了少林掌門了因一眼，冷冷地道：「難說，你認爲你的武功比少林寺方丈如何……」

鷹王聞言，他却有點很難開口，說低了，等於是自貶威名，說高了，得罪人，因爲不論怎麼說，近日百年來少林爲武林中之泰山北斗，自己也確實有把握能夠高過少林掌門，所以遲遲不語。

站在他身後的胖閻羅向天突然開口道：「我家谷主的功夫自然高出了因大師之上，谷主有所顧忌，所以不便說，我向天可是實話實說。」

徐凡目光一閃，道：「依你看，高出多少？」

向天道：「要分勝負，總在百招之後……」

說到這裡，肩膀一碰身邊的了因方丈，說道：「老方丈，我向天是個直腸子，大師切勿……」

他話還未完，就見那坐在椅子上的少林方丈，倏地倒在地上，他居然死了。

席地而坐的一陣風谷半瓢，倏地起立，冷冷笑道：「少林方丈已然涅槃圓寂了，居然沒有發覺，這眞是天大笑話！小徐凡，殺雞儆猴，我們也該走了。」

胖閻羅向天亮出了日月仙人掌，冷冷地道：「殺了人，要來就來，要走就走，谷老頭，你把咱們看成紙糊的了。」

谷半瓢道：「向天，別人是甚麼做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跟紙糊的差不多。」

胖閻羅向天一聲怒吼，手已揚起。

谷半瓢急忙搖手道：「向天，你別性急，今天的事，你和我只是跑龍套，主角還沒有唱完，你搶的甚麼鋒頭！」

徐凡也朗聲道：「寃有頭，債有主，我徐凡不想多樹强敵，得罪各位前輩，請各位不要捲入是非才是！」

魔太君重重一頓手中的鐵拐，道：「依你這麼說，咱們是不該在此呀！」

谷半瓢笑道：「卓太君，你說錯了，是我們不該在此，所以想走。諸位如果想攔也行，我手中毒蝎神針可不認得朋友。」

說完一揮手，兩人就掠出大廳，翻牆而出。廳中那麼多高手，居然沒人挺身阻攔。

其實他們都知道一陣風谷半瓢有一手絕技，可以神奇地發出百七十支毒蝎神針，只要他一出手，在場的人沒有誰能躲得開，何況徐凡方才出手那一劍，居然可以殺人於無形，震住了他們。

離開了狀元府，徐凡有些悻悻然。

谷半瓢瞟了他一眼，笑道：「小子，你不服氣……」

徐凡道：「你知道嗎，我費了多少心機才算與他對了面，爲甚麼不讓我解決掉仇人？」

谷半瓢道：「你殺得了他麼？」

徐凡道：「我有把握。」

谷半瓢道：「我看你一點把握也沒有。」

徐凡聞言，不禁一愣。

谷半瓢道：「你別不服氣，且不談鷹王，就是那塞外三魔和那胖閻羅向天，連我都頭大，所以要你走。」

徐凡道：「這麼說，他們不離開畢維揚，我的仇就報不成了？」

谷半瓢道：「也不盡然！」

徐凡道：「我實在不明白你的意思！」

谷半瓢道：「找個機會，咱們先找三魔動手。」

徐凡欣然笑了笑道：「老前輩，還是你高明。」

谷半瓢道：「報仇不同於揚名，報仇不講究光明正大，報仇就是報仇，要能等，要心狠，等，就是等機會，機會不會隨時都有，所以要耐心。所謂狠，是說對仇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所以報仇要狠。」

徐凡道：「那不成了殺手？」

谷半瓢道：「對的，江湖上只有殺手才狠，因爲殺手殺人不講究招式，只研究殺人的速度，與殺人的最簡便方法，殺手殺人必須一擊而中，沒有第二次，因爲仇敵決不會讓你有第二次機會，所以一擊不中，立刻全身而退，再等第二次機會要想出手必殺，就必須在速度、眼力、體力、判斷力上磨練，因這些才是出手必殺的基礎，此番回去，你必須苦練，在一月之內打下基礎。」

徐凡想了一陣，遲疑地道：「行嗎……」

谷半瓢道：「當然可以，須知天下任何高手都是人，不是神，神有先知，人沒有，所以人都有疏忽的時候，而一有疏忽，就是他致命的時候。」

徐凡笑道：「我方才那一劍，竟沒

有傷着畢維揚一點，却讓少林和尚頂了缸。」

谷半瓢笑道：「我知道，你方才那招御劍飛射，目標本是鷹王，可惜被魔相公擋住，就在這閃電的剎那，座中只有少林方丈最疏神，因為他是高手，看劍勢知道目標不是他，所以沒有防範，却讓畢維揚老賊撿了便宜，劍勢受阻，迴鋒掃過，一劍斃命。」

徐凡想了一陣，他自己却默默地笑了笑道：「老前輩，我懂了，天下之事與練武一樣，最深奧之處，想通了，就是最淺顯簡單的道理。」

兩個人又說又笑，重又回到了南山別業宅後石洞，却不見有人，找來下人一問，才知由於徐凡的失踪，何雯、商娟和舒丹兒，這三位姑娘外出找去了，舒常老丐關心小孫女的安全，也從後追了下去。

谷半瓢笑道：「有舒老丐出馬，我就放心了，小子，你該閉關練功了吧？」

徐凡笑道：「閉關一個月，就只一個月呀！」

谷半瓢笑道：「對，就只有一個月，如果沒有心得，再加一個月。」

於是徐凡在山洞中閉關，思索一個殺手的條件，如何去做一個殺手中的殺手。

* * *

何雯等三人聯袂離開了南山別業，趕了一天，黃昏時分，趕到了咸陽渡口，過了渭水，沿着涇水西上，就可直達平涼。

這渡口有百十戶人家，一道東西街，十分熱鬧，進鎮不遠，站着一名店伙，一看見三人立刻迎了上來，滿臉堆笑道：「三位，住店打尖嗎？小號渭水居，保證令你們滿意。」

舒丹看了商娟一眼，商娟向何雯道：「大姊，怎麼樣？」

何雯點頭道：「就這裡吧。」

於是三人進了渭水居，點了菜飯，無非是烙餅羊肉湯，他們以湯泡餅就吃了起來。

飯後，她們正在喝茶，就見從外面進來兩人，都有三十多歲，歪戴黃帽，衣上扣子全沒扣，用一條粗藍布帶子攔腰束住，帶子上插着一柄帶鞘的匕首。

就憑這副打扮穿着，一看就知是地痞流氓之類的東西。

店中的伙計一瞧見這兩個人，臉上立刻變了顏色，連忙跑了過去，賠笑道：「兩位大爺才來啊，我給你老沖茶去。」

前面那人把嘴一撇，說：「不用了，你們掌櫃的呢？」

伙計賠笑道：「他一大早就出去張羅錢去了，天黑以前一定會把錢送去的。」

那人哼了一聲道：「好吧！告訴他，送晚了皮大爺就不收了。」

伙計賠笑道：「不會的，一定早些給您老送去。」

那個自稱皮大爺的將下巴一擺，看到了何雯等三人，問道：「她們是幹甚麼的？」

伙計道：「過路客人，在這裡打尖的。」

那人瞟了何雯三人一眼，道：「嘖嘖！嘖！這三個妞兒夠俏的呢！」

舒丹聞言，方要發作，何雯不願多惹是非，使眼色止住。可是商娟是大小姐的脾氣，忍不住卻道：「怎麼樣，你們是打算把我們請回到你們那祖宗台上，供養姑奶奶麼？」

這兩個人本是鷹王谷咸陽分壇的兩名鷹衛，那姓皮的名叫赤練蛇皮玉書，身側那人叫泥鰍袁逑，他們就仗着鷹王谷這點勢力，向附近一帶生意人和居民勒索。

老百姓那敢惹他們，他們有鷹王谷的鷹王做後台，而鷹王平日交結官府，一點不對，就把他們送官究辦，所以老百姓那敢有半點違抗，任由他們予取予奪，但心中卻恨他們入骨。

那皮玉書因為曾將胞妹皮筠獻給鷹王麾下飛鷹神衛的雪飛壇下咸陽分壇壇主摘心手覃壽為侍妾，他就憑着這股力量，平日狐假虎威，跋扈慣了的，一聽商娟罵他，心中不由大怒，心忖：老子在這一帶混了多少年了，方圓數十里內，不論男女老幼，別說有人敢開口辱罵，就是瞪自己一眼的人也沒有……

於是，他走了過去，雙手一叉腰，圓睜一雙老鼠眼，喝問道：「丫頭，你罵的是誰？」

商娟坐着不動，指頭一指二人，嬌叱道：「我罵的就是你們這兩個瞎眼的東西，我要罵你親娘，她在家裡聽得見嗎？」

何雯和舒丹二人一聽，心忖：看不出這位千金大小姐，嘴巴還真刁蠻……忍不住笑了出來。

皮、袁二人是在無意中口頭上佔便宜，且對方是年輕女子，調戲一番開個心，哪知人家竟先當面指着鼻子罵了起來。

是可忍孰不可忍，對二人來說，簡直就是踢了他們的招牌，要不拿點顏色出來，在這一帶他們再也不能混下去了。

皮玉書正在尋思間，他身後的袁逑已經發火了，他動手拔刀，冷不防皮玉書回手攔住，他已拔出了身上的匕首，猛力向身旁一張桌面上一插，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喝道：「賤丫頭，你該打聽打聽，知道大爺是甚麼人嗎？」

商娟一撇嘴道：「你們又不是我的小孫子，姑奶奶怎能認識呢？」

何雯看着商娟那種神情，心忖：看不出這丫頭卻調皮得緊……

舒丹卻忍不住笑了起來，其實這丫頭也夠刁鑽的，只是沒有機會顯露出來。

此際，那皮玉書再好的脾氣也受不了，何況他們平日蠻橫慣了，眼前守着這麼多人，被人家一個小姑娘罵做小孫子，這面子可丟大了。

他在氣怒之下，一抖手就是一巴掌向商娟臉上打去，眼看着大巴掌已上了臉。

只見商娟姑娘左手閃電般舉起，掌心向內，掌緣向外，皮玉書的右腕正好碰在她的掌緣上。

只聽「哎喲」的一聲驚叫，那些看熱鬧的人都以為商娟吃了虧，等仔細看去，卻見皮玉書用左手握住右手，側身彎腰，疼得他口裡直叫：「哎喲！我的媽呀！」

袁逑一看皮玉書吃了虧，拔出刀來就砍向商娟，商娟左腿向外一撩，先將皮玉書踢倒一邊，等袁逑刀子紮下，她左掌在他右腕上一拍，袁逑大聲驚呼，刀子落地，商娟就勢右腳一起，蹬着他的小腹，輕輕向外一送，袁逑立被摔出去七八尺遠，撞倒兩張椅子，一張桌子。

商娟微笑着站起身來，用拇、食二指捏着那插在桌面上的匕首，「啪」地一聲，匕首斷為兩截，冷哼了一聲道：「憑這玩藝也能嚇唬人嗎？」

這時，皮玉書和袁逑爬起身來，站在一邊發怔，平日他們仗着自己會幾式拳腳，五六個小伙子難以近身，這時被人家一個小姑娘舉手投足之間，就摔出去老遠，眞瞧不出對方那麼一個小女娃兒，居然會有這麼好的功夫。

他們眼裡看着，心裡有點不服氣，卻打算兩個人一齊動手，再去較量一下，等商娟捏斷了匕首，兩個人可就全洩了氣。

旁邊的伙計見狀，也伸了伸舌頭，道：「哎呀！我的天！這位姑奶奶的手指可眞厲害，隨便一捏，匕首就斷成了兩截。」

他這一說，使得皮、袁二人更下不了台。

就在這時，街上已圍攏了二三十人，他們見和皮、袁二人鬧事的乃是一個小姑娘，可由不得全替商娟姑娘捏了一把汗，擔心她要吃虧。

但等兩人被商娟摔倒，衆人心中又感到十分的高興，覺得這兩個惡人，今天總算碰上了剋星。

皮玉書和袁逑二人發了一陣怔之後，臉上時紅時白，這要在無人之處，讓對方摔個筋斗倒沒有甚麼，大不了自認倒楣，怨自己看錯了人。但是現在卻在大庭廣衆之下，被人摔了個筋斗，如果不咬牙撐他一陣，從今後在這一帶就沒有他們混的了。

皮玉書朝着袁逑使了個眼色，每人抄起一把凳子，大喝一聲，齊奔商娟，當頭砸下。

商娟笑道：「怎麼，兩位還不服氣麼？對，可能你們摔上了癮。」

說話之間，只見她伸手一撥，腿一伸，也沒看清楚是甚麼招式，兩人又被踢出去，摔了個仰面朝天，凳子也脫手了。

商娟冷冷一笑道：「我說你倆是我的小孫子，你們感到委屈是嗎？好！姑奶奶我今天非摔得你們心服口服不可。」

皮、袁二人再次爬起來，這才明白自己就是拿了刀槍，也不是人家的對手，沒法子，只有抬出靠山了。

皮玉書高聲道：「臭丫頭，別得意，咱們弟兄今天認栽就是，我家壇主爺可不容他手下的人被欺負。」

商娟笑道：「怎麼，又拿靠山來唬人。」

皮玉書道：「可不是嚇唬你們，江湖上誰不知鷹王谷神鷹七十二衛的厲害。」

何雯插口道：「啊！原來你們是鷹王谷的手下，我們正要會會鷹王，快說，他人在甚麼地方？」

皮玉書道：「鷹王是我們的王，也是你們輕易見得的？再說對你們三個臭丫頭，也用不着他老人家動手，只要我們飛雪壇覃壇主出手，你們就走不了的。」

商娟嬌聲笑道：「我倒是聽說有這麼個飛雪壇的覃壽，可不知他是否生有三頭六臂，聽你這麼一說，我是非會會他不可，不過現在你如不磕頭認祖姑奶奶，就別想走出這渭水居。」

她這句話說得太決絕了，眼前的皮、袁二人就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磕頭認祖姑奶奶，二是不顧死活地與對方拚命，兩個人不禁面面相覷，沒有了主意。

商娟又道：「怎麼？你們如果不願意磕頭做孫子，盡管上來動手，要是空手不敢上，不妨用刀子，如何？」

何雯見這樣鬧下去，沒有個了結，她不願多惹是非，忙打圓場道：「這樣吧，你們只要跪下磕三個響頭，我做主叫我這妹子放了你們。」

皮玉書朝何雯看了兩眼，眉頭一皺，冒出一個壞主意，暗忖：看情形今天是栽到家了，不如將這女娃治住，用刀逼着她，或許能走脫。

他心念轉動之下，暗中探腰拔出刀來，同時之間，猛然伸出右手打算抓何雯的衣服。

哪知在三人之中，何雯的武功要比其他二人高出好幾成，當皮玉書手方伸出的瞬間，何雯左掌突起，從右邊向左邊一壓，已抓住了皮玉書的左腕，略一用力，皮玉書已痛得不得不背過手去。

何雯冷冷哼了一聲，右手抓住他的衣領，喝道：「不知好歹的東西，滾出去吧！」

話聲中，她雙手一抖，將皮玉書從衆人頭頂上拋出了飯館以外，「噗通」一聲，掉進了河裡。

袁逑見狀，暗道：「這更丟人了，那個小丫頭也不過踢了我們兩個筋斗

，這丫頭卻更心狠，乾脆將人給拋了出去，這下子全完了，好不容易混來的這點名聲，卻被這兩個丫頭一脚給踢沒了。」

他想來想去，心頭直冒凉氣，心忖：乾脆三十六計走爲上策，溜吧！

袁述想到了溜，轉身就往人叢中鑽去，突覺屁股上被人踹了一下，一個身子向前跟跟蹌蹌跑出好幾步，一個狗吃屎，也栽出了飯館，滾到了河中。

這麼一來，那些看熱鬧的人再也忍不住了，也忘了平日對他們的畏懼，哄然大笑起來。

就在這時，一匹快馬奔來。

在哄笑之中，也不知是甚麼人喊了一聲道：「別看熱鬧了，要命的來啦！」

在喊聲中，人羣轟然而散，霎時間跑了個乾淨。

何雯等三人注目看去，只見從河的下游方向奔來一匹快馬，轉眼到了跟前，馬上是個面目陰鷙的漢子，他馬未停妥，人已跳下地來。

這時落在河中的兩人都爬上岸來，望着那人叫了一聲：「分壇主……」

那人掃了皮、袁二人一眼，又看了看何雯三人，裝腔作勢地喝道：「小妮子們，我這兩個人可是被你們摔到河中去的麼？」

舒丹見商娟出盡了風頭，早已技癢，跨步上前，兩手在腰中一插，道：「是的，怎麼樣？」

那漢子怒哼了一聲道：「好！你們這麼小就如此狠辣，覃大爺要不給你點厲害，也不知覃王爺三隻眼。」

舒丹「噗嗤」一聲笑了出來，道：「我看你卻沒有生着三隻眼，倒生了四隻脚，待會我準得叫你爬着回去就是。」

那人怒道：「好丫頭，你敢辱罵覃大爺？」

舒丹道：「你是甚麼東西。」

那人道：「大爺人稱摘心手覃壽，現屬鷹王谷飛鷹七十二神鷹飛雪總壇咸陽分壇主……」

舒丹笑道：「好威風的名銜，你可知我是誰？」

摘心手覃壽道：「你報上萬兒來吧！」

舒丹笑道：「我是獵鷹幫一百零八名獵鷹使者之一砍腦袋姑奶奶，伸過頭來吧！」

覃壽一聽，肺都要快氣炸了，大聲喝道：「丫頭，竟敢一再辱罵，不是覃大爺吹牛，憑我摘心手覃壽的武功，在這關西地面上很少碰上對手。」

舒丹聞言，「咯咯」一聲嬌笑道：「我是剛才聽說江湖上有覃壽這個人，正想瞻仰他的武功呢！聽說你姓覃的不是甚麼壇主嗎？」

覃壽道：「不錯，我這裡只是咸陽分壇，我家飛雪壇主乃是胖閻羅向天，強將手下無弱兵，這句話你總聽說過吧？」

舒丹笑道：「這麼說你的武功也不含糊了？」

覃壽一聽冷笑道：「對付你們三個臭丫頭，大爺自信還費不了多大勁。」

舒丹笑道：「分壇主，大話可別說在前頭，姑奶奶若不叫你爬着回去，從今後再不入江湖。」

覃壽怒道：「好丫頭，我看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呀！大爺今天非得教訓你一頓不可！」

舒丹嫣然嬌笑道：「好哇，就請見兵刃吧！」

覃壽聞言，哈哈大笑道：「丫頭，你眞的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和覃大爺較斤兩，必是活得不耐煩了。」

何雯插口喝道：「你少吹大氣，就憑你那幾手花拳綉腿，打算在我們獵鷹使者面前逞能，那是閻王爺請客，有你的份兒了。」

她這幾句話說得雖然刻薄，聲音卻清脆已極，聽得覃壽直翻眼。

此刻方從地上爬起來的赤練蛇皮玉書，插口嚷道：「妹夫，快收拾那三個臭丫頭，別挫了咱們鷹王谷的名頭，動手吧！」

摘心手覃壽在飛鷹七十二衛中，雖然算不得是頂尖的高手，也算是響噹噹的角色，所以在他眼中，除了鷹王之外，他連胖閻羅向天也看不起，自然他面前這三位姑娘，他更不放在心上，聞言微微一笑道：「你認爲她們能走得了嗎？」

商娟插口道：「怕你沒有留下我們的能耐，要動手就快，窮耗個甚麼勁。」

她在話聲中，反手胸前虛捧，這有個名堂叫「懷中抱月」式，乃崇陽六十八散手拳中的起手式。

覃壽見人家叫上了陣，冷哼一聲，一矮身竄了過來，發掌便打，不防商娟滴溜溜一個轉身，如一陣風般，人已旋到店外，嬌笑道：「乖孫子，咱們在外面動手，地方大一點，姑奶奶今天要使你栽夠筋頭。」

摘心手被人戲稱乖孫子，咬着牙冷笑道：「丫頭，這可是你自己找死，怪不得覃大爺心狠手辣。」

他口中說着，縱身前撲，左手屈指如爪，朝商娟當頭抓下。

商娟並不還招，身形向後一撤，輕易地又讓開了一招，覃壽一把抓空，接着左脚跟進，左手的爪一變爲掌，又奔向商娟的前胸。

他這一招，說起來夠下流的，論江湖規矩，一般正派人中對婦人女子動手，最忌抓胸踢襠，覃壽這一招卻激怒了何雯等人。

商娟粉臉一紅，冷哼了一聲，朝右橫縱，又避開了這一掌。

摘心手覃壽暗使輕薄，沒料到他這一抓一掌，竟被對方輕而易學的閃開了，而且那份輕靈、功夫顯然在自己之上，不由得暗吃一驚。但是既經動手，也不能虎頭蛇尾，何况此際街面上已圍了不少看熱鬧的人，如不拿出點顏色出來，今後在長安一帶，可就沒法混了。

他心念轉處，暗中一咬牙，跟踪進撲，口中喊道：「丫頭，你再躲這一掌。」

喊聲中右掌推出，直取商娟右肋，哪知商娟又避開了。

覃壽詫異地道：「丫頭，難道你沒有練過進手的招式麼？爲甚麼不還手？」

商娟笑道：「姑奶奶對於孫子輩的人物，照例是讓三招。」

她這句話一出口，逗得那些看熱鬧的人一陣大笑。

這一來，把個摘心手的肺都氣炸了，他一言不發，雙掌齊下，好個商娟姑娘，「旋風過路」，只見她身子一扭一轉，避開雙掌，又欺到覃壽右則，左掌輕揮，砸向對方的右肩。

摘心手覃壽見狀，哪敢怠慢，連忙左手一式「鳳眼捶」，右手「摘星掌」同時打出。

商娟突然間把雙掌向外一翻，「砰」一聲，四手相接，覃壽被震得連退四五步，才穩住了身形。

商娟「咯咯」一聲嬌笑道：「乖孫子，姑奶奶沒有說錯吧！讓你三招，你還是不行，這虧得是我，要是讓另外那兩個姑奶奶出手呀！乖孫子，怕你這顆狗頭早和身子分家了。」

摘心手覃壽既然失招，又被對方的言詞辱罵奚落，哪裡忍受得了，把心一橫，猛然猱身又上。

要論覃壽的武功，倒也不弱，奈何他遇上了商老九之女，想那商老九隱居長安市中，有西北財神之稱，對於江湖上的借貸，不要抵押，只須交出本門絕技秘傳，即可獲得所需。

所以此刻的商老九已盡得天下各門派中絕技，他的獨生女兒還能差得了，經常父女倆在一起演練，更是破繁去雜，取其精要，所以商娟的武功可說是盡得天下之秘，不但身法詭異，手法更是辣狠，所以五六招一過，覃壽已累得心喘氣促了。

此際，看熱鬧的人羣中，忽有一人高聲議論道：「別看人家姑娘年紀小，不但嘴皮上功夫要得，手底下也眞不含糊，我看哪！摘心手怕該摘自己的心了。」

摘心手覃壽一聽，哪還按捺得住，心忖：今天如果栽在這丫頭手上，江湖上可就難有自己立身之處了，而且鷹王也不會饒過自己。

他一想到這裡，把心一橫，「刷」地一聲，一道寒光向商娟腰中掃來。

原來覃壽腰間圍着一柄軟鋼緬刀，此時他情急拚命，便亮了出來。

商娟見對方亮出了兵刃，雙眉一挑，嬌叱道：「乖孫子，耍起刀來了，好個下流的東西……」

話聲中，迅即展開空手入白刃的身法，左手一探刀柄，右掌一翻，端端正正的印在覃壽胸前。

覃壽「哇」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登時倒地不起。

皮玉書和袁述二人見狀，哪裡還敢還手，只得上前扶起覃壽。

摘心手覃壽緩過一口氣來，道：「丫頭，只要你家覃二爺不死，我必報這一掌之仇。」

商娟笑道：「好哇！姑奶奶等着你就是。」

覃壽道：「可敢留下萬兒？」

商娟笑道：「有甚麼不敢，你記着我們是『獵鷹三使者』這五個字就行了。」

覃壽在皮、袁二人的攙扶下，狠狠瞪了商娟一眼，低喝一聲道：「走！」

打架的人走了，看熱鬧的人也舒了一口氣。忽然間，他們想到了一件事，刹那間各自奪路飛奔。

這間飯店的店東也捧出兩盤火炮，掛在門前，轉眼間，「霹靂啪啦」，就像過年似的響聲震天，住民齊誦「阿彌陀佛」。

就在鞭炮聲稍斂之際，忽見店伙引進一個人來。

此人年紀約在三十開外，一臉精悍之色，身上披着一件黑布長衫，攔腰用一條白布一束，敞着懷，頭上歪戴着一頂氈帽，分明是個流氓混混的模樣，他走進店堂，朝門口一站，高聲嚷道：「哪位是『獵鷹使者』，在下夜貓子胡九，有話說。」

舒丹嘴角一撇，露出一絲冷笑，道：「『獵鷹三使者』就是我們，有甚麼屁快放。」

那胡九一手叉腰，斜瞟了三女一眼，歪着腦袋，冷笑道：「就是你們嗎？這樣事情就好辦了，你胡九大爺現奉飛雪壇主向天大老爺之命，帶個信給你們，如有膽量，可去斷龍澗做個了斷，如不敢去的話，那就再說再講了。」

何雯正待開口，商娟已經站起身來，笑盈盈地道：「這麼說你是送信來了，你可懂得送信的規矩？」

那胡九把頭一昂，道：「你九大爺不懂甚麼規矩，信已送到，我該走了。」

他說着身形一轉，將向外走，冷不防小舒丹身形一轉，一隻手已搭在了他左肩頭上，道：「朋友，你就這樣走麼？」

胡九一甩肩，沒有掙脫，怒聲道：「九大爺不這樣走，難道妳還陪着我不成？」

商娟聞言，雙眉一挑，道：「憑你這份沒規矩的樣兒，我看……」

胡九一聽姑娘的口風不對，忙道：「兩國交戰，不斬來使，你們不懂嗎？」

商娟笑道：「別害怕，我們不會殺你，但也不能由你這樣走，你得爬回

去。」

她在說着話時，朝舒丹一使眼色，舒丹右手一使力，胡九那條左臂立刻脫了臼，疼得他不由叫了一聲，「啊呀！」人直銼了下去，出了滿頭大汗，慘叫連聲。

跟着，舒丹又駢指在他那「大椎穴」上一點，道：「你記住了，這是給你不懂規矩的一點報應，九大爺，請吧！」

胡九這時哪敢再說甚麼，現在他眞的不能走了，右手捧着一條左臂，拖着一條腿，爬出了渭水居。

何雯瞪了舒丹一眼，笑叱道：「你這丫頭，有你娟姊姊已經夠了，又插上了個你，出手怎麼那樣狠！」

舒丹笑道：「對這種人，能不教訓他嗎？雯姊，你又發的甚麼菩薩心腸？」

何雯笑道：「我倒不一定發了善心，憑這小子的無禮，宰了他也不爲過，不過目前我們是爲找凡弟出來的，何必再多找痲煩！」

商娟道：「凡弟的下落自然要找，不鬧點事情怎麼找法？」

何雯道：「這麼說斷龍澗之約一定要去了？」

商娟道：「當然是如期赴約，不然的話，咱們『獵鷹三使者』這塊招牌不就砸了！」

何雯道：「我擔心會此約無好事，也許他們另有陰謀。」

舒丹插口道：「雯姊姊所言甚是，我們可不得不防，只可惜把那小子放走了，否則稍加拷問，也許便明白了。」

商娟一翻眼，笑道：「丹妹妹最會放馬後炮，早些時候幹甚麼來着，此時卻想起要拷問那小子了。」

何雯連忙搖手止住，道：「好啦！現在抬槓有甚麼用，我們還須要籌劃應付之策才是呀！」

商娟道：「雯姊姊，你有甚麼應付之策呢？」

何雯笑道：「現在心中很亂，也想不出，我看咱們遇事小心，隨機應變好了，可不準胡亂出手呀！」

商娟、舒丹同聲道：「放心吧！我們一切全聽姊姊的就是。」

何雯冷冷地道：「那就好，咱們這就動身去斷龍澗。」

說完話，就找來店伙，問了一下斷龍澗的方向位置，然後丟了一錠銀子，出店而去。

斷龍澗在咸陽西北二十里，靠近山邊有一幢高大宅院，八字粉墻，高昂門樓，門前立着一根旗桿，旗桿上懸着一面紅旗，旗上綉着一隻飛舞的金鷹，在金鷹下面又綉了「飛雪山莊」四個大字，迎風招展。

鷹王谷有殺手十三鷹、神鷹八刀、飛鷹七十二神衛，是鷹王畢維揚的侍衛。七十二位共分八組，就是絕海、摩天、決雲、掣電、玉雲、雪飛、屈猛、排虛，每組自成一壇，爲鷹王谷的外圍力量，也就是畢維揚爭霸江湖的勢力。

這飛雪山莊也就是飛雪分壇的所在地，由胖閻羅向天主持，向天爲人粗豪爽直，力可扛鼎，甚得畢維揚的寵信，加上他自己的武功，就養成一種驕傲自大的毛病，對一般江湖人物他多半不放在眼裡。

他這是奉召隨侍鷹王，自平凉剛回來，聽到了摘心手覃壽的報告之後，心中不禁大怒，忙問道：「你可看出她們三人的來路？」

覃壽道：「看她們的出手，好像是崇陽散手，不過我拿不準。」

向天吃驚地道：「崇陽散手……在江湖上只有神龍怪丐舒常精於此種手法，可是那臭要飯的聽說早已死在關外，不可能還在人世。」

覃壽道：「那麼這三個女娃兒的功夫是怎麼練成的呢？」

向天沉吟道：「可能是偷學到了幾手，沒有甚麼了不得的，等她們來時，抓住她們逼供就知道了。」

他話音方落，後窗外面一個嬌脆的聲音道：「姓向的，你猜錯了，我們的功夫可不像你那樣，東剽西竊雜湊合，要打算捉我們嗎？那是吹大氣！」

向天聞聲，倏的一掌震開後窗，縱身而出，卻見一條黑影已縱上西廂房。

斷龍澗飛雪山莊，由於鷹王爭霸天下，爲了防患未然，每夜均加派弟子巡邏，幾處出入要道，更有深隱暗處的暗卡，隨時準備狙擊擅自闖入的外人，尤其近日來，防守更是嚴密。

那條黑影才一蹬上西廂房，一個莊中弟子由房脊後突然現身，一聲不響，支支鋼鏢已迎面打到。

那人探手接住鋼鏢，並不回首轉身，竟用反背擲鏢之法，僅憑向天跟踪追來的衣脚拂動那一絲風息辨定方向、部位，算準了時間，正當向天見自己莊中弟子發鏢阻敵，他斜刺裡縱起，要將來人傷於掌下之際……萬不料對方竟會反背擲鏢，這鏢又是以內家眞力發出，勁急無比，只聽一聲金刃劃風，竟將他髮髻打散。

這一來，胖閻羅向天可吃驚不小，以他的武功造詣，江湖經驗，一向自視甚高，除了江湖上有數的幾個外，他還眞沒有看得起一般江湖武師。

今夜來犯三人，先掩至後窗竊聽自己的談話，竟絲毫未被發覺，等人家發話，自己追了出去，已遲了一步，看對方的身法，輕功實在勝過自己多多，而且這反背擲鏢之手法，他還是第一次遇到，不由得頭上冒出冷汗。

就在這時，突聽廂房上那嬌脆的聲音，喊道：「姓向的，接住！」在這喊聲中，就見那名發鏢狙擊的莊中弟子已被擲下房來。

原來那人見一鏢發出爲人接住，

反借他的鏢打散了他們壇主的髮髻，已知道遇上了高手，伏在房脊後面不敢動了。

可是那女子在擲鏢之後並不稍停，身形又起，打算越過房脊，那名莊中弟子一見，心中大喜，以爲機會來了，認定對方武功再高，身形懸空也不易躲閃，於是第二次起身，掄刀橫掃對方小腿。

他以爲這一擊必中無疑，哪知人家在空中一樣能够變換身形，就在他刀鋒堪堪掃到之際，對方雙腿上縮，接着一個轉身，落在了他的右側。同時右掌已捉住了他的右肘，五指一拿，那小子立感右手酸痲，刀便脫手掉在瓦面上，「嚐郎郎」一陣連響，滾下房來。

那女子就勢提着他的右臂，在空中掄了一轉，抖手向房下面的向天抛去，等向天接住，放在地上，再縱上房頂時，那女子早已杳如黃鶴了。

摘心手覃壽在下面叫道：「壇主，你不必追了！看她那年紀容貌，定是獵鷹三使者中的一人無疑，人家可是找上門來了！」

向天站在房脊上發了一陣楞，知道追是追不上了，即使是追，看人家那種功夫，自己也沒有把握準能贏人家，只得頹然自落。

看那抛下的莊中弟子時，人雖未死，右臂已斷，眼看是殘廢了，嘆了一口氣道：「這才是十八歲的姑娘倒蹦了孩兒，今天栽得眞寃！」

覃壽道：「尤其栽在一個臭娘們兒手上，太不值得！」

向天冷哼了一聲道：「她們不會就此罷休的，我猜她們明日一定會再來的。」

覃壽駭然道：「她們如果來了，那怎麼辦？」

向天微一尋思，笑道：「兵來將擋，難道我們飛雪總壇的人會被三個黃毛丫頭挫矮了麼……」

覃壽默而無語，黯然搖了搖頭，退了出去，心中暗道，看今晚的情形，飛雪總壇也未必擋得了這三位臭丫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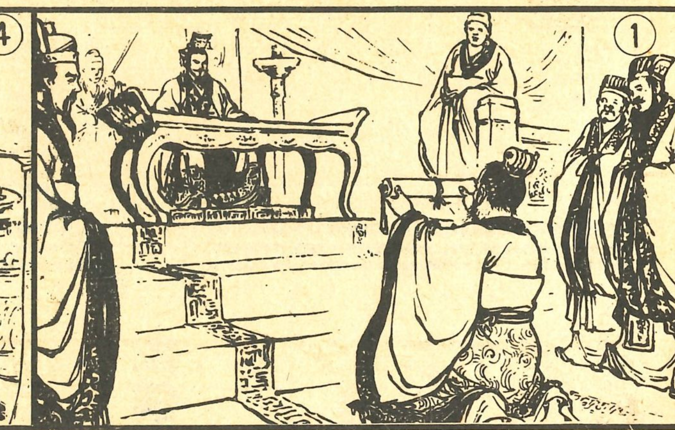
到底何雯他們敢不敢再闖飛雪壇？結果如何？這是鷹王谷傳奇的另一個故事了。

「此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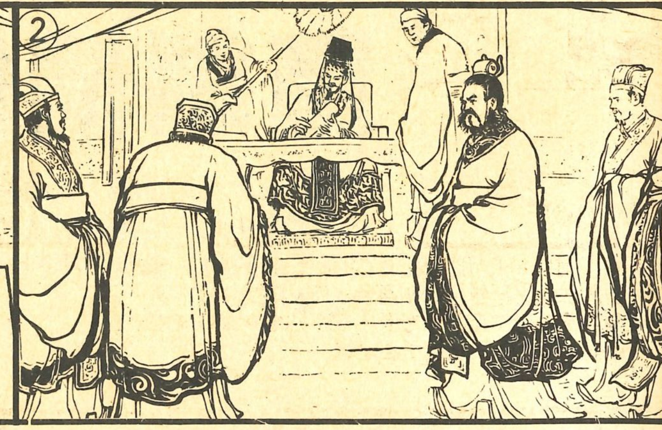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四十

八卦陣（一）

徐正・編繪



1　曹魏太和四年七月，都督曹眞病已痊癒，上表請求伐蜀，願和司馬懿同領大軍。魏主曹睿見了表章，很是歡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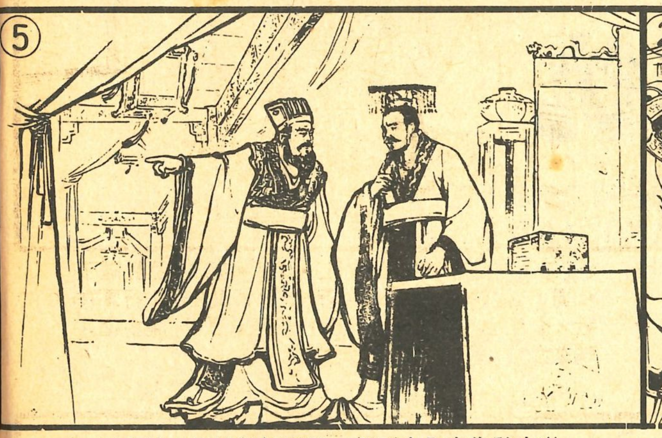
2　魏主徵求侍中劉曄的意見，劉曄奏道：「大將軍說得很對，如果不剿滅蜀軍，以後定成大患，陛下可採納他的主張。」魏主連連點頭，認爲有理。



3　散朝以後，劉曄回到家中，有幾位大臣來探訪他，並問道：「聽說天子和你商議興兵伐蜀，不知此事怎樣？」



4　劉曄說：「並無此事，蜀有山川之險，不易攻取，徒然使得軍馬疲勞，對國家沒有甚麼益處。」衆官聽了，沒甚話說，便告辭出來了。



5　這事被大臣楊暨知道了，便到宮內奏告魏主道：「聽說劉曄勸陛下伐蜀，背後對衆官談論，又說不可伐，這明明是欺騙陛下，何不召他來問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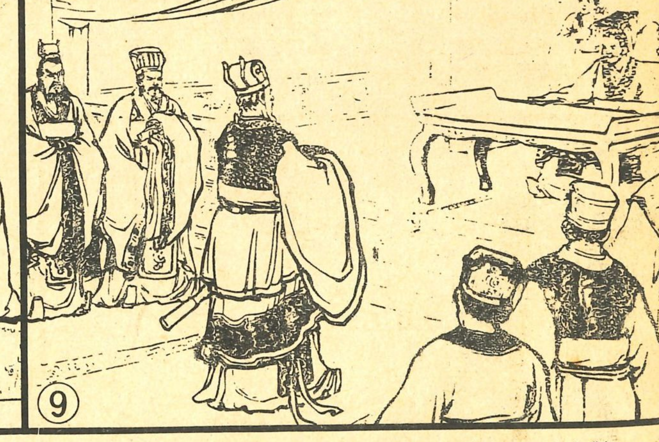
6　魏主便叫楊暨把劉曄找來問道：「你親口勸我伐蜀，對人又說不可，究竟是甚麼道理？」



7　劉曄故意思慮了一會，答道：「臣仔細想了一下，還是不能伐蜀。」魏主見他吞吞吐吐的，不禁哂笑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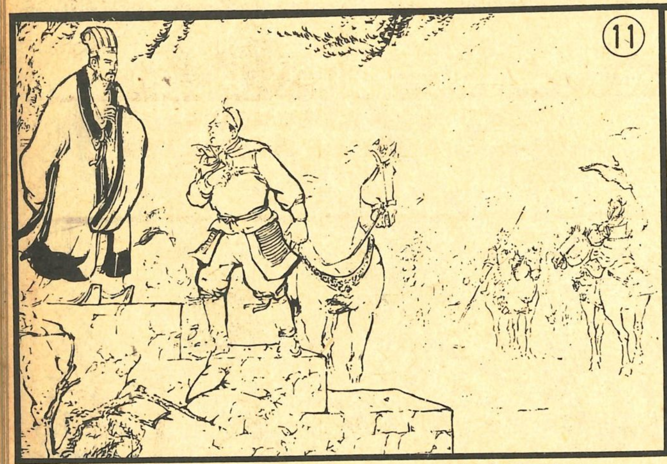
8　停了一會，楊暨出去了。劉曄奏道：「臣勸陛下伐蜀，是國家大事，怎麼能隨便泄漏出去呢！行軍作戰，全仗出奇制勝，必須保持機密才是。」魏主這才恍然大悟，因此對他越發敬重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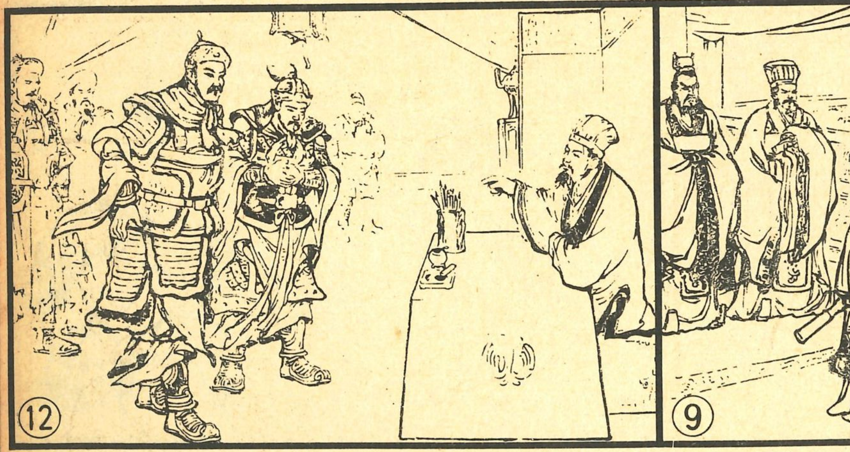
9　過了幾天，司馬懿上朝，魏主把曹眞上表的事對他說了。司馬懿奏道：「臣料東吳未敢動兵，正可乘機伐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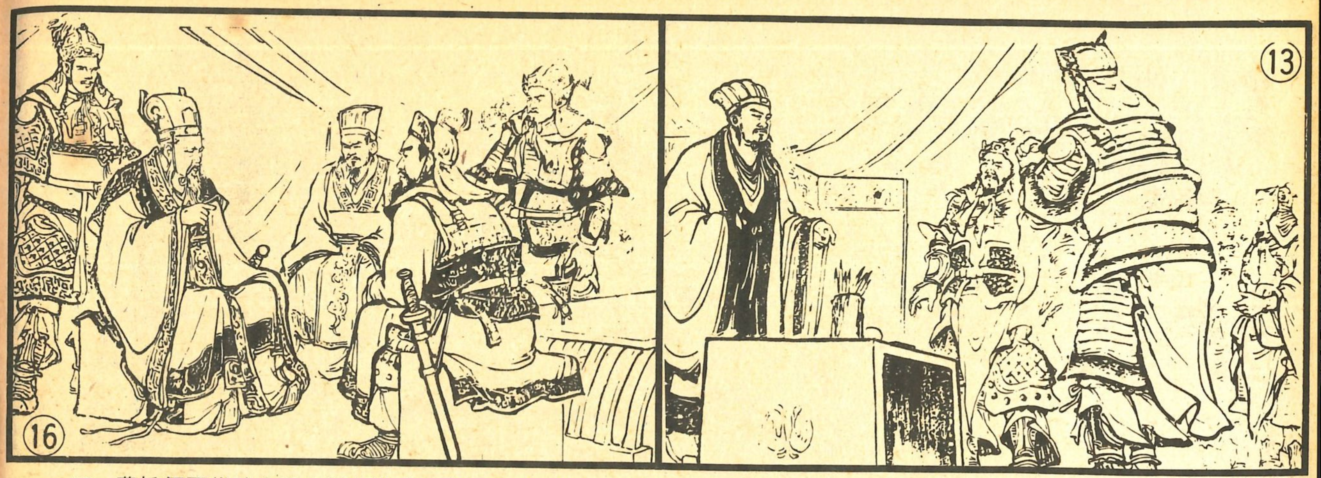
10　於是，魏主拜曹眞爲大司馬征西大都督，司馬懿爲大將軍征西副都督，劉曄爲軍師。三人拜辭魏主，引四十萬大軍出發。



11　這時，孔明的病已好了，每日率領人馬，把八卦陣法操練精熟，準備再伐中原。忽有漢中來使，報稱魏國四十萬大軍，從長安直奔劍閣，來取漢中。孔明早有打算，叫使者先去休息。



12　孔明登帳發令，敎王平、張嶷二人，先引一千人馬去守陳倉道，以擋魏兵。兩人面面相覷，不敢領命，都以爲一千人馬，怎能擋數十萬敵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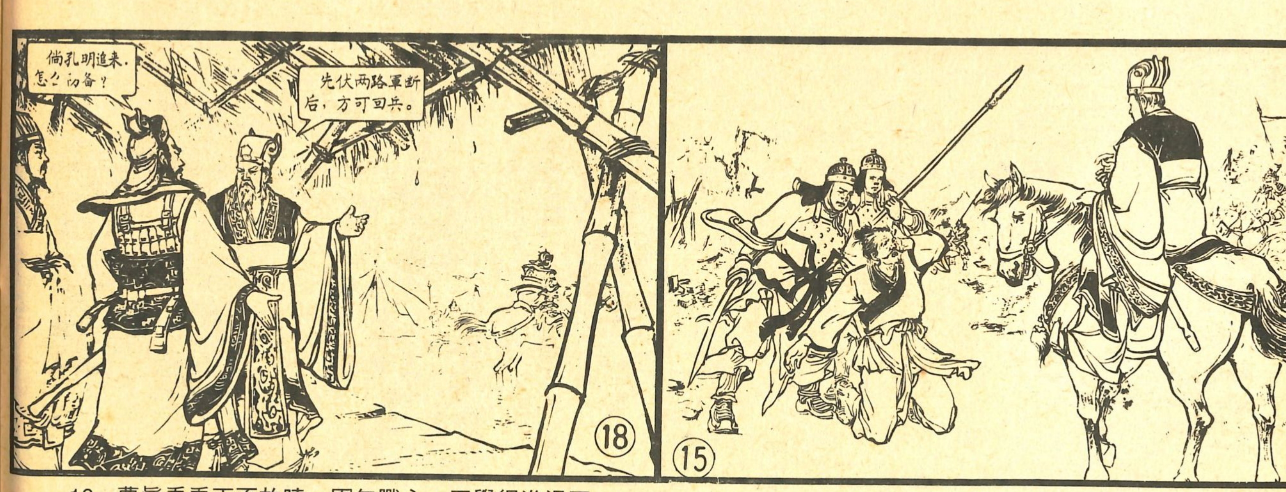
13　孔明笑道：「目前已是深秋，月內必有大雨，魏軍糧運不便，決不敢冒險深入，因此不用大軍。只等雨過天晴，我便親率大軍，前來破敵。」兩人聽了，才接了命令。

16　曹眞便要從陳倉道向漢中進兵。司馬懿說：「這一月內必有大雨，不能深入重地。」曹眞才聽從司馬懿的話，在陳倉城內駐下人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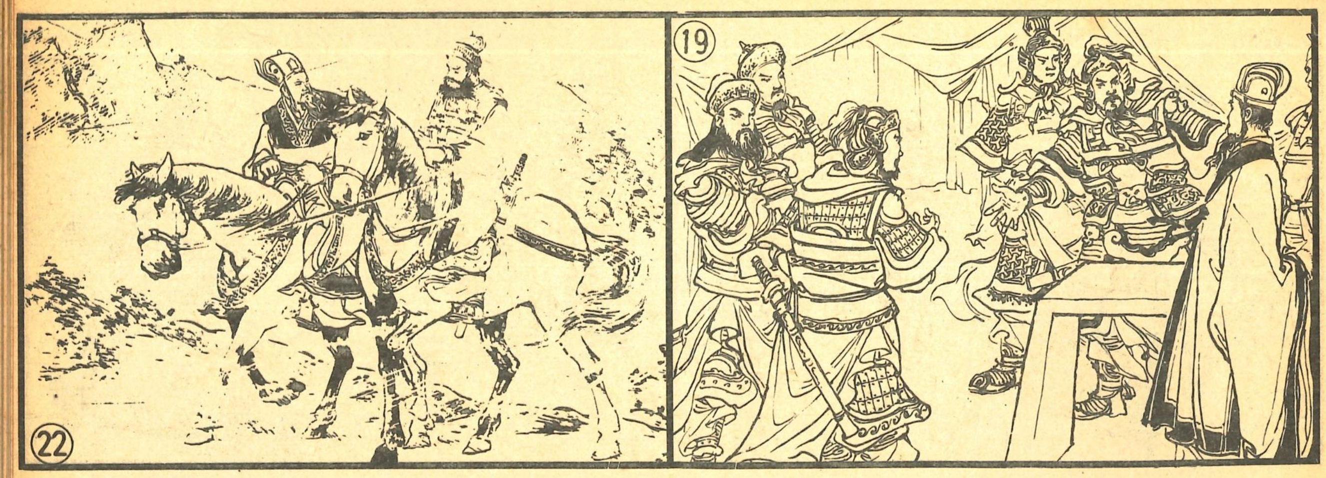
14　孔明隨後將大軍屯在漢中，準備休息一月，再行進兵。傳令叫各處隘口，預備乾柴、草料、細糧，以防秋雨。

17　司馬懿令各軍搭蓋窩棚，以防陰雨。不到半月，果然天降大雨，日夜不停。不到幾天，平地水深三尺，軍器都濕了，人馬不得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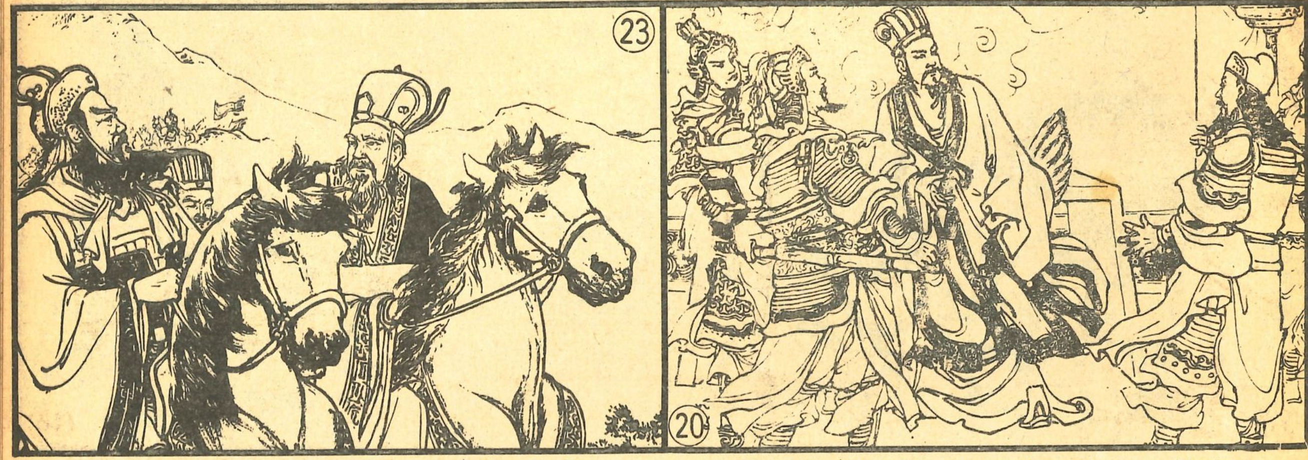
15　再說曹眞、司馬懿同領大軍，到了陳倉城內，却不見一間房屋。詢問土人，說是孔明退兵之時，先把百姓搬往他處安插，然後放火燒毁了房屋。

18　曹眞看看天不放晴，軍無戰心，正覺得進退兩難，忽然魏主遣使下詔，令他們班師回朝。於是曹眞便和司馬懿商量好退兵之策，拔寨東行。



19　消息傳到蜀營，衆將主張乘勢追擊。孔明道：「司馬懿善能用兵，退軍定有埋伏，如果去追擊他，正中其計，不如讓他遠去，我却分兵出斜谷而取祁山，殺他一個不提防。」

22　再說，魏軍留下伏兵，拔寨撤退，一連幾日，並沒有蜀兵追來。埋伏的人馬陸續退回，都說陳倉道中，不見一個蜀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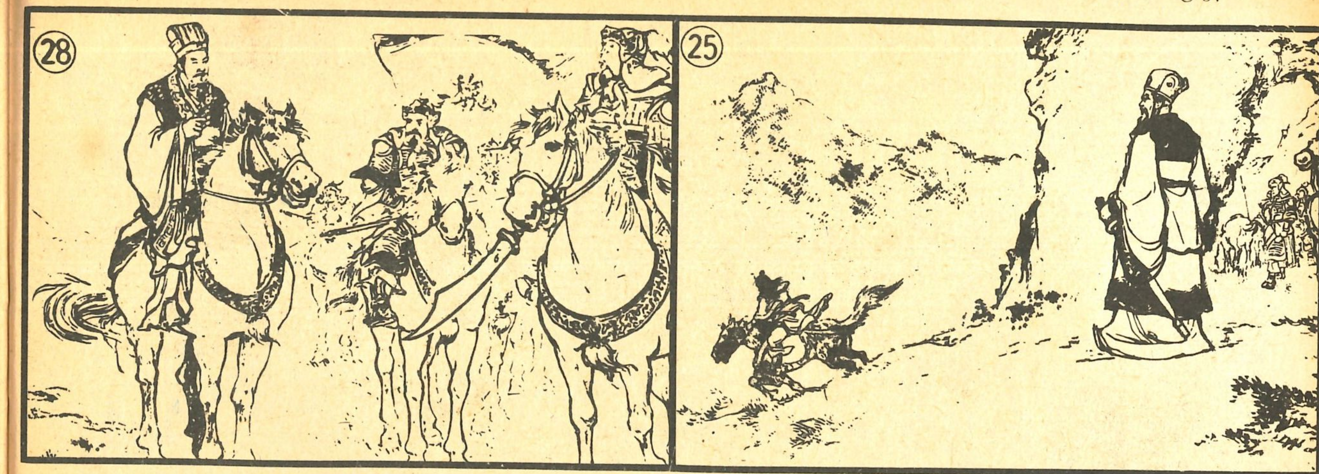
20　衆將認爲進攻長安的道路不只一條，爲何定要取道祁山？孔明解釋道：「從地理上說，祁山是通長安的門戶，隴西各郡，如有兵來，必經由此地。加之它前臨渭濱，後靠斜谷，可以伏兵，是用兵的好地方。因此要首先攻佔它。

23　曹眞喜道：「這回瞞過孔明了！」司馬懿道：「蜀兵隨後就要來的。孔明料定我們留下伏兵，所以不來追趕，等我們大軍退盡，他就要來奪祁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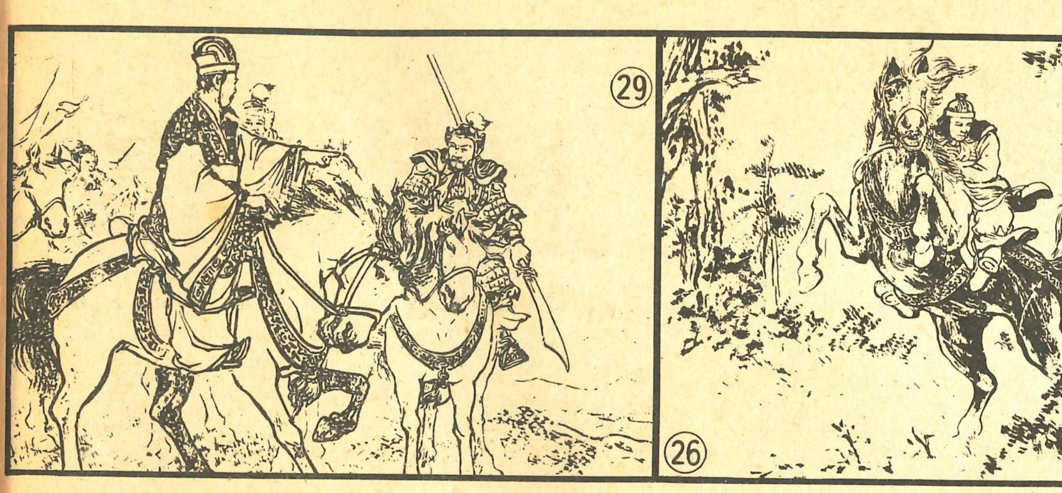
21　孔明叫魏延、張嶷、杜瓊、陳式四人出箕谷；馬岱、王平、張翼、馬忠四人出斜谷，都到祁山會齊。他自領大軍，派關興、廖化爲先鋒，隨後進發。

24　司馬懿料到蜀兵要從兩谷出來奪祁山，便自願守箕谷口，要曹眞分兵去守斜谷口。曹眞不信，願和司馬懿賭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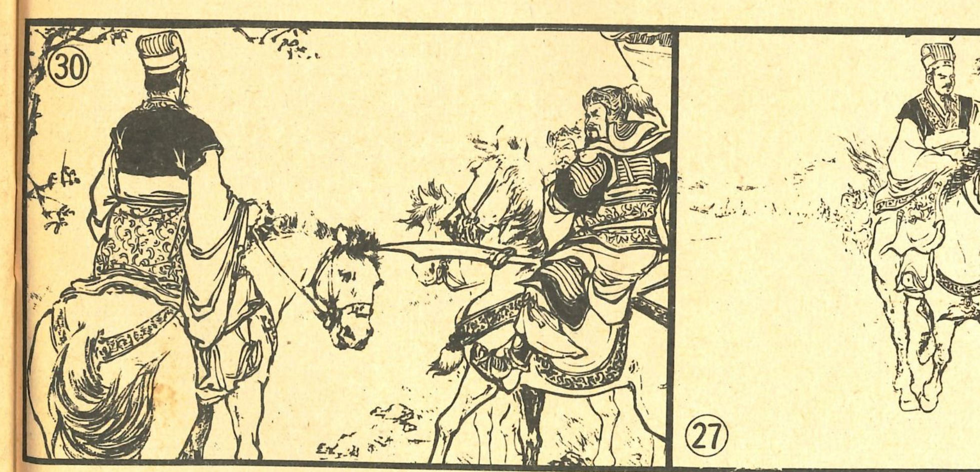
28　陳式道：「丞相怎麼這樣多疑？我料魏兵連遭大雨，糧盡撤退，哪裏會有埋伏？我們迅速進軍，可獲大勝，如何又敎休進？」

25　司馬懿帶兵在箕谷口外安下營寨，一面親自領了一支兵，在山谷中埋伏；一面派出哨馬去探聽蜀軍消息。



29　鄧芝道：「丞相計無不中，你怎能違背將令？」陳式笑道：「丞相如果計無不中，也不會有街亭之敗了。」

26　那哨馬深入箕谷，走了二十餘里，看見一支大軍，打着「漢」字旗號，迎面而來。哨馬大驚，慌忙回報司馬懿。



30　魏延也笑着說：「丞相如果早聽我的話，直出子午谷，此時休說長安，連洛陽也攻下來了。他却偏要出祁山，有甚麼好處？現在既令進兵，又來阻兵，號令怎麼這樣不明！」(待續)

27　這支蜀軍，是魏延、張嶷、陳式、杜瓊四將，奉令引一萬兵從箕谷進取祁山。正行間，忽然參謀鄧芝從後飛馬來到。衆將忙問何事？他說：「丞相有令：提防魏兵在箕谷埋伏，不可輕進！」

江湖恩怨錄／石　磊·文　可　飛·圖

紅土崗風雲

七喪門立卡尋仇　假鏢頭一戰解厄

九宮山雄偉的輪廓，已呈現在眼前，當地的地勢，也漸漸的高亢，左側一道山澗，由山腰直流而下，在山麓下滙成一條小溪，小溪兩旁，是一大片的茶林，白色的茶花，在秋風中搖曳。

到得山麓之前，已有農舍，五七間一叢叢的茅屋、泥屋，散處在山麓週圍，形成一個小村落。

一長列獨輪小車，迤邐而來，約有二十輛左右，每一輛車都有二個大漢服侍，前挽後推，當先踏着亂徑開道的是個老者，鬢髮皆白，身軀高大，年紀約在五十開外，在他身畔，則有一個三十不到的精壯漢子，老者對山勢看了一眼，就向身旁的漢子道：「昶兒，你去關照聲兄弟們，已到九宮山麓，翻過一個山嶺，便是江西境界，要大家小心留意，鬼愁峽怕就在山嶺後面。」

精壯漢子應了一聲，身形往後趕去，挨着車旁邊走邊傳達。

這小村之中，似從未有這樣大夥兒的外人路過，因此都感覺得奇怪，走出茅屋來觀看，臉上都顯出詫異之色，眼看着這一行列經過門前。

在村後近山麓處，有間較爲像樣的石屋，背山面南，右枕流泉，石屋週圍，是各具形勢而築的花壇，這時秋菊正盛放，屋旁一片瓜架，正中設了幾張山石鑿平的石几，正有一老一少坐着品茗，二人都是一身布袍，與其他茅舍鄉農裝束完全不同。

這一行列就在離這石屋三丈左右路過，末一輛獨輪車上，有一面三尺左右長短的小旗，旗身祇不過一尺長短，藍底紅邊，正中綉了一隻獨輪，輪軸旁邊有二翅膀，作飛行狀，老者對少年道：「古世兄，這便是冀南大名府『萬里鏢局』的鏢旗，方才開路的那個老者，正是副總鏢頭『銀戟』葉長春，那個精壯的漢子，是他兒子葉昶，此去南昌府，爲了趕時間，乃翻越九宮山抄近路而走，這葉長春知鬼愁峽中有人開山立櫃，備加小心外，還不知紅土崗中，也有人已設下了卡子，且還是他『萬里鏢局』的對頭寃家，是雙煞的强仇之一，此去兇險萬狀，失去鏢貨還是事小，最怕就是濫殺無辜，這四十多條人命，才是要事，因對方曾出過口，天下鏢局，任何一家，都能在紅土崗下暢行無阻，惟有『萬里鏢局』，不論人畜，格殺勿論，老朽與葉長春當年有過一個過節，已十多年不交談了，即使當面警告，他也不會聽從，還當老朽是危言聳聽，再加雙煞名頭，水陸兩路中朋友，確不敢輕易去惹他們鏢局，老朽當年受過雙煞中白老哥解圍之德，不能眼看他名下鏢局這樣前去犯險，苦思焦慮了二天，祇有想到令尊隱居已久，已不問世事，但事關四十幾條人命，想令尊也會動這惻隱之心吧？可不巧，他老人家又出遠門，同時葉長春又連夜趕路

，以老朽計算，他鏢車該在明晨抵此，午後過鬼愁峽，中途休息一晚，後晨始到紅土崗，他這樣一趕路，今日傍晚就過峽，明日中午便到紅土崗，連老朽再欲邀人去暗中解圍，怕也來不及了，可眞急煞人了！」

姓古少年一邊聽這老者述說，一邊在沉思，至此才問道：「周前輩，家父與在下居此已久，未聞過紅土崗中已有人設下了卡子，當地荒僻，非行旅必經之處，你老又說，設這卡子之人，天下任何鏢局俱能通行無阻，獨對『萬里鏢局』，人畜格殺不論，則這卡子，似是專對付『萬里鏢局』而設，他如何會確定這條荒僻山道，終有一日『萬里鏢局』的人會路過呢？否則常年累月豈不是『守株待兔』？這內中情形，在下有點不太明瞭，再說『冀南雙煞』威名遠震，對方是何等樣人，敢向他們尋仇？」

姓周的老者道：「世兄和令尊，久已不問世事，當然孟公茂對近年江湖中動態隔膜，自長江鄂贛邊境富池口起至皖境彭彰縣止，爲水路前輩『獨角鰲』孟公茂設下水卡後，由此去東南一帶通路，大大阻塞，連鄱陽湖也形成了孤立，若欲避免這條水路去贛，除非繞遠道由皖中走，此外，便是翻越這九宮山脈，因此，才有人看上了這鬼愁峽，在那裡開山，此地是去贛境的捷路，尚有羊腸小道，捨此就是未經人走過的荒嶺野地，近年來小夥鏢車，都經此處入贛，好在鬼愁峽開山的『斷魂刀』卓雄，尚要交朋友，手下兄弟倒也顧到道義，非必要時，決不與一般鏢行朋友爲難，至於和『冀南雙煞』爲敵的，正是當今氣燄最盛的『七喪門』掌門人柯七，當年在黃崗，雙煞中的雪鵰白老哥，一掌擊斃了淫婦柯素貞，便與柯七結下深仇，這老賊爲報愛女之仇，不知下了多少苦功。

「創下『七喪門』時，就是爲了對付雙煞，以雙煞在外交情，老賊這等邪道旁門，即使發揚，也難與雙煞爲敵，不想十幾年來，老賊暗中埋頭苦幹，大大有了成就，目前已雄踞在贛東、浙西、皖南一帶，『七喪門』爪牙已遍佈贛境西北一帶，實力雄厚，適巧近年來『萬里鏢局』在南昌府設了一個分局，南下鏢貨，必先到南昌府，然後轉道南下，老賊前幾年不動聲色，最近則已佈置就緒，在贛境石壁口、上富鎮、紅土崗設了暗卡，這都是由鄂境入贛去南昌的要道，七賊率領了『七喪門』主要手下，坐鎮在靖安，目的專對付『萬里鏢局』，這是突然發動之事，『萬里鏢局』方面，根本不知道這等危機，老朽前一時在金鷄嶺訪友，聽這位老友談起，始知就裡，來時曾由紅土崗路過，面東一帶，已築起了簡陋山寨，已是事實了。老朽就想北上通知豫南淮河店他們另一分局，可是到了保安，却已迎面遇到了他們的鏢車行列了。」

這少年聽了，才對那鏢車行列看了一眼，道：「這位『銀戟』葉前輩，聽說他手中一對雙陽戟，曾會過不少陣仗，『七喪門』若是令普通手下守在這紅土崗，怕也難阻擋得了他們，至於家父幾時回來，沒有一定行期，我父子本不管世事，但紅土崗却在我父子所居五十里之內，記得鬼愁峽有人立櫃之時，曾有人前來，向家父招呼過，家父如何回答，在下不知，這紅土崗既設了山寨，却未來通知一聲，看來他們是目中無人，這樣吧！在下不才，就和周前輩去一趟，『萬里鏢局』能安然通過紅土崗最好，否則，周前輩和在下出手相助如何？據在下所知，紅土崗附近，尚有幾位前輩隱居，家父時常造訪，『七喪門』眞係目中無人，怕也難如他們想像中那樣稱心如意。」

老者聽了，面露喜色，起身一揖道：「老朽此事拜謁令尊，本也不敢奢望他老人家親自前去，祇求令尊知照世兄一行便成，以世兄威名，這左道旁門邪惡之輩，一見世兄，早已膽破心驚了。」

少年慌忙還揖道：「周前輩也太誇獎了，在下那有這份威望？待在下向鄰居交代一聲，與前輩上路便是了。」

說完，就走到隔鄰，向一老年鄉農說了一聲，然後進屋一次，帶上了門，與這周姓老者向這九宮山趕去。

在這曲折高陡的山道上，「萬里鏢局」的行列在艱苦的行進，這時鏢夥，已改前拉後推爲扛抬，粗大的竹槓，從車上預繫好的麻繩中穿過，抬在肩上，一步一步向山道上扛去，竹槓被壓得彎彎的，在陡斜的山道上，肩負重物，可見得是如何的艱苦了。

他們由午前上山，足足走了二個時辰，始翻過一個山嶺，到了一個較爲平坦的山坡，停下休息，才開始吃了一點乾糧，葉長春指着這處山崖下，有幾道流泉和一條峽谷，對幾個年老的鏢夥道：「這便是鬼愁峽，約一個半時辰到二個時辰之間，便可過峽，過了峽二十里，有一叢林木，咱們去那裡過夜，故在黃昏前必須趕到那邊，時間匆促，弟兄們必須加緊脚步！」

他們休息了半個時辰，重又起身，葉長春命令每輛鏢車上，都亮出了鏢局的旗號，自己也把放在第一輛車上的一個狹長包裹解了開來，把一對隨身的雙陽戟，斜背在肩上。

這鬼愁峽由遠處看來，不過是一條細小峽谷，可是一到近前，却大爲不同，峽谷在半山腰上，兩旁削壁，足有三四十丈高下，左側光滑如鏡，右壁山泉，在石壁縫中滲出，已生滿了青苔，中間是條二丈多闊的山道，右側更佔去七八尺闊一條澗道，一望過去，這峽谷其深無比，看不到盡頭。

葉長春向前面兩壁打量了一眼，然後一揮手，原本在替代挑扛的三四

個趟子手，立即向前奔去，第一個撮唇尖嘯了一聲，第二個也响應了一聲，第三個則挺直喉嚨喊起鏢來：「借——道——借——道——」拖着漫長的尾音，然後一個字一個字的吐出：「大——名——府——萬——里——鏢——局——借——道——」喊了三遍，接着尖嘯聲又起。

在趟子手開道喊鏢聲中，一衆人便快步進入峽谷，這時已是秋末冬初，峽谷中風勢頗爲緊急，好在一衆鏢夥挑得混身大汗，否則，一件單衫，準能令人打上寒噤。

約莫走了半里光景，趟子手尖銳連嘯了二聲，一長一短，這暗號是表示前面已有發現，葉長春聽到了暗號，對身旁葉昶看了一眼，葉昶立即往鏢車後趕去，葉長春脚步一緊，趕快上前，走出五六丈路，祇見右側山道旁，地勢較爲寬廣，正中插了一面錦旗，旗桿高有丈餘，旗身作狹長形，猶如一面長旛，正中一個「卓」字，向旗桿一面，一柄狹長厚背刀，另一面，則係反北斗七星，旗桿旁，則掛着一張硬弓和三支响箭。

葉長春多年在江湖中闖盪，經驗老到，走近前去，取下硬弓和响箭，又對旗上的反北斗七星看上一眼，然後抬頭看到三十多丈高的山崖上，似也有一支旗桿豎起，他手一扯弓弦，感覺這弓似有八石硬度，便微一沉腰，搭上箭，一運勁，扯了一個滿弓，颼一聲，响箭帶起一陣「汪汪」之聲，冲天而起，越過三十多丈高的山崖，射向右側。葉長春重複掛好弓箭，又對這旗上反北斗七星看了一眼。

轉眼之間，山崖上起了一陣鑼聲，接着一支响箭，由山崖上射向前路峽谷中，葉長春揮手令鏢車跟隨他前進，走出三四十丈，約莫响箭落處，原來是峽谷內一個大盆地，周圍約有十幾畝大小，盆地沿山壁一帶斜坡上，築有一道寨門，內裡約有二三十座房屋，偏右一面，有幾間較爲高大，這時寨門已開，一個四十左右的中年漢子，一身黑色勁裝，斜背了一柄狹長厚背刀，細眉長目，熊腰虎背，神態極爲威猛，屹立在寨門三丈以外，他身後則站立了二十多個黑色勁裝的漢子。

葉長春走快幾步，上前一拱手道：「在下冀南大名府『萬里鏢局』葉長春，尊駕可是鬼愁峽谷的卓寨主嗎？」

那中年漢子也一抱拳道：「在下正是『石瘤寨』卓雄。葉副總鏢頭的威名，早已久仰了！」

葉長春迴顧身側一個趟子手，這趟子手立即把手中捧住的一個四方小包袱，放到了二人中間地上，葉長春復又拱手道：「奉上微些薄禮，聊表心意，特向卓寨主借道，青山不老，綠水長流，禮輕情重，還望寨主笑納。」

卓雄對地上這個小包袱看了一眼，然後對遠處一列鏢車掃視了一眼，然後微笑道：「本寨有個不成文的規例，凡是名不見經傳的小鏢局，保的又是小買賣，本寨不但不過問，還派兄弟護送出這峽谷。若是威名遠震的大鏢局，倒要衡量所保鏢貨，對這『買路錢』，却要爭多論少，葉副總鏢頭屬下的『萬里鏢局』，在西北無人不知，是個金字招牌的大鏢局，多賜一點人情，諒無傷脾胃，本寨按例行事，想衡量一下貴局所保鏢貨，副總鏢頭諒必不會多心吧！」

葉長春一聽，面色微微沉下，這卓雄已大踏步向鏢車停處走去，葉長春祇得跟隨在旁，走出六七丈路，離卓雄身後這二十多個弟兄已遠，卓雄才悄聲道：「葉前輩，你老在發响箭拜山時，可曾見到旗幟上反北斗七星嗎？」

葉長春久走江湖，七巧玲瓏，一聽這位「石瘤寨」寨主「斷魂刀」這樣稱他爲前輩，知是沒懷甚麼惡意，便也悄聲道：「在下見到了，這標誌好似崛起贛東喪王山『七喪門』的標誌。」

卓雄微微一點頭道：「不錯，是『七喪門』的反北斗七星，在下『石瘤寨』人單勢孤，半月前，『七喪門』來了不少好手，與在下爲難，曾惡鬥過一場，來的五人，身手個個高强，四個與在下交手過了五十招退下，末一個叫雷金鳳的，是個女的，所施『喪門刀法』，辛辣而又精奧，在三十招中，已磕飛在下手中的斷魂刀，她却不下殺手，要『石瘤寨』作爲她『七喪門』的外圍卡子，一切仍由在下作主，祇不過派來了幾個頭目……」

這時已走到鏢車旁，卓雄故意隨手翻閱查檢車上鏢貨，逐輛檢視，一邊又道：「據這雷金鳳相告，剛才和在下動手的四個人，都是『七喪』中第三代弟子，特意每人接在下五十招立威，表示第三代弟子，也有這等功力，目的想教在下死心塌地的服從她『七喪門』，最後，她又提出一個問題，天下任何鏢局路過此地，可隨在下之意發放或留難，惟有前輩的『萬里鏢局』，却不許輕易放過，不論人畜，一律格殺勿論。若是估計功力不敵，則以信鴿傳信去紅土崗，報告前輩等行踪，聽她語氣，『七喪門』似與前輩有不能化解的血仇，此去三十里便是紅土崗，前輩尚須倍加小心。」

葉長春聽了，心中暗暗吃驚，這「七喪門」的掌門人柯七，正是總鏢頭的對頭冤家，當年「雪中鵰」白泰，在黃崗掌斃柯素貞之時，他亦在場，之後有人傳說，老賊柯七，自知功力難與白泰厮拚，乃遠走閩南，在火飛山「刀魔」普舵門下，苦學了五年，才在喪王山老巢創立「七喪門」，至今已是十年，這十年當中，想必有極高成就。

「斷魂刀」卓雄，在小輩中也是出人頭地的人物，雖不知他有多少功力，但「七喪門」第三代弟子，都能和他

走上五十招，則這「七喪門」確是不可輕侮，便對卓雄道：「多承尊駕相告，此情永誌於心，聽尊駕語氣，似對『七喪門』無甚好感，以後若有甚麼爲難之處，用得到在下，可着人送訊至豫南淮河店敝處分局，在下當可趕來相助，以報謝今日相告之情。」

卓雄已檢視到末了一輛車，葉昶對之已怒目相視，一衆鏢夥，也大爲詫異，怎麼副總鏢頭今日如此好相與？任人逐輛檢視鏢貨，這對「萬里鏢局」的威名，大大有損，以往雖有這類事情，但也都近前瞽上一眼而已，這也要名山大寨中著名人物，才給這個面子，這小小鬼愁峽中，却如此跋扈，各人心中，都有點不服之心。

葉長春見狀，連忙使一眼色，卓雄回頭去時，才道：「在下在忍無可忍之時，必與「七喪門」鬧翻，事先定請前輩前來援手，前輩動身之後，在下這裡當即放出信鴿，但紅土崗中，形勢較這裡爲險，這裡不過是在山崖之上，設下一點滾石之類，紅土崗林中，則有强弩箭陣，都是自動埋伏，前輩切勿亂竄，一觸機簧，立即引發，切宜小心……」

說到這裡，略一沉吟又道：「前輩若帶多一份陋規，請再賜一份，算作在下力爭而得，以避『七喪門』派下的耳目，以免起了疑心。」

當卓雄回到寨門前，葉長春已命趟子手又奉上一個小包袱，然後一抱拳對卓雄朗聲道：「尊駕既認在下不夠義氣，準照尊駕所說，再奉上薄禮一份，就借道如何？」

卓雄對地上看了一眼，回轉身去，顯出倨傲之態，對身後二十多個兄弟一笑，然後高聲喝道：「來人，引葉鏢頭出峽谷。」然後轉身對葉長春一拱手道：「恕在下不遠送，葉副總鏢頭請。」

「萬里鏢局」的行列在「石瘤寨」二個弟兄引領之下，出了這鬼愁峽谷，當他們未出谷前，已聽銀鈴響箭聲響，有二頭信鴿，已往東疾飛而去。

他們趕出二十里左右，天色業已黃昏，便在一個山坳中歇了下來，葉長春召集了四十多個鏢夥，把剛才和卓雄相談之事相告，然後道：「老夫前幾年已聽聞『七喪門』柯七，在贛東創宗立派，意料這種旁門左道頑兇，沒有甚麼成就的，想不到已成了氣候，照卓寨主所說，這紅土崗中，必是『七喪門』中好手駐守，祇要不是老賊柯七親自把守，憑老夫手上雙戟，想是還可以闖得過去，到時還要大家提高警惕才好，若在緊急之時，記得切莫闖入林中，今晚提早休息，明晨天一破曉，立即起程，預料辰末，便可以趕到紅土崗了。」

山中寒冷，一衆夥伴，把遮雨油布，斫了一點樹木，支撐起一頂篷來，在背風之處，把鏢車當作支柱，準備渡過這一夜。

當夜色迷濛，衆人剛要闔眼之間，突覺風聲颯然，似有人縱到篷側，葉長春首先警覺，一搭肩背，由篷內竄了出來，手中也已持了雙戟，他四週一打量，除派守值夜二人在附近巡視之外，了無異狀，心中大爲奇怪，山中安靜，落葉可聞，剛才明明是有人衣袂帶起風聲，怎會無人？這時葉昶也跟踪而出，手中已撤出了點穴鐝。

葉長春略一沉思，便沉聲問道：「是那一位朋友光臨？在下葉長春，大名府『萬里鏢局』鏢頭，是朋友的，請現身相見如何？」

語聲甫歇，左側沿崖幾株老樹間，隱約有人影晃動，接着一個蒼老口音答道：「朋友倒是朋友，可惜早年曾有過節，彼此都有十幾年沒有交往了，老朽祇當你不知前途紅土崗中，正是你『萬里鏢局』白老哥的强仇大敵，處心積慮的和你們爲難，剛才見你和『斷魂刀』卓雄，借檢視鏢貨之間，在互相對答，想來已知大概了。不過卓雄已飛鴿傳訊，紅土崗祇怕早已有準備，專等你送上門去，老朽是誰，諒你在口音之中，業已聽出了？」

葉長春聽這口音，十分稔熟，但一時却想不起來。

但以自己吃上這口鏢行飯，對江湖朋友，一直禮讓，很少與人留下過節，這人說與自己有些過節，且是朋友，已十多年沒有往還了，一時倒眞想不起來，但聽他稱總鏢頭爲白老哥，則此人定是武林中前輩無疑，此去紅土崗，正愁「七喪門」勢盛，自己孤掌難鳴，雖有愛子葉昶在身旁，究竟是年事尚輕，功力還未到爐火純青地步，有這樣一位前輩人物相助，正屬需要，說到以往過節，看來不會是自己對人不起，否則對方還如何會來關心，看來藉此化去一層怨氣，目前四十多條人命要緊，個人恩怨事小，忙開口道：「朋友是老的好，老夫一生爲人，極少有得罪人之處，說有過節，怕是誤會的吧？現時老夫心緒紛亂，聽來口音極熟，但一時却想不起來，這樣吧！我們算解去了這些過節，老夫若有不是之處，則定當面賠個不是。」

那人哈哈一笑道：「好，就這樣一言爲定，葉老弟，老夫已巡視過週圍五里，沒有外人，你亮火摺子吧！看看老夫是誰？」

葉長春聽了，隨身取出火摺，葉昶在旁，也從鏢囊中取出一條油脂棉心，隨手撿起了支撐帳篷時折下的小樹枝，夾了棉心，火摺晃亮，一點燃，藉火光照耀，看清老樹畔一老一少，葉長春一看清楚這老者，不禁呵了一聲，然後淡淡一笑，道：「原來是周漁老哥，這眞出乎意料之外……」說雖是這樣說，心中却有說不出的一股滋味。

原來，十四年前，二人確因不必要的閒事爭過一場閒氣，乃是葉長春護鏢過去山東奉節，忽爲大巴山脈中通風崖岳煌中途攔截，這個初出闖蕩江湖小輩，不按規矩，仗着地形埋伏，以亂箭傷了不少鏢夥，葉長春大怒，與岳煌血戰了半個時辰，雙陽戟已把岳煌圈進在內，正當危急之間，周漁剛巧路過，岳煌正是他的徒侄，便上前勸解，蓋他與葉長春雖不是知交，也見過幾面，葉長春因手下鏢夥爲其亂箭傷了八九個人，一個還傷得極重，不肯輕易放過岳煌，言語間衝突了起來，乃與周漁動上了手，這周漁有鬼影外號，身法之妙，無與倫比，動上手，五十招中，已連拍葉長春肩、背二掌，還摔了他一個大觔斗，葉長春自出師門以來，第一次初遭敗跡，且敗得極慘，認爲是畢生之耻，含恨而回，後來經人勸說，周漁掌下留情，否則早已受了重傷，此後，葉長春因身爲鏢頭，功力也不及周漁，息了報仇之念，幾次見面，都不理不睬，宛如不識，故今晚在這種局面之下見到了周漁，這股滋味，如何說得出來？接着就命葉昶上前拜見。

周漁也指着身旁少年，爲葉長春引見道：「這位便是『七宮獨秀』古聞前輩的兒子古桐，老朽聽聞『七喪門』在紅土崗開山，專爲對付你『萬里鏢局』，想起當年得罪你之處，又記起白老哥解圍之德，就上『奇菊圃』想請古前輩相助，不道他老人家業已出門遠遊去了，祇得請來古世兄辛苦一陣了。」

葉長春一聽這少年便是名震中原「父子雙秀」中的「無影秀士」古桐，忙抱拳道：「久仰！久仰！」

雙方客套了一陣，就在老樹畔坐了下來，葉昶早已拾了一些枯枝，點燃起了一個火堆，然後去週圍巡視。

三人商議了一陣，葉長春心中大寬，意料不到的，有這樣兩位功力較自己爲高的高手助陣，而且還設計得十分週詳，當晚便安安心心的休息了幾個更次。

翌晨，「萬里鏢局」行列在天剛破曉前已向東而行，行列之中，多了二個鏢夥，正是「鬼影」周漁和「無影秀士」古桐二人，二人都脫去了長袍，換上了鏢行所穿的勁裝，與葉長春並肩而走，有說有笑的。

到了辰末，紅土崗業已在望，崗內一切埋伏，因周漁來時已探索過一陣，大概的已和各人說過，故都瞭然於胸，葉長春看這紅土崗，乃是一山谷，百泉滙聚，當地樹木青葱，谷中到處都是高大森林，由高下望，中間有二條道路，一向西去，一向東延展，向東一條出了山谷，便是九宮山面東的山麓了，便命鏢夥亮起了鏢旗，趟子手喊鏢開道。

一直走完了這山谷一半以上，已到了中心，當地都是參天古樹，密密麻麻的一片，周漁悄聲道：「老賊手下要下手，就在此地了。」

葉長春還未回答，趟子手已傳來尖嘯聲，葉長春神情立現緊張，因知「七喪門」對「萬里鏢局」人畜格殺不論，怕不會按甚麼江湖規矩，定必先下手爲强，則派出的趟子手第一個遭殃，因此命葉昶和一鏢夥中好手充任，他與周漁領前，古桐則爲斷後，現時既傳來了警號，慌忙急步趕去，到了前面，祇見葉昶和另一鏢夥，已爲人圍住，每人都有五六個持刀壯漢攔住四週，樹林旁尚有二十多人，都是清一式白色勁裝，葉長春朗笑一聲道：「朋友們既欲攔你葉太爺鏢車，你太爺已來，何必圍住二個趟子手呢？」

這時，隨後而來的鏢車，也已趕到，隨聽一聲「呼哨」，後路也湧出了十幾個人，斷了退路，才始見到林中閃出三人，二個是四十左右的中年漢子，一個則是二十七八歲的少婦，這少婦似是爲首之人，她把手一揮，圍住葉昶和鏢夥的十幾個壯漢，都退了下來，二人也迅即回到了鏢車旁，趕向後面。

那少婦正是「七喪門」中第二代高手雷金鳳，她對葉長春打量了一眼，冷冷的道：「照說，我『七喪門』與你姓葉的沒有甚麼糾葛，可是你却爲那白老賊賣命，當年之事，聽說你也在場，當知其中內情，依照掌門人之意，對於白老賊手下，不論人畜，格殺勿論，是你姑娘在掌門人面前力爭，寃有頭、債有主，不必牽連無辜，祇要你留下鏢車，隨姑娘去見掌門人，聽掌門人發落，其餘手下，便趕走了事，決不下手殺害，你亦由姑娘擔保，祇要白老賊現身前來找『七喪門』，也放你去路，如若不然，莫怪姑娘手下無情！」

葉長春聽了，對四週打量了一下，然後放聲一笑道：「妳諒必是『七喪門』中雷金鳳了，話倒說得好聽，可惜太狂妄一點，妳不傷我手下鏢夥，太爺這鏢袋中四十八枚棗核鏢，也不會動妳手下一根毫毛，今日是太爺押的鏢，妳掌門人和我們總鏢頭，是私人恩怨，若要在你太爺身上找過節，也沒關係，太爺走東闖西，倒也會過不少陣仗，倒要看看妳『七喪門』中究有多少火候？但依太爺看來，還不需太爺親自動手，妳『七喪門』能應付得了太爺同夥幾位鏢頭，才再與太爺動手！」

說完，轉頭對周漁道：「周鏢頭，請你考驗考驗這個攔路尋仇的『七喪門』功力，不要弱了我『萬里鏢局』的威名才好！」

周漁應了一聲，站了出來，雷金鳳早氣得臉色發青，也對身旁中年漢子道：「馬驥，你把這老匹夫拿下。」

馬驥一縱二丈，到了周漁身前，翻腕撤下肩背喪門刀，周漁一搖手道：「且慢！」然後高聲叫道：「顧鏢頭何在？」

在後的古桐走了出來，周漁指着馬驥道：「你一直說着沒有機會上陣，現在就和這位朋友走上幾招，不明之處，老朽自會指教於你。」

那邊雷金鳳聽了，冷哼了半聲，古桐一點頭，大踏步走上前去，馬驥用力一指道：「小子，你撤出兵刃。」

古桐對他一笑道：「本武師外號『白手可勝』，接不上你時，我再用兵刃也不遲，請呀！」

馬驥冷笑一聲，一橫刀鋒，便是一招「順水推舟」，往古桐齊胸抹去，古桐往後猛退一步，一吸口氣，刀鋒在胸前劃過，看來這一招避得極險。

馬驥一刀劃空，身形往前一邁步，健腕一翻，一招「天馬行空」，刀尖疾挑古桐小腹，這一招迅疾無比，古桐橫滑一步，刀尖在腰際穿過，第二招又是落空，馬驥一轉身，立即改招爲「渴馬奔泉」刀尖直點古桐咽喉，古桐身形一個踉蹌，似向刀尖撞去，可是一側頭，刀鋒貼頸而過，端的是驚險萬分。

古桐身形衝出幾尺，然後對周漁笑道：「周老鏢頭，這『七喪門』刀法，是怎麼一回事？怎老是往空處刺劃？」

周漁笑道：「這是喪門刀法，是打着玩的，你不知道嗎？可是你別儘管貪玩，打完了我們還得出山到前面打尖，別讓兄弟們肚子挨餓。」

這時馬驥喪門刀法業已施展開來，刀光霍霍，這古桐就在刀光中東閃西躲，同時口中咕噥道：「難得有機會上陣對一仗，遇到的又是一個大飯桶，眞令人失望，看來要換一個試試才行。」

說完，身形一側，避過馬驥一刀，掌沿向馬驥肩頭削去，馬驥一卸肩，一招「偷樑換柱」手中刀鋒翻向上，迎向古桐掌緣，不想古桐掌未削下，却是飛起一脚，踢在他斜屈的右膝上，馬驥身形立刻飛起了七八尺，叭的一聲，跌到雷金鳳身前，一丟刀，雙手抱住了膝蓋，咬牙强忍，敢情這一脚，已把他膝蓋踢碎了。

雷金鳳一見，立即變色，正當這時，另一個中年漢子，已怒喝一聲，身形突縱而起，凌空發招，一招「推窗送影」刀尖振動，撲向古桐了，雷金鳳已嬌叱一聲：「莫聖退下！」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古桐早迎住這莫聖縱撲之勢，右手一圈，施出空手入白刃中絕招「分光捉影」，身形斜蹲，猛扣莫聖腕脈，莫聖凌空一扭，雖避過右手，但凌空不能變式，古桐左掌呼的一聲劈出，莫聖凌空身形，立被劈倒墮在地下，連翻二三個觔斗，始穩住身形。

雷金鳳暗吃了一驚，這「萬里鏢局」果眞名不虛傳，手下一個小小武師，祇用上一招，便將「七喪門」中第三代二個好手打發了，因此，祇得自己親自上陣。

她身形如風，一閃已飄到古桐身前，冷笑道：「好功力，姑娘來領教一

下。」說完已向古桐手腕抓去，出手極快，古桐右手向橫一移，雷金鳳左掌已在脅下疾穿而出，直向古桐胸前印去，古桐一駢雙指，點她掌心，雷金鳳已橫削咽喉，古桐不閃不讓，微嘿一聲，左掌一橫，用鶴嘴啄她胸前，雷金鳳猛然縱退，立定了身形，紅着臉對古桐注視。

古桐也因這一招用在一個姑娘身上，有點不好意思，原來二人一上手，便掌指兼施，已交換了三招，雷金鳳注視了一會，才一聲嬌叱，肩背撤下雙刀，正當這時，林中又走出一夥人來，三個五十左右的老者和中年人，擁了一個枯瘦的老頭。

另一個壯漢，在林中搬出一張竹椅，給這枯瘦老頭坐下，這四人便環立在他背後。

葉長春和周漁一看，都不識這人，初還當是「七喪門」老賊柯七親自現身，可是他身後四人中，有一個却是相識，正是柯七的愛徒「遊魂刀」呂元元，可見這枯瘦老頭輩份可不低。

雷金鳳雙刀一起，便是一招「雁落平沙」，左右手齊施，身形欺前，雙刀如翼般劈斬過來，這一招雖則平淡，但威力極大，把赤手空拳的古桐左右閃避之路都已封住，上手就施出殺着，古桐淵渟岳峙，微微一笑，雙掌一招「劃水分流」，斜推而上，右手倏駢指點向雷金鳳左腕郄門穴上，左手則扣向她右手內關穴，雷金鳳雙刀便有難下之苦，雷金鳳嬌叱一聲，身形一側，一招「海燕掠波」，右手刀已橫削古桐腰脅，她改招快，古桐更快，身形橫移，一招「卡莊擒虎」，右手猛出，側身扣她右腕，雷金鳳右側身形，猛改左掠，左手刀疾劈而下，不料古桐這一招「卡莊擒虎」乃是虛勢，早一轉身，一招「湘子遞簫」三指拍在雷金鳳的左腕神門穴上，雷金鳳啊的一聲，左手刀脫手飛出，身形也猛退了二步。

古桐對她一笑，她一咬牙，剛想單刀直進，一條人影，已由側縱到她身前，攔住了她，這人笑道：「小師妹，師叔有話問妳，待愚兄來對付這個小子！」

古桐因馬驥口出不遜，叫他小子撤兵刃，踢碎了他膝蓋，這個也叫他小子，微笑臉色迅即一沉，周漁在旁開口道：「顧武師，這是『七喪門』中第一個開門大弟子，『遊魂刀』呂元元，你勝了他，將來在江湖便能成名了，可得要小心應付，要不要兵刃？」

呂元元對周漁看了一眼，雙眉一皺，但古桐已開口道：「周鏢頭，你放心，除非坐在椅上這個老山賊那樣身份，才配本武師用上兵刃，剛才二個是飯桶，這個看來是酒囊，他敢叫本武師做小子，也會教他挨一下重的。」

呂元元冷冷一笑，早撤下了一柄耀眼生輝的喪門刀，這柄喪門刀刀身狹長，背厚鋒銳，刀尖平圓，宛如半柄長劍，但較爲寬闊而已，刀光中隱隱泛起藍光，看來這刀不是普通鋼鐵所鑄造，古桐早就留意了。

呂元元冷笑道：「你小子好一手擒拿手，待老夫來教訓教訓你……」語聲未歇，刀鋒已疾進，一開始，便施出了專對付貼身而攻的「混元刀法」，先守護全身，然後乘隙出招。

古桐因他手中喪門刀是柄利器，倒也有點顧忌，忙施用內家大騰挪身法，在他身外遊走，右手以上乘空手入白刃，踏虛搶奪他手中刀，左掌則以劈空掌應付。

這二人一搭上手，形勢與戰馬驥、莫聖和雷金鳳不同，古桐和這三個人對手，輕描淡寫，和這呂元元却已用上了七成功力了。這呂元元不愧爲「七喪門」的開山大弟子，手中更佔了兵刃的便宜，古桐强攻了三十多招，兀自攻不進呂元元護身刀光之中。

呂元元這時心中已大大懍駭，自己在外道黑山派中，學了「遊魂身法」，對敵時，一直以身形飄忽靈活見稱，這少年武師功候居然這等高强，身法較自己更爲快速，一上手便爲他身法所困，出手更迅疾無比，自己空有一柄緬鐵寶刀，却處處受對方所制，無法遞出，他左掌右擒，手法無一不奥妙異常，明知自己手上是柄寶刀，還是踏虛强攻，這等功力，怎不教人驚心？

在旁觀戰的，都已看出這少年武師雖赤手空拳，形勢上已佔了上風，呂元元有兵刃在手，反倒處處受攻，立在老頭椅後的三個人和旁立的雷金鳳都臉色大變，這枯瘦老頭緩緩的立了起來，一邊走，一邊沉聲道：「元侄退下，你不是這個年輕武師的對手，老朽有話請問他。」

呂元元想撤身退下，可是那裡能夠，已爲古桐身法所困，旁立周漁，因聽那枯瘦老頭兒說話極爲和善客氣，便也道：「顧武師，你不聽這位老朋友說有話請問你嗎？就放手讓對方撤身，不可壞了我們走鏢的規矩，逞强鬥氣。」

古桐一聽，身形一閃，已站到了周漁的身畔，呂元元才始脫圍，一張臉已漲成了紫醬色，古桐悄聲對周漁說：「周前輩，在下識這老者，正是閩中大素山『竹林三怪』中的『刀怪』沙坤，功力頗高，在下還勉强可以應付他。」

這枯瘦老頭上前道：「無怪大名府『萬里鏢局』名震南北，屬下一個小小武師，身法手法，無一不是玄門上乘功候，不知那一位是『銀戟』葉長春？」

葉長春上前一步笑道：「在下便是，尊駕是那一位？」

老頭笑道：「老朽沙坤，與『七喪門』掌門人柯七却誼屬同門，別的不必論爭，尊駕接得下老朽五十招，老朽就作主送你們過紅土崗，直去南昌府，沿途尚有『七喪門』的地段，也由老

朽出面，不許稍有留難，若是接不下，那麼留下鏢車，就請你們這個總鏢頭白泰，向『七喪門』的掌門人要這鏢貨，也好了却當年恩怨。」

葉長春還未開口回答，高大古樹上，已有人接口道：「沙老怪，你說的話作不作準？」

枯瘦老頭正是沙坤，聞言一愕，抬頭對樹梢看了一眼，沉聲道：「姓沙的一生言出如山，怎作不得準？你是甚麼人？要來插口？」

樹梢那人回道：「我既知道是你，當然你也知道我，此處不便露面，你要試試他們功夫，不是我替他們吹大氣，這位葉副總鏢頭手下二個武師，都能接你五十招，還用不到葉副總鏢頭親自動手，不信你就試試看？」

古桐和周漁聽了，俱各心中一喜，葉長春乘機道：「這位朋友說得不錯，周武師，你就代替老夫吧！」

沙坤沉着臉沒說話，樹上飛下一段新折下的三尺左右長樹枝，直插到地下，那人又開口道：「顧武師，你先接沙老怪五十招竹刀，可留點神。」

沙坤聽那人語氣，果眞是知道自己來歷，便撤出腰間二尺竹刀，道：「好，老朽多年未到過這中原來，今天倒要衡量衡量這中原江湖道上朋友的內功。」

古桐也持樹枝應戰，他一探到樹枝，長度和輕重，都合自己應用兵刃的份量，便抱拳說了一聲「請！」便和「刀怪」沙坤展開了一場龍虎生死鬥。

這二人招式不快，一招一式，極爲清晰，與古桐戰呂元元的快如閃電，又是不同，二人虛接了二十多招，「刀怪」沙坤突然一刀向古桐壓下的樹枝輕輕一挑，就這樣輕輕一挑，古桐便向後連退五六步。四十招過後，古桐一有機會樹枝橫敲了一記沙坤的竹刀，沙坤身形也疾轉了二匝，沙坤對古桐看了一眼，然後竹刀連連空自出了七八招，收刀一笑道：「算已接了老朽五十招，顧武師的功力，出於老朽意料之外的高强。」

古桐也一抱拳道：「承讓！承讓！」便退了下來，立在周漁身旁，微微喘氣。

周漁接過古桐手中樹枝，折斷了一半，對沙坤笑道：「輪到本鏢頭來接老朋友五十招了！」

沙坤一點頭，竹刀疾刺而出，快逾閃電，周漁一閃身，滑向門外，手中樹枝橫掃沙坤後心，沙坤乘勢「攔江撒網」，竹刀也猛掃過來，這二人戰法又是不同，轉眼之間，祇見一灰一青二條人影糾纏在一起，早已看不出他們的手中招式。

葉長春心中暗暗吃驚，這姓沙的枯瘦老頭，和古桐戰時，五十招中，都用上了內力，他以爲古桐年輕，想在內力上勝他，現在和周漁快打，想在身法上勝他，可是打錯了算盤，這周漁外號「鬼影」，出名的快身法，如影隨形。

果然，祇三十招左右，這「刀怪」沙坤身形猛然迅縱而出，縱離了戰圈，紅着臉道：「不必再接這二十招了，老朽承認尊駕功力在老朽之上！」然後對雷金鳳道：「鳳姑娘！這紅土崗是妳負責，妳代老朽送『萬里鏢局』這幾位到南昌府，沿途不許本門之人得罪及爲難。」

雷金鳳紅着臉點頭應是，沙坤對呂元元道：「你回師門，對柯師兄說，老朽已敗在『萬里鏢局』一位武師手下，告訴他，『七喪門』還不到發揚光大之時，若欲逞强，必自取其辱，聽不聽由他，五年後，老朽再來拜望師兄，這紅土崗的卡子也撤了吧！」

呂元元自身也嚐到了滋味，也連聲應「是」，沙坤對樹梢上一拱手道：「是那一位老朋友？請在午間到水泉鎭和老朽一會，解開這個悶葫蘆如何？」

樹梢那人答道：「好！」接着樹梢晃動，似已動身。

沙坤對葉長春一拱手道：「葉副總鏢頭請！」說完也晃身閃入林中去了。

葉長春對古桐、周漁看了一眼，一揮手，向趟子手高喊一聲，呼哨之聲重起，「萬里鏢局」的鏢車行列就直向南昌府而去。

（全文完）

龍三公子

俠義詭異傳奇故事／麥長青・文　可飛・圖

藝成重回傷心地　龍三公子報父仇

上文提要：小三子與爹隱居偏僻小城十餘載，鄰屋住着高大媽母女倆。在一個風雪夜，突然來了一伙殺手，搥門擂窗向高大媽追討一物。原來高大媽是燕雲十八友老二高飛雨之妻。當年夫妻倆爲代人保存一家傳秘笈，老大欲謀不遂，十餘年來追討不休，這次又被追踪而至，高大媽臨急中將此包秘笈塞在小三子身上，躍窗迎戰，不幸身亡，小三子爹爲打不平，却惹禍上身……

苦主催逼，官府難再拖延，欲將王道生捕進大牢！

沈軍師回不來了，永遠也回不來了。他被人高高吊在「布政使司」的衙門前旗桿上，丟了頭。

一柄二尺多長的竹劍，代替沈軍師的六陽魁首，筆直的插入頸內，竹劍垂繐，繐附一柬，柬上寫的是……無頭走狗一名，姓曲字大海，今名爲沈天重，爲太湖漁幫、順風太湖萬里船行東主王道生之左右手，惡行難計，殺之爲民除害，爲父復仇，具名的是，小三子。

小三子是誰？在太湖地區自是陌生，官府必須捕緝兇手歸案，反正趕上王道生「圖謀不軌」的大罪揭發，有人自以爲是的散佈謠言，這位兇手小三子，一夜之間名傳千里，並且成爲了升斗市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王道生失踪了，隨他一起失踪的有他一家老小和他兩位女婿的家人，浩瀚太湖，藏上三五十個人，官府那裡去找，其實就算明明一找必獲也沒有人肯去的，王道生獨霸太湖的太湖王傳名天下，多少年來，官家上至布政使司，下到牽夫走卒，誰敢說沒得過王道生香火的，俗語說「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王道生全家突然消失，留下了萬貫家財船、漁二行，對上來說，已足交代，對已來講，只能這般恰到好處，若是「認眞」，非公事公辦不可，那問題可大了，揭來揭去問來問去，祇怕還不如「紅樓夢」中的「寧國府」，至少人家府外面，那對石獅子還乾乾淨淨！到那一天，豈不是應了俗語所說「滾水灌滿老鼠洞」，老少都死，好死還不如惡活着，何況京師遙遠，天下之亂，活着才能「混水摸魚」，於是乎祇憑一筒文書，上書「私鑄軍械，販賣人口，窩藏盜匪，走私犯禁」等大罪行，在「查緝時人犯拘捕，已遭格殺驗明不誤」十五個字之下，漫天霧雲烟消雲散，於是一筆勾消了本案。

晴天霹靂傳遍天下，曾以「一炮打死努爾哈赤」的「寧遠」守將，現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天津登萊事務的袁崇煥，被「志大過天，心狹若鼠，多疑耳軟」的崇禎帝，凌遲處死，明朝最後的一位柱石大臣，自命爲「君無一失，臣背萬錯」的崇禎帝「自毀長城」後，天下震驚。

幸賴昔日賞識袁崇煥的孫萬宗東山復起，力保祖大壽，方始守住了山海關，慢慢地穩住灤東，使業將支離破碎的明朝，暫保平安。

皇太極的「大淸」兵進，明崇禎嚴關緊守等等，和本故事的「龍三公子」的時間，環境稍有關聯。故此略提始末，不再多贅。

寧作太平狗，不作亂世人，這話自是挖苦過甚，但抱有這種感慨者，他目睹，身受亂世人的悲哀，人命賤不如狗的事實，難免犯了消極灰心之意，才說出如此可嘆又可憐的話來。

亂世英雄豪傑應運而出，正所謂「成則爲王，敗則爲寇」，譬如現在身爲「二貝勒」阿敏，「皇太極叔父兒子」帳下的「阿爾哈圖，土門」及「洪巴圖魯」「大勇士」的白瑞，就是應運而生的大豪傑。

當他在南山脚下小斜坡上，和「半天雲」馬如飛，「黑心煞神」楊威，「俏天狐」公孫鳳，慘殺了龍隱並分屍滅跡之後，非但一心欲得的東西沒有到手，並且搜遍全城，都未能尋獲小三子，連小喬也毫無消息，當然更始終不知道「燕雲十八友」的老二，高大媽的丈夫，小喬的嚴父高飛雨已到城中，並且親眼目睹他們殘殺龍隱的惡行！

一連多日，可說是已遍翻了每寸地方，還是音訊全無，首先楊威不耐，斷定龍隱死前已和高飛雨有了聯絡，說不定小喬和小三子已由高飛雨攜之遠走高飛，所以楊威逼索了三百兩銀子離城他往。

馬如飛和公孫鳳，沒有吃到魚便惹下一身腥氣，落得兩手血腥，一身仇怨，十分悔恨，公孫鳳許是犯了「女子」善變的天性，在暗中作決定悄悄的離去，一清早去了龍隱死處地方，是祝禱抑或是安頓一下，深深感悲的「良心」，還是別有目的，那祇有她一個人知道，不過她却因此發現了可疑的足痕，按之搜索，到達小三子曾藏身過之山洞。

小三子當然是早走了，高家父女也潛出他往多時，公孫鳳找出內室門戶，看到尚留下來的水、糧等物，心神皆凜，這位「俏天狐」有狐狸的狡獪和詭智，馬上明白那月黑風高殺人夜，龍小三子正親眼目睹父親慘死，小小年紀，能容忍父死之悲，親仇之疼，必抱矢志復仇，走，走得距離當地越遠越好，天涯寬，海角廣，也許能躲過復仇之手，於是她瞞着白瑞和馬如飛，立刻悄然離去。

烏合之衆，是談不到道義或責任的，因利慾的勾結，自然更是互相不信任，大清早公孫鳳在冰天雪地的天氣下單騎馳離南山，但沒有瞞過白瑞的眼睛，白瑞一個人有些膽怯公孫鳳的功力暗器，無奈的通知了馬如飛，所以公孫鳳的一舉一動，皆未能逃過白瑞和馬如飛的眼睛。

公孫鳳自山洞中走出來，那種如蛇蝎般的面色、神情，使白瑞恍然大悟，公孫鳳縱騎疾奔而去的理由，白瑞和馬如飛也証明了所料之事，馬如飛繼公孫鳳之後走的，臨行對白瑞說，那物件若不在小三子身上，必然是在小喬處，不管在那個人手中，現在業已無望獲得，多則十年少則可能六載，高、龍兩家後代必前來，願白瑞早爲身家性命作個打算。

馬如飛走後，到開春，白瑞仍沒有打算放棄半城之主的富貴，但等到春夏相交時，局勢突變，「金國」建立，若不思變應變，不僅半城之主沒有份，祇怕滿門都會淪爲亡國奴了。

有句古老的俗語說：「好人不長命，禍害活千年」，當眞有太多太多的日子，譬如一年四季十二個月來說，老天爺閉眼睛沉沉睡去的時候，大概總有十個月，所以許許多多的好人被坑死了，祇沒有看見許多的壞人作惡，却偏偏，偶而壞且發善心時，正趕上老天爺睜開眼珠子，於是乎賜之以福賞之以祿，白瑞正是蒙受了老天爺錯失時的賜福，「阿敏」行獵到了這座城鎮。

白瑞當年濟助過「阿敏」，這天又巧碰了面，白瑞遂和阿敏訂了後約，黃金白銀珍貴珠寶，收拾了三滿箱，打發黃臉婆領着兒女回到祖籍，河南的鄭州，帶去一隻箱子，他自己携帶兩箱率領着二十名親信高手和白福、曲大海二位總管，投到阿敏的「二貝勒」府中。

曲大海當年是黃河水盜海賊，爲了建功，經白瑞推薦，阿敏還鄭重其事的和白瑞經過計議，才放棄陳了努爾哈赤。阿敏的主見是雖然時間還早，但如果能有可信托之人，先去中原各地結交當地英豪，等有朝一日兵進中原時，起而相應，那麼天下就可以垂手可得了。

垂手可得被努爾哈赤斥爲痴人說夢話，但對阿敏能有這般遠見，却極爲高興，便答應白瑞見宜行事，曲大海改姓爲沈，終於在太湖有成，緣由於此也。

那知曲大海寄人籬下時，是一個模樣，太湖創得局面後，又是另一個模樣了，多年不但終斷了和白瑞的消息聯絡，並且廣集財貨秘密安置，他早有打算，看中了那「四季如春」的昆明，前年已差心腹購置大片田莊房舍，財貨亦移轉過不少，這一點，連太湖王都全被蒙在鼓裡。

假如小三子復仇遲半年，曲大海已潛往雲南，算算因果，當年是他點燃着暗藏「夢迷散」的「佛指香」，今朝他也是第一個身遭慘禍的報應。

就因爲曲大海和白瑞中斷來往，所以曲大海太湖慘死的事，白瑞一點也不知道，仍在「二貝勒」執掌他的大權，一心算計招財進寶的謀計。

是崇禎四年，阿敏被皇太極派守「永平」，白瑞自然以新貴身份隨行。

阿敏聽信了白瑞的話，縱兵搶掠「榛子鎭」，率領這隊兵馬的正是白瑞，他非但財貨兼收，並且將全鎭漢民擄獻給阿敏留爲「工奴」。他自己借口清點財物入册，只率親信五十高手和白福，留在榛子鎭上。

白瑞佔據了榛子鎭最大最好的一座巨宅，那是鎭上李大戶的，李大戶老夫妻和愛子孫兒，白瑞率兵掠劫時被劫殺，情屈命不屈的作了刀下之鬼。不過李大戶那三位漂亮的侍妾，非但活着，並且活得十分痛快。

夜三更，李大戶舊宅中燈火亮如

白日，廣大的圍墻外，三百名清兵持戈嚴守，圍墻內，五十高手防守不懈，富貴華麗寬大的正廳上，地上舖滿全新的地氈，其上又舖滿五花十色的錦緞，人據一席，席開七桌，雁翅排列，白瑞居中，六名二貝勒帳前大將兩列而坐，數十名嬌艷美女，赤身而舞，伴酒偎懷，李大戶那三名侍妾，最嬌也最美，白瑞左擁右抱，這非是酒筵歡樂，簡直是一場荒天下大唐的「無遮大會」了！

白瑞的這一套「女色權術」，不僅已令阿敏言聽計從，舉凡阿敏帳下有名的將官，已無不甘心願受其操縱，白瑞會弄錢，也會弄些媚面騷首的美女，更會弄些當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歡娛妙事，試想「阿敏」何等忠勇，曾爲皇太極兩征朝鮮的第一功臣，如今竟會置君命不顧，跋扈弄權，縱兵掠民，如非有個白瑞，使他言聽計從，又怎會如此，目下凡屬阿敏權勢伸達的地方，那個不知，如要平安，須得白爺允諾。白瑞太過狂妄，像這次搶掠榛子鎭，無形中惹下了殺身大禍！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酒眞能不醉人嗎？除非它永遠留在罈裡，瓶裡，美色動人心，自然是更會迷人，何况今夜酒是道地的陳年佳釀，瘋狂飲客，無一不是好酒者，再加上騷媚入骨的裸體嬌娘投懷送抱，丁香舌兒送美酒，不醉更待何時？

八分醉時十分色，於是乎一幕無耻至極的男女勾當，操演出來了。

白瑞喝得酒最多，入喉下肚的最少，全賴着他那條抹汗擦嘴的汗巾，無遮嬉戲由他開始，正戲上場時，座中早沒了他的影子，他到李大戶的卧房，一個人悄悄的去。

這卧房本來是他的卧處，按說盡可以大大方方的去，他沒有坦然大方的走，是掩掩遮遮的弓腰悄行。

有原因嗎？當然是有，卧房中那牙床上，正躺着個無法逃過白瑞蹂躪的少女，李大戶的長孫女。

榛子鎭提起李大戶的長孫女兒「仙娃」，是沒有一個不知道，那份美就是天下第一畫工也難描出十之五六，白瑞早就聽人說過了，若不是榛子鎭有個「李仙娃」，也許根本不會有這場兵禍，李大戶那三名美艷騷媚的嬌妾，白瑞捨得與朋友共「分享而不悔」但李仙娃却必須他獨自佔有。

李仙娃的穴道被封，昏沉卧睡，白瑞靜悄悄的進屋，慾火已騰身難禁。

不能點燈，點燈會洩盡機密，乍進暗室不甚習慣，好在日間來過多次，摸着門閂關上門，轉身直走，一二……八止步，是珠簾兒，不錯，微挑珠簾，走上三步，右轉，再七步，左手摸「洞房門」，輕推門開，又回身插上門閂，直走九步，伸手摸摸象牙床。

他並沒有踢鞋登床，反而摸索到床側雕花的支柱上，微一按動，牙床自動滑入墻中，露出地道木階，也透上來一絲光亮。

這是李大戶的秘密暗室，也是李大戶頗有遠見爲避荒亂藏身的地方，當然也正是李大戶放置最貴重最珍貴東西的所在地，不幸李大戶仍難逃一死，反而變成白瑞獨享其成。

秘室另有秘密通風地方，不怕爲人發現，秘室有燈，也不怕外洩，仙娃在清兵搶掠時，爲李大戶强制着藏入秘室，李大戶夫婦却來不及進去，全家慘遭殺劫。

仙娃實不該耐不住孤寂和害怕，悄悄走上秘室，牙床滑落門戶洞開時，她正看到白瑞愕然的雙目，驚呼退身已遲，被白瑞點封穴道，耐着一肚慾火直等到現在。

現在，他一邊行下木階，已解脫腰束帶，仍沒有忘記搬動機關，使上面的牙床復還原處。

木階十四級，當他足踏平地時，外衫等已解脫，搭在左臂彎裡，目光掃在右側的牙床，床帳依然斜垂，一邊半掛玉鈎之上，他笑了，欣然得意的淫笑連聲，左臂一甩，束帶衣衫恰巧垂掛於衣架的鈎上，從手法的熟練上看來，白瑞今朝身上的功力，强過昔日多多。

手已舉起，似乎覺得有個地方不對，是那床邊的「飾鏡」，飾鏡現影，斜對飾鏡左側那本該空空的搖椅上，如今多了個人，多了個面目夠「醜」的少年人！

少年人端然正坐，面色寒如秋夜水，一襲雪白衣衫，細看，怪！甚麼天氣竟穿着一身蔴衣，再往下看，垂邊兒的白布褲，白帶兒，白鞋，腰間繫一條蔴繩。

白瑞心頭一凜，這是喪服、重孝，非血親之喪不得如此，誰？這醜少年是誰？莫非李大戶的孫兒？

有這可能，李大戶不會祇在秘室中藏起個孫女來，孫女難傳宗接代，秘室中必然還套有秘室，先前祇顧快些上去免別人發現，沒能仔細搜查整個秘室，不過這也沒有甚麼關係，反正舉手之勞，這醜少年不能活着。

想到這裡，下意識的目光掃向牙床，床上已空無人在，白瑞並不是呆子，腦海子中掠過一絲疑雲，向醜少年問道：「你是李大戶的甚麼人？」

醜少年陰陰的，一笑道：「少爺不認識甚麼李大戶！」

白瑞一愣，道：「那你是誰？床上的人呢？你又是如何進入這間秘室的？」

「你在問我？」醜少年反問道：「你又是誰？床上的人又是你的甚麼人？你又是怎樣走進來的？」

「放肆！」白瑞怒斥道：「快回答我的問話。」

「你當然要聽。」

「快說，否則白老子要……」

「你要怎麼樣？白瑞，你的威風祇能發到現在爲止了，你的報應如今到了，少爺告訴你所要問的每一件事，少爺會叫你明明白白的死……」

白瑞恍然記起，醜少年的模樣似在甚麼地方見過，是……「啊！」他不由驚呼了出聲道：「你……你是小三子！」

「不錯，姓白的，你還能認得我是小三子來，眞不容易，我想也用不着我再回答你其他的問題了吧！」

白瑞心裡想轉身飛逃，但並沒有移動腳步，只是暗暗將功力提聚於雙掌及全身，神色也嚴肅了起來，說道：「眞虧你能找得到我。」

「哼！」小三子冷哼出聲道：「我去過河南，到過你的祖籍……」

「怎麼，你向我的家人下手了？」

「白瑞，龍小三子是龍隱的兒子，父親是頂天立地，兒子也是頂天立地，你的家人和龍家無仇無怨，不過，你那家人並不在原籍。」

「胡說，她們不會……」

「不錯，她們是不會不回去的，因爲她們沒有第二個地方好去，只是當年你給她們携帶回去的那箱珠寶，害了她們。投身到二貝勒帳下時，利慾薰心而忘懷其他，至少你該向阿敏要個憑文甚麼的交給家小，她不至於在『打虎山』下碰上另一隊淸兵時，被擄而遭受淫污終於慘死了。」

「小三子！」白瑞聲色俱厲，他雖然對那黃臉婆早就沒有了恩愛，但子女總是他的親生骨肉，怒斥下沉聲道：「你滿口胡言，她一定是死於你之手，否則你怎會知道當年舊事！」

「少爺不怪你不信，本來你封寶三箱的事，是秘密的，不過白瑞，少爺不必要騙你，我的話信不信也都任由你，少爺如果眞的殺了她們，似乎沒有甚麼不敢承認的道理，你仔細的想想吧！」

「白某往事，你又怎麼會知道？」

「是太湖『無頭軍師』所供。」

「啊！你找……你找到了曲大海？」

「是的，太湖王事敗逃隱，曲大海被我割首留東掛於高竿之上，你的事，就是曲大海死前所提供的。」

白瑞突然飄身抓到衣架上的腰帶，三把二把的緊圍在腰上，小三子動也不動，穩坐椅上，從容至極。

白瑞掃視木階，小三子冷冷地說道：「沒用的，我早已作了手腳，少說也要費上一盞茶工夫，才能重新打開那秘門，你想，我會給你留那麼多時間嗎？」

「小三子，當年事……」

「不必多說，當年少爺是親眼所見，動手吧！」

「且慢，我們或可商量一下，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只要能活下去。」

「活下去？白瑞，殺父之仇已不共戴天，再加上榛子鎮千萬無辜良民，白瑞，只怕你想求一死，都難辦到。」

「小三子！」白瑞厲聲道：「人只不過一死，你難道還能叫白爺我死上幾次不成？」

小三子緩緩的冷笑，站了起來，道：「看吧！能死幾次算幾次。」

白瑞早知無法善罷，已提聚眞力相待，趁小三子開口之際，悄然疾撲上來，五指箕張，掌指罩定小三子胸前三處大穴，指法詭奇，掌心發出歹毒的一陣熱風，勁力凌厲快如閃電，他一上來就施展出獨門「赤燄掌」功。

小三子又一聲冷哼，當白瑞掌風指力已近衣衫時，突然旋身並立即出手，看不出有何玄妙，只不過是那麼一撥一翻又一掌，非但把「赤燄掌」功化盡，指力點空，白瑞這隻左手腕更被緊緊的扣住，全身一震，勁力頓失，立即萎頓於地上，額頭黃豆般大的汗珠兒，如斷線珍珠成串兒墮下來。

白瑞做夢也想不到，自己一身已是頂尖高手之流的功力，一招即爲小三子所擒，並且眞氣即破，難以移動，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長嘆一聲道：「好功夫，我輸得服，小三子，給我個痛快吧！」

「很難了，老父當年死得並不痛快，死後仍要被你們分屍。」

「小三子，你不會和我們一般見識的，你不是這種人。」

「也許吧，只爲父仇，也許我該給你個痛快，但是，再加上榛子鎮上千萬良民，白瑞，你還能多要求甚麼嗎？」

「唉！」白瑞又是嘆息一聲道：「小三子，高家那件東西落到你手裡了？要不你不會有這麼高的功力，和這種罕絕的手法。」

「你眞行，臨死還忘不了這件東西，告訴你吧，高家那件東西，正是我家的故物，那並不是甚麼秘笈珍寶，而是先祖所留下的一封遺書，不過我確實是憑着那封遺書，找到先祖修眞地方，幾年苦研，才有今日之成就。」

「小三子，下手吧！不過你不要忘了，當年動手的不止我一人，如今你對我該有分寸。」

「有，我極有分寸，凡是在李大戶宅中享樂的，天亮前都活不了，只有你，你能活好幾天。」

說罷，小三子套上一副怪模樣的手套，早就準備好鐵索，吊繫在白瑞雙手，將他高高離地三寸吊起，拍打白瑞的穴道，封死了白瑞雙肩，如此白瑞就毫無辦法以腕力提動身軀翻在樑上，但白瑞已能扭轉身軀，抬腿、踢足均無礙。

白瑞並非忘記是自己身受，只因小三子舉動特別，又因小三子輕描淡寫的說過，要他死上好幾次，他非看個仔細不可。

小三子吊好白瑞後，從角落處提過二隻竹絲細編的大漁簍兒，然後才

冷冷的對白瑞道：「仙娃已經平安逃出了榛子鎮，正帶着一封血書找能管阿敏的『皇太極』，明朝孫大經略承宗先生，奇兵已出，灤州指日可下，永平怕也難守，皇太極爲人本份而知仁憑信，阿敏自有他的報應，你白瑞……」

話鋒突停，小三子探手，掌中多了柄解腕刀，一連三刀，刀刀都切入白瑞的腿，臀肉厚處，入肉寸許，白瑞痛得殺豬般的吼叫不止。

小三子搖頭道：「不夠英雄，說，楊威藏在甚麼地方？」

「不，不知道。」

「白瑞，馬如飛和公孫鳳呢？」

「公孫鳳已斷了消息多年，馬如飛本是甘肅人氏，涼州城也許能問出他的下落來。」

「涼州不小，沒個可靠的地方嗎？」

「城外『馬家溝』。」

「好，總算你也幫了點忙，還有，這多年來，你搜刮訛詐而得的珠寶等物，存放在何處？」

「小三子，請放我下來，我道穴已破，功力盡喪，已經是個平常人了，若能饒我不死，我送你那些珍寶。」

「白瑞，我問及珍寶，只是有心爲你作幾件善事，說與不說在你，咱們沒有商量。」

「有，有商量，小三子，珠寶中有幾樣奇珍，譬如『玄英溫玉』……」

「有甚麼好處？」

「可解百毒，繫之身邊，蛇蟲毒物不敢相近，天寒自暖，酷暑生涼……」

「當眞嗎？白瑞。」

「不信可以一試。」

「那東西放在甚麼地方？」

「小三子，這些奇珍交換我的性命，你說一句行不行？」

「不行！」

「小三子，那我就無話可說了，你動手吧！」

「哼，白瑞，像你這種人，生平不會相信任何人的，譬如若眞有那『玄英溫玉』……」

「是眞有，我絕沒有說謊。」

小三子笑了，這是他今夜自看到白瑞起，第一次眞正的並且是寬懷的大笑，事隔整整八個年頭，小三子才只有十九歲，人是長大了，但不是長得很高大，他不算矮，不過比他同年的人總是矮了些，枯瘦、黑、醜猶如當年，所不同的是他成熟了，世故了，比同年的人懂得事多，所以開懷大笑，神情聲調也高昂得多，固執得多。

固執而高昂的笑聲，竟令白瑞心膽寒戰，白瑞已是目下武林中高手之列，暢笑若然有如此聲量，只怕還要在其氣功上再下十年工夫。

暢笑停止，小三子伸手探入白瑞懷中腰際，白瑞的面色早已被嚇得有些蒼白，現在越發白了，白得像一張土紙，是白中帶有一些微黃，這也是人在驚懼到極點時才有的臉色。

掏出來了，「玄英溫玉」半點不假，入手微溫，漸握漸暖却不覺乾澀。

白瑞閉上雙目，他明白再說甚麼也是沒有用，如今面對的小三子，已是個精靈老練的江湖人，施用何等計謀，已難誘使他上當的了。

「白瑞，這塊溫玉算是多年來血債的一點利息吧，講，其餘的金銀珠寶藏在何處？」

「小三子，我白瑞走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你想我還會在明知怎麼樣也是死的情形之下，再說甚麼嗎？」

「會的，嘻嘻，你會的。」

小三子兩聲嘻嘻，使白瑞連骨頭都發了酸麻，那聲調的冷酷、陰森，和帶有嘲弄的堅決，把一個久走江湖、作惡多端的白瑞，嚇得全身抽搐。

小三子打開竹絲大漁簍，又兩聲嘻嘻道：「這是一簍出生在『大戈壁』中的『沙蠍』，會跳，能跳一尺半，你雙足離地三尺，所以大可放心，牠們跳不到你身上去的。」

「小……小……小三子，這眞的是……是那種……那種能噴沙傷人的『沙……沙蠍』？」

「白瑞，古人說『含沙射影』，考據起來似乎是另一宗物件，錯了，古人沒錯，考據錯了，世上眞的有能噴沙的蟲蚧，太多了，但是大半並無毒素，只有這大戈壁中的『沙蠍』，專噴毒砂，凡噴必中，你知道『石虎』吧，那玩意雖皮堅如石，肉厚如象，粗乾到用寶刀三五下都斬扎不透，怪啊，就怕『沙蠍』，沙蠍噴出半口火砂，石虎在兩個時辰之內，必然全身腐爛，直至一身筋肉及皮骨全爛爲止，你呢白瑞，大過石虎，被毒砂噴中，要隔上三十六個時辰才能斷氣，但每個時辰毒發一次，毒發時全身燥熱，手足無措，繼而抽搐骨軟，經脈酸楚，當這陣酸楚過後，必有一處地方漸漸自爛而生膿，很快便爛成個洞，於是……」

「不要再說下去了，小三子，你憑良心說，我是該死，但是該這樣死嗎？小三子我求你，給我個痛快。」

「你這多年來搜刮的金銀珠寶呢？說吧，咱們作爲交換。」

「小三子，大丈夫說一句。」

「那當然，凡是大丈夫，無不言出信隨！」

「那好，東西放在……」白瑞說出金銀珠寶的下落，也就不能不提到當年的內總管白福了。

小三子又笑了，道：「白福不會沒參與當年坑害先父的事吧？」

「留下他！」白瑞要求道：「他是個渾人，一向不出歹毒的主意，當年是我的僕人，一個忠心不二的下僕，自然是順着主人之令是從！」

小三子心中一動，以白瑞的刁猾狠毒自私，斷然不會臨死的時候，去爲一個下人向仇家求情，這裡面一定隱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小三子已非當年一片天眞幼稚的小三子了，想明白了這些之後，冷哼一聲道：「他該不該死，端在當年他曾否參與慘殺先父的毒謀方面，你求情也沒有用，說，當年他知不知道？」

「知道，不過小三子，他知道又怎樣？敢不三緘其口，違抗我的命令從事嗎？」

小三子冷笑着，沒有接話，神色態度上有心的使白瑞發生錯覺，認定小三子決不會饒白福。

在錯覺之下，着實焦急無比，小三子看在眼中，就越發知道所料不虛，又一聲冷哼，故意緩緩的說道：「白瑞，我說過，你已用一生聚斂的血腥錢，換取非常痛快的一死，爲何必去爲一個無惡不作的下人要求不死嗎？」

白瑞喘息刹那，無可奈何的說：「白福並不是我的手下，而是我的堂弟，白氏一族，若如你所說拙荊及子女落於人手的事情不假，就祇剩白福一個人了，小三子，官家定刑要不是叛逆大罪，尚不至禍滅九族，你……」

小三子接口道：「白瑞，事到如今，你還把我當作當年的小三子看，除了實說你代白福求情原因外，別的我都懶得聽，並且要立刻動手啦！」

白瑞不知道爲了甚麼，仍不吐露這件事的秘密，却問小三子道：「你找不到白福，就取不出所有的珍寶，這一點你不要忘記。」

「有了地址，白福很容易找！」

「不錯，只怕當他知道也非死不可時，會採取必要的行動。」

「白瑞，你在暗示甚麼？」

「我不必暗示甚麼，是事實，他死了你得不到珍寶。」

「哼，我小三子祇要能找到他，就能使他生死由我！」

白瑞的態度突然又軟了下來，道：「小三子，僅僅替我帶句話可以嗎？」

小三子冷冷地說道：「不太費力一句話，當然可以！」

白瑞道：「請告訴他，我已經死了，對他的承諾，十分抱歉的已經沒有辦法實現。」

「白瑞，就是這句話？」

「是的，別無相煩，並請立刻給我一個痛快吧！」

小三子冷着一張臉，把兩隻竹絲漁簍兒重新蓋闔妥當，凌虛出指點封了白瑞的啞穴，道：「大丈夫一言九鼎，現在我不但不使你身受『沙蠍』咬體之苦，並且絕不再用我來碰觸你一下，自然更不會殺你，上面那些萬惡東西，正等着我去收拾，我走了，白瑞，今生咱們是見不着啦，來世見！」

他緩緩登上木階，手中還提着那兩隻竹絲的大漁簍兒，盞茶時間之後，他弄開了秘門，才轉身又道：「我上去以後，要先在李大戶這間豪華卧室內放上把火，然後輪到這巨宅每個地方，這是已得仙娃姑娘的同意，所以，前廳中那些殺人兇徒，將一個個慘死大火之下，而你，就被埋在火場地下，榛子鎭的人早已被你們非殺即擄都沒有了，只怕不會有外人來，也不怕有人能救了你，而你，大概十天半月才能離開這個世界，白瑞，記住了，我並沒有動過你一根汗毛。」

小三子閃身走出秘門，將門毀掉開關的輪齒，白瑞有口難以出聲，臉上青筋暴出，肩井穴早被封死，只有拚命的踢着雙腿，搖晃着腰部，使身體搖擺不定，企圖越擺越高，能使雙腿搭上另一樑頭，以求脫身。

當然他的美夢成空，慢說他絕對作不到，即使能够使雙腿及足搭上另一個樑頭，在雙肩不能挪動下，頂了天變作「吊床」，吊上半天，最後仍是一條死路，死路一條。

他恨怒超過對生平作惡的懺悔，他認爲小三子欺騙了他，在恨怒漸漸沉靜下來後，鼻尖突嗅到嗆人喉嚨的焦味，身際傳來劈叭爆响，才想小三子臨行所說放火的事，張大口兒狂叫，他忘了，啞穴被封，毫無聲息。

口不能言心中大駡，駡是沒用，但記起有人矯作的一件事來，他竟然笑了，笑雖沒有聲，但心頭總是有些開心，無言的張口駡，駡的是，小三子，任你多詭，也難逃我這招詭，去找我的白福吧，你會找得到，找到之後，哈哈……小三子，你也活不多久了……」

＊　＊　＊

不幸的消息轉到了守於「永平」的阿敏耳中，搶掠榛子鎭的白瑞和留下來的官兵，隨榛子鎭一把無情火完全化爲灰燼。

阿敏在深悔痛失白瑞下，痛飲終日，而大醉不醒，這時候孫承宗揮軍疾進灤州，血戰半日收復了灤州，皇太極得報大怒，指令嚴斥，阿敏毫不理會，在孫承宗克復灤州之後，不久，即揮軍直指「永平」，阿敏並未出軍對戰，在屠盡永平萬千無辜炎黃子孫後，棄城而去。

阿敏最後終因掠劫榛子鎭和「永平」屠城棄守二罪之下，爲皇太極因於牢中，結果死在獄內，歷史事實不在本故事之內，不再述及。

＊　＊　＊

秋高馬肥，秋收已畢，阡陌一片黃枯，地上霜濺萬物。

拂曉，秋風正挺，透骨寒威正侵凌着大地，一匹老瘦的馬，隨着灰白的霜道，馱着牠那黑瘦醜矮主人，當「天津」城門剛剛開啓時，進入城中。

瘦老馬邁着一定的慢步，嗒嗒的直到太陽高上三竿，才到達牠主人要去的地方，沈莊子！

沈莊子在外城內，沈莊子十分熱鬧，因爲它是內外城的交接點，五行八做全都有，最多的生意有兩種，一是招商客棧，一是酒樓飯肆。

客棧都附有廚房的，代客置辦吃

食，大而高雅的客棧，還設有酒樓茶堂，老瘦馬的四隻大蹄子，就停在了沈莊子最大的一家客棧福來店外。

福來店單是客房有九十七間，有東、西跨院、東西廂房、花園廳、福來樓，最前面還附設着酒菜勝過任何一家的酒館，所以生意十分鼎盛。

舉凡大而豪華的客店酒樓，所請服侍客人的伙記也必是第一流的，所以老瘦馬才停在福來店前，一身塵土的黑瘦矮醜主人滑下那破鞍來的時候，負責招呼客人的店小二，依然是恭敬，躬禮笑臉相迎道：「爺您早，打個尖兒還是住宿？」

黑瘦矮醜的客人，正是僕僕風塵千里迢迢而來的小三子，他沒有接話，也沒有笑，抬頭打量着福來店高大的大門樓兒。

店小二上前先接去了馬鞍繩，道：「爺您老先往裡面坐，您老這匹馬放心交給小的代爲料理，不管您老打尖還是住店，敢說您老走的時候，小的牽出您老的馬來時候，您老全不認識啦！」

小三子這次接話了，道：「可是已經下了『湯鍋』？」

店小二一聽，心裡一緊，暗道：「乖乖，這位爺不大好伺候！」但店小二仍然一臉笑容道：「爺您別當小的不識貨，您這匹老馬走過長途，沒能好好的照料，等小的給牠洗刷乾淨，再餵上半升酒及黑豆料，歇息一陣，保証您老騎上去一口氣跑到京城，您老等着瞧吧！」

「津咀子」並不見得只是諷刺當地的人，也帶有些兒誇讚，小三子本來看着店門口就有大鬧一場的心，硬讓店小二的好話和笑臉，弄得下不了面子，發作不起來，索性的住了店。

見了門口店小二牽着馬這樣的往裡面喊：小青子給我迎貴賓。

外行人聽不懂店小二這話裡有了竅門，客人更當作這是店小二捧自己的話，可是福來店上上下下的人，只要聽到店小二喊聲，全都「瞎子吃湯團」——心中有數，外面來了難服侍的客人。

小青子是福來店最伶俐的店小二，二十二、三的年紀，短打扮，手脚快，眼力尖，另外還有件特殊的專長，所以凡是難於應付的棘手客人，都由他來服侍，說來你是不信，任你多難惹的客人，小青子都能使你安安穩穩。

小青子迎面上來，一哈腰滿面笑容，道：「您老住店……」

小三子還在小青子剛剛走出來的時候，已發現小青子和別的店小二不同處，心裡暗暗冷哼了一聲，立刻明白門口的店小二那句揚喊的用意。

小三子本來就是來生事來的，小青子話問出口，小三子冷着臉沒好氣的說道：「你們這裡可是客棧嗎？」

「沒有錯你老，你老是……」

「這裡既然是客棧，我不住店進來幹甚麼？」

小青子心頭一動，自忖着有意思，當眞是難侍候得狠，好，小子現在你儘管狠，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小青子心裡發狠，臉上還是堆笑道：「爺您老說得對，小的簡直不會說話，請您老別要生氣……」

「知道自己不會說話，就少開口，我生氣？哼，要是和你們這種人生氣，那我就得背氣袋才行。帶路，我要住你們這裡最貴最好的福來樓！」

「福來樓」有九間房，是專爲官府仕紳一家人預備的，一天要五两銀子，大花園獨門，像住在自己家一樣，有專人照料起居飲食一切等等。

小三子一個貌不揚的醜小子，單身漢，開口挑住「福來樓」，小青子越發知道今天來了有心惹事的「惡漢子」，他有辦法。臉一仰，一笑道：「爺您老早來一步就好，就在爺前來的一刹那，小店的『福來樓』才住滿了客人。」

「哦！那我到花園廳！」

「哎呀！您老這……唉，爺您老可能將就將就住『西廂房』吧！」

「怎麼？花園廳也住滿了客人嗎？」

「可不是嘛您老，西廂房也很好，也是獨門院中的，六間房，三正廳，每天才二两銀子！」

「好吧！西廂房。」

小青子帶路西廂房，當到達的時候，小三子已經明白小青子的居心了，西廂在店後三丈，是福來店最深最遠的地方，在這地方出了事，高聲喊叫前面也是聽不見的。

西廂是不錯，很够氣派，小三子煞有介事的仔細看過後，點頭道：「很好，你先去沏壺茶，沏壺上好的茶來，然後預備洗澡的水，我洗澡的工夫時，你去叫酒樓上準備一桌上等的酒席，開在西廂，快！」

小青子應着是，道：「爺請您老先落個店簿，如今因爲鬧兵荒，地面上查得緊，不能怠忽的。」

小三子雙目一睁道：「你說甚麼？」

「小的是說您老要落個店簿。」

「我問你甚麼人才非落店簿不可？」

「凡是住店的老客，全是要落店簿，不落是不行，這是地面的官家規矩！」

「喔！原來你當我是住店的客人看了，哼！」

「咦！奇怪您老，您老不是要住店的客，難道是……」

「你不認識我？」

「小的眼拙，從沒有見過您老！」

「有意思，我問你，你叫做小青子可對？」

「前面的楊三哥喊過，凡聽到的全都知道我是叫小青子，這不能證明甚

麼。您老仍然是客人！」

「我再問你，這福來店的東家，可是姓白的嗎？」

小青子嘿嘿的笑了，道：「客官，開店的那個不在地面上領憑引，要領憑引就要塡寫不少單子，上面有姓名祖籍，所以說您老知道小店東主姓白，這還不稀奇，該落店簿還得落才行。」

「小青子，我是從山海關外而來，不是客人，是這座福來店的債主人，再說明白點，是來問白福白大掌柜的討債來的，懂嗎？」

小青子這次是眞的傻了，不過左瞧右看，面前這位自稱討債來的債主人，無法相信富甲一方的大掌柜白大爺白福，會欠他債！

白爺來自山海關外沒有錯，尤其是隔上三月或半年，關外總會有人來到，久而久之福來店內和白掌柜較爲親近的伙計，全都知道白掌柜關外的家，又撥到了許許多多的價値連城的珍寶，沒有人起過甚麼疑心，不是嘛，關外幾乎已經全都成了清兵的天下，大戶人家能逃的誰不逃，能把財產化整爲零的帶到關內，自然是應該，小青子這些年已經成了白掌柜的左右手，這還是其他伙計們的看法，其實小青子師事白掌柜已經很多年了，今天突然冒出來一個黑瘦矮醜一身是土的債主人，使小青子沒敢放手去對付。

眼珠轉，計已得，笑道：「是自己人，當然談不到非落簿不可了，爺您老貴姓？小的這就往白爺那兒報。」

小三子那會上當，淡淡的說道：「你只要去向白掌柜說，從『永平』來的人，他就知道了！」

小青子一呆，接着臉上出現驚喜之色，道：「您老是永平來，可是永平的白爺差你……」

「他差不動我，是我自己要來的，小青子，問多了對你沒有甚麼好處，快去報信是正經事。」

小青子果然聽話轉身就走，出了西廂院門，身邊還聽到自稱債主的醜小子，正唱着淒涼悲蒼的歌兒。

小青子沒有出店，招呼其他店小二囑咐幾句，大意上要他們多當心些，西廂的客若是呼喚，趕緊看去，少開口多帶笑。

小青子轉向往後進「福來樓」去的甬道，並進福來樓，一斜身兒進了東跨院，東跨院永遠不會外租，正是福來店大掌柜白福的住宅。

小青子進了院子反手扣上了門閂，很小心，幾大步到了正廳門外，悄聲的呼喚道：「小菊姐，小菊姐！」

小菊姐正是照料東跨院的丫環，二十五六歲可還沒個人家，其實她也沒法找到人家，也不打算找人家，從白爺白手成家創建這座福來店不久，她就來了，從小丫頭混到小大姐，已亭亭玉立，出落得成了個美人，於是乎「順理成章」的登上白爺的堂，進了白爺的室，作了標準的「上床老媽」。

白爺的「上床老媽」不止她一個，多啦，凡是白爺買來的丫環，到了十五歲，誰也跑不了，不過白爺太會享受，多半是用上三五次，就十兩銀子打發出去，白爺聰明，絕不留賞給身前的親信，不留「楊畔虎狠」。

小菊姐所以能直幹到今天，那是她有三妙三能，一手菜能使白爺讚好，一手針線無人能比，一切不必白爺吩咐，都能作到好處。

三妙更是妙到絕頂，不過那都全是男女床第間事，不足與外人道，不過白爺曾在高興開懷下向人稱誇小菊姐，說她妙，妙，妙，因此三妙大姐之稱全店無人不知，小青子自然更是明白了。

小菊姐一邊扣着正開着胸的小棉襖，一邊走了出來，一看竟是小青子，粉面兒綻笑，淫媚眼兒閃出螢光，緊走幾步跨到門口，悄聲道：「死鬼人，膽子可越來越大了。」

話一停，眼角往裡面一飄，又低聲道：「老鬼正睡得像死豬，你去老地方等着，我總得洗上一把臉淨過身子才行，快去快去！」

小青子被說得哭笑不得，急得直擺手道：「我的妙姐姐，妳也不看看這是甚麼時候，快些替我回話，有人要見老爺子。」

小菊姐好就好在這裡，該纏人的時候決不放過，不該纏人的時候她能忍，頭一點轉身就走，小青子一步也跨進廳中道：「慢些，對老爺說，人是從永平來的。」

這句話小青子沒放低聲，暗間傳來了白爺的話聲道：「小青子你進來說。」

小青子向小菊姐一吐舌頭，意思是妳說他睡得像頭死豬，哼！簡直精靈得似隻猴子。

小菊姐臉一紅，小青子應着聲挑起簾子進了裡面，刹時小青子回到廳中，接着出現了已較當年老了也胖了更白了許多的白福。

小菊姐可人的地方就在這裡了，知道事急，打上了一條半濕的熱手巾，白爺胡亂的擦了一把，一揮手對小青子道：「前面上。」

他倆剛走，小菊姐要淨身子了，正掩廳門，不料門沒有掩闔却一震大開，一個還比小菊姐矮上寸把的醜小子，露着雪白的牙齒，冲着小菊姐一笑進了廳堂。

小菊姐一愣，上下眼皮一掃這人，臉一板道：「你是幹甚麼的？怎麼……」

「小菊姐不認得我，我可久仰小菊姐妳的大名了，我叫小三子，來自永平。」

「喲！那你快坐，坐，行啦，爺和小青子到西廂去看你啦，您可偏偏來了這兒，現成的熱水，洗把臉。」

「這就太好了，小菊姐還能給我盞茶喝？」

「更現成的，你洗着臉的工夫時，茶也好了。」

小菊姐眞是會服侍人，洗過臉，淨過一身塵土，正喝着地道「宋龍泉」蓋碗香茗的小三子，人雖還是那麼醜，但已醜得漂亮多啦。

小三子身邊突聞脚步聲，心中一笑，有意的說道：「小菊姐，能痳煩你代我攏下頭髮？」

小菊姐勤快，笑應着給小三子攏髮，正梳攏間，白爺白福緊鎖雙眉大步而進，小青子沒有跟着，這是當然的事，西廂裡沒有永平來的客人，小青子得趕上招呼人問，招呼人去找的。

白福一瞧小菊姐給個陌生人在梳頭，一愣之下，勃然大怒，沉喝一聲道：「混賬東西……」

小菊姐胸有成竹，不管白福是罵誰，笑着接口道：「爺您別先發那些虎威，這位就是永平來的客人。」

一聽永平來的客人，白福是沒有火氣了，他不知道這位來客在主子身邊是甚麼身份，弄不好就許正是二貝勒的紅人，連主子白瑞全都不敢得罪的。

只看來人這派頭吧！十有八九猜得不錯，小三子側面對着門口，白福認不出來，何況白福根本就沒有想到小三子的身上來，暴怒換上了笑臉，道：「我是罵小青子那狗娘養的，貴客已到了我的東院啦，這小子眞他媽的，還到處去瞎找瞎尋？」

小菊姐手夠快，三兩把已給小三子梳好了頭，小三子先行道謝，最後說道：「小菊姐，我和白爺有要事要商量，你何不去找小青子聊會兒閒天？」

「對對！」白福不知死星照命，也順情的說：「順便去告訴小青子，正午到了，開上最好的酒席來，招呼幾個美點的粉頭來陪客，快去爲是！」

小菊姐應聲兒收拾好一切雜物去了，去時還可人心意的關上了門。

白福這時已清楚的看上小三子的模樣，有些眼熟，越發認定是曾在二貝勒阿敏處見過，所以又客氣又恭敬的道：「事先未能接獲消息，不曾遠迎，貴客莫罪，上坐，請上坐。」

小三子不虛套，上坐就上坐，坐下才開口道：「這不敢當，不過事先若有消息送到，怕白爺你不敢接我了。」

白福誤解小三子的話意，滿不在乎的一拍心胸道：「這是甚麼話，從我在天津定居下來，大大小小爲主公作的事已計數不清，貴客請放心，就算貝勒爺諭令多難、多險，我白福敢說一定辦得好！」

小三子心頭一凜，道：「不見得吧，記得上幾次……」

白福又會錯了意，道：「你一定是在指『文田明』那件事說的，這不能怪我，他不聽勸，又想逞能，結果太小看了那總班頭『陸路通』，終於落在姓陸的手中，我早已有秘報上去，正趕上回諭到達，我爲了大局，不得不忍痛下手，否則只怕這多年來的安排，早付之東流了。」

「這麼說，你是挺能幹的了！」

「不是我白福自誇，主人選上我，固然和家主人白爺有關，諒必也是知道我不會誤事的。」

「恐怕還有第三個原因吧？」

「第三個原因？沒有呀！」

「有，你正好借此機會，代白瑞慢慢的把價値連城的珍寶偸運中原，小心藏起，萬一事敗，你們主僕仍是大明子民，富甲一鄉，若是事成，更是開國功臣，白福，我說得不錯吧！」

白福駭然連連退步，嚅嚅地答不上話來了。

小三子冷哼一聲道：「白福，你可知道我來的用意？」

白福搖搖頭，他心中已有了個想法，但不敢說出口來。

小三子笑了，道：「老實告訴我，白瑞這些年來，偸運到此地的珍寶，若以白銀折合，約莫有多少？」

白福呆楞在旁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小三子沉聲一哼道：「不瞞你說，我們這裡另外有人，這話相信你懂得了，講，老實的講出來罷！」

白福無可奈何的說道：「有些是家主人還沒見到貝勒爺時，已經擁有的財產。」

「我是問你一共若干，其他的我心裡有數，你也該有數，所以不必解釋。」

「大概有三五千萬兩吧。」

小三子恨得牙癢癢，一個喪心病狂、賣國賣祖宗的亂世小奸賊，竟會聚斂到這許多銀兩，而且目下朝廷用兵，籌餉困難萬分，國家元氣斷喪至此，怎不令人悲憤和感慨，溯自建文出走，燕王登位，宦官得勢，天下已伏大亂之兆，當今登基，國家已瀕敗亡，外藩督撫，無不家財萬貫，小三子恨到了極點，聲調更加陰冷，獰笑一聲道：「白福，就這些嗎？」

白福心虛，道：「還有些最名貴的珍寶，沒法計算價値。」

「你個人所斂的呢？有多少？」

白福哭喪着臉，尷尬搖頭又搖手，坐卧不寧。

小三子聲音一變，連聲冷嘿後，半威脅的說道：「說老實話，我保証，是你的仍然歸你，若有半句虛言，白管事，死人再有錢，也是沒法子享用的。」

一句「死人」，使白福心頭震慄，道：「請問家主人他……」

「先回答我的話。」

「我這些年來省吃儉用，再加上當年貝勒爺答應過，他獲利的話，我有十分之一的諭示，我存了三千萬兩銀子。」

「珠寶呢？別以爲我不知道。」

「是，是，有百來件東西，總值也有二三千萬両之數。」

「這麼多銀両，存放在何處，我是指白瑞名下的錢，不算你的。」

「全都在福來店中。」

「騙我！這座店值這麼多銀子？」

「不是，不是，銀子是我化成千両銀子的一塊，不過還是金磚的多，藏在店內秘密的銀庫中。」

「珠寶也在庫中？」

「全都在，我名下的也在那兒。」

「我覺得奇怪，此事也會守得住秘密？此間又沒有熔化金銀的設置……」

「是這樣的，店門緊靠着的不是有間叫『珍天寶』的銀樓嗎？那是咱們的，銀樓地下有秘道，直通金庫的。」

小三子明白了，也暗暗驚歎白福辦事的週詳謹慎，眼睛轉動，對白福一笑道：「白管事，請帶我去見識這寶庫和珍天寶銀樓。」

白福應着聲，轉身插上房門的門兒，笑着向左暗處肅讓，小三子一揮手，白福明白是要他先走，坦然而行。

暗間很大，應有盡有，側牆上鑲有一面大銅鏡，六尺高四尺寬，光亮無比，鑑人毛髮俱現。

白福手指銅鏡本欲解釋，不知何故念頭終止，走近鏡旁那盞緊鑲壁上的罩燈，取下水晶罩兒，二指在燈芯上一拔，重將罩兒罩好，這時銅鏡已悄沒聲息的移向一側，現出一道門房。

白福依然沒有說話，進入門中，小三子緊隨其身後，不過小三子始終存有戒心，與白福保持三步之距離。

進入門中，漆黑一片，白福突哎呀一聲，道：「忘記帶火種，我去取。」

小三子暗中冷哼，進入門中已閃向一旁，避開門房附近光亮的地方，接話道：「不必了，我有，你只須說出燈在何處便行了。」

白福道：「貴客立處頭頂尺遠，就有一盞燈。」

小三子眞的有引火之物，打着個火摺子，抬頭果然見到一盞壁燈，立刻點燃。

燈光亮時，鏡門竟自動滑闔，小三子知道事情是沒有那麼巧的，鏡門開關白福自然知道，準是趁這時才暗觸機關將門滑開，於是以凌厲的聲調問道：「鏡門裡面是如何開啓？」

白福沒有答小三子這句話，却突然問道：「貴客身上可帶有寶刃？」

小三子搖頭道：「沒有。」

白福一笑道：「鏡門是內外唯一的門房，當然另外經由金庫還有一道門戶通向『珍天寶』，不過，那先要進入金庫才行。」

「白福，你這話暗示甚麼？」

「沒有甚麼，這是事實，金庫秘道經數年始建成，四壁都是尺厚鐵板鋼牆，若無寶刃，只怕要困在這兒等死了。」

「白管事，你在威脅我？」

「不敢，這是事實，我只是把內部結構說給貴客知道。」

「我已經知道了，現在應該往金庫去了。」

「不要慌忙，剛才在東院房中，仍怕隔牆有耳，所以有些話未能說明，此處不怕被人聽見，話可要說個清清楚楚才行。」

「那有這麼多話講？哼！」

「在貴客來說，話越少說越好，越快看到那些上千的大金磚越好，但在我來說，却是說越明白越好，這一點，請貴客多多擔待。」

小三子雖然十分懊悔，懊悔太過大意的隨着白福進入秘道，不過他並不焦急，一因白福人也在內，固然是白福駕輕就熟，但在自己警惕之下，敢說白福若有妄動，難逃擒捕，其二是自己靜下心來，深信可以找到機關所在，打開銅鏡門房平安而出，於是小三子索性不再開口，聽白福繼續說下去。

白福久久未得小三子答話下，乾笑了兩聲道：「請問貴客，家主人現在是生是死？」

「死了。」小三子乾脆答了一句。

聽說白瑞已死，白福非但沒有半點悲傷之色，反而哈哈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省事不少。」

小三子心頭已泛起怒火，儘管白福和他有殺父之仇，但他對白福的痛恨更勝過對白瑞的血仇，心頭恚怒，話就難聽，道：「別忘記那是你的主子，是養你多年的主人啊！」

「錯了，貴客，他活着的時候，是我的主子，如今死了，我沒有道理不從內心欣慰。」

小三子懶得再說甚麼，已存了問出金庫所在秘門開啓之法後，立刻置白福於死地的心。

白福似乎已經看出了小三子的心意，橫掃了小三子一眼，又道：「貴客也許認爲我忘恩負義，其實不然，家主人已經死了，死於貴國法律之下，是他自尋死路，談不上仇恨，試問貴客我又能替他作些甚麼呢？人生於世，當識時務，再說死者已矣，生者當舒適的活下去，金庫裡的千萬銀両，此時已成無主之物，貴客若是有心人，一人一半，哈哈，貴客認爲如何？」

小三子有心的說道：「白管事似乎忘記了我來自何處。」

「沒有忘記，不過，以我看來，貴客絕非『女眞』族人，極可能也是我漢家兒郎，貴客，人之一生非爲名存，即爲利活，一半之數是若干，貴客自能說出，有此金銀，天下皆可往，貴客認爲如何？」

小三子故作沉思狀態，白福接着又道：「目下秘門已封，我若不指出開關所在，貴客絕難走出。

（未完・二）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高皋・文　可飛・圖

羌笛怨

奔赴烏魯木齊　面見伊犁將軍

上文提要：鐵山夫婦得到邊境軍政大權在握的甘將軍夫人之賞識與信賴，將內情告知，鷹王爲女玉瑪招親乃志在加强羌笛怨組織之力量，而羌笛怨又與京都首府有千絲萬縷之親緣關係，爲了爲民除害，爲國除奸，必須制服西疆力量，亦即首先要收服玉瑪，那麼鐵山正是唯一最佳的人選，甘夫人並贈師門之寶予鐵山護身，以防備玉瑪身負之暗器，爲了大義，要犧牲小我，鐵山夫婦面臨考驗……

包蓮兒　道：「我罵誰你不知道？看來閣下老得　應該躺進棺材裡去了。」

錦衣公子先是哈哈一笑，然後面色一沉道：「小白，給他一點教訓。」

「屬下遵命。」隨着話聲，小白出來了，包蓮兒向他瞥了一眼，回頭對鐵山道：「大哥，這是怎麼啦？好像每一件事都不大對勁。」

的確，錦衣公子來得是那麼突然，他年歲不大，却老氣橫秋，跟隨他的，幾乎全是湖海名人。

那麼錦衣公子究竟是誰？

想到這裡，包蓮兒不禁心頭一動，道：「大哥，莫非是他……」

鐵山道：「不錯，所以咱們不能敗。」

他是誰，鐵山、包蓮兒似乎已經心裡有數，爲什麼不能敗，他們夫婦必然有他的理由，但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奪命蓮花，此時的臉色却顯得有些沉重。

這些自然是爲了錦衣公子，只是她如今面對的，却是小白。

小白有多小？當她第一眼瞧到小白之時，曾經跟鐵山說每一件事都不大對勁。

究竟什麼不對勁，莫非這位小白有問題？

不錯，是他有問題。

小白，顧名思義，他如果不是身材矮小，必然是年歲很輕。

結果呢，這位小白却身材高大，壯如鐵塔，而且一臉絡腮鬍子，年齡不會小於五十，那麼這個小字該如何解釋？

難道小白是他的名字？

也不是，因爲他一出場就亮出了他的字號：「老夫瓦上飛霜白如烟候教。」

現在包蓮兒沒有閒情去研究那個小字對不對勁了，因爲她面對的瓦上飛霜白如烟，是當代黑道之中數一數二的高人。

他心黑手辣，殺人無數，誰要是碰到他，生命就像瓦上之霜，絕對等不到明天的日出。

碰到他就活不到明天，這是何等恐怖之事，而且適才鐵山說過，對付這般人絕對不能敗。

一個人無論個性如何豁達，處在像包蓮兒這等境地，她還開朗得起來麼？

也許發昏當不了死，包蓮兒想通了，她那原有幾分陰霾的臉色，如今被清風一掃，竟然雲開日出，清明無比。

「出招吧，小白，在大爺跟前你還客氣什麼？」

好像伙，面對殺人無數的黑道魔頭，居然目中無人，一副教訓的口吻，他是發了瘋，還是不想活了？

瓦上飛霜白如烟橫行江湖數十年，好像今天才遇到這麼一個不怕死的，才瞧到這麼一件怪事，他禁不住神

色一呆。

一呆之後，他勃然大怒道：「兔崽子，你找死！」

語音未落，招出如風，一隻斗大的拳頭，猛然衝向包蓮兒的前胸。

此人出拳之勢，剛勁無比，縱然與三湘拳霸相比，也不見得有什麼遜色之處。

而且出招就是六拳，雙臂伸縮，快如閃電，江湖道上有不少知名之士就這麼栽在他的手裡。

錦衣公子叫他教訓包蓮兒，他可是在玩眞的，鐵拳斷風，足可摧山裂石，中上一下，小命就要報銷，這可不只是教訓而已。

問題是他那快速而又霸道的鐵拳，是不是眞的管用，如若他每一拳都擊在虛空，再霸道還不是白費勁力。

事實就是這樣，他連續擊出三十六拳，平白的損耗不少眞力，却連邊也沒有摸到。

包蓮兒不想再玩了，一擰身就到了他的身後，纖掌一托一送，這位瓦上飛霜果然在飛，跟着轟的一聲巨響，趴到地上哼哈起來了。

錦衣公子的手下栽了觔斗，他却面不改色的哈哈一笑道：「有趣，嘿嘿，眞正有趣。」

鐵山抱拳一禮道：「舍弟一時失手，請公子多多原諒。」

錦衣公子道：「好說，兄台如果有興趣，咱們何不過幾招玩玩。」

鐵山道：「咱們已經兩不相欠，公子何必節外生枝？請恕在下無暇相陪，告辭。」

他們走了，錦衣公子也沒有留難，只是他們的臉色並不好看，似是錦衣公子無故生事，他們仍然有點氣憤難平一般。

三湘拳霸藍淮也跟他們走在一道，別人悶不吭聲，他却叫了起來：「連兄弟，你說，他當眞是錦衣門的麼？」

藍淮指的他自然是錦衣公子了，他們這一行之中，除了尚曉春的大弟子常欣，幾乎全部都在猜忖錦衣公子是來自錦衣門的。

雖然他們的心中已經想到，但當三湘拳霸提到錦衣門三字之時，仍然感到身形一震。

錦衣門是一個什麼樣的組合？它爲什麼如此令人害怕？

江湖上的人成千累萬，沒有一個知道錦衣門是怎樣一個組合，唯一知道的是他們喜着錦衣，只是這個並不能作準。

另外一點是他們的規矩，如是他找上了你，就是你欠他的，只有擊敗他們的挑戰者，才算是兩不相欠。

但，如若敗給他們的挑戰者呢？那就只有當錦衣門的部屬了，否則必然禍及滿門，遭遇到酷烈的慘禍。

包蓮兒適才擊敗了瓦上飛霜，免去了一場橫禍，但走在同一條路上，難保錦衣門不再來生事，這是他們心情沉重的原因。

經三湘拳霸這麼一問，鐵山只得微微一笑道：「是錦衣門的也不要緊，他們再要來生事，咱們只好各憑手段了。」

這話不錯，在三湘拳霸的感受，連氏兄弟是兩個莫測高深的人物，適才他跟連鐵過招，人家是手下留情，後來連小弟迎戰瓦上飛霜，也沒有使出全力，可見他們並不在意錦衣門的挑衅。

心情一鬆，他的話也多了起來：「咳，連兄弟，這回去天山，是想找個燒火的？」

包蓮兒一怔道：「什麼意思？」

三湘拳霸道：「連兄弟，你可眞土，你如果討個老婆，她不是要燒飯給你吃麼？連這個都不懂。」

包蓮兒面色一紅道：「別胡扯，我只是陪大哥出來走走，倒是你，我預祝你馬到成功。」

三湘拳霸搖搖頭道：「原先是有那麼一點點傻念頭，現在麼，一點門都沒有了，唯一的願望是去瞧瞧熱鬧，長點見聞。」

包蓮兒道：「幹嘛要這麼洩氣，三湘拳霸可是金字招牌。」

三湘拳霸豪放的哈哈一笑道：「不錯，趕明兒我眞要鬥鬥那個穿錦袍的。」

此後他們由星星峽進入新疆省境，再經哈密、七角井、木壘河，直奔奇台(古城子)。

塞外風風帆是此地的聞人，在大西北也小有名氣，他善於經商，也長袖善舞，因而在天山南北路是一個兜得轉的人物。

白馬銀槍尚曉春跟他是好朋友，這回來到古城子，自然要住在他的家裡。

風帆家大業大，多幾個人住算不了甚麼。可是他的好朋友太多，三五日之間就增加了幾十口子。

更令人詫異的是，風府客人之中，竟有京師五大高手之一的摘星手卡青，以及他的師弟毒龍翟拜。

這兩人是鐵山夫婦的寃家對頭，呆在一個屋簷下，難保不出問題。

晚餐之後鐵山等一行聚在尚曉春的房間閒聊，鐵山道：「尚大哥，摘星手卡青也在這兒，如果弄出了事對風大俠將不好交代。」

尚曉春道：「應該不會吧，在京師他是高手，這兒可是塞外。」

三湘拳霸藍淮說：「風大俠交遊太廣，此處咱們不宜停留下去。」

鐵山道：「藍大俠瞧出了甚麼？」

三湘拳霸說：「在下在江湖待得久了一點，所以有機會認識一些不想認識的。」

鐵山哦了一聲。

三湘拳霸道：「五軍堡、鷄人幫，這兩個門派連大俠必然有過耳聞？」

鐵山道：「是聽說過，由於他們太

過神秘，所以僅止於耳聞而已，莫非藍大俠發現了他們？」

三湘拳霸道：「是的，他們也是風府的客人。」

包蓮兒道：「聽說鷄人幫只是代人送信，以收取報酬，發現他們有甚麼好奇怪的？」

三湘拳霸道：「以往的確是這樣。」

包蓮兒道：「現在不同於往日了？」

三湘拳霸道：「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受人指揮的何嘗不可以指揮別人。」

包蓮兒道：「說明白一點，藍大俠。」

三湘拳霸道：「在下所知不多，只是聽說鷄人幫出了幾個傑出之士，該幫代人送信的工作有了變化。」

包蓮兒說：「那必然是一個絕不平常的變化了？」

三湘拳霸道：「是的，他們不再替人送信，只是出賣兩種東西。」

包蓮兒道：「這兩種東西必然十分珍貴了。」

三湘拳霸道：「可以這麼說，其中之一是無所不知的情報，其二是武林各派的武功秘笈。」

鐵山心頭一懍道：「藍大俠，這話可是眞的？」

三湘拳霸道：「在下也是聽來的，未必能夠作準，不過今後咱們可能會遇到他們，不妨拿點銀子試試。」

包蓮兒道：「試試還得花銀子？」

三湘拳霸說：「當然囉，買情報，買秘笈都得花錢，而且十分昂貴。」

包蓮兒說：「咱們怎能認出誰是鷄人幫的？莫非他們有甚麼不同於常人之處？」

三湘拳霸道：「正是，鷄人幫的都戴着一頂尖頭帽子，右側綉着三根鷄毛。」

鐵山咳了一聲道：「他們如是能夠拿到任一門派的武功秘笈，這鷄人幫豈不十分可怕！」

尚曉春說：「人們沒有了隱私，武林沒有了秘技，一切都在鷄人幫的控制之下，他們豈不是天下惟一的霸主了？」

三湘拳霸說：「理論上應該是這樣的，不過他們好像只想賺銀子。」

鐵山道：「但願他們只想賺錢。哦，藍大俠，那五軍堡又是怎樣一個組合？」

三湘拳霸說：「江湖上有三大神秘組合，五軍堡就是其中之一，聽說他們有三將四戈五軍頭，統率着五隻鐵軍，勢力之强大，數遍天下門派，無人可與比擬。」

包蓮兒道：「加上那位錦衣公子，看來中原武林的三大神秘組合，都集中到塞外來了。」

鐵山道：「中原的三大神秘組合不好惹，塞外的羌笛怨也不是善與之輩，此時的塞外，有着無比的兇險、神秘與複雜，任是何等之人，都難以抗拒這股險惡的洪流，所以……」

包蓮兒道：「怎樣，大哥，快說嘛。」

鐵山道：「爲了避免捲入這股難以抗拒的洪流，咱們必須事事謹愼，處處小心。我只能提供這點原則，至於如何應付突來的變局，這就是看當時的情形，與各人應變的機智了。」

三湘拳霸道：「連大俠說的是，我想咱們忍耐一點總是對的。」

最後他們決定明晨離開古城子，當晚尚曉春就向風帆辭行，並派常欣通知鐵湘菱他們。

由古城子向西走，目標是烏魯木齊，因爲鐵山受甘夫人之託，必須面見伊犁將軍。

這截路不能算長，可就難走得很。

走在這條道路上的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參加血鷹王之女玉瑪的比武招親。

這種事兒是憑本事，也要靠機緣。該你的，參加的人多少沒有關係，如是無緣，就算只有你一個也是白費。

可是抱着這種想法的實在太少了，想除掉一些競爭者的却大有人在。

因此這條道路成了死亡之途，只要是武林中人，隨時會有人挑戰，隨時有被殺的可能。

鐵山瞧出了這一危機，從古城子往西走開始，他就叫鐵湘菱他們三個，縮短了跟他的距離。

三台是孚遠縣以西的一個鎮集，北臨沙漠，南依天山，地勢頗爲險惡。

熊起鳳本是一馬當先，領頭馳騁的，此時忽然一聲呼喝，單掌貫勁，將坐騎硬生生的勒得停了下來。

他是怎麼啦，莫非前面道路出了問題？

不錯，有人往路中一站，豈不變得此路不通了？

攔路的是一位勁裝急服，年約三旬的青年漢子，他手橫鐵槍，一副挑釁的神色。

熊起鳳躍下坐騎，雙拳一抱說：「朋友，咱們好像從來沒有見過？」

勁裝漢子說：「你說對了。」

熊起鳳道：「那麼朋友阻住去路，必然有一個理由了。」

勁裝漢子道：「瞧你不順眼。」

熊起鳳先是一呆，然後哈哈一陣狂笑道：「好理由，說說你的字號吧。」

勁裝大漢道：「有這個必要麼？」

熊起鳳道：「不敢說是怕使你家門蒙羞了，好，你出招吧。」

勁裝大漢怒叱道：「野火莊的三莊主，鎖喉槍秦明，本公子原是只想給你一點敎訓的，估不到你竟要自己找死，接招。」

鐵槍一抖，槍頭震出一片槍花，挾着銳利的勁風，襲向熊起鳳的咽喉。

此人出手一招，便具有如此凌厲的招式，熊起鳳雖是已獲五龍世家的眞傳，也絲毫不敢掉以輕心。

他們槍來劍往，展開一場狠拚，一晃兩百餘招，仍然是銖兩悉稱，誰也佔不到便宜。

在熊起鳳來說，野火莊名震黃河兩岸，鎖喉槍秦明也是一個份量頗重的武林高人，他名不見經傳，能够跟秦明打成平手，自然不算丟人。

鎖喉槍秦明可就掛不住了，瞧人不順眼的是他，結果連一個後生晚輩他也收拾不下來。

不過他是有幫手的，瞧熱鬧的人羣之中，至少有四五個躍躍欲試。

這也是一樁危機，如果讓它發展下去，鐵山等一行可能成爲衆矢之的。他們的目標是對付羌笛怨，要是遭到意外，橫生枝節，使目標無法達成，那麼他們將痛苦終生，死難瞑目了。

於是鐵山以千里傳音送入熊起鳳的耳鼓道：「熊少兄，咱們任重道遠，不必作意氣之爭。」

熊起鳳聰敏過人，一點即通，他避過秦明一槍，縱身後退五尺，同時插回長劍，雙拳一抱道：「饒了我吧，前輩，你的鐵槍太沉，我實在接不下去了。」

這是場面話，却可以保持個人的尊嚴，因而秦明長槍一收，哈哈一笑道：「好，好，咱們不玩了，我要先走一步，前面見。」

他走了，也沒有詢問熊起鳳的名號，不過瞧熱鬧的知道，這位使劍的少年是五龍世家的傳人。

人怕出名猪怕肥，熊起鳳是出名了，但走到那裡都有人指指點點，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這天到達乾德縣城，時間才只剛剛過午，如是趕緊一點，今晚一定可以趕到烏魯木齊。

鐵山却不想走了，連日僕僕風塵實在够累，偷得浮生半日閒，何不在這兒歇歇？

沒有人反對鐵山的決定，連那位萍水相逢的三湘拳霸，也願意惟鐵山的馬首是瞻。

新疆的人種極端複雜，在這兒的漢族只佔百分之十，維吾爾族最多，但天山北路却是哈薩克人的天下。

哈族生性兇悍，善騎射，喜劫掠，是新省各民族中最强悍的一族，血鷹王及所屬的黑騎士就是他們。

在天山北路，甚至整個新疆，都在哈薩克人控制之下，只要提到黑騎士，或血鷹王，任是何等人物都要憚忌幾分。

再說，如果血鷹王當眞與羌笛怨有關，不只是伊犁將軍如同傀儡，無法行使他的職權，還可能導致胡馬犯邊，赤地千里的無邊浩劫。

鐵山遠涉塞外，就是爲了消弭此一浩劫，雖是前途多艱，但也頗多收穫，甘夫人有親筆信託他交給伊犁將軍，就是此行的收穫之一。

因爲他要對付的不只是江湖門派，如果沒有官方給他支持，只怕很難有圓滿的收場。能够認識伊犁將軍，豈不是天從人願？

伊犁將軍駐節於烏魯木齊，但將軍的一切行動，只怕都在羌笛怨的監視之下。

凡是經過或暫時停留於烏魯木齊的外鄉人，可能都會受到監視，鐵山要想會晤伊犁將軍，必然會遭到很多阻力。

在乾德，受監視的可能大爲減低，乾德距離烏魯木齊不過三十餘里，脚程快一點一個更次就可到達，這是鐵山要歇在此地的原因。

晚餐之時，他跟店小二海闊天空的閒聊，該知道的知道之後，就跟包蓮兒回到房中調息。

* * *

約莫三更時分，兩條人影越城而入，直趁烏魯木齊的南關，奔向伊犁將軍的府邸。

此時的伊犁將軍府邸，不亞於龍潭虎穴，正有兩股力量在府邸的內外，作尖銳的對立。

它看似是平靜無波，但低沉的氣壓却迫得人直冒冷汗，因爲將軍府邸內正瀰漫着一股冷肅的殺機，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可能引發一場兇狠的搏殺。

那就糟了，不是正有兩名夜行人前來將軍府麼？不管他們是那一方面的，只要一被發現，就會引發暴亂。

如果他們是一般武林人物，的確難以避免府邸內外的雙重監視。但對身負絕學的武林高人，這般伏兵就毫無作用了。

鐵山包蓮兒夫婦，是當今武林的絕頂高人，他們進入危機重重的將軍府，如入無人之境一般。

伊犁將軍許飛卿爲國事操勞，雖是夜色已深，他還在批閱文卷。

忽然微風入窗，燈光一陣晃搖，他畢竟是一個身經百戰的武將，立時有了警覺。

及抬頭一瞧，他的面色不禁一變。

原因是桌前立着一雙男女，跟他之間的距離伸手可及。

這雙男女是武林高人，如若他們要對將軍不利，他可能已經遭到毒手。

於是他立起身形，咳了一聲道：「兩位是何方高人？深夜來訪，不知有何見教？」

鐵山取出甘夫人的信函交給將軍道：「這是甘夫人的手書，請將軍過目。」

許飛卿瞧過書信，忍不住長長一吁說：「邊塞的情形複雜萬端，本官雖已請求朝庭增强此地的兵力，仍無法對某些地區作有效的控制，兩位能够仗義相助，這是邊塞人民之福，快請坐。」

鐵山道：「多謝將軍。」

他與包蓮兒就座之後，道：「請問將軍，邊塞的情形，究竟複雜到何種程度？」

許飛卿道：「這可以分境內與境外兩方面來說，境內就是以哈薩克人爲主的黑騎士，他們縱橫天山南北兩路，遍及鄰近各省，力量的强大十分驚人，本官對他們固然不敢輕舉妄動，連朝廷也頗爲憚忌，主張讓步及安撫。」

鐵山道：「境外呢？必然是蒙王哲別古台那一夥了。」

許飛卿道：「不錯，哲別古台擁有數十萬騎兵，隨時都有犯邊的可能。」

鐵山道：「將軍久居邊陲，深明敵我形勢，經過多年整軍經武，必然已有禦邊之策？」

許飛卿還未答言，門外忽然响起剝啄之聲，同時傳來一股雄渾的聲浪說：「稟將軍：夫人求見。」

許飛卿說：「進來。」

書房門剛被推開，十餘名手執兵刃的大漢，就像風一般捲了進來，他們有的護住將軍，一大半圍着鐵山夫婦二人。

最後進來的是一名年齡不過三十，美得像出水芙蓉的貴夫人，她向將軍行了一禮道：「將軍，這二人有沒有侵犯將軍，要不要押入大牢？」

包蓮兒冷哼一聲道：「妳倒滿會放馬後砲的，哼，咱們如是侵犯了將軍，妳現在來不是晚了一點？」

許飛卿急忙搖手說：「夫人不要誤會，他們兩位是替妹妹送信來的。」

許夫人揮退包圍的武士，目光向鐵山夫婦冷冷一瞥說：「書信既已送到，咱們這兒不便留住閒人，白登，給他們十兩銀子，送他們出去。」

白登年約四十出頭，身材十分健壯，他是將軍府的侍衛長，也兼任總管的職務。

他伸手向懷裡掏銀子，包蓮兒已呼的一聲站起來，道：「咱們不是要飯的，留住你的銀子吧，大哥，咱們走。」

他們要走，許飛卿沒有挽留，他對這兩位不速之客，似乎一點也不重視。

再經南關，越出城外，迎着獵獵寒氣，他們悶不吭聲的像兩個鋸了嘴的葫蘆。

良久，包蓮兒一嘆道：「大哥，咱們這是何苦！」

鐵山道：「伊犁將軍負安內攘外的重責大任，想不到竟是這麼一號人物。」

包蓮兒道：「那就不必管了，萬里黃河繞黑山的確可愛，但不是咱們的。」

鐵山道：「但黃河兩岸，大江南北，全是咱們的同胞。」

包蓮兒道：「可是咱們人單勢孤，怎能挽得住這股狂浪？」

鐵山道：「不要灰心，蓮兒，事在人爲，咱們不能認輸。」

包蓮兒櫻唇一撇道：「我知道你還有仗恃，但，你認爲靠得住嗎？」

鐵山微微一笑道：「如果連妳都靠不住，就算我有九條命也活不下去了。」

包蓮兒瞪他一眼道：「我問你的仗恃靠不靠得住，幹嗎要扯到我的身上？」

鐵山道：「蓮兒，咱們夫妻同命，除了妳我還有甚麼仗恃？」

包蓮兒撇撇嘴道：「少來，高帽子留下送給別人去，我不稀罕。」

他們一路談笑打發時間，在太陽剛要冒出來的時候，就已經回到了乾德。

尚曉春迎着他們道：「怎樣，兄弟，是不是不太順利？」

鐵山道：「是的，蓮兒去找店家弄點吃的，咱們又累又餓。」

他們在一起吃早點，三湘拳霸也在座，昨晚鐵山夫婦作了些甚麼，他並不知道，現在鐵山想跟尚曉春討論他們昨晚經過的情形，就有些不便啓齒了。

知人知面不知心，雖然三湘拳霸爽朗耿直，但以事關重大，不得不多加一份小心。

飯後尚曉春道：「兄弟，我看你的精神不太好，咱們就在這兒多休息一天吧。」

鐵山道：「小弟只是昨晚沒有睡好，不要緊的，小二，替咱們結賬。」

三湘拳霸說：「賬已經結了，我看尚大俠說的不錯，連兄的確需要休息。」

鐵山笑笑說：「跑江湖的人那有如此嬌嫩，藍兄既已結過賬，咱們走吧。」

由乾德至烏魯木齊祇不過三十多里，昨天晚上鐵山夫婦已經走過一個來回，此時舊地重遊，應該不會出甚麼問題才對。

誰知走出不到十里，竟然此路不通。

那是兩幫人在了斷過節，再加上很多瞧熱鬧的，想擠過去就不容易了。

這兩幫人鐵山他們全都見過，一幫是錦衣公子，另一批是野火莊的三莊主鎖喉槍秦明，以及該莊的護院江流，石千里，及書僮祿兒。

場中交手的是嶺南豹朱峭，及野火莊的石千里。

朱峭輕功造詣極深，掌中一柄長劍，快得如同閃電，石千里雖是野火莊的四大護院之一，三截棍使得爐火純青，但在朱峭輕功快劍猛攻之下，

他已是守多攻少，落在下風了。

他似乎也知道這幫是錦衣門的，跟錦衣門的人交手如若勝不了他們，除了死就是投入錦衣門，終生跟他們當奴僕。

所以石千里雖是守多攻少，每一招都是全力以赴，人要自尊，也要有骨氣，堂堂大丈夫，怎能做別人的奴僕。

他的想法不錯，可惜力與心違，他無法接下朱崤的快劍，不到二十招，已經受到幾處創傷了。

此時野火莊已全部投入了戰鬥，連書僮祿兒也跟錦衣門雙衛之一的柴保狠拚起來。

這場搏殺，野火莊不太樂觀，論人數，他們只有四個，一對一，錦衣門還多出兩個。

最糟的是他們技不如人，四對搏殺，他們全部落了下風。

各人自掃門前雪，他們這場拚鬥，除了阻礙行人，對其他門派扯不上絲毫關係。

但，有些人可不這麼想，除了他自己門前的雪，連行人道上他也要掃。

三湘拳霸就是這樣，他看不慣錦衣門以强凌弱，口中大吼一聲「住手」，同時鐵拳嘶風，將石千里由朱崤的快劍之下救了下來。

伸手架樑是犯江湖大忌的，尤其對方是錦衣門，三湘拳霸是不是太魯莽了一點？

果然，錦衣公子面色一寒，說：「姓藍的勇氣可佳，你跟你的朋友一起上吧。」

三湘拳霸說：「這是藍某個人的事，跟我的朋友無關，只要閣下劃下道來，藍某一律接着。」

包蓮兒接口道：「慢點，藍大俠，這件事咱們還得研究研究。」

語音一頓，柳眉一挑道：「穿錦衣的，說說看你是不是錦衣門的？」

錦衣公子道：「是又怎樣？」

包蓮兒道：「聽說錦衣門跟人過招，只有兩種結果，這話可是眞的？」

錦衣公子道：「不錯，一定取對方的生命，二是收對方爲奴僕。」

包蓮兒說：「難道沒有第三種結果？」

錦衣公子道：「沒有。」

包蓮兒道：「這就有點令人難以理解了，莫非錦衣門都是超人，萬一你們失敗了呢？」

錦衣公子道：「錦衣門只是常人，但咱們絕對不會失敗。」

包蓮兒道：「這公平麼？閣下。」

錦衣公子道：「有甚麼不公平了？」

包蓮兒冷哼一聲，向四周瞧熱鬧的道：「各位，錦衣門的人可能功力極高，但他們只替別人定下非死即降的兩條路，却沒有訂出他們自己敗了應該怎麼辦，這不只是十分不公平，而且極端狂妄，我的話對不對，各位請作一個持平之論。」

她說的有理，而且極具煽動性，瞧熱鬧的不僅大聲附和，還一起鼓噪起來。

錦衣公子面色一變道：「只要你能勝過在下。」

包蓮兒道：「說下去。」

錦衣公子道：「在下立即自裁。」

包蓮兒哼了一聲道：「你認爲這算公平？」

錦衣公子怒叱道：「命都交給你了，你還要怎樣？」

包蓮兒道：「生命對一個人來說，並不是最重要的，如是行爲受到控制，人格受到侮辱，那就生不如死了，否則貴門爲何對失敗者訂下兩條路？」

錦衣公子的臉色，變得難看至極，雙目充滿煞光，錦衣無風自動，似乎怒火已達爆炸的邊沿，此時如果讓他出手，那將是雷霆萬鈞的一擊。

包蓮兒好像沒有瞧到這些，仍然侃侃而談道：「別人輸了任你處置，你可以叫他死，也可以叫他跟你當奴僕，爲甚麼你輸了就不能任憑別人處置？」

包蓮兒說的是理，三個人抬不過一個理字。

如果你錦衣公子不想講理，那也無妨，江湖嘛，誰的武功高，胳膊粗，誰就有理。那怕你是一片歪理，別人也要聽你的。

祗不過你這位講歪理的就得露兩手讓別人瞧瞧。

其實大部份瞧熱鬧的認爲沒有那個必要，有的甚至以爲包蓮兒太過愚蠢，爲他暗中惋惜。

因爲錦衣門威震江湖，不只是武功蓋世，而且極端神秘。

嶺南豹朱崤輕功絕世，劍快如風，天山飄雪和幻幻，瓦上飛霜白如烟，全是名滿湖海，人人敬畏的武林高人，連他們都當了錦衣公子的奴僕，虎牙雙英找上錦衣門，豈不是自尋死路。

雖然人們認爲這是必然的結果，却沒有一個願意離開。

喜歡瞧熱鬧是人類的天性，何況見識一下錦衣門的武功，也可以大大的開一下眼界。

令人不解的是錦衣公子，他分明已經鼓足了勁，拉滿了弦，只要手指一鬆，就會引發石破天驚的一擊。

但他沒有鬆手，神情却顯得十分凝重。

莫非他心存客套，想讓包蓮兒首先出手？

不，錦衣門追求勝利是不擇手段的，他恨極了包蓮兒，怎麼會跟他客套？

問題是他有沒有機會出手，應不應該出手。

包蓮兒此時不言不動，兀立如山，只是全身罡風急湧，捲起一股嚇人

的巨流。

一個人全身不動，而護身罡氣具有如此威勢的，武林之中不是沒有，但必然是身具一甲子以上的功力，年登耄耋的老輩人物。

瞧包蓮兒年紀不過三十，那來一身如此駭人的武功？

不管怎麼說，錦衣公子不必出手就已經敗了，如果出手只會多一份難堪而已。

但任何一件事都必須有個了結，他們總不能就這麼大眼瞪小眼的乾耗着。

只是在錦衣公子來說就難了，出手麼必然是丢人現眼，不出手就得認敗服輸。所以無論怎樣了結，錦衣門的榮譽，都將會因他而受到嚴重的傷害。

正當他進退不得之際，忽然响起一聲長笑，跟着走出一位身着青衫的中年男子。雙拳一抱，對錦衣公子道：「適才只是一個誤會，希望朋友不要介意。」

這只是兩句十分簡單的場面話，却是一個極爲管用的台階。

錦衣公子不傻，他自然不會放棄這個台階，令人不解的是，他無端端的俊臉一紅，雙目中閃過一道古怪的眼神，向鐵山投下匆匆的一瞥，然後身形一擰，向烏魯木齊急馳而去。

此地沒有熱鬧好瞧了，自然是曲終人散，鐵山等一行也於响午時分趕到了烏魯木齊。

他們是住在北關外面的「六道灣」，這兒是鄉下，距城裡還有兩三里，只是比較清靜，所以鐵湘菱師兄妹，及熊起鳳都住在一起。

惟一例外是三湘拳霸，他跟朋友有約，所以住到城裡去了。

午餐之時，鐵山將會見伊犁將軍的事，作了一番叙述，說：「我以爲有了甘夫人的親筆書信，會見許將軍應該是各個環節之中，最爲容易的一個，誰知道一子之差，很可能全盤皆墨。」

尚曉春道：「兄弟，會有那麼嚴重？」

鐵山道：「有，伊犁將軍手綰兵符，手下鐵甲數十萬，無論邊塞的形勢如何複雜，他要是有心對付小弟，咱們可能毫無生機。」

尚曉春道：「你說的不錯，問題是他爲甚麼要對付你？」

鐵山道：「小弟曾經反覆思考過這個問題，我想要不是被甘夫人出賣，毛病就出在許夫人的身上。」

包蓮兒道：「你不認爲伊犁將軍許飛卿有些不正常？」

鐵山道：「不錯，咱們是來幫助他的，並有甘夫人的書信介紹，他却對咱們毫不重視，任憑他的夫人將咱們攆出府去。」

包蓮兒道：「現在該怎麼辦？不管他們了？」

鐵山道：「咱們面對的敵人，可能是擁兵數十萬的胡虜，以及包括朝廷重臣，封疆大吏在內的羌笛怨，咱們與這兩大勢力相比較，實在脆弱渺小得不成比例，如果放棄伊犁將軍，拿甚麼跟人家抗拒？」

包蓮兒哼了一聲道：「當初咱們前來西北之時，可不知道甚麼伊犁將軍。」

鐵山道：「這可不一樣，那時候咱們也不知道羌笛怨這個神秘組合，及黑騎士强大的實力。」

包蓮兒瞪他一眼道：「你總是比別人的理由多，那你說，咱們怎樣着手？」

鐵山道：「咱們假設許飛卿是受到夫人的鉗制……」

尚曉春道：「有這個可能麼？鐵兄弟。」

包蓮兒道：「這倒是頗有可能，因爲許飛卿見到甘夫人的書信之時，對咱們十分客氣，而且知無不言，直待許夫人進入書房，形勢才陡然逆轉。」

鐵山道：「所以我想對許將軍夫婦作一番瞭解，尤其是許夫人。」

鐵湘菱道：「爹，我看虎牙雙英的形象你們不能再用了。」

鐵山道：「那要看甘夫人是否出賣咱們了，如果她沒有抖出咱們的底細，虎牙雙英只是兩名趨炎附勢的江湖人物，他們不會重視的。」

鐵湘菱道：「爹認爲甘夫人會不會出賣咱們呢？」

鐵山道：「她要是出賣咱們，在安西就該動手了，何必等到現在。」

鐵湘菱道：「對，問題一定出在許夫人身上，爹，咱們晚上走一趟將軍府？」

鐵山道：「將軍府是要去，但目前還不必你們插手。記住，今後咱們仍作互不相識，爹才能有效的運用你們這支伏兵。」

鐵湘菱道：「是的，爹，女兒知道了。」

* * *

烏魯木齊緊靠天山北麓，面對古爾班通古特沙漠，晚間的氣候是頗爲寒冷的。

但在這寒氣侵人的深夜，却有兩條幽靈似的人影，由北向南闖去。

雖然整個烏魯木齊都已進入睡鄉，連一隻夜貓子也沒有瞧到，他們依然小心謹慎，步步爲營，行動之際不敢掉以半點輕心。

現在他們已經走過大半個街市，離南關已經不遠，也就是說伊犁將軍的府第就在眼前了。

但他們忽然脚下一窒，身形一閃，便已隱入一片暗影之中。

這是怎麼啦，莫非他們發現了甚麼？

除了冷月寒風，這座邊塞重鎭，眞箇是萬籟俱寂，那有甚麼好發現的。

如果是常人，這話的確不錯。但他們是鐵山夫婦，絕對不會庸人自擾。

其實那只是一股看不到，摸不着的氣息。

它嚴厲，冷冽，而放射着一股凌人的殺機。

包蓮兒向右側十丈以外一幢黑忽忽的巍峨大廈瞥了一眼，道：「大哥，那兒不太平常。」

鐵山道：「是的，咱們過去瞧瞧。」

颼颼兩聲輕响，他們進入一條冷巷，然後冒上牆頭，貼着屋面，隱身於大廈近旁一間平房的矮牆之內。

包蓮兒投目大厦，柳眉一皺道：「大哥，明樁十八個，暗卡多了一倍，咱們去過將軍府，那兒也沒有這等森嚴。」

鐵山道：「看來此地才是一個擁有實權的所在，咱們必須進去瞧瞧。」

包蓮兒道：「硬闖？」

鐵山道：「咱們人單勢孤，不能亂來。」

包蓮兒道：「此地戒備之嚴，是飛鳥也逃不過防衛者的耳目，除了硬闖，還能有甚麼法子？」

鐵山道：「有，妳瞧天上的那片雲。」

包蓮兒道：「咱們駕雲進去？」

鐵山道：「咱們不能駕雲，雲却可以遮月。」

包蓮兒道：「我懂了，當烏雲遮月之時，咱們就可以瞞過守衛者的耳目了。」

鐵山道：「咱們提足九九旋陀神功，必然沒有人能够發現咱們。」

包蓮兒道：「好辦法。」

天空時常有烏雲飄過，其中一片烏雲却幫了鐵山夫婦一個小忙。他們快得像一抹輕烟，在烏雲掩護之下，閃進了這棟戒備森嚴，佈滿危機的大厦。

現在他們是隱身在一個中庭花園的假山之旁，幾棵濃蔭覆地的巨槐，將這塊中庭弄得一片昏暗，也變作鐵山夫婦最理想的暫時藏身之所。

他們自然不會在這兒待得太久，只是四週千門萬戶，全在黑暗岑寂之中，要在其中找出一點端倪，並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好在這棟房子的內部，似乎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可怕，只要小心一點，大致不會出甚麼意外。

於是他們隨意選了一條走廊，便沿路向前馳去。

經過一陣奔走，通過無數房廊，除了這棟死氣沉沉的房子，任甚麼也沒有瞧到，不由使得鐵山有些失望。

這是一個戒備森嚴的所在，應該是有狀況發生的。鐵山有這樣一種預感，加上他曾經當過捕頭，所以他的行動特別小心，全身的神經都提到敏感的頂點。

此時走廊應該拐彎，這一拐也許會是一個新的境界，新的境界是陌生的，而且禍福難知，因而他份外提高警覺。

待他一脚踏出，跟前的景物忽然一變，兩股急風閃電般由左右襲了過來，力道之猛，速度之快，使得鐵山心頭大大的一懍。

出手襲擊的功力頗高，刀劈劍刺配合得十分巧妙，可惜他們仍然一招走空，同時一陣輕風拂過，他們竟然丟掉兵刃趴了下去。

鐵山一舉制服了兩名偷襲者，面頰之上湧起一片殺機，原因是包蓮兒忽然失去踪跡，他竟置身於一個詭異莫測的環境之中。

以他一身超凡拔俗的功力，居然不知道跟在身後的包蓮兒何時失去，而且毫無警覺的一頭鑽進了牢籠。

這的確是一個牢籠，他是在一間方圓約莫三丈的房間之中。

四週都是鐵板，只有幾個小窗可通空氣，天色原本不佳，這間鐵房子裡自然目難視物了。

但鐵山知道鐵牢之中並不孤獨，還有兩個暗算他的躺在地上。

他試探着咳了一聲道：「爲甚麼，朋友，咱們素不相識，爲甚麼出手就往死裡招呼？」

「你不知道？」這是其中一人的回答，冰冷的語氣之中，還有一股强烈的敵意。

「也許你們誤會了，咱們是追踪一個輕功頗爲高明的人影進來的。」

「哦，你爲甚麼追他？」

「好奇嘛，如果閣下瞧到一條人影在屋面上飛馳，你會不會跟來瞧瞧？」

「有道理，那人呢？跟到那兒去？」

「這個誰知道，咱們人生地不熟，他往這棟屋子裡一鑽，還不像魚歸大海一般。」

「你說那人進了咱們這裡？」

「你說對了，要不在下爲甚麼會來這個鳥不生蛋的地方。」

「你說咱們這裡鳥不生蛋？那你必是來自京師了，其實……」

「三春兒，留點精神吧，那來的那麼多廢話！」

最後這幾句話是另一個人說的，名叫三春的果然閉口不言了。

鐵山本想由交談之中多作一點瞭解，看來他這樁心願是難以達成了。

不過他還是有收穫的。

他是落入別人的陷阱，但他的手中也有兩個人質。

他可能被人殺害，但在被害之前，他有能力先殺死這兩名人質。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人沒有不怕死的。

這兩名人質侃侃而談，他們就一點也不害怕。他們不怕的原因，是知道不會逼使鐵山走上同歸於盡的絕路。

（未完·九）

上文提要：長龍幫駱致遠易容混在人羣中，暗裏指揮兒子追尋萬千歲，遍尋不着，又見三山幫、巨蛟幫、五毒教等衆徒在後窮追不捨，只好交代長子駱嶽去應付，自己則潛回分舵而去。這邊廂衆幫、教徒們，爲求謎圖，大家聚在一起，各有圖謀，又擔心被人捷足先登，因而勾心鬥角，互相攻擊，各施其技，互不示弱，爭個不亦樂乎，而楚天翔則一直以旁觀者自居，氣定神閒周旋其中……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武林謎圖

善意報訊　反遭誘困

楚天翔過了個半時辰，方下船艙推醒劉西。「劉兄弟，再吃一碗麵吧！」

劉西撒了一泡尿後，又將那碗麵吃得乾乾淨淨。「夠不夠？」

「再吃肚子便要痛了！」劉西倚着艙壁道：「你們對在下這般好，必有所求吧？」

楚天翔道：「你願意說的便說，不願意說咱們也不勉强你。」

劉西吸了一口氣，道：「我看見長龍幫的人在重慶府巴縣上岸，但大軍未抵之前，先來了一艘小船，上面除了舟子之外，只有一個人……」

楚天翔問道：「那人是誰？」

「那人戴着人皮面具，未露出眞面目，但我覺得他便是長龍幫幫主駱致遠。」

「你憑甚麼認定他是駱致遠？」

「我見過他幾次，一個人不管是戴着人皮面具，或是易了容，但他之身高及眼神還是掩飾不了。」劉西十分自信地道：「而且在下之感覺一向很準。」

楚天翔含笑問道：「我相信你之感覺很準，而且我更相信你見到的不止這些。邵凌霄呢？」

劉西眉宇間立即露出怨毒之色。

「那廝在更早之前已先去了，是以在下方會留在巴縣，看情況長龍幫似乎要將總舵秘密轉到該處。」

「目的是爲了避人耳目麼？但效果不大，人家到總舵找不到了，必會到各分舵搗亂。」

劉西打了個哈哈。「楚少俠果然是個聰明人，在下懷疑他們另有陰謀。」

楚天翔心頭一跳，問道：「他們有甚麼陰謀？」

劉西沉吟道：「這個我還不知道，但駱致遠不是省油燈，他有能耐有野心，會在各路英雄離開老巢時，發動反擊。」

楚天翔心頭再一跳，脫口問道：「他有這個能耐麼？」

楚天翔道：「長龍幫不簡單，他們在巴縣，秘密訓練了二百個人，這些人資質均是上選，訓練了五年，不但武功高强、實用，而且學會了許多一般人不學之雜學，例如：泅水、暗器、易容術等等，這二百人亦是秘密殺手，憑他們要控制長江流域列强，尚非異想天開。」

楚天翔長長吐了一口氣。「想不到駱致遠如此老謀深算！」稍頓又問：「可知他們第一個目標是甚麼人？」

「這個倒不知道，大概還得等駱致遠回去才決定。」楚天翔問道：「閣下還知道些甚麼？」

「老實說，在下對此方面興趣不大，這是無意中從魯總堂主那裡聽來的，但眞正負起訓練那兩百名殺手的，却是楊再旺內務總管。因在下行藏敗露，是以急急逃離巴縣，偷了一艘小舟逃生，走慢一點，恐怕已死在江中

了。」

楚天翔道：「劉兄弟準備去何處？」

「在下正想趕快找到敝上，將情況告知他。」

「但如今咱們要去巴縣，你方便麼？」

劉西苦笑道：「隨遇而安也，你信得過之朋友，在下也信得過。」

楚天翔知其意思，忙道：「這點你大可以放心，就安心留在船上吧！」他邊說邊長身：「若有事，可到甲板找我。」

楚天翔到了甲板便去找白髮娘子，將劉西之話原原本本告訴她。白髮娘子聽後問道：「你相信他的話麼？」

楚天翔道：「他態度誠懇，也無必要騙咱們，是以小弟認爲他的話很值得相信。」

白髮娘子想了一下，道：「上官百拜找我是不是因爲他亦聽到風聲？咱們已知此秘密，是否還去巴縣？」

「上官百拜在長江建幫時日比駱致遠還早，他聽到風聲絕不奇怪，小弟再問姐姐一句：你去巴縣，目的何在？」

「爲了阻止別人得到武林謎圖。」

「那便不要去了，因爲駱致遠不會承認自已得到武林謎圖，你要混水摸魚，必會與他們正面衝突，有取勝之把握麼？」

白髮娘子不發一言，楚天翔又道：「何況得到武林謎圖，亦未必能得到武林至寶，即使能讓你得到，你來不及練功已成爲衆矢之的。」

白髮娘子沉吟道：「咱們到了巴縣，先看情況再決定行止又如何？」

楚天翔知道她還不心息，乃道：「你是一教之主，當然有權決定一切，不過可得小心。」

「就此決定，洪清香，着船靠岸，把各堂正副堂主全喚過來，有要事商量。」

楚天翔走到船頭，眺望遠山。此時船已近萬縣，江面遼闊，兩岸已冒起炊烟。他雙眼望着江水，想着劉西的每一句話，暗問自己：「我有必要淌這渾水麼？」

忽聞背後傳來一個步履聲，一回頭便見到朱乙乙那張清麗絕倫之臉孔。「你在想甚麼心事？」

楚天翔道：「在下剛自劉西那裡聽到一個消息，長龍幫正在製造一個陰謀，趁各路英雄離巢之時，進行突襲，也許他還想統一長江流域各幫派。」

不料朱乙乙聽後，喜形於色地道：「那太妙了！小妹正愁沒事幹哩！」

楚天翔正容地道：「這是生死相搏，性命攸關之事，可不是開玩笑！」

朱乙乙嘟着小嘴道：「你以爲我是小孩子，甚麼也不懂？江湖無處不風險，危機天天存在，那害怕得這許多。」

「你剛下山，很多事不大清楚，在下亦不好多說，總之一切須小心，最好……最好跟在下在一起。」楚天翔說至此，一張臉也漲紅了。「朱姑娘，在下並無別意。」

朱乙乙桃臉微紅地道：「小妹越來越覺得你像個老頭，嘮嘮叨叨的，老不相信別人！」楚天翔長長吸了一口氣，態度稍爲自然，一笑置之。

看看天色已晚，船停泊在岸邊，船上有人去買菜買米，有人去取食水，白髮娘子却與堂主們在艙裡商議上巴縣之事。

吃晚飯時，楚天翔再下船艙喚醒劉西，劉西上了甲板，伸了個懶腰，精神比今早好多了。楚天翔拉着他坐在自己旁邊。

白髮娘子等人在劉西面前，絕口不提上岸之事，直至杯碟狼籍，楚天翔方問道：「劉兄弟去過長龍幫巴縣分舵？分舵主是誰？」

「是駱致遠之四子駱山，在下在那裡呆了三天。」

朱乙乙道：「住了三天，長龍幫分舵情況，應已摸清楚，他們有多少個人？」

「長龍幫重慶分舵的人約莫有兩百多人，但最令人恐懼的是他們秘密訓練了二百名殺手！這二百名殺手抵得上一千人！」劉西說得很爽快：「分舵內倒沒有甚麼機關設施，駱山之武功亦不可怕，倒是楊再旺這人令人有深不可測之感！蓋那些殺手，全由他訓練的！」

白髮娘子沉吟了一陣，方問道：「依你看，咱們若與他們對峙，那方勝算較高？」

劉西毫不猶疑地道：「若撇開用毒，他們實力必在貴教之上。」

藍蕙冷笑一聲：「所謂兵不厭詐，既然雙方對峙，有何道理教咱們不使毒？」

劉西苦笑道：「如此在下倒不敢說了。」

藍蕙雙眼一睜，問道：「何事不敢說？快說。」

劉西道：「因爲在下不知道貴教弟子施毒技巧有多高，根本無法比較！」

藍蕙嘟起嘴巴，劉西忙道：「當然在下並不是說貴教武功不如人家，事實上劉某亦未見識過諸位之武功！」

白髮娘子臉色稍霽，「即使實力相等，咱們也吃虧在人生路不熟，何況咱們在明，他們在暗處，也增加不少困難。」

劉西道：「到底如何決定，全憑貴教，在下只能提供一點愚見，嗯，我認爲還是先忍耐一下，因爲若我沒看錯者，不久必有其他人聞風而至，貴教何不坐山觀虎鬥，再等候良機？」

五毒教等人聽後，心情都舒暢了不少。白髮娘子道：「楚弟弟說你是位聰明人，果然沒有看錯！」劉西連忙謙虛一番。

飯後，各自返回船艙，楚天翔和

劉西閑聊，因爲劉西這些年來，走南闖北，見多識廣，得益良多。

次日下午船已接近巴縣，江面上多了許多船隻，有的看來不是客旅，五毒教明知是長龍幫分舵的人，是故均暗中戒備。

船停泊在重慶巴城時，已是華燈初上時份，白髮娘子先派人去找客棧，同時率衆上岸。那重慶建在山上，上岸後要進城，還得走一段長長之斜坡，正因爲如此，是以城內沒有馬車，顯得十分寧靜和乾淨。

衆人先找到兩家飯館坐下，因人多，幾乎把那兩家飯館擠破，吃了一半，派去找客棧之教徒方來報告：「教主，咱們今夜只能分開住了，因爲無一家客棧能容納……」

白髮娘子揮手止住她說下去：「誰不知道？問題是所有人是否都能安排？要分開幾家客棧？」

「須五、六家客棧才能安排！」

「好，各堂分住一家客棧，吃飽飯便立即去。」

待所有的人全部安排妥當，已近三更，衆人雖然疲倦，却也不敢大意，分班安排人手巡邏。至半夜，楚天翔忽被一個叱喝聲驚醒，他立即推窗躍了出去，但見天井裡有好幾條漢子，兩個五毒教弟子舉起手來，道：「你們再敢向前走一步，咱們便不客氣！」

一個漢子笑嘻嘻地道：「老闆娘也沒你們的凶！你不客氣又怎地？」

「敝教煉製之毒品，雖製造不容易，而且敝幫還有一個規定，便是不能亂殺無辜，不過拿些毒粉對付你們三個，教主一定會嘉獎。」

旁邊忽然響起一個掌聲，一個漢子喝問：「你是誰？」

楚天翔淡淡地道：「在下楚天翔，諸位裝得很像，甚麼老闆娘的，可惜瞞不過高人法眼，你們是長龍幫的弟兄吧？貴幫跟在下還有點交情，不信你回去問你們的少幫主們。」

那漢子又問：「你跟五毒教有甚麼關係？」

「朋友！在下向來廣交朋友，至今尚未有眞正的仇人！」

那漢子轉首向五毒教女徒：「貴教大舉出動來重慶府，未知所爲何事？」

「教主帶咱們到處走動，以增廣見聞，重慶是長江一座大城，怎能不來？貴幫擔心甚麼？」

那漢子沉聲道：「貴教若是來遊山玩水，咱們歡迎之至，若想對敝幫不利，咱們也把話說在前頭，屆時可絕不客氣。」

藍影一閃，藍蕙也聞聲而至，問道：「姑奶奶很想知道，你們準備如何對付咱們？」

「這是天機，豈能洩漏！只要咱們一發覺貴幫來意不善，咱們便會先下手爲强。」

藍蕙見他口齒伶俐，態度從容，乃問道：「閣下高姓大名，在長龍幫供甚麼職？」

「在下陸秋，忝爲重慶分舵副舵主！」那漢子拱拱手：「在下言盡於此，後會有期。」

陸秋剛轉身走了兩步，藍蕙又問道：「最近是否各路英雄全聚於此？」

陸秋反問：「各路英雄因何會聚於山城？咱們怎地不知道？貴教是聽信甚麼謠言才來的？」

藍蕙揮揮手：「敝教絕大部份弟子從未來過貴境，因此敝教主率咱來此見識一番，陸舵主莫多疑！咱們也歡迎貴幫到敝教盤桓幾天，請代轉達敝教意思。」

陸秋等人去後，楚天翔道：「他們來得眞快。」

藍蕙冷哼一聲：「看來咱們一切都均在其監視之下，說不定這些客棧便有他們之耳目，快派人去各客棧通知其他堂之姐妹，要她們小心應付。」那兩個女徒立即去了。

楚天翔道：「不過由此也看出他們不想對付貴教，否則也不會來警告咱們！」說話間，白髮娘子也出來了，藍蕙忙向她報告。

白髮娘子揮揮手，道：「本座都聽到了，不必再說，你去把劉西請來。」當下楚天翔隨她到其房內坐下：「楚弟弟，你到底有何打算？」

楚天翔笑嘻嘻地說：「姐姐怎地問起小弟來了？有打算的應該是你！」

白髮娘子嘆了一口氣，道：「因爲姐姐到如今尚未摸準你之爲人，你到底是聰明人，還是傻瓜？」

楚天翔反問：「你看我是甚麼人？」

「你是聰明人，這是毫無疑問的，但你眞的是個不爲名利影响的人？你不要武林謎圖？你爲何要跟着五毒教？有甚麼目的？正因爲你太聰明了，是故姐姐才有疑心……你也別怪我，其實咱們認識並不久……」

楚天翔也嘆了一口氣，道：「我當然不怪你！其實我只是好管閑事，又喜歡凑熱鬧，沒有其他目的！羣英滙集，我單槍匹馬，難免勢孤力單，跟姐姐在一起，別人多少還得給點面子，所謂不看僧面也看佛面。」

白髮娘子咭地一聲笑了出來：「你倒會說話！姐姐相信你，不過你得替敝教出點力，說眞的，姐姐很想你在敝教屈就一下……」

「這個且不談，家師也不會答應！」楚天翔帶點佻皮的神態反問：「這些天來，小弟幾時不替你出力？」

白髮娘子至今才相信了楚天翔，因爲聰明人做事不可能毫無目的，楚天翔既然要借助五毒教以助聲威，五毒教也可以利用他。當下她沉吟了一下，又道：「這次來重慶，不比在沙市，風險較高，弟弟應以五毒教之利益爲重。」

楚天翔心中暗道：「你想得倒挺美的！」嘴上却問道：「貴教來此有何目

的？」

白髮娘子道：「人生於世，誰不想出人頭地？要出人頭地只有兩種辦法……」她說至此故意頓住，只拿眼望着楚天翔。

楚天翔問道：「有那兩種辦法可出人頭地？小弟極願聽聽，因爲我也不想長居於人下。」

「第一種辦法是增强自己之實力，第二種辦法削弱別人之實力，其實道理都是一樣，總之要比人强。」

「小弟願聞其詳，以解茅塞！」

「你是故意的。」白髮娘子輕哼一聲：「增强己方實力，最佳之捷徑，莫如得到武林秘笈，換而言之，假如能得到武林謎圖，那就是最佳之辦法！既可增强武功，又可以全線擴展敝教，更可以錢收買人心……」

楚天翔微微一笑：「小弟還是喜歡聽第二種辦法！」

「第二種辦法很簡單，長龍幫要消滅其他幫會，這對咱們來說只有好處，而無壞處，長江流域之幫會給他們打得落花流水，五毒教之實力無異是最强的。」

「是以你便希望漁翁得利？」

白髮娘子喟然道：「你果然是個聰明人！坐山觀虎鬥還不行，因爲會坐大了長龍幫，將來敝教也有危險，必須在他筋疲力盡之時，給予致命之一擊！」

楚天翔問道：「以五毒教來取代長龍幫？」

白髮娘子被窺破心事，粉臉微紅，道：「姐姐也知道力有不逮，是以才極力希望弟弟助我一臂之力。」

楚天翔含笑道：「一個人若要求太高，他將活得不快樂！姐姐又何必妄求？」

白髮娘子臉色一沉：「聽你之語氣，似乎不願助我？」

「那又不是，小弟力量有多大？只能盡力而爲，不過若要我濫殺無辜，小弟寧願立即離開你。」

白髮娘子忙堆下笑容道：「只要你肯盡力就行……」話說至此，房門已被敲响，白髮娘子忙呼進來。房門推開，進來的是藍蕙及劉西。

劉西問道：「不知教主夤夜相召，有何指教？」

「本座想請你把重慶分舵的佈局，繪畫出來。」

劉西一口應允，抓起炭筆，便在紙上塗畫起來，並加了注解，白髮娘子問道：「假如本座再派你潛進長龍幫分舵，你要求甚麼條件？」

劉西一呆，結結巴巴地道：「在下上次潛進去，事後已敗露，還能再作馮婦麼？教主不是欲送羊入虎口？」

白髮娘子笑道：「劉兄弟莫把話說得太嚴重，你我相識一場，本座又怎會驅羊入虎穴？本座相信你是有辦法的，但當然要冒險，是故方問你要甚麼條件。」

劉西猶疑不決，半晌方問道：「教主要在下潛進長龍幫分舵，目的何在？」

「很簡單，請你將他們之行止、打算等等傳遞出來。」

劉西問道：「教主這般相信我？」

白髮娘子臉色一沉，道：「假如你騙本座，後果如何，你該想像得到！」

劉西再問：「幾時開始行動？」

「越快越好！」

一直不發言之楚天翔突然道：「小弟隨你進去。」

此言一出，衆皆一怔，藍蕙道：「楚弟弟親自出馬，必定馬到功成，劉西你還害怕甚麼？」

劉西神色稍鬆，道：「有楚少俠相助，在下膽氣大壯，不過這種事可不能急就章，必須等候良機，未知楚少俠有何良策混進去？」

楚天翔道：「在下無此方面之經驗，但想當然必是易容，藉長龍幫弟子之身份混進去爲最好。」

劉西搖頭道：「長龍幫弟子貼胸都有一塊胸牌，作爲幫徒之標誌，稍爲懷疑，便要你出示胸牌，上次我不知就裡，就是如此被發現的，幸虧我知機及時溜掉，有過上次之經驗，他們必加强防範，是以未必可行。」

藍蕙道：「倒不如直接潛進去，匿在暗處活動，更加乾脆。」

楚天翔搖頭道：「每有消息，又得潛出來傳遞，再潛回去，被發現之機會極大。」

劉西接道：「他們在四周之防範十分緊，再潛進去可眞困難，不相信你們先到那裡看看？」

白髮娘子嘆息道：「這樣不行，那樣也不行，咱們根本沒法掌握他們之行動矣！」

劉西苦笑道：「在下實是想不出良方，諸位若有良方，在下願意前往，只有兩個小小的條件……」他雙眼却望着楚天翔。

楚天翔微微一怔，心想這又不是我要你混進去的，他拿眼望白髮娘子，白髮娘子問道：「你有甚麼條件，但說無妨，本座必盡力滿足你！」

「第一，若在裡面碰到邵凌霄，請楚少俠助我殺他！第二，在下已年近三十，猶未娶妻，假如劉某看上貴教某一女弟子，希望教主賜我良緣！」

白髮娘子哈哈大笑：「第二個條件莫說是一個人，就是她們願意，本座三個也肯賜給你！第一個條件則需視情況而定才好動手，否則不是敗露自己身份，便是爲自己惹來殺身之禍，可不化算！」稍頓又道：「不過有楚弟弟在場，我放心得很！」

楚天翔道：「咱倆先易容，天亮之前便悄悄潛出客棧，再等候良機。」

藍蕙道：「咱們中間易容術最好的，莫過於黃若蘭妹妹了，可惜她不住在此！」

白髮娘子道：「快喚她帶齊藥物速速過來！弟弟，咱們先製訂聯絡暗記及方法！」

過了一陣，黃若蘭果然領命而至，她先把自己易成楚天翔之模樣：「楚少俠太引人注目，他若不跟咱們在一起，長龍幫的人必會思疑！」

白髮娘子讚她聰明，黃若蘭又爲楚天翔及劉西易容，時正是黎明前之一刻，天色最是黑暗：「你們快溜出去！」當下楚天翔和劉西拱拱手，兩人趁黑摸出客棧，閃進一條小巷裡。劉西對路徑頗爲熟悉，在前引路。

走了一陣，天色已亮，劉西帶他走到一個小攤前，買了豆乳油條，蹲在地上大吃起來，楚天翔從未試過這般吃法，喝了一碗又一碗。

吃飽之後，楚天翔向他打了個眼色，劉西會意，帶他向長龍幫分舵走去。不料剛轉出小巷，即聞前頭傳來一陣打鬥及呼喝聲，兩人走過去一望，劉西登時呆住，原來是十多條大漢，正圍攻着幾個人，爲首那個正是戴朗星！

劉西低聲道：「被圍攻的那些人，正是我們總鏢頭！楚 少俠，你看咱們該怎辦？」

楚天翔沉吟道：「咱們上前助他們，相信他們也認不出你來！」

劉西聞言會意，立即衝上前，故意捏尖聲音道：「豈有此理，以衆凌寡，不要臉！」他從後面偷襲，那些漢子立即閃開，楚天翔及時喝住他：「表哥，不要進去！」劉西猛然一醒，立即又退後，只作外圍騷擾，令那些圍攻的大漢，不敢放心狂攻。

楚天翔不斷繞着他們跑動，突施偷襲，那些大漢防不勝防，其中一位身材肥胖的大漢，閃身而出，攔在楚天翔身前，喝道：「誰敢破壞咱們長龍幫的好事！」

話音剛落，楚天翔一個無影腿蹴出，正中其脛骨，痛得那肥胖大漢蹲下身去，楚天翔再迎面一拳過去，他便仰天倒地，流了一臉的鮮血！

楚天翔一招得手，立即又向第二位大漢標去，那漢子大叫一聲：「老子先幹掉你！」大刀向楚天翔劈去！

楚天翔向他撲去，本是虛招，見狀雙腳一錯，身子一偏，左肱向後一撞，正中另一名大漢之脅下，只聽一陣「卜卜」聲響，那漢子肋骨已經斷了兩根，捂胸倒地！

戴朗星等人見來了救星，精神一振，奮力反攻，形勢登時起了變化，不久劉西也打倒了一個，那些漢子見狀知道再繼續打下去，實討不到便宜，尖哨一聲，紛作鳥獸散。戴朗星呼道：「窮寇莫追！」

一名漢子臨走丟下一句狠話：「你們再不離開山城，明年今日便是你們之死忌！臭小子，你倆快報上名來。」

楚天翔笑嘻嘻地道：「我是你爺爺，這位是你公公！」長龍幫幫徒大怒，却不敢發作，乖乖溜了。天盛鏢局舊人紛紛向他倆拜謝。

董懷義抱拳道：「多謝兩位仗義相救，尚請留下大名，以便日後報答！」

劉西低聲道：「快到你們住宿之地再說吧！」

馬猛雙眼一睜，結結巴巴地道：「你，你不是……」

劉西喝道：「快走！」當下戴朗星等人帶他倆到客棧裡去，衆人分頭坐下，劉西便表明身份：「這位便是『長江一把劍』楚天翔楚少俠！」

雙方又寒暄了一番，董懷義問道：「你倆易容準備去何處？」劉西乃將五毒教之目的說了一遍，董懷義睜開雙眼，問道：「邵凌霄那廝眞的在長龍幫分舵內？」

劉西嘆息道：「二哥，別人會看錯，邵凌霄那廝又怎會看錯！」

「我不是懷疑你！」董懷義道：「但宋雲爲何沒有消息傳出來！」

這次輪到劉西驚詫了，問道：「二哥，宋雲他也混進長龍幫分舵麼？是幾時混進去的？」

「他是前天混進去的，昨夜有消息傳出來，說他很難現身活動！」董懷義道：「咱們派他混進去，便是懷疑邵凌霄那廝也在裡面！」

楚天翔問道：「宋雲是如何混進去的？」

戴朗星道：「咱們是通過送菜的人掩護才混進去的！」

楚天翔精神一振，急再問：「願聞其詳！」

「長龍幫吃飯的人很多，因此每天都有人送菜進分舵，宋雲便臨時決定匿在蔬菜中混入去。」馬猛接口道：「當然咱們事先已收買了賣菜的人！」

楚天翔道：「事不宜遲，請你立即帶咱們去見那賣菜的人！加上在下與劉西，還怕殺不了邵凌霄麼！」

董懷義咬牙道：「咱們非親手殺死那廝不可，否則無以解恨，最好你們想個辦法引他出來！」

「這個咱們也會伺機而動，你們隨時準備！」楚天翔正言道：「有一點你們必須明白，長龍幫絕不會甘心失敗，他們會再來的！」

戴朗星霍然一醒，道：「不錯，快收拾一下，準備離開！」

楚天翔道：「諸位到望江客棧找五毒教主白髮娘子，並請在該處等候咱們之消息，速速行動。」當下又交代了戴朗星一些聯絡暗號，以便取信於五毒教！戴朗星和董懷義由前門先走了，馬猛則帶他倆由後門出店。

那賣菜的，不用問也知在菜市場內，三人走到菜市場，找到一位奇瘦之漢子，馬猛跟他嘀咕一下，那奇瘦漢子便帶着楚天翔和劉西走進一條小巷，馬猛則回去找戴朗星。

奇瘦漢子推開一扇門，請他倆進去。那灰磚舍佔地不大，但裡面人來人往的却有不少人。他再敲响一扇房門，但見裡面有人乾咳一陣，道：「進

來！」

楚天翔進內即見到一名枯瘦老者，但雙眼炯炯有神，一望即知是練家子，奇瘦漢子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枯瘦老漢便問：「你倆進長龍幫分舵有何事？」

劉西道：「在下是宋雲之兄弟，想混進去找一位仇人，化名趙光白之邵凌霄，聽說他已依附在長龍幫內，尚望老前輩成全！」

老者道：「你倆先付五十兩銀子！還有一點，進了長龍幫後只能動那姓邵的，其他人不可亂動，否則老漢以後也不能再在此立足，更不可供出老漢來！」

楚天翔送上銀子，滿口答應。老漢又取出兩套衣服，讓他倆換上，然後躲進一輛板車裡，上面再加上蔬菜及鮮魚猪肉之類的東西，不久便被送進長龍幫分舵內。

奇瘦漢子伸手輕輕扣板車，然後把車丟下，再將昨夜留下來之空車子拉走。楚天翔運功凝神靜聽，隨即聞一個脚步聲傳來，有人先將上面的東西搬走，邊嘮叨道：「小七子吃昏了頭，還不來幫忙把東西搬下來！」

楚天翔待他走開，立即掀菜而起，一看那是一間小小的雜物室，並無其他人，立即拉拉劉西，兩人跳落板車，先躍上橫樑。旋見一個年輕小夥子進來，見板車上的東西十分凌亂，也嘀咕起來：「老頭還罵我，他自己還不是弄得一團糟！」

樑上的人暗暗好笑，楚天翔待他一出去，便躍下走至門外，探頭向外窺視，外面是灶房範圍，柴房、灶房、洗菜天井，雜物房，組成一個小院，人來人往的，亂哄哄！

楚天翔見柴房門開着，乃向劉西打個手勢，兩人一起閃進柴房。那柴房頗大，乾柴放在一邊，枯草在另一邊，兩人雙雙躍上乾柴堆上，只掉下兩根柴塊！

可是令他們吃驚的不是這個，而是柴堆上還有一個人！

劉西一眼認出他便是宋雲，宋雲却不知道，匕首分心刺向楚天翔！楚天翔在柴堆上滾開，又掉下幾根柴塊。劉西忙道：「老宋，我是劉西！」

外面有人喊道：「他奶奶的，柴房裡乾嘛有聲音？」三人連忙伏下來，楚天翔學猫叫了一聲，一個漢子進來，看不到人，嘀咕幾聲，撿起地上之乾柴出去了。

宋雲低聲問道：「你怎會來此？」

劉西道：「一言難盡，可有甚麼消息？」

「別看此處十分鬆懈，這是後院，裡面就不同了！否則那老頭也不會只收二十五兩銀子，就放咱們進來！」宋雲道：「這些厨師伙頭，對長龍幫的事，不甚了了，沒法從他們口中探出甚麼來！」

楚天翔忍不住問道：「這兩三天以來，你一步未出後院？」

宋雲道：「那又不是，只是找不到機會進前院！後院與前院之間，橫着一堵高墻，還有一條小巷，裡面滿佈哨崗，不好對付！」

劉西道：「小弟走過，對地形甚熟，只是先一陣，他們防範沒有那麼嚴密。可有邵凌霄之消息？」宋雲搖搖頭，劉西告訴他在長龍幫分舵內：「不過上次小弟找不到下手之機會。」

楚天翔却問道：「那邊白天防守比較緊還是晚上？」

「當然是晚上了！」

楚天翔沉吟了一下，道：「在下在午飯後，冒一冒險，你倆仍在此處等我！」他怕他倆囉嗦，忙又道：「就這樣決定，若有機會下手殺邵凌霄，在下會發兩長一短之嘯聲通知！」言畢取出乾糧來。

俄頃，厨房那方不斷傳來香氣，令人垂涎三尺，三人啃了乾糧，楚天翔道：「待我下去找點水喝！」過了一陣，估計飯菜已弄好，伙頭們也在吃飯了，他才跳下去，探頭到門外窺探。

果如所料，伙頭們在天井一角圍着吃飯了，楚天翔藝高膽大，「颼」地一聲，射進雜物房，再轉到厨房裡去。鍋內尚有大半鍋湯，楚天翔喝了一大碗，又盛了半碗，悄悄又端回柴房給劉西他們喝。喝畢，再將碗拿出去，然後由灶房的後窗躍出去。

外面是條小街道，他轉身入夾道，再走至厨房與前院中間那條寬僅夠兩人擦肩而過之小巷。抬頭一望，圍墻上沒有守衛，楚天翔撿起一塊小石頭，脫手向另一個角度拋去，待石頭落地後，方拔身而起，脚尖輕輕在墻頭上一點，貼墻降落！

他人在半空，雙眼便已向四周瞄射，見庭院裡有幾個漢子，都向小石頭落地之方向奔去，心中暗暗好笑！他雙脚落地之後，立即標前，伏在假山後面，再向前觀察。

劉西已將裡面之地形、佈局告訴楚天翔，而他亦將此印在腦海中，當下逐尺前進，待那些大漢不覺，躍上迴廊柱後。

這房子建來有點特別，四四方方的一座樓，正中是甬道，甬道兩邊是門，房子四周有迴廊環繞，也各有房門，換言之，內外左右共有四重房子，由此可見長龍幫分舵的人實在不少！

楚天翔借着柱子之掩護，逐根前進，終於來至前面，這才知道，這四方房子之前，還有一座小庭院，小庭院之前又有一棟小樓，前面景物爲小樓擋住，看不出共有多少房舍。

忽見一名三十多歲之漢子由前面走過來，踏上四方房子之甬道，俄頃即聞房門關閉之聲音，楚天翔心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之心，冒險閃進甬道。

一眼望去，甬道上，一邊有六個房門，共有十二道門，却不知剛才那漢子走進那間房，正在猶疑，房門突然輕响，楚天翔毫不猶豫，躍上橫樑，又見那漢子手提一瓶酒，自房內走了出來。

那漢子雙眼望也不向上望一眼，搖搖晃晃地走了，楚天翔心中有點奇怪，忖道：「大戰前夕，爲何他們還有心情喝酒？」

那漢子走遠之後，楚天翔由橫樑跳下來，伸手推房門，房門一推即開，裡面有三張床，但空無一人，楚天翔輕輕走進去，他在房內搜不到甚麼東西，正想出房，房門外突然傳來聲音，他毫不思索，鑽入靠墻那張床底下。

進房間不止一個人，楚天翔自床底下望去，細數之下共有八條腿，進來的四個漢子分坐兩張床，只聽一個道：「咱們被派駐守大本營，實在無意思又無面子！你說咱們武功不如人麼！」

另一個冷笑道：「誰教你不是楊總管親自調教之弟子，只能委屈一下了！」

第三個聽出他話中有諷刺之意，不贊成其說法。「武功高又怎樣，爭强鬥勝，最重要的還是經驗和火候！」

第二個道：「管他娘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出去爭强鬥勝你以爲沒有風險麼？咱們守大本營還賦得安穩兩個字！就算凱旋歸來又如何，有甚麼好處？幾時才輪到咱們晋陞！」

第四個至此方開腔。「剛才誰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還不把那幾瓶酒拿來，先喝乾了再說廢話！」

第一個道：「喝，咱們已喝了許多，萬一喝醉了，駱舵主可要處罰！」其他人亦勸不要再喝。

第四個漢子沒趣地道：「早知如此，你們又何必喚我過來？」一頓又問：「你說這次咱們去偷襲巨蛟幫，能否勝利？」

第二個道：「若在往日就難說，但如今聽說上官百拜那老匹夫已被五毒教的白髮娘子打傷，且在大寧河上損失了不少人，還能不贏？你放心，三日之後，包有好消息！」

楚天翔在床底下聽得清楚，不由忖道：「劉西的估計十分準確，但想不到，此處與巨蛟幫之間的白鯊堂，他們反而放過……咦，好計！清除了巨蛟幫，白鯊堂已在勢力範圍之內，還怕他們不就範，若先打白鯊堂，反而打草驚蛇，教巨蛟幫有了準備，看來長龍幫還眞有些能人！但願上官百拜早有準備！」

第四個道：「小弟也認爲必勝，何况尚有幫主在暗中協助，說不定幫主早已混進巨蛟幫了，也因此咱們喝酒只是提早慶祝勝利而已。」

那四個漢子開始喝酒，教床底下之楚天翔十分不耐煩，忽又聞第一個漢子道：「攻打巨蛟幫之事且別說，老子最不服氣的是趙光白那小子！」

楚天翔連忙凝神偷聽，第三個道：「老周，趙光白與你何干，你因何不服氣！」

「他剛加入本幫，爲何立即得到幫主重用？咱們爲長龍幫拚了十年命，還不如他，你教我怎服氣！」

那第四個漢子哈哈笑道：「老周，你眞是吃暈了頭，咱們幫主用人向來只計其利用價値，而不念舊情，其實他早已是本幫的人！」

老周訝聲道：「老朱你莫騙我，那天我才親眼看楊總管爲他主持入幫儀式哩！」

老朱道：「他在荆州當趙記麵店老闆時，已是本幫之線眼，這你就不知道了，武林動態，他幾乎能掌握一半，還有，他那身武功，便是咱們四個一齊上，也未必是其對手，你還有甚麼不服氣的？」

老周長嘆一聲，又高呼一聲：「喝！少說令人喪氣的話！」四人又舉杯一碰：「喝了這杯酒，早點休息吧，養足精神，過兩天去找小娟！」

忽然外面傳來聲斷喝：「你們喝甚麼？還不快睡覺，今晚輪到你們巡邏！咱們趁虛攻打別人，別讓人也趁虛偷襲咱們！」楚天翔認得那是陸秋之聲音，那四個漢子不敢違令，其中兩個匆匆離去。

過了一忽，房內便响起鼻鼾聲，楚天翔連忙溜出去，他費了很大的勁才返回灶房，把打聽到的情況告訴劉西及宋雲。

劉西道：「看來邵凌霄那厮也去了巨蛟幫，咱們還留在此處作甚？」宋雲也同意其看法，當下三人偷偷離開長龍幫分舵，返回客棧報告。

董懷義道：「既然邵凌霄那厮已去巨蛟幫，咱們還等甚麼？」

白髮娘子想了一下，轉頭問楚天翔。「咱們去救巨蛟幫？」

楚天翔道：「所謂救人自救！而且事不宜遲！」

就在此刻，韋茵進來報告：「師父，今日重慶來了許多人，包括各地而至的英雄和三山幫，還有些是新面孔的，他們都去長龍幫分舵！」

白髮娘子一拍大腿，道：「他們去對付長龍幫正好，咱們立即趕赴白帝城巨蛟幫！快通知他們準備出發！」

＊　＊　＊

五艘風帆，乘風破浪而進，速度甚快，但白髮娘子還一個勁地催促，楚天翔道：「不必擔心，說不定咱們還會趕在長龍幫之前！」

白髮娘子訝然問道：「此話怎說？」

「試問長江流域的幫會，有那一家在岸邊不設瞭望台的？甚麼船隻經過都一清二楚，駱致遠是頭老狐狸，他會做這種傻事麼？」

白髮娘子這才放心，船至白帝城

，已是次日下午，白髮娘子先派墨麗及黃若蘭上山打探消息，過了頓飯工夫，便見一名弟子興冲冲地上船報告：「教主，白帝城內一片寧靜，原來長龍幫的人還未到達！」

白髮娘子問道：「你們見過巨蛟幫的人否？」

「見到了，上官幫主親自率人下山迎接！」那女弟子向山上一指，果見一行人沿山路走下來。

白髮娘子看了楚天翔一眼，見他沒有反應，乃道：「準備上岸。」

楚天翔轉頭對朱乙乙道：「朱姑娘，江湖風險，人心叵測，一切須見機行事，若有事發生，請跟着在下！」

朱乙乙撇撇小嘴，道：「姑奶奶爲何要跟着你？你自認武功高過我多少？你還是擔心自己吧！」楚天翔一笑置之，隨白髮娘子上岸。

白髮娘子一踏上石階，上官百拜已至，笑容可掬地道：「教主遠駕光臨，敝幫眞是臉上有光，只可惜老夫得訊太遲，有失遠迎！」

「小妹與之所致而來，怎敢奢望幫主親迎！」白髮娘子亦報以笑容，「說眞的，小妹亦是被幫主之眞誠感動，今日才來造訪！以前有所得罪，幫主氣量大，尚請原諒！」

上官百拜仰頭大笑。「區區小事，何必掛齒，何況老夫乃心服口服，夫復何言！請上山再說！」當下衆人沿石階而上，進了白帝城，即見一棟巍峨之莊院，此便是歷史悠久之巨蛟幫總舵！

上官百拜親引他們進聚義廳，他往正中一站，道：「大廳狹窄，教主之手下，恐怕有一部分要到偏廳伺候了。」他說後即派人把女弟子們帶往裡面。「諸位請坐！」

不知爲何，楚天翔總覺得上官百拜態度太過熱情，教人覺得虛假，白髮娘子問道：「教主可知長龍幫正準備來此偷襲貴幫否？」

「不知道！」上官百拜答得很乾脆。「老夫只想知道教主來此之目的。」

白髮娘子微微一怔，道：「不是說幫主邀請咱們麼？」

「不錯，老夫曾經邀請過教主，但當時教主爲何不來，此時才不請自來？」

白髮娘子心中不悅，沉聲道：「當時貴幫派人傳話：任何時候都歡迎敝教來訪，莫非幫主要食言？」

上官百拜又打了個哈哈。「不錯，老夫曾經說過，教主就如此相信老夫的話？須知老夫栽在你手中，今生還有何面子在江湖上立足麼！」

白髮娘子再傻也聽出其語氣不善，當下冷笑一聲：「是以幫主便準備犯天誅地滅之誓，也要挽回面子了？」

上官百拜冷冷地道：「人謂白髮娘子聰明，果然不虛，教主自己說，該如何給本幫一個公道，好讓老夫仍可在江湖上立足！」

楚天翔怕他們把話說僵，急忙道：「幫主，在下混進長龍幫分舵，得悉他們秘密派人來偷襲，恐貴幫沒有防備，是以特地來報訊及助拳，千萬莫誤會！」

「多謝了！」上官百拜聲音更是冰冷。「敝幫沒人睡大覺，長龍幫若來偷襲，咱們會不知道？會任其魚肉？」

白髮娘子「颼」地一聲站了起來。「上官百拜，你準備如何討回公道？」

「今日在我老巢內，可沒你展威風之處，你給老夫乖乖坐着。」

白髮娘子紋風不動。「有一點請上官幫主記着，本座若有歹意，貴幫早已全部中毒了，不過如今也還不遲。」

上官百拜哈哈笑道：「老夫若無準備，敢貿然動手麼？哼，你那些毒藥是嚇不倒老夫的。」一頓又道：「今日教主若想保住性命的，給老夫叩三個響頭，便前事一筆勾消，否則你們都得留下來。」

墨麗怒道：「休想！敝上若向你叩頭，咱們今後亦無顏在江湖上拋頭露面。此處雖是閣下之地頭，但也嚇不倒咱們。所謂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若咱們會被你幾句話嚇倒，也不敢上來。既然來了，便有所準備。」說着以眼徵詢白髮娘子之意思。

白髮娘子心中也委決不下，她身上是有一種無色無味之毒散，只要洒了出去，她有八成把握，教對方全中毒，但又擔心朱乙乙和楚天翔被城門失火之累。蓋此種毒散，極之厲害，一盞茶工夫不吸解藥，便大羅神仙也難救。

上官百拜道：「教主到底如何決定？」

白髮娘子忙向楚天翔及朱乙乙打眼色，要他倆走到自己身後。上官百拜何等厲害，立即尖嘯一聲，只見帳後跳出不少巨蛟幫幫徒。

上官百拜喝道：「動手！」這些幫徒均是經過精心挑選，立即向五毒教的人撲過去。

藍蕙罵道：「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她雙袖一甩，自內甩出四條竹葉青蛇，其他人見狀亦紛紛將身上之毒物祭了出來，霎時間，大廳之內全是毒蛇、蜈蚣和蝎子。

上官百拜似早有準備，再一道尖嘯，又見有人自暗廊內跑了出來，往毒蛇上洒硫磺藥物，藥味嗆喉，那些毒物都癱軟在地上，慢慢蠕動。

上官百拜大笑。「你們還有甚麼本領，儘管施展出來，只怕技止此矣！」

洪清香又驚又怒，衣袖一甩，兩枝袖箭脫袖而出，直奔上官百拜。這種袖箭發射全憑手勁，由於距離遠，是故被上官百拜輕易撥落。

楚天翔揮劍撥開兩把鋼刀，雙脚一頓，躍了起來，左掌拍在一個漢子之肩上，身子倏地橫飛，越過數人之頭頂，直向上官百拜撲去。

上官百拜連忙離座，雙掌護在胸前，道：「小哥，此事與你無關，你坐在一旁看熱鬧就是，敝幫不會加害你！」

白髮娘子則高聲叫道：「弟弟，你與朱姑娘快出去！到偏廳通知韋茵她們小心！」她意欲支開他倆，以便施毒，也不知楚天翔是一時懵懂，還是故意不走，反向上官百拜撲去。

上官百拜冷冷地道：「小子，你自己要找死，休怪老夫！」他內傷未痊癒，不願作硬碰，是以下令手下上來包圍。

楚天翔道：「上官幫主尚執迷不悟，到頭來漁翁得利，於你有何好處？」

上官百拜冷哼一聲，道：「駱致遠那匹夫膽敢來犯，老夫自有辦法對付。」經過一番苦鬥，雙方都有傷亡。

白髮娘子氣得幾乎咬碎銀牙，高呼道：「弟弟你再不帶朱姑娘離開，便莫怪姑奶奶了！」她衣袖突然一拂，自內噴出一股黃烟來，迎面那漢子「砰」地一聲，仰頭跌倒。

五毒教其他人見教主已開始施毒，亦紛紛效尤。上官百拜急道：「盡量閉住呼吸，口含解毒藥片。」他話音未落，又倒了三四個漢子。

白髮娘子殺得性起，趁對方忌憚其毒粉，覷空又刺倒二個大漢，向上官百拜迫去。「上官老匹夫，你光說不練，算得甚麼好漢！」

上官百拜再一道尖嘯聲起，裡面又湧出一批生力軍來，原來那一批立即退出，這些生力軍已有準備，嘴裡都含了解毒藥片，不畏普通毒粉。

楚天翔見上官百拜不可理喻，也放開手脚，長劍頻施絕招，連番得手。朱乙乙難得有機會吐氣揚眉，殺得更歡，看來論眞正實力，五毒教這邊因爲有他倆之助，猶在巨蛟幫之上。

上官百拜突然急嘯兩聲，他人亦隨人流往暗廊跑去。楚天翔一看勢色不對，急道：「快跑！」靠大廳門口的弟子，立即往外跑去。

說時遲，那時快，樑上突然射下一陣箭雨，五毒教等人只好邊揮劍遮擋邊退。就在此刻，地上突然出現好些翻板，換言之，地上有許多地洞，五毒教弟子猝不及防，都跌了下去，包括楚天翔、洪清香和白髮娘子等人。

楚天翔身子畢直下降，但很快便到地底，他自信可以躍回地面，只是地板已經合上。

白髮娘子氣得直跺脚，問道：「弟弟，如今咱們怎辦？快想個辦法。」

楚天翔猛吸一口氣，道：「鎭定一點，既來之則安之，大家分頭找出路。」他雙眼在黑暗中找尋朱乙乙的下落。忽然碰到一具軟綿綿的嬌軀，他脫口問道：「請問你有否見到朱姑娘？」

那女的聲音十分尖。「沒有。」

楚天翔喃喃地道：「希望她沒跌下來。」他輕輕推她，要往前走。

那女的問道：「你要去何處？」

「在下到處找一找。」

那女的聲音突變。「你別發瘋，讓人笑話！」

楚天翔幾乎跳了起來，脫口道：「你……你原來……」

那女子正是朱乙乙，她見楚天翔如此關心自己，心頭甜滋滋的，耳邊聽見五毒教女弟子在竊笑，不由臉紅過耳，幸好在黑暗中不虞被人發現。她嗔道：「都是你不好。」言畢輕輕將他推開。

白髮娘子在遠處格格地笑道：「弟弟眞是多情種子！這時候還能甜言蜜語，眞教人佩服。你快替咱們想個辦法離開，他日姐姐做你媒人。只是今日在此的人，你都得請喝喜酒。」地窖裡響起一陣笑聲，只把楚天翔和朱乙乙羞得想找個地縫鑽進去。

正不知該如何回答，忽然通氣孔裡，傳來上官百拜的聲音：「教主，老夫向你報告一個消息，你那些女弟子已全部投降了！」

白髮娘子怒罵道：「老匹夫不知羞，使用奸計，還敢沾沾自喜。姑奶奶眞悔恨當日不殺你！」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老夫且問你，你們投不投降！」

白髮娘子尚未答話，楚天翔已截口問道：「上官幫主，請你說清楚，投降有何條件，不投降又會怎樣？」

「不投降只有死一途！」上官百拜冷冷地道：「老夫此時要殺你們有三種辦法。若要慢慢折磨你們，便教你們活活餓死；若要你們死得快，便立即封住通氣孔；還有一個辦法便是放水淹死你們。」

楚天翔道：「咱們風華正茂，當然不想死，希望能聽聽投降之條件。我若告訴你，咱們肯投降，你會相信麼？」

上官百拜怪笑起來。「五毒教女弟子投降，是有個條件，她們都得嫁給敝幫弟子，既成爲夫婦，還怕甚麼？老夫後天便爲她們準備大禮。」言畢又一陣大笑。

他笑了一陣方道：「至於你們麼？老夫也不勉强，除非你們自己耐不住寂寞……」

話未說畢，藍蕙已罵了起來：「放你娘的屁！咱們就是嫁不出去，也不會低就你手下那些廢物！」

上官百拜怒道：「若你們要投降，首先便要你陪老夫睡三晚，否則一切免談！」

「你這老烏龜，把老婆都荒廢了，還敢吃老娘的豆腐，你還有這能耐麼？」藍蕙破口大罵，越罵越難入耳。

白髮娘子道：「住口吧，那老匹夫早不在了。」

藍蕙氣急敗壞地道：「教主，咱們如今該怎辦？」

楚天翔道：「先虛與委蛇一下，逃出地窖再作打算。」

「放屁！要老娘陪他睡三晚，我寧願自殺！」

地窖內又响起一陣笑聲，緊張氣氛登時鬆懈下來。白髮娘子笑道：「你不是說他已沒有能耐了麼？還怕甚麼？」

藍蕙臉皮再厚，也羞紅起來，嗔道：「教主，連你也取笑我，難道咱們該受侮辱麼？」

白髮娘子道：「你還是求楚弟弟想想辦法吧！」

「我的辦法便是稍安勿躁，最好乘機練練功。」楚天翔言畢，自己首先盤膝坐在地上。「上官百拜那老匹夫明天必會再來。」

眾人此刻方省起，此時天色該已入黑，當下都覓地而坐，朱乙乙雖然自小心高氣傲，但見他處變不驚，對敵瞭如指掌，芳心暗暗佩服，不由自主地盤膝坐在他旁邊。

楚天翔正想運功，一陣醉人之香氣灌進鼻孔，抬頭一望，覺得有一對閃閃生光的眸子也正望着自己，他忍不住伸手過去，握住她的柔荑，朱乙乙輕輕掙開。

楚天翔輕聲道：「在下有話說。」跟着把身子挪過去，靠着她坐下，嘴巴對着她耳朵，輕輕問道：「聽說令師曾向家師提議……」他故意把下半句的話頓住。

朱乙乙轉頭問道：「家師向令師提議甚麼？」

「聽說她向家師提議，讓下一代代他倆完成心願……」

這句話雖然說得婉轉，但朱乙乙却「蓬」地一聲，把一張粉臉都漲紅了，芳心怦怦亂跳，心中暗驚：「他還會胡說甚麼……」

「嗯，你不知道麼？」

「這是你自己胡謅的，不許你再胡說八道！」

楚天翔道：「那就好，這種事只能由自己主意，讓別人決定有甚麼意思，你說是不是？」

朱乙乙吶吶地道：「我不知道！」

楚天翔故意道：「我聽不清楚，你再說一遍！」

「你去死吧！」朱乙乙恨得牙癢癢的，忍不住伸手過去要捏他大腿，楚天翔反應快，一把握住其玉手，這次他用了力，朱乙乙掙不脫，又恐人發現，不敢用力掙扎，只好任由他握着，一顆心却幾乎從嘴裡跳出來！

過了好一陣，朱乙乙方道：「快運功調息吧！」

「小生遵命！」楚天翔鬆了手，正襟危坐起來，朱乙乙心頭稍鬆，隨即泛上一陣甜蜜，心中暗道：「他敢再輕薄我，看我還理睬他不！」話雖如此，又覺得剛才被他握過的玉手，如今沒個放處！

過了好一陣，朱乙乙心情方逐漸平復下來，才能進入忘我境界，地窖之內，不時聽到咳嗽聲，却無人交談，也不知過了多久，通氣孔又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諸位早！咱們帮主問你們已決定好了否？」

白髮娘子心中有氣，故意問道：「決定甚麼？」

那人道：「到底你們投不投降？」

白髮娘子道：「叫你們上官帮主來跟本座談條件！」

俄頃，眾人都聽到上官百拜之聲音：「教主肯投降，老夫條件特優！昨夜要你手下陪睡，如今取消此條件！」

藍蕙雖怒，但今次學乖，不敢開腔。

白髮娘子道：「先把條件說清楚！」

「假如教主肯誠心投降，老夫願意讓你在敝帮當副帮主，其他人也有所安排！但必須是誠心誠意！」

白髮娘子冷笑一聲：「你會相信我？」

「那當然需要一段時間考驗！」

白髮娘子哈哈笑道：「你沒弄清楚本座之意思！我答應條件，你便立即放咱們出去，事後我若反悔，你不是白費心血？」

「老夫又非三歲小孩，你們若答應條件，老夫要你們先服下一種慢性毒藥，這種毒藥每個月服一次解藥，三個月之後，毒性全解，若老夫尚有懷疑的，屆時會要求你服第二次毒藥……」

白髮娘子冷笑道：「你如意算盤打得眞响！萬一你一直懷疑，咱們不是一生均要受制於你？你臨時再加條件，咱們也只能接受！哼哼，你不是三歲小孩，却把老娘當作三歲小孩！」

上官百拜冷冷地道：「所謂好死不如賴活，你不答應條件，便得死，放水！」

楚天翔急呼道：「且慢！咱們死了對你有何好處？」

上官百拜冷冷地道：「你們不死，對咱更無好處！」

「你自信能對付得了長龍帮訓練的五百名殺手？你知不知道長龍帮早已派人潛伏在貴帮！」

上官百拜笑道：「老夫從來不吃人恫嚇，若被一個後生小子三言兩語便嚇倒，老夫還能立足？」

「如今不是我恫嚇你，而是長龍帮的人追你！其實你如今已知道我們所言不虛，而你亦已感覺到長龍帮的威脅力，何不放咱們出去，聯手破長龍帮！」

上官百拜嘿嘿笑道：「萬一你們跟長龍帮勾結，反過來聯手攻我巨蛟帮，老夫不是放虎歸山！」他沉吟了一下又道：「除非你們肯服老夫之慢性毒藥！」

白髮娘子道：「要咱們服毒藥，寧死不屈！」

上官百拜怒道：「你們要自尋死路，休怪老夫毒辣！」

（未完·五）

玉辟邪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萬佛山頂偶相遇　玉珮短劍贈義弟

月到中秋分外明！

今晚正是中秋之夜！

萬里無雲，一輪玉盤似的明月，已經高懸中天，清光照澈三千里，大地像舖上了一層輕霜。

丁天仁每年中秋都要登上萬佛頂來賞月，不，每逢佳節倍思親，他是爲了懷念母親而登山的。

因爲八月十五日，正是他母親的誕辰。

峨嵋山以金頂最出名，但金頂遊客多，尤其是八月半。

所以他寧願走得遠一點，萬佛頂山勢較爲險峻，沒有遊客，自然要清靜得多，但今晚似乎例外。

丁天仁剛登上峯，就聽到一聲清越嘹亮的長笑，接着朗朗高吟：

「我在巴東三峽時，
西看明月憶峨嵋；
月出峨嵋照滄海，
與人萬里長相隨……」

他吟的是李太白的「峨嵋山月歌」，但剛吟了四句，突然回過頭來，喝道：「甚麼人？」

丁天仁暗暗吃了一驚，自己堪堪登上山頂，和他相距少說也有二三十丈，他在朗吟之中，居然還聽到自己輕微的脚步聲。

人家既然出聲相詢了，自然不能不答，這就舉步朝前走去，一面拱着手道：「在下丁天仁，有擾兄台清興，請多多恕罪。」

直到走近，他才看清這朗聲吟詩的竟是一個一身青衫的中年文士。

只見他生得修眉朗目，臉色紅潤，手持一柄摺扇（峨嵋絕頂，到了八月中秋，已如嚴冬），含笑望着自己，氣度十分瀟洒，看去最多不過三十五六光景。

青衫文士含笑問道：「小兄弟，你叫甚麼名字？」

丁天仁道：「在下丁天仁。」

「哈哈！」青衫文士大笑一聲道：「巧極了，小兄弟也有此雅興，來此賞月？」

丁天仁道：「今天是家母生辰，在下身在異鄉，只好登山爲她老人家祝壽了。」

「很好，小兄弟孝思不匱，實在難得。」青衫文士不住的頷首，接着問道：「小兄弟爲甚麼不回去呢？」

丁天仁道：「家母要在下投師學藝，學成之後，才能回去，十年之內不准回去。」

青衫文士問道：「還有幾年？」

丁天仁道：「四年。」

青衫文士又道：「小兄弟在那裡學藝？」

丁天仁道：「伏虎寺。」

「峨嵋派。」青衫文士點點頭道：「你是無根禪師門下？」

丁天仁道：「你認識家師？」

「不認識。」青衫文士搖了下摺扇，含笑道：「無根禪師乃峨嵋高僧，自

然聽人說過了。」

丁天仁拱手道：「在下還未請教兄台高姓大名？」

青衫文士道：「方才我不是說過巧極嗎？咱們正好同宗，殘字大衍。」

丁天仁喜道：「原來是宗兄，今晚眞是幸會。」

「哈哈！」丁大衍朗笑一聲道：「小兄弟，難得咱們一見如故，而且又是同宗，如不嫌棄，你就叫我一聲大哥了。」

丁天仁對他風儀雋異，爲人爽朗，早就十分心折，聞言不覺喜形於色，慌忙拜了下去，說道：「大哥吩咐，小弟敢不從命？」

丁大衍一把把他挽住，大笑道：「我這大哥是當定了，咱們同宗兄弟，何須俗套？來，來，皓月當頭，人生能得幾回逢，咱們找塊大石坐下來，好好聊聊。」他一手携着丁天仁的手，走到一方大石上坐下，然後從身邊摘下一塊玉珮，交到丁天仁手裡，說道：「大哥四海爲家，難得今晚結識了你這個小兄弟……」

丁天仁沒待他說下去，望着他道：「大哥，你這是做甚麼？」

「小兄弟，你聽愚兄說下去。」丁大衍含笑道：「這方玉珮幾十年來，一直佩在愚兄身上，咱們既是兄弟，所以舉以相贈，見珮如見愚兄，你把它收下好了。」

丁天仁遲疑的道：「這個小弟如何能收？」

「愚兄既然拿出來了，難道還會收回去嗎？」丁大衍微笑道：「何況此玉可以辟邪，一切魍魎山鬼見了它都會遠避，你收着日後自有用處。」

丁天仁只好說道：「既是大哥所賜，小弟那就拜領了。」

說完，就把玉珮收入懷裡。

丁大衍欣然道：「這才是我丁大衍的好兄弟，爲人就要肝膽相照，爽爽快快，不可婆婆媽媽。」

丁天仁道：「大哥說得極是，小弟自當記住大哥的話。」

兩人這一談，從天文地理談到歷史人物，丁大衍議論橫生，滔滔不絕，丁天仁對這位大哥博學強記，當眞佩服得五體投地。

直到月落參橫，丁大衍才站起身，笑道：「咱們兄弟兩個談得不知天之將曉，你可以回去休息了，明晚初更，愚兄仍在此地相候，不知小兄弟能不能來？」

丁天仁道：「小弟一定會來。」

「那好。」丁大衍頷首道：「你快回去吧！」

丁天仁拱拱手道：「小弟那就先走了。」

回到伏虎寺，天色已經大亮，一班師兄們正在大天井上練習拳掌。峨嵋「伏虎掌」名聞天下，他們一個個打得虎虎生風，好不凌厲。

大師兄明通看到丁天仁從外走入，立即臉色一沉，喝道：「丁師弟，你一大清早，不練功，去了那裡？」

明通今年四十出頭，是無根禪師門下的大弟子，平日代師傳藝，爲人謹嚴，師弟們都很怕他。

平日他和丁天仁相處得不錯，但在練功的時候，却是十分嚴格。

丁天仁連忙躬身叫了聲：「大師兄。」一面囁嚅的道：「小弟剛從萬佛頂回來。」

明通看着他，唔了一聲，說道：「昨晚是中秋，你又在想娘了，一晚未睡，快去休息吧！」

丁天仁忙道：「多謝大師兄。」一溜煙的往裡奔去。

回到禪房，這時大家都在練拳，禪房中靜悄悄的不聞一點聲音。

丁天仁在自己的床鋪上坐下，伸手從懷中取出大哥送給自己的那塊玉珮，低頭看去。

這方玉珮色呈淡青，晶瑩透澈，雕刻了一頭卧着的辟邪(獸名，漢人多雕刻辟邪爲飾，珮之以避邪惡)，雕工精細，栩栩如生。

背面刻着四個篆書：「辟邪納吉」，上首有孔，穿以紫紅繩，可以佩掛。

丁天仁越看越覺得可愛，把玩了一陣，才上床睡覺。一覺醒來，已是午牌時光，膳堂傳出悠揚鐘聲。

丁天仁匆匆趕到膳堂，排在小師兄明遠身後，魚貫進入膳堂。

明遠只大了丁天仁三歲，平日也和丁天仁最談得來，這時回過頭來，悄聲說道：「小師弟，上午你去了那裡？監寺大師宣佈，據可靠消息，雪山派的人，近日又要來尋仇，本寺弟子無事不得擅出。」

雪山派和峨嵋派結仇，遠在三十年前，雪山派門下和峨嵋伏虎寺的俗家弟子在成都一處廟會上因細故引起爭執，雙方各不相讓，動上了手，結果雪山派門下中了一記「伏虎掌」，伏虎寺門下也中了對方一記「透骨陰指」，落得了兩敗俱傷。

雪山派掌門人隗通天，人稱通天教主，那時新任掌門不久，平日又是不可一世的人，這口氣如何嚥得下？當即親率門人，登門問罪，要無根禪師交出肇事門人，否則要峨嵋派公開道歉。

事爲白衣庵住持無垢師太得知，認爲隗通天無理取鬧，有辱峨嵋派威名，率徒支援伏虎寺，雙方各有勝負，從此雪山、峨嵋結下不解之仇。

(峨嵋派以伏虎寺爲主，但伏虎寺不收女弟子，白衣庵爲峨嵋支派，門下俱是女弟子，不收男徒，這一寺一庵俱是峨嵋派嫡傳，但所練武功，又並不相同；伏虎寺以「伏虎掌」、「伏虎棍」、「光明劍法」、「峨嵋刺」爲主，純走陽剛一路。白衣庵則以「亂披風劍法」、「蛾眉飛刀」爲主，走的是陰柔路子。)

此後，雪山派幾次尋釁，俱未得逞，兩派宿怨却越結越深。

丁天仁道：「雪山派有多厲害？咱們難道還怕了他不成？」

明遠低聲道：「聽說雪山派通天教主的『玄冰掌』和『透骨陰指』十分厲害，只要被他指風擊中，就像被打下十八層地獄，會冷得你全身血液都結成冰。」

說到這裡，左脚已經跨進膳堂。

膳堂中一片肅靜，他自然不敢再說話了。

飯後，稍事休息，仍由大師兄明通率領二十名師弟，在第二進左首自成院落的伽藍殿前面一片大天井中練劍。

這裡是不准有人進來的。

因爲大家練的「光明劍法」威力極强，乃是峨嵋派不傳之秘，爲了防範被人偷窺，才在這裡練習的。

一個下午，很快的過去。

晚餐之後，丁天仁裝作在寺前散步，偷偷的溜了出去，趕到萬佛頂，已是初更時分。

八月既望，月亮還是很圓很亮。

月光洒在山頂上，眞有如水的感覺。

丁天仁堪堪登上山頂，只聽丁大衍清朗的聲音傳了過來：「小兄弟來了嗎？」

他就坐在昨天坐的那方大石上。

丁天仁慌忙奔了過去，拱着手，歉然道：「小弟來晚了。」

「哈哈！」丁大衍朗笑一聲道：「是愚兄來早了，咱們約定初更，小兄弟來的正是時候。」他站起身，一手握住丁天仁的手，含笑道：「走，愚兄今晚準備了酒果，還是到愚兄住處去坐坐吧！」

丁天仁問道：「大哥住在那裡？」

「就在山後不遠。」丁大衍携着丁天仁的手，含笑說道：「咱們這就去。」緩步朝山後走去(仍在山頂上)。

山後壁立千仞，是一處深不可測的山谷。

丁大衍走近峭壁，目光俯視，說道：「就在下面，咱們下去，小兄弟不用怕。」

話未說完，突然縱身往崖下跳去。

丁天仁但覺自己被大哥帶着朝石崖外面縱出去，兩脚踏虛，踏不到一點東西，心頭方自一驚。

立即感到大哥握住自己的手，往上一提，自己一個人好像被一股無形氣體托住，緩緩下降。

但覺兩耳生風，幾乎睜不開眼睛，這樣並沒多久，接着，脚下好像落到實地之上，堪堪站穩。

只聽丁大衍的聲音叫道：「到了，咱們進去。」

丁天仁凝足目力看去，原來自己站立之處，是在一個一人多高的石窟前面，有數尺見方的一片石台，石台外煙雲迷茫，千仞絕壑，深不見底。

石窟中，更是黑黝黝的看不到裡面情形。

丁天仁道：「大哥，你就住在這裡？」

丁大衍微笑道：「愚兄雲游四海，到處爲家，這裡是愚兄偶然發現的，到峨嵋來，就偶而住上幾天而已。」

說話之際，已携着丁天仁的手，舉步朝石窟中走去。

丁天仁有大哥拉着自己的手，就不用擔心看不見了。那知走沒幾步，忽然眼前一亮，只見大哥右手掌托着一顆核桃大的珍珠，散發出淡淡的乳白色珠光，把一丈之內，照得清晰可見。

石窟相當廣大，複洞極多。

丁大衍走向右首一個複洞，這裡宛如一道長廊，走到盡頭，已無去路，他伸手朝右首一堵直立的石壁緩緩推去。

丁天仁看得出大哥舉止從容，其實却用上了很大的力氣，石壁居然像門戶一般，被他緩緩推開。

門內隨着射出柔和的亮光，看去如同白晝。

丁大衍回頭笑道：「進來吧！」

當先舉步走入。

丁天仁緊跟着他身後走入石門。

丁大衍回身再把石門掩上，含笑道：「這道石門，半出天然，半經人工，關易開難，也不知是誰造的？被愚兄無意中發現，這中間的一切用具，也是原來就有的。」

這是一間相當寬敞的石室，窟頂嵌滿了珍珠，大的如核桃，小的如櫻桃，不下百十顆之多，光是這些明珠，都是稀世奇珍。

上首放一張石榻，榻前放兩張石椅，一張石几，都色呈淡黃，晶瑩如玉，左壁有石橱，橱中放着不少古籍。整間石室，不染半點塵埃，不着人間煙火，當眞有如仙境。

丁天仁喜道：「這地方眞好，從前的主人，一定是仙人無疑。」

丁大衍微笑着道：「小兄弟，你請坐，我去拿酒來。」

說着，走近右首石壁，伸手一推，原來這面石壁間，還是暗橱，他從裡面取出一個酒罈和兩隻玉杯，然後又取出一個羊脂玉盤，裡面盛着松子、黃精等乾果，一起放到几上。

打開酒罈，倒了兩杯酒，舉杯笑道：「愚兄沒有甚麼招待，這酒乃是本山的猴兒酒，來，咱們先乾一杯。」

丁天仁舉杯道：「小弟敬大哥。」

兩人對乾了一杯。丁大衍又倒滿了兩杯。

丁天仁望着大哥，說道：「小弟想不到大哥深藏不露，輕功之高，飛行絕迹，竟是一位隱迹深山的異人。」

丁大衍大笑道：「愚兄並沒有說不會武功，異人兩字可當不起，輕功雖屬小道，但全須以內功爲基礎，不能

一蹴即就，以小兄弟的資質，日後不可限量。」說到這裡，忽然「唔」了一聲，問道：「小兄弟在伏虎寺躭了六年，峨嵋光明劍法練得怎樣了？」

丁天仁臉上微微一紅道：「小弟只練了三年，還不純熟。」

「哈哈！」丁大衍大笑一聲，道：「一套劍法，已經練了三年，應該很純熟了，小兄弟練給愚兄瞧瞧。」

丁天仁臉色更紅，說道：「大哥這是要小弟出醜了。」

丁大衍道：「愚兄不是外人，給愚兄看看有甚麼出醜的？」起身取出一柄兩尺長的短劍，說道：「你沒帶長劍，試試這柄還合手吧？」

丁天仁接過短劍，只覺劍鞘非金非石，十分精緻，再一按吞口，但聽「錚」的一聲，一道紫虹，應手出匣，立時感到森寒逼人，不覺脫口叫道：「好劍！」

丁大衍含笑道：「小兄弟眼光不錯，此劍名爲紫虹，削鐵斷金，足可稱得上是一柄寶劍，它跟隨了愚兄三十年，但也有三十年不曾動過它了。

丁天仁掂了掂道：「這樣一柄寶劍，只可惜短了一點。」

丁大衍朝他微微一笑道：「劍不在短，在會使的人手裡，它就長了。」接着舉起酒杯喝了一口，催道：「愚兄先爲你乾一杯，你快使吧！」

丁天仁道：「小弟練完了，大哥要多加指點。」

說完，擺開架勢，把一百零八式「光明劍法」從頭展開，愈練愈快，一道紫光，宛如匹練般四處飛舞，使得劍風呼呼有聲，這趟劍法，足足使了一盞茶的工夫，才演練完畢。

丁天仁收劍卓立，居然臉不紅，氣不喘，把短劍納入鞘中，說道：「現在要請大哥多多批評了。」

丁大衍點頭道：「很好，你已經練得很純熟了。」

丁天仁原以爲自己練完之後，大哥一定會拍手叫好，如今聽大哥只說自己已經練得很純熟，不禁感到有些失望，忍不住道：「小弟自知缺失很多，大哥總得加以指點才是。」

丁大衍含笑道：「來，小兄弟你且坐下來，喝杯酒，聽愚兄慢慢的說。」

丁天仁把短劍放到几上，然後坐下，舉杯一飲而盡，說道：「小弟洗耳恭聽。」

丁大衍看了他一眼，才道：「你是我小兄弟，愚兄那就直說了，這趟劍法，你練得很純熟，也沒有甚麼缺失，可見三年來，勤練不綴，極爲用功，如果有缺失，也並不在你……」

丁天仁抬目望着他道：「大哥……」

「你聽我說下去。」

丁大衍向他搖了下手，續道：「武林中以劍法著稱的有武當、華山、峨嵋、黃山、八卦、形意等門派，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當初創始人，明明只有十招八招劍法，但經過幾百年來，每一代的傳人，或多或少都會把他的心得，加入到劍法之中，這一來，本來只有十招八招的劍法，就演繹到三十幾招，七八十招，愈來愈多，傳到今天，幾乎都有一百招以外，甚至有多達三百招以外的……」

他口氣微頓，接着道：「這樣一來，不但招式重複，瑣碎不堪，本來的精華也蕩然無存，這就是這些自稱爲劍派的門派所有的通病，一言以蔽之，不夠精簡。」

丁天仁問道：「那要如何才精簡呢？」

丁大衍笑了笑道：「劍、兇器也，練劍的目的，就是要制敵人於死地，所以才要用劍去刺，去扎，去削，去挑，既要制敵人於死地，就該直截了當的刺出去，但現在大家練的劍法，卻偏偏要加許多花招進去，譬如明明刺出去的一劍，偏要劃上一個圈，打上一個轉，這一來，比直截了當的一劍，就至少慢了三分之二的時間，大家明明知道發劍要快，但卻拋不了這個積習，現在這些門派的劍法，大致都是如此，平時練劍，舞起來也許很可觀，講到實用，就一無是處，劍術早就演變成唐代的舞劍了。」

丁天仁越聽越覺得大哥說得非常合理，幾乎是對各派劍法一針見血之言，心中也更佩服得五體投地，說道：「大哥說得一點不錯，小弟在練劍時，就有這個疑問，有時刺出去的一劍，何以要振臂劃圈，劃圈的用意究竟何在？這話又不敢去問師父，就沒有人能說得出來。」

「哈哈，好，好！」丁大衍大笑着道：「小兄弟果然不愧是我丁某的小兄弟。」

丁天仁望着大哥，殷切的道：「所以小弟希望大哥把我剛才練的劍法，有缺失的地方指點出來。」

「不行。」丁大衍正容道：「你是峨嵋派的弟子，如果愚兄把一招一式的缺失之處指點出來，你照我說的改正過來，一旦給你師父發現，就會責你欺師滅祖，而且愚兄也不好如此做。」

丁天仁失望的道：「那麼難道就讓它(指劍法)一直這樣錯下去嗎？」

丁大衍道：「這叫做積習難返，好在黑白兩道各門各派的劍法，都是如此，你劃着圈刺來，我也劃着圈刺去，反正現在使劍的人，大家都在耍花招，也就無謂了。」說到這裡，目注丁天仁，又道：「愚兄明天要去長白一行，分別在即，愚兄想傳你一招劍法，但卻不可告訴任何人，連你師父在內，練會了，不到緊要關頭，也不准你輕易施展，你想不想學？」

丁天仁聽得大喜過望，說道：「小弟自然想學，這是求之不得的事。」

丁大衍站起身，伸手取過短劍，連鞘也未褪，就舉着道：「小兄弟看清楚了。」

舉劍朝前刺去，只是刺到中途之際，劍尖忽然極輕微的左右擺動了一下，再直刺而出。

這一劍看去極爲簡單，但動作卻有如閃電一般，快捷無倫。

丁大衍劍勢一收，含笑問道：「你看清楚了嗎？」

丁天仁遲疑的道：「看是看清楚了，只怕其中另有奧秘，就不是小弟所能領悟的了。」

「哈哈，你果然聰明。」丁大衍大爲高興，伸手拍拍他肩膀，笑道：「這一招劍法，看雖容易，但足夠你練上十年，還很難完全領悟呢！」

丁天仁道：「有這麼難？」

丁大衍笑道：「說難不難，說易也不易，因爲這招劍法，最重要的是使力有輕重之分，發劍在隨機應變，它有六句口訣：『指東非東，指西非西，亦南亦北，亦實亦虛，天機不測，一劍貫的。』。」

丁天仁沒有發問，只是靜靜的聆聽着。

丁大衍接着就把這六句話，分別詳加解說，一面再用劍比劃着指點丁天仁發劍之時，應如何使力，如何使巧，如何變速，一一說得不厭其詳。

丁天仁一一牢記在心。

丁大衍講解完畢，把短劍遞了過去，說道：「好了，現在你來練一遍給愚兄瞧瞧。」

丁天仁接過短劍，依樣葫蘆的使了一遍。

丁大衍看得大爲嘉許，一面指點他使到何處應該如何使力，如何使巧，一一加以糾正。至於在運氣上，要他每晚在臨睡前瞑目趺坐，手捏劍訣，緩緩吐納，目前初學使劍，暫時不用運氣。

這樣足足練了半個時辰，丁天仁對這招劍法雖然不能深入了解，但依樣葫蘆的比劃，已可中規中矩了。

丁大衍道：「夠了，你目前不用去悟解得太多，照這樣練下去，就可以了，現在休息一回吧！」

丁天仁把短劍放到几上，然後在石椅上坐下，一面問道：「大哥傳我的這招劍法，有沒有名稱呢？」

「有！」丁大衍道：「鴻濛一劍，闢地開天，萬劍之祖，獨佔其先。」

丁天仁道：「這麼說，這一招就叫『鴻濛一劍』了？」

「不錯。」丁大衍頷首道：「它也是萬劍之祖，天下劍法，均由這招劍法中出來的，你莫小覷了它。」

說到這裡，隨手從石几上取起短劍，遞給丁天仁，一面說道：「此劍是愚兄昔年隨身之物，愚兄明天要去關外，留在這裡，萬一被歹人拿去，就會增長武林殺孽，送給小兄弟最恰當也沒有了，小兄弟收下了。」

丁天仁雙手推卻，站起身道：「這是大哥的隨身兵刃，大哥明天就要動身前去長白，豈可沒有兵刃？這個小弟萬萬不能收。」

「哈哈，哈哈。」丁大衍大笑道：「愚兄不是告訴過你，愚兄已有三十年不曾使劍了，也就是說，這柄劍放在這壁櫥裡，已經有三十年了，你是愚兄唯一的小兄弟，不送給你，又送給誰去？你快收了，大哥不喜歡婆婆媽媽的人。」

丁天仁聽他這麼說了，只好收下短劍，作了個長揖道：「大哥所賜，小弟不敢推辭，就拜領了。」

「這樣才是。」丁大衍頷首笑道：「只是有一點，你要記住了，平日好好收藏，不可向人展示，因爲此劍削鐵如泥，武林中人看到了難免會心生覬覦。」

丁天仁應了聲「是」。

丁大衍又給他斟滿了一杯酒，說道：「小兄弟乾了這一杯，時光不早，愚兄送你上去了。」

丁天仁舉杯一飲而盡，望着大哥，依依不捨的道：「大哥不知甚麼時候才能回來？」

丁大衍道：「愚兄到處爲家，到了那一座名山，就住在那裡，並無一定住處，就以這裡來說，愚兄到峨嵋來了，才到這裡來住，有時十年都未曾來過，所以愚兄行止，很難確定，咱們兄弟後會之期正長着哩！」

丁天仁一手取起短劍，然後朝丁大衍作了個長揖道：「小弟告辭了，但願大哥早日回來。」

丁大衍舉手推開石門，一手携着丁天仁的手，一路走出石窟，到得石窟前面，才行站定，口中喝了聲：「起！」

兩人身子就凌空直上，丁天仁的感覺只像是騰雲駕霧一般，從頭頂壓下來的風，令人幾有窒息之感。

這根本不像是在施展輕功，輕功那有這樣飛行的？

大哥，莫非他會是仙人？

就在丁天仁心念轉動之際，脚下已踏到實地，頭還暈暈的，有些站立不住，只聽耳邊響起大哥的聲音：「小兄弟，後會有期。」

丁天仁急忙睜開雙目，自己站在峯頂，月華如水，松風如濤，四周靜悄悄的，那裡還有大哥的影子？

經過如夢如幻，但大哥送給自己的短劍，還握在手中，顯然不是夢境，自己當眞遇上了仙人。

他朝空拜了兩拜，說道：「大哥保重，小弟告別了。」

回轉伏虎寺，已是三更多了，他想到大哥說過，這柄劍要自己好好收藏，不可向人展示，這就把短劍藏在懷裡，悄悄回到禪房，再把劍藏在棉褥之下，脫衣就寢。

從第二天起，他學了「鴻濛一劍」，就得練習，但大哥囑咐過這招劍法，不准告訴任何人，甚至連師父在內。

那麼這招劍法自然不能在寺內練

了。

他在每晚就寢之前，偷偷的跑上解脫坡去練，這裡居高臨下，可以一目了然，萬一有師兄弟上來，自己隨時可以停止。

經過一連三個晚上的勤練，丁天仁對這招「鴻濛一劍」，已練得相當熟了，這所謂「熟」，其實只是「依樣葫蘆」的熟而已。

至於如何在使劍時運氣，大哥教他暫時不用理會，要練到內功已有四五成火候，才可在使劍時把眞氣貫注到劍上去。

這是第四天的二更光景，丁天仁正在練劍之際，瞥見西首山下，正有一行燈火蜿蜒如同長蛇，盤着山徑而行。

燈光小如星火，相距至少還在二十里以外，但從他們的長度看來，少說也有百來個之多。

再從他們行進的方向，正是朝伏虎寺來的。

丁天仁心頭驀然一動，暗道：「莫非是雪山派的人，偷襲伏虎寺來的？」

一念及此，趕緊收起長劍，一路連縱帶躍，奔回伏虎寺。

他出來的時候是偷偷溜出來的，這回却急匆匆的朝山門狂奔，口中一邊叫道：「師兄們，雪山派的人快要到了，快去稟報師父。」

他剛奔近山門，只聽有人沉喝道：「你還不站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一條灰影及時攔在前面。

丁天仁還沒看清人影，但已聽出他的口音，正是三師兄明智，今晚由他值夜，急忙刹住身形，叫道：「三師兄，小弟剛才在山上練劍，看到西首山下，有一行火把，是朝咱們這裡來的，很可能是雪山派來的人夤夜偷襲，你得趕快稟報師父才好。」

明智問道：「你看到有多少人？」

丁天仁道：「太遠了，小弟沒看清楚，但光看火把，最少也有百來個人。」

明智道：「你沒看錯？」

丁天仁道：「這是甚麼事，小弟怎敢說謊？」

「好！」明智朝身後一揮手，道：「鳴鐘！」一面朝丁天仁道：「小師弟，你跟我進去。」

說完，急步往裡行去。丁天仁緊跟着三師兄身後，亦步亦趨的走着。

悠揚鐘聲，也在此時連續響起。鐘聲一連響了九聲，這是有強敵臨境的緊急訊號。

伏虎寺僧侶久經訓練，聽到緊急訊號，就會各按職司進入已經分派的位置，毋須臨時指揮。

三師兄明智和丁天仁趕到第三進，方丈無根禪師已經手持禪杖從走廊緩步走了出來。

他身後緊隨着八名護法弟子。

明智和丁天仁趕忙站停，躬下身去，說道：「弟子明智、丁天仁叩見師父。」

無根禪師道：「明智，你發現了甚麼？」

明智躬身道：「啓稟師父，是小師弟發現的，他看到西首山脚下，有一行火把，人數少說也有百來個人，向本寺而來，很可能是雪山派的人來夜襲本寺。」

無根禪師唔了一聲，目光直注丁天仁，問道：「天仁，你在那裡看到的?!」

丁天仁連忙躬身道：「弟子是在解脫坡上看到的。」

無根禪師詫異的道：「你去解脫坡作甚麼？」

丁天仁心頭一陣跳動，低下頭去，說道：「弟子劍法一直沒有諸位師兄純熟，所以趁晚上一個人到解脫坡上練劍去的。」

無根禪師哼了一聲，敢情因事情緊迫，無暇責備，問道：「你把看到的情形，說與爲師聽聽。」

他雖未責備，但這聲輕哼，已嚇得丁天仁心頭咚的一跳，急忙應了聲「是」，就把剛才看到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無根禪師道：「二十幾里路，再有盞茶工夫，也該到了，咱們出去。」

說完，提杖緩步往外行去。

明智和丁天仁隨後而行。

走出第一進，大殿前面早已鴉鵲無聲，集合了本寺近百名僧侶。

階上，由監寺無塵法師爲首，率同八名長老，一個個手持禪杖，神色肅穆。

階下則是十九名弟子，像雁翅般排開，明智和丁天仁迅速排入師兄弟的行列中。

大天井左右兩邊長廊前，則是一百名手持齊眉棍，腰佩戒刀的灰衲僧侶(伏虎寺有三百名僧侶，其餘的人，則是分組守護各處，是以不在此地)。

方丈無根禪師走出之際，監寺無塵法師、八位長老、二十一名弟子、一百僧侶，一齊合十當胸，躬身爲禮。

無根禪師合十還禮，然後走到中間站定下來。

大家合十行禮，口中却並未出聲，這是峨嵋派近來爲了迎戰壓境强敵，所特別訂定的規矩，這樣就沒有半點聲音了。

這時，整座伏虎寺三進殿宇，也早已熄去了燈火，除了一片黑壓壓院宇，看不到一點燈光，也聽不到一點人聲。

從外表上看來，好像峨嵋派的人毫無一點警覺，全已入了睡鄉。

雪山派一條蜿蜒火龍在快要接近山麓，距伏虎寺還有十里來遙，就突然熄去了燈球火把，在黝黑的山徑上，放輕脚步，朝伏虎寺快速行進。

雙方都熄滅燈火，都是志在給對方一個驟不及防的心理威脅。

現在雪山派的人已經迅速的進入伏虎寺前面一片石砌的廣場，他們人數來得不少，大概總有一百二十來個之多。

當前一個皓首濃眉，虬髯垂胸的白袍老者望了伏虎寺大門一眼，沉鷙一笑，回顧他大弟子佟繼武洪聲道：「繼武，你去告訴峨嵋派的人，說爲師請他們掌門人無根禪師答話。」

他，正是雪山派掌門人人稱通天教主的隗通天。

他話聲甫落，排立在他身後的弟子不待吩咐立即點燃起燈球火把，把寺前一片廣場照耀得如同白晝。

同時站在他身後的佟繼武答應一聲，立即越衆而出，急步走向伏虎寺大門，但他堪堪離大門三丈光景站停下來，還沒開口。

伏虎寺內已響起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不用了，隗掌門人遠蒞峨嵋，老衲有失遠迎，却已恭候多時了。」

老和尚話聲出口，伏虎寺大天井兩旁，一百名僧侶，同時點起氣死風燈，分作兩行，魚貫從大門走出，在大門前像雁翅般排開，右手懷抱禪杖，左手高挑風燈。

接着由無根禪師爲首，監寺無塵法師和八位長老，二十一名弟子隨後，相繼走出山門。

這一下直看得隗通天暗暗一怔，他原以爲峨嵋派一無戒備，自己一行熄燈疾行，到得寺前，才點起燈球火把，可以讓峨嵋派的人驟感兵臨城下，難免驚慌失措，逞自己威風，也正是挫對方的銳氣。

那知峨嵋派居然早有準備，等候着自己，而且連擺出來的陣仗，人數也和自己一行相等，無根老賊禿果然是個勁敵。

想到這裡，不覺洪笑一聲，抱拳道：「老禪師久違了，十年來，兄弟一直想登山拜訪，藉以了結咱們兩派之間的過節，今晚夤夜上山，打擾貴寺清修，還望老禪師海涵。」

無根禪師一直走到廣場中間，才脚下一停，雙手合十，躬身道：「隗掌門人好說，貴我兩派三十年前，只是爲了兩個門人弟子一時誤會，以致雙方失和，其實只是細故，並無深仇大恨，江湖武林，異派同源，老衲佛門中人，敝派弟子也都是佛門弟子，深望隗掌門人能夠盡棄前嫌，化干戈爲玉帛，實乃貴我兩派之幸。」

隗通天呵呵一笑，道：「老禪師悲天憫人，不愧是佛門高僧，但兄弟乃是武林中人，講究恩怨分明，先師弟陸曉天被貴派『伏虎掌』震傷內腑，不治身死，總是事實，兄弟忝爲他師兄，忝掌敝派，總不能置師弟之死於不顧？所以三十年前兄弟只要貴派交出兇手，三十年後的今天，兄弟還是這句話，除非貴派交出兇手，咱們兩派這場過節才能了結。」

無根禪師連連合十道：「隗掌門人垂察，老衲已經一再奉告，敝師弟當年中了貴派一記『透骨陰指』，傷及手太陰肺經，雖經救治，但終年咳嗽咯血，已成殘廢之人，當日雙方不幸之事，老衲也曾一再懇求隗掌門人高抬貴手，放過一個終年殘廢之人，如果因此寃寃相報，增加兩派門人死傷人數，也增加了貴我二派的仇恨，實非二派之福，還請隗掌門人三思。」

隗通天厲笑道：「好，老禪師只要說出令師弟姓名，現在何處，雪山派可以不插手，和貴派也毫不相干，咱們之間的過節，自然也一筆勾銷。」

「阿彌陀佛！」無根禪師疑惑的道：「隗掌門人這話，老衲聽不懂。」

這話丁天仁也聽不懂，他回過頭去，悄聲朝小師兄明遠問道：「小師兄，你聽得懂嗎？」

明遠搖了搖頭，表示也聽不懂。

「嘿嘿，嘿嘿！」隗通天一陣乾笑，然後說道：「只要老禪師說出令師弟的姓名下落，這件事就可以由公化私，與咱們兩派無關了。」

「善哉！善哉！」無根禪師雙手合十，低沉的道：「隗掌門人原諒，老衲還是聽不懂。」

丁天仁也依然聽不懂。

師父說出已成殘廢的師叔姓名，怎麼會由公化私，與兩派無關了呢？

隗通天沒有說話，只是抬手朝身後招了一下。

他身後立即走出一個一身勁裝，年約三十五六的精壯漢子，朝隗通天躬身一禮，就站到邊上。

隗通天目光一抬，吩咐道：「上去見過無根禪師。」

那精壯漢子依言走上三步，抱拳道：「雪山派門下第八代弟子陸繼雄見過老禪師。」

隗通天是雪山派第七代掌門人，他自稱第八代弟子，那是隗通天的徒弟了。

無根禪師連忙合十還禮，一面朝隗通天問道：「隗掌門人，這位施主……」

「哈哈！」隗通天大笑一聲，道：「他就是我師弟陸曉天的兒子陸繼雄，老禪師說出令師弟姓名下落，父仇子報，就是他們兩家的私事了，他報得了仇，報不了仇，甚至報仇不成，被殺而死，都與峨嵋派、雪山派無關，兩派門人也不准再參與其事，豈不和老禪師的主張正好相合嗎？」

無根禪師連唸了兩句「阿彌陀佛」，才合掌當胸，正容道：「隗掌門人原諒，老衲實在無可奉告。」

「老禪師不答應？」隗通天追問道：「老禪師一再表示，希望貴我兩派化干戈爲玉帛，但老禪師却連令師弟的姓名都不肯說出來，那是根本不想化解咱們兩派的恩怨了？」

「啊，不，不。」無根禪師連連搖手道：「老衲不是這意思。」

「嘿嘿，」隗通天冷笑了兩聲，道

：「江湖武林，講究恩怨分明，難道我徒兒爲父報仇，也有甚麼不對嗎？」

「阿彌陀佛！」無根禪師望着他咄咄逼人的言詞，不禁苦笑道：「隗掌門人，敝師弟手太陰經因傷成殘，已是一個老病廢人，三十年前的事，落得兩敗俱傷，也已成過去了，貴派何以不肯放過一個垂死之人？」

陸繼雄濃眉掀動，瞋目喝道：「老禪師，佛家首重因果，有昔日之因，才有今日之果，你應該懂，你師弟以重手法殺死先父，我身爲人子，替先父要回公道，難道不應該嗎？現在我不是要你交出殺害先父的凶手，只是要你說出凶手的姓名，這要求也過份了嗎？」

他口氣越說越激憤，繼續大聲道：「雪山、峨嵋兩派，三十年來，因這場樑子，已經有過幾次拚搏，雙方互有傷亡，結下不解之仇，爲的就是老禪師庇護一個傷殘垂死之人，我試問老禪師值得嗎？」

無根禪師合十道：「陸施主，令尊和敝師弟，當年是非，且不去說他，因一時誤會而動手，雙方也只是兩敗俱傷之局，敝師弟當時不過二十六歲，『伏虎掌』只有三四成火候，縱或內傷，還不至於奪命。」

陸繼雄厲聲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難道還是我誣賴了你們不成？」

無根禪師道：「陸施主請歇怒，令尊去世，這是意外，因爲出家人不打誑語，否則老衲也可以說敝師弟中指之後，傷及手太陰經，不治身亡，豈不就沒事了？陸施主……」

「不用說了！」陸繼雄切齒的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今晚老禪師若是再不肯說的話，那就是峨嵋派存心和雪山派過不去，在下就會把貴派視作殺父仇人，只要陸某有一口氣在，不會放過峨嵋派任何一個人的。」

監寺無塵法師合十走上兩步，說道：「陸施主這麼說，不是太霸道了嗎？敝師兄只是本着寃家宜解不宜結，雙方同是武林一脈，能夠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那是最好不過了。」

「哈哈，你們說來說去，還是不肯說出令師弟的姓名來。」

隗通天一手撚鬚，大笑一聲道：「繼雄，老夫會支持你的，也可以保証峨嵋派最後一定會說出來的。」

無根禪師堅決的道：「老衲不能出賣師弟，尤其是一個傷殘的人，因此老衲對隗掌門人深感歉疚。」

隗通天依然一手撚鬚，微笑道：「老禪師很會說話。」

他好像有成竹在胸一般。

無塵法師微怒道：「隗掌門人有甚麼手段，只管使出來，峨嵋派決不受人威脅。」

「那好，這是老禪師逼隗某這麼做的了。」

隗通天臉上閃過一絲詭笑，拍了下手，喝道：「帶上來。」

這話聽得無根禪師和無塵法師不期一怔。

他說的「帶上來」，帶甚麼人呢？

就在此時，只聽隗通天身後響起數十人異口同聲喊出一聲：「有！」

接着只見魚貫走出數十名手持鋼刀的勁裝漢子，每兩人押一個，共有三十人之多，押着十五個人走到隗通天右首，一字排開。

被押出來的十五個人，赫然全是身穿灰布僧衲的和尚。

不用說是伏虎寺的和尚了。

他們正是伏虎寺八組巡山小組中的一組。

他們全被點了穴道，而且押他們出來的兩個漢子，並肩站在身後，還有一把鋼刀擱在和尚的脖子上。

只要一有動靜，這把鋼刀就可以很快的割下他們的腦袋。

另一個勁裝漢子則是備戰用的，準備在任何情況下，迎戰來犯敵人的，所以他的刀不是架在和尚脖子上，而是緊緊的握在手中，緊緊的貼在胸膛右側。

無根禪師雙眉微攢，問道：「隗掌門人，敝派這些巡山弟子，不知如何開罪了你？」

「沒有。」隗通天皮笑肉不笑的道：「兄弟要門下弟子把這一組人請來，是想問問老禪師……」

他故意拖長語氣，不說下去。

無根禪師道：「問老衲甚麼？」

隗通天道：「兄弟想知道，在老禪師心目中，是伏虎寺全體僧侶的性命重要，還是已成殘廢的令師弟性命重要？」

無根禪師雙目之中突然射出兩道湛湛神光，沉聲道：「隗掌門人，你這是甚麼意思？」

老和尚就是泥塑的，也總會有生氣的時候。

現在他眞的動了怒。

「哈哈哈哈！」隗通天仰天大笑一聲，道：「老禪師是峨嵋派的掌門人，伏虎寺的方丈，如果你再不肯說出令師弟的姓名、下落，兄弟就會把峨嵋弟子、伏虎寺僧侶，一個一個的殺下去，一直到掌門人說出令師弟的姓名和下落爲止。」

無塵法師憤怒的喝道：「隗通天，你敢！」

隗通天微哂道：「隗某有甚麼不敢的？」

他如果不敢，就不會把十五個和尚擒來了。

無根禪師抱杖峙立岸然喝道：「隗掌門人，你最好放了他們！」

隗通天也沉聲道：「老禪師，你最好說出令師弟的姓名下落來。」

兩人這句話，無異是同時向對方下了最後通牒。

無塵法師早已怒不可遏，在無根禪師說話之際，左手袍袖輕輕向上揮了一下。

（未完・一）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魔鬼的門徒

婆婆撫孤寄望　孺子誓報血仇

上文提要： 鐵老虎將家事、國事一一向阿吉和小三子說清楚，希望二小爲他報仇雪恨，列出報仇的黑名單，並將自己學到的玄元武功和武林盟主令傳給阿吉，佈置了善後工作，然後死去。阿吉、小三子秉承他武功和志願，自己的仇人也是狗皇帝和這些權貴中人，現在一身武功不同以前，便和小三子下山，見江湖各派來尋寶，二小一一將他們打發，途中見到鐵蓮花，便將她的亡父鐵老虎遺囑相告……

阿三振振有詞的道：「這是家醜，除非是千眞萬確的事實，沒有一個男人會承認自己戴了綠帽子。」

「哦！」

鐵蓮花驚「哦」一聲，沒開腔。

半晌始道：「這樣說來，兩位應該是先父的弟子才對？」

阿吉否認道：「不對，我們只有傳功之實，並無師徒之名，而且……」

「而且怎樣？」

「還有仇。」

「還有仇？」

「一點不差，他是本公子毀家滅門的第一號大仇人，不過，人死一了百了，咱家無意要妳父債女還。」

事情委實夠錯綜複雜，鐵蓮花困惑不解的道：「我眞不明白，先父爲何要將自己數十年性命交修的內元眞力，白白的送給一個不相干的仇人？」

阿三一字一句的道：「我抗議，不是白送，是條件交換，同時也是因爲當時的情況特殊，鐵老怪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怪只怪少宮主自己上山太晚，運氣欠佳。」

鐵蓮花輕歎一聲，目注阿吉道：「你答應要爲先父報仇？」

阿吉朗聲回說：「是答應了。」

「辦得到嗎？」

「願盡力而爲。」

「你曾說，我爹他老人家遺言交代，要將玄元眞經交給本少宮主？」

「確有此事。」

「希望你現在就履行承諾。」

「我說過，老怪物的驢脚馬腿早已被人砍掉。」

小三子在一旁幫腔道：「不過，少宮主儘可大放寬心，我們一定會設法追回來完成任務。」

鐵蓮花疑雲滿面的道：「你們好像只知道武當張子愚一個主兒，這事辦起來恐怕會有重重困難。」

阿吉信心十足的道：「只要牛鼻子一個人就夠了，他在現場目睹，從他的身上一路查下去，一定可以水落石出。」

鐵蓮花聞言心下稍稍一安，聲音却突然變了調兒，哽咽道：「先父老人家的遺體還在山上？」

阿吉點頭認可，沒開口。

「山上那裡？」

「百丈坪上。」

「還沒有埋葬？」

「已經埋了。」

鐵蓮花聽到這裡，滿腹的悲痛再也無法忍受，喊了一聲：「爹！」熱淚奪眶而出，隨即沒命似朝百丈坪飛奔而去。

阿吉與小三子，望着楞在當場的二十四名少男少女，以及那轎伕僂大個等，同聲道：「各位就在這裡歇一歇脚吧，最好不要上山去打攪你們宮主，再見。」

見字出口，人已縱起，一陣風似的奔下山去。

＊　＊　＊

奔至半山腰，有一個人正迎面行來。

此人已受傷，行來跌跌撞撞的，步履不穩。

沒多久，便一個踉蹌栽下去，再也爬不起來了。

兩人神色一緊，腳底抹油，奔至近前，將那人翻轉來一看，不由皆臉色大變。

是飛鷹幫的少幫主高小飛。

嘴角血流如注，已是奄奄一息。

阿三倒抽了一口寒氣，道：「餵，小蒼蠅，你怎麼了？」

高小飛虎目陡睜，射出來兩道充滿敵意的光焰，咬着牙根說：「都是你們兩個混蛋幹的好事！」

阿吉錯楞一下，愕然道：「姓高的，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你們害得我好苦啊。」

「胡扯，我們從來不害人。」

「告訴白貝多，說本少幫主是鐵蓮花的未婚夫，是那個糟老太婆要找的人，就是害人！」

小三子道：「我明白了，原來是被姓白的抓到了，吃了苦頭，這只能怪你自己不老實，亂吹牛。」

阿吉道：「白貝多現在何處，你的傷勢如何？」

高小飛傷勢太重，頭已垂下，不言不動。

小三子睹狀大急，抱住他的腦袋猛搖猛晃，口裡一疊聲的嚷嚷道：「喂，小蒼蠅，你醒醒，快醒醒呀！」

白搭，高小飛早已氣息全無，魂歸離恨天。

阿吉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襲上心來，道：「糟糕，這小子的西洋鏡被白貝多拆穿了，家裡八成會出事的。」

＊　＊　＊

是出事了。

時在今日清晨。

老婆婆正在院子裡餵鷄，放羊的小丁剛從外面挑一擔水回來，突然來了三個不速之客。

一個是高瘦捕快。

一個是矮胖捕快。

不用問，另一人自然是大內高手白貝多。

白貝多的手裡還像老鷹抓小鷄似的抓着一個人，正是高小飛。

小丁和老婆婆俱都一怔，仍力持鎮靜，沒開口，繼續餵雞的餵雞，倒水的倒水，裝作沒看見。

白貝多一直走到二人面前不遠處才停下來，以傲慢的語氣道：「叫大饅頭出來！」

小丁搶先答道：「不在。」

「阿三呢？」

「也沒來。」

「到那兒去了？」

前次，阿吉、阿三回來的時候，曾經說過計騙白貝多，出外找人的事，老婆婆將計就計的道：「到外面找人去了。」

高瘦捕快追問道：「找誰？」

找誰？阿吉並沒有說，老婆婆只好支吾其詞的道：「找老身要找的人。」

矮胖捕快是個急性子，臉一沉，怒道：「媽的，到底要找那一個，不會沒名沒姓吧？」

老婆婆裝聾作啞，沒答腔。

白貝多將高小飛向前推了一步，喝問道：「是不是這個娃兒？」

老婆婆宅心仁厚，不忍牽連無辜，又不能扯阿吉的後腿，只好繼續裝聾作啞，不吭聲，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高小飛開口了：「老太婆，咱們遠日無怨，近日無仇，從來也沒有打過一次照面，妳說話可要憑良心，不要隨便誣攀，告訴他們，本少幫主不是妳要找的人。」

婆婆的確是個大好人，不想連累他人，暗中咬一咬牙，橫一橫心，道：「你們抓錯人了，老身要找的並非這個孩子。」

高小飛聞言心下一喜，大聲抗辯道：「姓白的，你聽到沒有，抓錯人了，請馬上鬆手。」

大鬍子白貝多並未鬆手，對老太婆的話不肯完全相信，道：「小子，忍着點，現在還不是放人的時候。」

「那到甚麼時候才肯放人？」

「等本座抓到要抓的人之後。」

「你要抓誰？」

「一個欽命要犯。」

「姓甚麼？叫甚麼？」

「馬少坤！」

「我叫高小飛，請弄明白。」

「姓名只是一個符號，隨時可以更改。」

「可是，老太婆已經証實了，本少幫主不是你要抓的人。」

大鬍子白貝多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寧可錯抓一萬，不可放走一人，老太婆狡猾成性，她的話不足爲憑。」

這話等於斷了高小飛的生機，不禁勃然大怒，暴喝道：「你娘，少爺跟你拚了！」

說幹就幹，毫不拖泥帶水，拳打，腳踢，口咬，一口咬住了白貝多的左臂。

這小子好狠，一口咬下大鬍子的一塊肉來，痛得白貝多鬼叫不止，高小飛已乘機掙脫掌握，沒命似的拔腿就逃。

「找死！」

白貝多的功力之深簡直匪夷所思，高小飛做夢也想不到，僅僅逃離三步，後心之上便吃了大鬍子的一掌。

大內高手果非浪得虛名，一掌之力猛銳無匹，悶哼聲中，整個人被拋震到籬笆外面去，叭噠！一聲摔倒後便爬不起來了。

白貝多沒再理會高小飛，對兩名

捕快道：「把這一老一少給本座吊起來！」

「是，大人！」

兩名捕快不敢怠慢，找來兩根繩子，立將老婆婆與小丁的雙手綑住，吊在院子裡的一棵大樹上。

大鬍子還親自找到一把燙衣服用的烙鐵，生了一把火，將烙鐵放上去燒，然後才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老太婆，妳說，妳是否副將張勇的娘？」

老婆婆雙手被縛，高吊在樹上，骨頭都快散了，強忍着百般痛楚，矢口否認道：「你認錯了人，我老太婆可沒有那麼好的命，生不出做副將的兒子來。」

「那麼，妳兒子是那個？」

「老身命苦，一輩子沒生半個兒子。」

「妳要找的又是甚麼人？」

「一個遠親。」

「報上他的名姓來。」

「說出來你也不認識。」

大鬍子雙眉一挑，一雙精光閃閃的眸子骨碌碌的打了兩個轉兒，望了炭火上烙鐵一眼，聲色俱厲的道：「老太婆，妳最好放聰明點，別自討苦吃，如果本座的判斷不錯，大饅頭就是我要抓的人，對不對？」

老太太的身體本來就不好，被高高吊起，簡直苦不堪言，有氣無力的道：「你是說那個放羊的小子，他是個小混混，小流氓，我老太婆可沒有他這樣的遠親。」

「不是大饅頭，一定是阿三。」

「更不對，阿三是個扒手，小無賴。」

「哼，少在本座面前耍滑頭，我問妳，這兩個兔崽子到那裡去了？」

「去找人。」

「找誰？」

「老身說過，找一個遠親。」

「究竟是甚麼人？」

「跟你毫不相干的人。」

老的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只好轉而逼問小的，不料，小丁同樣死鴨子，硬嘴巴，一問三不知，不由得惹火了大鬍子白貝多，握住烙鐵的把柄，死魚似的眼睛死盯着小丁道：「說，大饅頭是否正是本座要抓的人？」

小丁是個很有義氣的人，斷然決然的道：「不知道！」

「阿三呢？」

「不知道！」

「他們現在何處？」

「不知道！」

「甚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

一連四聲不知道，幾乎把白貝多的肺都氣炸了，暴跳如雷的道：「媽的個巴子，我看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給你點苦頭嚐嚐是不會說實話的。」

拿起血紅似火，滾燙熾熱的紅烙鐵，印在小丁的左胸口。

吱！一聲，燙破衣服，烤穿皮膚，連肉都燃燒起來，青煙陣陣，焦臭之氣四溢，可憐的小丁發出一聲撕肝裂肺的慘叫後，便告昏厥。

白貝多一面命高瘦捕快去提水來，一面威嚇老婆婆！「老太婆，怎麼樣？招不招？妳已是行將就木之人，憑妳這一身老骨頭，能否挺得住紅烙鐵的酷刑？妳自已估量着辦吧。」

老婆婆心堅如鐵，意堅似鋼，緊咬着牙關不吭聲。

「說，妳是否副將張勇的娘？」

婆婆不說話就是不說話。

「大饅頭是否就是馬家的餘孽馬少坤？」

老太婆索性把眼睛也閉上了。

「他人在那裡？」

「……」

「何時返家？」

「……」

婆婆一再相應不理，大鬍子氣冲斗牛，又拿起紅烙鐵印在老婆婆胸前。

已是風燭殘年之人，如何能禁受得起，發出半聲嚎叫，便告不醒人事。

＊　＊　＊

荒山野店，並沒有水井，高瘦捕快需到外面的小渠中取水，打了一桶水，返轉時發現高小飛已勉強站起來，踉蹌而去，忙道：「白大人，姓高的小子逃走了，要不要追回來？」

大鬍子白貝多不假思索的道：「讓他去吧。」

矮胖捕快鬼頭鬼腦的奸笑道：「聽說飛鷹幫在江湖上的勢力不小，爲杜後患，不如殺之滅口。」

白貝多淡淡一笑，充滿自信的道：「本座那一掌力道非輕，高小子絕對無法活着離開隆中山。」

兩名捕快聞言俱都心頭一震，對這位大內高手的功力更加歎服不已。

嘩啦啦！一聲響，高瘦捕快劈頭蓋面的將一桶冷水潑在小丁的身上。

冷水澆頭，小丁很快就悠悠甦醒過來。

睜眼一看，見老婆婆也昏迷不醒，早將自身的痛楚忘懷，破口大罵道：「你們這羣殺千刀的，沒有人性的狗東西，是漢子對付我小丁一個人就好了，別折磨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家。」

大鬍子上前數步，伸手托住小丁的下巴，乜斜着眼睛，冷笑道：「剛才的滋味如何，不錯吧？」

小丁怒目而視，一言不發。

白貝多接着又陰笑道：「不想皮肉受苦，說實話是你唯一的選擇。」

乍然臉色一沉，馬上開始問起那幾句老話來。

小丁眞不愧爲一條硬漢，講義氣，夠朋友。

一問三不知。

三問四不知。

任憑大鬍子如何威脅利誘，一概

置之不理。

最後大義凜然的道：「告訴你，我小丁人窮志不窮，人小義氣大，想要我出賣朋友，門兒也沒有，你他媽的最好死了這條心吧，呸！」

一口濃痰，不偏不倚的正好吐在白貝多的眉心。

大鬍子從來也不曾受過這種羞辱，差點氣炸肚皮，手起掌落，啪！啪！兩聲，打爛了小丁的面頰，打落了一嘴的牙。

氣還沒有消，復以紅烙鐵印在他的右胸口。

可憐的小丁，甫甦醒不久，又告暈了過去。

嘩啦啦！嘩啦啦！接連潑了兩桶水，澆在小丁與老婆婆的身上。

醒了再逼供。

不招就用刑。

三番五次。

五次三番。

沒多久，便把這一老一少整得面目全非，不成人形。

但是，老婆婆始終守口如瓶，不曾透露消息半點。

小丁同樣三緘其口，寧死不屈，未吐露半點風聲。

白貝多簡直要氣瘋了，殺機滿面的道：「我看不殺人你們是不肯招供的，怕死的現在說實話還來得及。」

老婆婆好硬的骨頭，咬牙切齒的道：「不論是馬家，或是張家，與老身皆毫無瓜葛，殺了我也無供可招。」

大鬍子臉一沉，吼道：「哼，本座就不信你是鐵打銅鑄的。」

駢指如戟，以指代劍，照準老婆婆的心窩戳過去。

好傢伙，白貝多的手指比寶劍還要鋒銳，沒見他怎樣出力，便骨碎肉裂的刺進去一寸多深。

小丁睹狀大駭，聲嘶力竭的喊叫道：「流氓！惡霸！魔鬼！劊子手！有本事你們衝着我小丁來好啦，欺負一個老人家也不怕惹人恥笑！」

「找死！」

大鬍子正在氣頭上，這話無異自找苦吃，當場如法炮製，非但沒有救了老婆婆，自己也吃了大苦頭，白貝多另一隻手倏揚，指尖如劍，插進小丁的胸膛裡。

白貝多怒不可當的道：「說，你們到底招不招，再不開口，就送你們上西天。」

小丁沒開口。

老婆婆默然。

大鬍子火大了，只要再加一把力，這一老一少的命就會報銷。高瘦捕快忽道：「大人且慢。」

白貝多一怔神，道：「你有意見？」

高瘦捕快小心翼翼的道：「不敢，小的只是覺得，一旦將這二人殺死，線索就斷了，不如以老的做人質，放掉小的，叫他去找大饅頭。」

矮胖捕快隨聲附和道：「這個法子不錯，爲了老太婆的這一條老命，大饅頭一定會來自投羅網的。」

大鬍子略一沉吟，立即採納了捕快的意見，將小丁放下，命他去尋阿吉、小三子。

* * *

阿三、阿吉已奔下山來，還在返家的途中，恰巧與小丁不期而遇。

小丁傷勢太重，跑了這一段路已用完了所有的力氣，振作精神，鼓足餘勇，也無法將事情說清楚，僅僅說了一句：「你們快逃！」便昏死過去。

* * *

他們並沒有逃。

直接回到家裡。

阿吉在前，小三子在後，小丁就抱在阿三的懷中。

一見到眼前的情景，再回想一下小丁與高小飛的遭遇，哥兒倆馬上瞭然於胸，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

「婆婆……」

「奶奶……」

二小聲淚俱下，一齊撲向大樹。

「站住！」

大鬍子喝聲如雷，一隻蒲團大手迅即按在老婆婆的天靈穴上，威風凜凜的道：「大饅頭，還有阿三，識相的最好不要輕舉妄動，否則，殺死老太婆的兇手就是你們自己。」

天靈穴乃是死穴，白貝多只要內力一吐，老婆婆便會立刻完蛋，儘管阿吉這時已是頂尖高手，也不敢莽撞行事，急忙煞住身子停下來。

白貝多沉聲道：「大饅頭，你回來得正是時候，騙了本座的薪水車馬費，你跑到那兒去了？」

阿吉一面提聚眞力，準備伺機搶救老婆婆，一面朗聲說道：「去找人呀。」

「找誰？」

「高小飛。」

「眞的？」

「當然是假的！」

「小子，你到底是甚麼人？」

「無敵公子阿吉。」

「阿吉？那個可以自由出入刀山的娃兒就是你？」

「答對了。」

白貝多聞言大驚，臉色一變再變的道：「隆中山中盛傳，你懂得魔法妖術？」

阿吉道：「妖術魔法是假，能夠要了你的老命倒不虛。」

小三子幫腔道：「如果不想去陰曹地府摸閻王爺的鼻子，就趕快放掉我奶奶，抱着腦袋滾蛋，或許還有一線生機。」

大鬍子雙眉一挑，指着老婆婆問阿三：「她是你親奶奶？」

小三子頷首不語。

白貝多轉問阿吉道：「這樣說來，你果然正是本座要抓的欽命要犯？」

阿吉昂首道：「大概錯不了。」

老婆婆一聞此言，却嚇出一聲冷汗來，大聲疾呼道：「不對，不對，這是兩個騙吃騙喝的小無賴、小混混，不是你們要抓的人，大人千萬不要上他們的當。」

阿吉不以爲然，振振有詞的道：「奶奶，我們已經躲了十幾年，太累，也太長了，不想再躲了，今天要徹底解決。」

小三子亦道：「是嘛，長痛不如短痛，這一場惡夢是該到結束的時候了。」

老婆婆欲語未語，大鬍子臉色陰沉沉的，寵着一臉的殺氣，搶先厲聲道：「這也就是說，你們以前所說的全是騙人的謊言？」

阿吉冷笑道：「只有白痴才會說實話。」

「現在也在騙人？」

「現在玩眞的。」

「你承認是馬千里的兒子？」

「差不多啦。」

「你叫馬少坤？」

「也差不多啦。」

「難得你如此坦白，本座也不嚕嗦，你自己綁起來吧。」

「麻煩這兩位差爺幫幫忙豈不更好？」

「這是個好主意……」

「慢着，咱家還有一個小小的要求。」

「你還有要求？」

「本公子被綁之後，希望你能將老奶奶放下來。」

「可以，本座答應你。」

你字出口，立命兩名捕快依言行事。

誰也不曉得阿吉又在打甚麼鬼主意，當眞乖乖的，毫不反抗的被兩名捕快綁住雙手。

大鬍子並未履行承諾將老婆婆放下。

却已離開樹下，朝阿吉行來，露出一臉的獰笑道：「小子，你上當了！」

一報還一報，阿吉冷然一哂，道：「上當的是你這個混蛋！」

是的，白貝多上當了，阿吉的目的就是要他遠離婆婆，話未落地，暗力自發，震斷繩索不算，復將大鬍子震得蹬！蹬！蹬！的連退了五六步，仍自拿樁不穩。

兩名捕快更慘，一個往東，一個向西，就像炸彈開花一樣，横飛數丈，胖的倒在屋前，瘦的倒在籬笆下方，前者四脚朝天，後者來個大馬趴。

與此同時，老婆婆的繩子亦被魔刀割斷，身子穩穩當當的，有一股力量托着，輕輕鬆鬆的落坐在地上。

白貝多簡直不敢相信，會有這種怪事發生，瞠目結舌的道：「小子，你原來是一個練家子？」

小三子搶着說：「豈只是一個練家子，還是武林高手，天字第一號的武

又悲戚的道：「危急之中，是被人從刀光劍影中救出來的。」

阿吉馬少坤無比激動的道：「不知這位大恩人是那一位？」

婆婆道：「他叫張勇，是你爹手下的一員副將。」

小三子插言道：「張勇又是何許人物？好偉大啊！」

老奶奶愛撫着阿三的面頰，得意亦復傷感的道：「是你的親爹，奶奶的親兒子。」

阿三聞言一怔神，心弦也繃得更緊了，迫不及待的道：「奶奶，妳老人家還沒有說，孫兒究竟叫甚麼？」

老婆婆徐徐道：「叫三元，張三元，不論爲文爲武，都希望你長大成人之後，能三元及第，高人一等。」

馬少坤忽然跪倒在張三元祖孫面前，一本正經的道：「張家對我們馬家，恩同再造，孫兒能有今日，完全是奶奶一手所賜，請受少坤三拜。」

這一來，阿三祖孫可慌了，連忙出言阻止。

「小少爺，使不得，這會折煞老身的。」

「阿坤哥，快別這樣，這樣就見外了。」

想阻止那還能夠，馬少坤執意謝恩，規規矩矩的磕了三個響頭。

直感動得祖孫二人淚下如雨，三個人當場抱頭痛哭起來。

* * *

就在三人痛哭流涕的當兒，院子裡有了變化。

大內高手白貝多醒來了。已鬼鬼祟祟的，輕手輕脚的一骨碌爬起來。

定目一看，認爲機不可失，當下氣提丹田，功行右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立以雷霆萬鈞之勢虎撲而上。

比閃電還快。比蛇蠍還毒。

生死一線。存亡立判。

馬上爆發出一聲殺豬也似的慘叫，有人應聲倒地。

倒地的人並非馬少坤、張三元與老奶奶。

而是大鬍子白貝多。

不是被魔刀所傷，馬少坤亦未出手進招，事實上危急關頭，這一切都來不及應變，阿吉只是感覺到有掌力襲至，純粹是基於一種本能的反應反彈，一股强勁剛猛的暗力應勢而出。

力道奇大！

勢道奇猛！

堂堂的清廷大內高手依然承受不起，暴退丈八，一屁股栽坐下去，哇！張口吐出來一海碗的血，駭異不已的道：「馬少坤，你小小年紀怎會有如此深厚的內力？」

阿坤跨步而上，語冷詞寒：「姓白的，你已經在閻王爺那裡掛了號，命在旦夕，告訴你也沒有關係，逍遙王，武林盟主，冷面魔君鐵老虎，你不

會不曉得吧？」

「曉得，據本座所知，此人已命喪百丈坪。」

「你怎麼知道？莫非是殺人的兇手之一？」

「白某並未親臨百丈坪。」

「那是你下的毒？」

「也不是。」

「是誰？」

「哈必魯，阿克圖他們。」

「可知玄元眞經是否落在他們之手？」

「本座尚未與他二人接上頭，不清楚。」

小三子張三元上前冷言冷語的道：「奇哉怪也，閣下怎未『躬逢其盛』？」

大鬍子白貝多沉聲道：「本座負責緝拿你們的工作。」

馬少坤冷哼一聲，道：「可惜偸雞不成倒蝕一把米，逮不住人犯不打緊，反而被人犯逮住了。」

白貝多內傷極重，五臟已告離位，幾次想站起來皆宣告失敗，瞪着一雙滿佈怨恨的眸子，道：「馬小子，你還沒有說，你的內力從何而來？」

阿坤道：「鐵老怪在臨死之前已將他全部的內元眞力給了本公子。」

張三元的話更尖刻：「這樣你或許會死得明白一些，一招便敗在鐵老虎的功力之下，並非十分丟臉的事。」

大鬍子展露出一臉的惶恐、驚駭、詫異，一句話也沒有說。

馬少坤忽然轉過頭來問老婆婆：「奶奶，我們馬家的滅門之禍，這個狗東西有沒有份？」

老奶奶恨聲道：「凡是跟鐵老虎、赫隆納、阿爾巴德有關係的人大概人人有份。」

阿坤眼一瞪，怒視着白貝多，語氣轉趨冷厲：「其實就算你沒有參予馬家的滅門暗殺行動，也是死路一條，向你討命的人太多太多了。」

「鐵老虎要你死！」

「高小飛要你死！」

「小丁要你死！」

「奶奶也要你死！」

阿三、阿坤你言我語，聽得大鬍子毛骨悚然，猛可間也不曉得從那裡冒出一股子力氣來，陡地騰空而起，凌空疾掠而逃。

「不要跑！」

「把命留下來！」

兩聲暴喝，四把魔刀，刀光閃處，血如雨下，白貝多龐大的身軀立刻被分解成五段，一命嗚呼。

兩名捕快本已醒轉，見到這般情景嚇得臉色蒼白，只好繼續裝死。

*　*　*

老奶奶的臉上却展露出一絲笑意來，顫聲道：「好，好，馬家的血海深仇總算雪報有望了，唯一遺憾的是少坤的武功係來自仇家。」

張三元趨前道：「奶奶，不必遺憾林高手。」

阿吉目賽寒星，罩定大鬍子，語冷且傲道：「可惜你知道得太晚了，低估了敵人，註定要付出的代價！」

白貝多好厲害，眞不愧爲是大內高手，一長身，一探手，朝老婆婆撲去，欲生擒老婆婆，作爲人質。

可是，阿吉更厲害，超人一等，大鬍子進沒五尺，魔刀後發而先到，硬生生的將他的一條左臂齊肘斬斷。

斷臂之痛，痛徹心脾，痛得他滿地打滾，不久便昏死過去。

*　*　*

小丁醒來了，睜開一雙失神的眸子，望了阿吉、阿三一眼，氣息微弱的道：「阿三，阿吉，我對得起朋友，一句話也沒有招。」

阿吉緊握住他的雙手，熱淚盈眶的道：「小丁，小丁，我知你是一位最講義氣的好朋友，振作點，寒冬已過，以後都是春天。」

小三子也極力安慰道：「以後我們跟奶奶在一起，一定可以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再也沒有人敢欺負我們了。」

話是很美，如詩如畫，奈何小丁福薄命短，無福消受，嘴角噙着一絲微笑，已含笑而終。

「小丁，小丁，嗚！嗚！」

「小丁，小丁，哇！哇！」

失去這樣的一個朋友，打擊的確不小，阿三、阿吉一齊抱住小丁的遺體，痛哭失聲。

「孩子們，別哭了，人死不能復生，傷心何益，快過來，奶奶有大事交代。」

經婆婆這一呼喚，二人才從惡夢中醒轉，將小丁放在地上，快步攏過去。

小三子望着婆婆血肉模糊的身子，悲聲道：「奶奶，妳不要緊吧？」

阿吉無限關切的道：「走，我現在就把妳老人家送到襄陽去，不論付出多少代價，一定要把奶奶的傷治好。」

老奶奶却大搖其頭道：「奶奶自知大限已到，已無力回天，不必再浪費有限的時間，我老人家現在就要把你們的身世說出來。」

小三子道：「是啊，記得奶奶曾經說過，只要阿吉哥練得蓋世無雙的武功，就會揭開身世之謎，如今他的武功幾乎天下無敵，是該說清楚了。」

老婆婆喘息一下，倚在樹上，緩緩說道：「你們知不知道，當今的雍正，是康熙皇帝的第幾個兒子？」

阿吉道：「聽說是第四個兒子。」

小三子道：「人家都叫他四阿哥，對不對？」

老奶奶道：「不錯，他是四阿哥，但是老皇的意思，並無意將帝位傳給他。」

阿吉道：「據說是傳給十四阿哥，完全是四阿哥用陰謀詭計奪過來的。」

婆婆沉重的點點頭，道：「事實確是如此，衆多皇子之間曾經過一場骨肉相殘的纏鬥，不知道犧牲了多少無辜的性命，包括我們兩家在內。」

阿吉道：「我們家的滅門之禍，跟帝位的爭奪有關？」

老婆婆一字一句的道：「是的，關係十分密切，當時十四阿哥是撫遠大將軍，有兵權在握，四阿哥十分忌憚，處心積慮的想挖十四阿哥的牆根，在軍營中建立起一股屬於他自己的力量來，以便牽制十四阿哥，甚至置於死地。」

小三子道：「奶奶，他有目標嗎？」

「有。」

「誰？」

「馬千里。」

「阿吉哥的父親？」

「正是。」

「如此，阿吉哥就是馬少坤？」

「沒錯，阿吉確實是馬少坤，他父親馬千里是十四阿哥手下最有權力、最能征善戰，也最得十四阿哥寵信的一位將軍。」

阿吉馬少坤仔細的聽着，本來就不太平靜的心湖，這時更加波濤洶湧，不能自己，急聲追問道：「四阿哥找我爹做甚麼？」

老奶奶道：「想把馬將軍拉過去做爲心腹內應。」

「是四阿哥自己親自談的？」

「不，雍正滑頭得很，他派了一個代表去。」

「那一個？」

「現在的禁軍統領阿爾巴德。」

「想必四阿哥的餌一定很豐厚？」

「這是自然，高官厚祿，榮華富貴。」

「我爹的反應如何？」

婆婆換了一臉肅穆莊重之色，鄭重其事的道：「馬將軍爲人剛正，一絲不苟，既感激十四阿哥的知遇之恩，更厭惡四阿哥的鬼域伎倆，不但一口回絕，還狠狠的教訓了阿爾巴德一頓，將他逐出府門。」

小三子提心吊膽的道：「這下糟了，四阿哥必定會設法報復。」

老奶奶唉聲歎氣的道：「是遭到了報復，馬家一門百餘口，一夜之間便被趕盡殺絕。」

馬少坤(阿吉)心痛如絞，恨聲道：「是那個天殺的下的手？」

「爲首之人是冷面魔君鐵老虎。」

「還有誰？」

「阿爾巴德、赫隆納，以及他們手下的一批江湖人物。」

「先父是將軍，握有兵權，會鬥不過這羣烏合之衆？」

「少爺有所不知，歹徒係在夜裡施以奇襲，猝然無防之下根本來不及調動兵馬。」

「鐵老怪他們的計劃既然如此周密，少坤又是如何死裡逃生的？」

老奶奶噙着滿眶的熱淚，憂傷而不能自己⋯⋯

，是鐵老怪强迫要送的，況且還有交換的條件，受之無愧！」

老婆婆歎息一聲，道：「未能手刃此獠，總叫人難以釋懷。」

阿坤將山上的事說了個大概，道：「老魔的結局也夠慘的，衆叛親離，家破人亡，已經得到應有的報應！」

話鋒一轉，又道：「奶奶，家裡發生慘變的事，少坤一點印象也沒有，那時候我幾歲？」

老奶奶黯然道：「只有兩歲，也就是十五年前，那時候小少爺還沒有斷奶呢。」

雙目微睜半閉，望向遙遠的遠方，馬少坤的腦海之中彷彿出現了一幅豺狼肆虐，虎豹橫行，鷄飛狗跳，人仰馬翻，血淋淋的屠殺場面，惡戰之中有一員小將抱着一個嬰兒突圍而出。

定一定心神，馬少坤問道：「張叔叔救我離開險地後又怎樣？」

婆婆氣力已弱，慢吞吞的道：「我的老伴本來是馬家的一名奴才，你爹小的時候，老身還奶過他幾個月，從小看着他與勇兒一起長大。後來你爹做了將軍，一點也不嫌棄勇兒出身微賤，還提拔他當了副將，爲張家揚眉吐氣，光耀門楣，說起來馬家才是我們張家恩同再造的大恩人。」

語音一頓，這才言歸正傳：「將小少爺救回家後，我們心裡雪亮，知道不能再繼續留在十四阿哥的身邊了，當天夜裡便舉家逃走。」

阿三道：「奶奶是說，我爹我娘，還有爺爺他們，大家一起逃？」

老婆婆道：「是啊，大家一起逃，你還有哥哥姐姐呢，再加上婢僕，一共有十幾口人。」

小三子張三元一楞，道：「可是，在我的記憶中，好像只有我們三個人相依爲命？」

老奶奶落淚道：「唉，別提了，逃離家門還不到十里路，便被一支惡魔追上，他們的手段好狠，逢人就殺，見人就砍，你娘，你爺爺，還有你的哥哥姐姐，以及婢僕，一眨眼的工夫，便全部做了他們的刀下之鬼。」

阿吉馬少坤的腦海裡好像又出現了另一幅悽慘的景象，道：「後來，我們是如何逃離虎口的？」

婆婆戚然道：「勇兒的本事不錯，由他來斷後，奶奶抱着你們兩個娃兒，鑽進一大片樹林裡，又爬山涉水，躲進一處山洞，總算老天有眼，爲兩家留下你們這兩條根。」

阿三道：「我爹呢？」

「至今生死下落不明。」

「他沒有去找我們？」

「地方那麼大，找也找不到。」

「我們可以回頭去找爹呀。」

「奶奶回頭去找了，沒有。」

「這樣說，我爹生存的希望還很大？」

（未完・九）

上文提要：林玉、馬艷紅將湯十郎玩弄一番，將他裝入布袋內送去怡養園，戈平陽拷打審問，追查實情，湯十郎不肯吐實，只好暫將他囚禁在地牢中，派四太保去捉拿湯大娘。湯大娘知道兒子發生意外，戈家堡的人又暗中監視，便悄悄去找左門主，路上遇到楚香香，告知情況，二人再轉回廢園，遇上四太保圍攻，湯大娘受傷轉入隱蔽處，左門主跟着進來，不久，四太保亦隨踪而來，展開激戰……



辛棄疾・文　可飛・圖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廢園刀聲

丁翠兒揭穿偽裝　四武士勇救十郎

楚香香的尖刀更快，二人距離又近，「颯」的一刀削在尹大金的左肩頭。

便在這時，附近傳來「砰」的一聲，湯大娘一掌打得張斗吐血。

「走！」

這是張斗帶着鮮血叫出來的，他已往圍墻上躍去。

「轟！」

「下去！」

張斗眞聽話……聽墻頭上站的怒漢話，他被一掌打倒在圍墻下了。

「啊！」

張斗的叫聲很沉悶，他睜開雙目抬頭看。

「你……」

尹大金一個觔斗翻上墻，不料他雙足尚未站定，忽見一腿掃來，出腿的人怒喝道：「把命留下。」

「砰！」

尹大金摔得眞不輕，他被踢落在井旁邊的石板上，頭着地的時候發出「砰」聲。

楚香香不怠慢，她的尖刀出手了。

「颯」的一聲，尖刀扎在尹大金的肚子上，尹大金兩手齊出，也不知去護頭，還是去摸肚，就那麼一挺之間，死在井邊了。

湯大娘便在這時撲上倒地的張斗。

只見她老人家雙目似噴火，一脚踢落張斗手中砍刀，左手五指如鈎，一把抓住張斗胸口，冷冷叱道：「好可惡的畜牲。」

張斗並不去理會湯大娘。

張斗仍然看着墻頭上的怒漢……那個雙目精芒炯炯、面皮煞白而嚇人的五旬多怒漢。

張斗露出那種驚嚇之色，比之他挨了一記重掌還令他吃驚十倍。

「你……你……是左……」

墻上那人沉聲道：「左太斗。」

「你……沒有死……」

「老夫那麼容易死？」

「你……」

「叭……」

湯大娘一掌打在張斗臉上，叱道：「快說，你們把我兒子怎麼樣了？」

張斗一看來了四個，如今三個已死，只有他一人還在掙扎，再看墻上的左太斗，他已失去任何活命的機會。

他想到那夜血洗左家，忠義門被殺得鷄犬不留，那左太斗明明已死在亂屍之中，而且堡主還站在屍體一邊仰天哈哈大笑，那幾乎確認左太斗已死，而且同伴之中多人可見，怎麼會……

張斗也是狠角色。

戈平陽手下的十三太保，個個心狠手辣。

這張斗見被湯大娘抓得緊，心中便存了個同歸於盡的念頭。

他沉聲對湯大娘道：「殺了我吧，老太婆。」

湯大娘道：「你還想活？」

張斗道：「所以我請妳快快殺了老子。」

湯大娘道：「你怕受我老婆子分筋錯骨之苦？」

張斗道：「妳想知道嗎？老太婆，妳若殺了老子，妳永遠也別再看到你兒子了。」

湯大娘一驚，道：「我兒十郎，果然被你們捉去了。」

她頓了一下，痛苦又急躁的道：「你們把我兒怎麼樣了？」

張斗冷笑，道：「你兒沒死，因為我沒有死。」

湯大娘低叱：「這話怎麼說。」

張斗道：「我們來此，是打算把妳這老太婆『請』了去的，我若不回去，你兒子也活不成，哈……老太婆，妳還想殺我嗎？」

湯大娘怔住了。

墻頭上跳下左太斗，他站在張斗面前冷冷笑。

他的面皮好像漂白過似的白又細，因為他住在地道中過日子，出來變了一個人，左太斗善於易容之術。如今人皮面具不戴了，眞面皮白得嚇人。

張斗便吃驚的看着左太斗。

左太斗面無表情，只淡淡的道：「你這些唬人的話少講，因為老夫就要去找姓戈的算舊帳了。」

左太斗忽然目光一厲，又道：「當年你們十三太保參與血洗我忠義門之時，可曾想過有今天？」

湯大娘見左太斗要出手，急道：「門主，我兒十郎尚在戈平陽手中。」

左太斗道：「放他回去，十郎就沒有救了。」

「怎麼說？」

「戈平陽是個陰狠小人，也是個極為護短的偏激角色，一旦發現他的身邊人死在我們手中，更發覺老夫仍在這左家廢園附近，那又是甚麼局面？」

湯大娘道：「姓戈的必結合各路參與當年血洗忠義門的人，重入左家廢園來。」

左太斗道：「所以這人非死不可。」

就在他此話甫落，那張斗突然全身使勁，併指疾往湯大娘的咽喉點去，果然勁道十足，狠辣有餘。

只不過湯大娘何許人也，只見她左掌豎起，一把抓住點來指頭，稍一扭動，便聽得一聲「卡察」。

張斗痛得一聲大叫，那左太斗一指戳過去，「噗！」指頭自張斗的頂門進入，鮮血就像箭雨般一下子從那洞口往空標。

張斗連哼也沒有，便癱倒在地上了。

＊　＊　＊

嚇壞了。

當然不是湯大娘嚇壞了。

湯大娘還在為她的十郎兒發愁吶。

是楚香香嚇壞了。

楚香香自從聽出白面老人是忠義門主左太斗之後，便直不楞的站在井邊說不出話，她手中的尖刀垂向下，不知是走還是留。

左太斗以金剛指戳死張斗之後，他對湯大娘安慰的道：「大嫂子，妳寬心，老夫來安排。」

湯大娘似帶幽怨與抱怨的道：「我兒十郎的生死，全由門主定奪了。」

左太斗看向楚香香，他向楚香香招手。

楚香香靦覥的走過去，溫順的站在左太斗面前：「門……門主。」

她的聲音很低，幾乎只能自己聽到。

左太斗一笑，道：「楚姑娘，妳去而復返，為了一個『義』字，多年來，咱們江湖中最需要的『義』，妳表現出來了，老夫很高興，如今敵人已倒，妳回去妳爹面前，只可提及老夫，生死之事，且等老夫見了妳爹之後，再為詳述。」

楚香香點點頭，吃驚的回身就走。

她走出竹林的時候，尚自言自語：「這不是夢吧，我……難道遇上鬼？」

＊　＊　＊

左太斗見楚香香已遠去，他雙掌互擊，聲音宛如裂竹，尖吭刺耳。

剎時間，草叢中跳出四個大漢來了。

這四人湯大娘全都認識，正是在地道的大廳中四個大漢，他們也是當年隨左太斗出門不在忠義門的貼身武士。

此刻，四武士跳到左太斗面前，恭敬的站着。

左太斗指着地上躺的四人，低聲道：「立刻把他四人扛回去，老夫要盡快的在他四人身上動手脚。」

他要動甚麼手脚？

湯大娘當然不會知道，但她此刻已六神無主，只有聽左太斗的安排了。

四名大漢每人挾起一具屍體，立刻往牆外躍去，剎時間便不見了。

左太斗這才對湯大娘說道：「穩住，穩住心情，老夫急於回去，妳這就先回小廂屋吧！」

湯大娘道：「我仍然去小廂，我睡得穩嗎？」

左太斗道：「一切吃的已為妳安排好了，回去吧，該吃的吃些，想喝妳就喝些，如有敵人前來，妳只管出手，有老夫暗中相助。」

湯大娘道：「這些全不重要，十郎他……」

左太斗道：「老夫就是為十郎，這才急着趕回去了。」

湯大娘道：「門主，一切仰仗你了。」

左太斗雙肩一晃躍過牆，只不過五七丈遠，他的人就不見了。

左家廢園裡又恢復一片死寂。

誰會知道這兒在天剛亮的時候死了人。

湯大娘走回小廂中了，她發覺桌上放的是好吃的，還用木盒蓋着，床上有了新棉被，就好像從前湯十郎從府城買回來的一模樣，便床邊的火盆也升了炭火。

湯大娘有了這些，她仍然睡不安枕，食不知味，因爲她想她的十郎兒喲。

* * *

如果有人提起「忠義門主」左太斗，江湖上差不多人人都知道是順天府城東面的左家……雖然大血案已發生近六年了，左太斗的名號仍然响亮。

如果在三十年前，江湖上提起「千面秀手」，那一樣令人一震，那時候「千面秀手」是何許人？沒有人知道，直到有一晚上，「千面秀手」從人家閨女房中跳出來，被少林老和尚慧空打了一掌而死在一條小河渡口，江湖上才再也不見「千面秀手」出現，英年早逝的這位「江湖奇才」之死，還眞令不少人惋惜浩嘆。

其實，「千面秀手」並未死。

「千面秀手」找了一個替身，改扮成他的模樣，把屍體抛在渡口，他本人溜了。

他本人喜漁色，但慧空的一掌把「千面秀手」打醒了……人生有許多更有義意的事情，人不能盡同女人在床上做遊戲。

於是，不過兩年，順天府城東的忠義門出現了。

* * *

左太斗如今正以他的看家本領，匆匆的爲他手下四個大漢使絕招，他把四人分別易容。

四個大漢穿上了張斗四人的衣裳，便兵刄也抄在他們的手上。

左太斗把張斗四人的面皮洒上藥揭下來，着意的爲四個大漢改頭換面一番，一邊，他不停的叫桂月秀仔細的把戈平陽的「怡養園」廳內佈置，仔細的講給四個大漢聽着，如有疑問，四個大漢可以再問。

只不過兩個多時辰，左太斗撫摸着四人的面皮細審着，點點頭，道：「可以了，等天黑的時候，你們四人就依計行事。」

桂夫人急問：「左門主，他們四人欲往『怡養園』？」

左太斗道：「去救一個人。」

「誰？」

「不久你們就知道了。」

桂月秀道：「左伯伯可以早對我們說嗎？這兒又沒外人在。」

左太斗如何能說？

他支吾其詞的道：「尚沒把握，事成之後再談。」

桂月秀心中有疙瘩，她擔心湯十郎。

而左太斗此刻確實沒把握，他擔心如果湯十郎沒有被戈平陽囚在「怡養園」，他就苦惱了。

如果他苦惱，再令桂家母女兩人知道，大家便會驚慌得亂了章法，桂月秀就會衝出去爲湯十郎拚命。

左太斗當然不能在此刻對桂月秀說甚麼。

他叫四個大漢飽餐一頓，再足足的睡了三個時辰，直到冬陽西沉。

於是，四個大漢悄悄的出動了。

* * *

有人說，白天辦事兒，光明正大，黑夜幹活兒，偸偸摸摸，不過那得看甚麼人辦甚麼事。

有許多事情，還非得夜裡出動才有效。

左太斗的易容術高明，但他從死人臉上摘下的一層臉皮，却仍然濕漉漉軟綿綿，如果馬上用，怕的是風乾變了樣，那便有些不倫不類畸型面皮了。

爲了這個原因，左太斗還眞費了一番手脚，才決定叫他的四大武士趕在二更天奔向順天府城西面的「怡養園」。

這次行動有些賭命意味，如果戈平陽人在「怡養園」，左太斗的這四名武士是萬難得手的，當然四名武士只有搏命以救人了。

左太斗也告誡四名武士，這次行動只救人，萬不得已才殺人。

左太斗也明白，如今順天府來了不少江湖人物，這些人物，有一大半參與過當年血洗忠義門事件。

這些人當年不爲爭名，他們爭利。

人在江湖所爲何來？目的還不是一個「利」字？

當年這些人屠殺忠義門百口人之衆，結果他們甚麼也沒得到。

結果官府封了左家大宅深院至今。

如今左家廢園傳出有財寶出現，這些人的心便又開始熱呼起來了。

左太斗也知道，最近死在左家廢園的「大刀片子」包立人，熊耳大山洪家寨的洪氏三兄弟，「終南雙義」羅大林與杜飛雄，「太行之虎」包震等一干人物，當年均曾聯手出刀，他明白，比這些人物更厲害的大約都已來了。

左太斗目前最急需的，便是先把湯十郎救出來。

他必須對湯大娘有個交代，因爲這一切也是左太斗一手所安排。

也因此，他把自己的貼身武士，也是他僅有的力量，全部支派出去。

* * *

四個武士變了樣，猛一看，還眞像是夏不邪、尹大金、花長紅、張斗四人回來了。

回來，當然是回到「怡養園」來了。

「怡養園」這地方，除了伺候戈平陽的八美女之外，便是戈平陽的十三太保，有時候戈平陽也把江湖頂尖兒的高手請進怡養園裡舒服一番。

前幾天江湖上三大魔頭還曾在這兒住過。

那時候戈平陽正逮住湯十郎在審問。

現在左太斗的四大武士來了。

現在的「怡養園」好像很靜，四大武士中有個酷似夏不邪的大漢伸手拍門。

他拍門的聲音很清脆，彷彿拍在女人的肚皮上似的「叭叭」响。

三合院的右邊廂房中，轉出個妙齡女人來。

「誰呀！」

「我！」

回答得眞乾脆，只有一個字。

「你是誰呀！」聲音已到門後了。

「怎麼，連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來嗎？」

「呀」的一聲門開了，在不太亮的燈籠照射下，那女人掩口吃吃笑，道：「喲，是二太保呀，怎麼了？面色全變了，發生甚麼事了？」

大漢冷哼一聲，道：「堡主……」

「堡主陪着三位老爺子回堡裡去商議大事了，才剛走沒多久。」

她再看看大漢後面三人，又笑笑道：「你們四位回來就好，堡主正爲你們四位操心吶。」

大漢沉聲道：「多口，我們已碰到堡主了，這是前來提審那小子的。」

四個大漢往裡面走，他們這是連唬帶騙的進大門。

四個人匆匆奔進正面廳上，這地方早就由桂家母女說得十分清楚了。

四個大漢有兩個站在門邊把守着，那位打扮易容成二太保夏不邪的大漢坐在太師椅上了。

只不過他坐了上去按椅把，然後又按桌面，眞奇怪，機關就是不發動。

機關不發動，如何能把湯十郎救出來？

這一刻還眞急煞人，另一大漢奔上前。

「我來試試。」

於是，這人又坐在太師椅照樣按桌面，他抓的地方是側面，雙手下面四指一用力，忽見桌前出現一個坑。

機關動了。

只見桌子另一面的椅子不見了，改扮成夏不邪的大漢急忙卡住機關，自腰間拿出一根繩子，低頭往地牢中呼叫：「上來吧，小子。」

下面傳上微弱聲音，道：「水……水……」

這當然是湯十郎在叫，他已兩天多未進滴水了。

人處在飢餓的時候，最需要的便是水，湯十郎已是半點力氣也使不出來了。

雖然，一根繩子在他的面前晃呀晃，他就是無力抓緊繩子往上攀。

上面兩個大漢急了，那位假夏不邪喝叱道：「湯十郎，你媽來了。」

這句話眞管用，湯十郎把人的本能爆發出來了。

「媽……」

湯十郎一聲大叫，雙手抓住垂下來的繩子便往上面攀登，他就好像上天梯似的，一口氣攀到了地洞口。

「媽，我媽呢？」

扮夏不邪的大漢不回答，伸手一把抓得緊，直不楞的把快餓壞了湯十郎扛在他的肩頭上了。

「你要幹甚麼？」

「去見你媽呀！」

「我媽在那兒？」

「要見你媽別說話。」

他扛着湯十郎，就好像扛着一包老棉花，湯十郎已軟巴巴的像一堆棉花，爬伏在他的肩頭上。

湯十郎的那股子衝動而爆發的本能，在他突然消失力道時候，顯得更加孱弱，練武的人叫這種現象爲體力透支。

湯十郎就好像一灘稀泥巴了。

四個大漢很高興，扛着湯十郎往外衝。

「站住！」

突如其來的一聲吼，起自左廂房門口。

只見一個女子匆匆的走過來。

那女子長得美，三十來歲，她匆匆的扭着腰肢走過來。

「是誰呀，把牢裡死囚弄上來，也不對我說一聲。」

她攔住四個大漢在正屋門口了。

這女人並非別人，掌管「怡養園」的「鐵娘子」丁翠兒。

扮夏不邪的扛着湯十郎，他冷冷的道：「妳不認識我了嗎？」

「你是……」

「二太保夏不邪。」

「喲……是夏二爺呀，怎麼了，規矩變了？掉進地牢的人，從不會再出來的，堡主怎麼對這小子軟了心，發了慈悲要放人吶！」

「不是放人，是審問。」

「審問也在這兒呀，堡內都是自己人。」

她看看另外三個人，不由吃驚的又道：「兩天不見四位爺的面，怎麼了，你們四人的臉上好難看。」

扮夏不邪的大漢叱道：「閃開，妳的話太多了。」

那女人身後又來了五個美女子，只聽另一人道：「丁大姐，四位太保要辦事，咱們別攔他們呀！」

那丁翠兒接過燈籠高高的舉起來，她照着湯十郎的頭，冷冷的道：「這小子經不起餓，再有兩天非完蛋。」

只不過當她把燈籠貼近湯十郎的

頭上時候，她的全身猛一震。

「你……夏二爺，你這面皮……」

「夏不邪」……這大漢猛瞪眼，嚄，這一瞪，可就瞪出大麻煩來了。

易容改扮夏不邪的大漢，他只一瞪眼，可眞的壞事了，因爲眞夏不邪的眼睛沒有他的眼睛大，他這麼一瞪之下，面上的人皮掙脫掉，立刻顯出那是假皮來了。

「鐵娘子」丁翠兒尖叱一聲：「你們是冒充的！」

便在她的喝叱聲裡，右手燈籠已往大漢的頭上砸過去，且口中厲叱：「抄傢伙，圍殺！」

四個大漢想不到這女人如此細心。

其實戈平陽能把丁翠兒派在他的怡養園中擔當大姐頭，自然是她有過人的機智與武功！

「怡養園」中八名美女，聞得丁翠兒的吼叫，一個個回身便去抄傢伙。

四大漢自然不會戀戰，扮夏不邪的大漢沉聲喝，道：「斷後……」

他當先往「怡養園」外衝去。

這時候，有個手握長槍的大漢，這人用的正是死在左家廢園中花長紅的槍。

只見他長槍抖了個巨蟒出洞，槍尖直奔丁翠兒的肚皮，却在丁翠兒「呀」的一聲叫中，他把長槍當棍耍，狠狠的打在另一個女人的屁股上。

「叭！」

「啊！」

另一個大漢刀斜砍，正砍在一個女人的刀身上，發出「噹」的一聲响！

這只是轉眼之間的事，等到八個女人舉刀往外殺，四個大漢已往府城這邊奔來了。

後面，就聽得丁翠兒大叫！「快，快回堡裡稟堡主知道，咱們這兒出事了！」

* * *

四名大漢跑得快，一口氣便是六七里！

扛着湯十郎的假夏不邪，這才緩口氣對湯十郎道：「喂，湯公子！」

湯十郎昏沉沉的一聲應：「水！」

另一大漢道：「前面就是小河了，咱們先餵他吃口水，然後……」

湯十郎又是一聲：「水！」

四個大漢不怠慢，匆匆來到小河邊。

湯十郎就好像聞到了水香似的，低頭冲着河水看！

有個大漢用雙手捧起河水，送到了湯十郎的嘴巴邊道：「湯公子，你慢飲，可別噎住了！」

湯十郎「咕嘟」兩口就喝完，他還要。

他一共喝了十幾口，好像有些精神了！

至少，他可以說話了。

「你們，四位仁兄……是……」

他的話未說完，扮夏不邪的大漢已把湯十郎放下地，他對另外三人道：「他媽的，死人皮貼在臉上不舒服，咱們就在這河邊洗掉吧！」

他當先在面皮上搓，另外三人也照辦，剎時間四個人又變成原來的樣子了。

四個大漢圍住湯十郎，道：「湯公子，你看一看，我們四人你見過沒有？」

湯十郎月光之下仔細看，立刻點頭笑了！

「知道，知道，四位是我左伯伯身邊的人嘛！」

四個大漢笑了。

扮夏不邪的大漢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我叫武進忠，文武的武！」

湯十郎道：「武叔叔！」

武進忠指着另一鼻孔特大的大漢對湯十郎，道：「他叫成虎，成功的成！」

湯十郎也叫了一聲：「成叔叔。」

那武進忠又指着面目冷傲長臉大漢，道：「他叫文昌，文章的文。」

湯十郎隨之叫了一聲：「文叔……」

姓文的點點頭，伸出舌頭抿抿嘴。

武進忠又指指他身後的大漢，道：「趙永年。」

湯十郎道：「趙叔！」

四個大漢站起來，長面孔的文昌走上前！

「來，我揹你！」

湯十郎也不客氣，雙手攀住文昌的肩。

四個人過了小河，前面不遠便是那家野店了。

四個人走得快，湯十郎卻急忙低聲道：「四位叔叔呀，我就是在這兒上的當呀！」

武進忠伸手一揮，四個人便站住了！

他低聲的問：「怎麼說？」

湯十郎道：「大前天我上城裡買東西，走進這野店裡吃東西，兩個女的伺候我，咳，我喝了一杯酒，便甚麼也不知道了！」

文昌沉聲，道：「這一陣子，左家廢園四週不少陌生人出現，大概都是戈家堡派的人。」

湯十郎道：「這野店也是戈家堡的人。」

成虎咬牙，道：「走，咱們放把火燒他個鳥蛋精光！」

湯十郎道：「四位叔叔，我好像忘了，我的傢伙還在這野店中，不知是否在她們的床下面！」

「床？」

成虎哈的一聲笑！

趙永年道：「你怎麼知道你的傢伙在床下面？」

湯十郎只能說到這裡了，因爲他雖然被野店中的二女迷倒，但他只是不能動，腦筋還是清醒的。

那時候他才眞正是任人擺佈而無力反抗，他唯一的力氣，全被藥物把力氣集中在那個「見不得人」的地方了。

似這種事情，湯十郎是不會對武進忠四人細表一番的。

湯十郎乾乾一笑，道：「野店簡陋，除了床下，何處可藏我的傢伙？」

文昌道：「你的傢伙甚麼樣？」

湯十郎道：「牛皮套子上面插着四支箭，一共是兩個，也是我善用的傢伙。」

文昌道：「好吧，如果在床下面，我這就進去替你取回來。」

武進忠道：「你一人去吧，我們這兒等着你！」

一邊的趙永年道：「快去取，我們等着放火燒！」

成虎已自懷中摸火種了。

* * *

文昌身法似頭豹，弓腰塌肩的幾個起落便到了野店的大門口了。

他忽然吃一驚，因爲，他聽得清，裡面的女子聲在吃吃的笑不停！

「這是幹甚麼的？」

文昌一緊雙眉，繞個圈到了野店的後面了！

他把耳朵貼近小窗邊，仔細的聽，唉，他幾乎開罵了，因爲，裡面傳來女人的喘息叫舒服聲！

他爲甚麼開罵？那是因爲裡面是兩個女子在作樂，這光景還眞少見。

文昌看了一陣，他覺得此刻摸進去取回湯十郎的傢伙，實在霉氣，因爲湯十郎的東西在床下面！

他左思右想便微微笑了。

只見他又奔回武進忠四人面前，小聲的對幾人說了幾句話，四個人點頭笑了。

於是，文昌又奔回野店後。

就在此時，野店前面有人在拍門了。

「開門吶！」

前面只叫了一聲，野店中便有了應對。

「誰呀，半夜三更天的。」

「開門吶，快呀！」

「大冷的天，得等我穿齊衣裳吧！」

悉嗦之聲傳來，門外的人看不見，不過後窗的文昌瞧得清！

文昌心想：「喲，這騷女人的身子眞夠白，彷彿在水中泡過五七日一樣，細嫩虛泡的，如果摟在懷裡，必然像摟了一堆棉花！」

這女人不是別人，「小春天」馬艷紅是也。

她還有一半衣扣未扣上，急匆匆的出房門。

「來了，來了！」

馬艷紅伸手去拉門閂，她只拉了一半。

她雙目眨動的問道：「誰呀？」

「開了門妳不就知道了？」

「你得報個名兒吧，這地方遼天野地，萬一……」

「我的聲音妳忘了？妳們曾動過我呀！」

「動過你……唔……這聲音好像在甚麼地方聽到過，就是一時想不起……」

「下了床忘了我呀！」

「你是……」

「呀」的一聲門開了，門外面伸進一個披頭散髮的大腦袋，兩隻眼睛泛白色，舌頭吐出三寸長，光景厲鬼大概就是這模樣。

「我來找妳們二人了！」

「你……」

馬艷紅吃一驚，整個身子往後閃，口中叫：「林家大妹子，你快出來呀！」

房內走出一個人，當然是「山茶花」林玉。

那林玉三步走上前，睜眼一看，吃驚的叫道：「鬼！」

不是眞鬼，湯十郎裝成鬼，垂着舌頭跳進來！

他一邊跳，一邊叫：「還我命來！」

馬艷紅奪門而逃，不料她剛奔出門外五丈遠，斜刺裡突然一掌斜劈過來，她還未曾看清楚，後腦上着實挨了一記狠的。

「吭叱」只半聲，馬艷紅一頭栽在路邊雪堆裡……上一回雪太大，至今未溶化完。

那林玉被湯十郎追得繞桌尖聲叫：「鬼！」

湯十郎可開心了，他伸手平着去抓林玉，追得林玉往後面逃！

林玉剛跳出後門，脖子上挨了一掌，打得她歪着身子跌靠在土墻上。

便在這時候，成虎第一個跳進來，笑呵呵的道：「娘的，只聽說鬼怕惡人，今夜却見惡人也怕鬼！」

文昌已笑嘻嘻的自睡房中走出來了。

文昌的手上拿着兩個皮革圓筒，上面插着箭，那正是湯十郎的「攝魂箭」！

別看兩個皮革筒，筒上面還刻有字，一個筒上刻的是「天箭出」另一筒上刻着「神鬼號」。

湯十郎大喜過望，立刻套在兩臂上，他長袖一抖便甚麼也看不見了。

武進忠與趙永年二人笑着分從前後屋走進來了。

那武進忠道：「我們可以走了。」

湯十郎道：「我餓慘了，此刻頭昏眼花，全身無力，咱們何不弄些吃的。」

成虎點頭，道：「開飯館的有滷味，湯公子，我爲你去弄上一大包，咱們一邊走，一邊你吃着。」

他果然揭鍋拉櫃，找到不少吃的，那滷得香噴噴的豬腸脆耳朵，醬肘子也有七八隻，醬牛鍵也有六七個，

滷蛋裝在一個小盆裡，有一盆發麵酵一半不能用。

湯十郎的胃口大，他一面走，一面吃，還未到竹林呢，滷蛋已吞了十五個，一根豬腸未切斷，他張口從一端吃到另一端！

已經走過竹林了，那四名大漢站在地頭不動了。

湯十郎舉着一個醬肘子，回頭道：「四位，你們怎麼不走了！」

武進忠抱拳，道：「咱們要回去交差了！」

湯十郎道：「我呢？」

武進忠道：「湯公子自然是回去湯夫人那裡了！」

「我娘她老人家還好吧？」

「好！」

「她老人家一定想煞我了。」

「不錯！」

湯十郎急問：「我娘現在何處？」

武進忠指着左家廢園，道：「仍然住在小廂中，苦苦的等着她的愛兒回去吶！」

湯十郎全身一緊，醬肘子也不啃了。

只見他兜起未吃完的東西，大吼一聲：「娘！」

他騰空就是四五丈，一溜煙似的投入左家廢園去了。

他現在吃了東西勁頭大，心中一急之下，全身力道全用上了！

武進忠四人也吃驚，自覺得湯十郎的輕功是他們四人所不及……

* * *

湯十郎走了，但武進忠四人仍然未動。

不旋踵間，竹林另一面轉出三個人來，當先一人並非別人，乃左太斗是也。

左太斗身後兩人，正是桂家母女二人。

三人走出竹林外，武進忠四人已迎上前去！

「門主！」

「事情怎麼樣了？」

「湯公子已回他娘身邊了！」

左太斗撫髯點頭，他手揮了一下，就見四武士又躬身，便迅速的往竹林處轉去，刹時不見影踪。

桂月秀心中明白，左家廢園附近地面下面，有幾條奇怪的地道，也難怪死在這附近的人，會那麼神奇的突然之間屍體會不見了！

* * *

左太斗愉快的對桂家母女二人說道：「老夫總算可以對賢母女二人有了交代！」

桂夫人道：「左門主何出此言？」

左太斗道：「如今老夫可以明說，我那湯賢侄被戈平陽擄去他的『怡養園』中兩天之久……」

他話未完，桂月秀已驚叫道：「眞的？」

左太斗道：「已被老夫四武士救回來了！」

桂月秀急問：「定是受了酷刑。」

左太斗道：「那是免不了的，只不過我那賢侄皮粗肉厚，又習了上乘氣功，應該不會有太大損傷！」

桂夫人道：「湯家嫂子必然急壞了！」

桂月秀道：「娘，快去看看他們！」

左太斗道：「老夫正要和妳母女一同前往，咱們這就去吧！」

他當先往廢園後面走去！

桂氏母女二人併肩疾走在左太斗的身後面，桂月秀心中早就牽掛着湯十郎了。

她也明白，最近左家廢園附近出現不少江湖高人，她當然爲湯十郎擔心事！

她母女二人這些天住在地室中，雖然平靜舒暢，但心頭上是激動的。

她們預感，未來將免不了一場惡戰！

* * *

三人匆匆來到左家廢園小廂外，已聞得湯大娘在抽噎的道：「好，好，回來就好了。」

湯十郎道：「娘，孩兒上當了，是孩兒不小心，惹得娘傷心，孩兒不孝。」

湯大娘突然道：「外面是誰？」

左太斗與桂家母女出現了。

湯十郎見他三人齊來到，不好意思的從他娘懷裡把頭抬起來。

桂月秀走上前，她拉住湯十郎仔細看，油燈雖不亮，但她看得很仔細，桂月秀低頭哭起來，因爲湯十郎眞的被人揍得鼻青眼腫，怎不令她傷心。

左太斗拉把椅子坐下來，他很沉重的道：「湯賢侄總算安然的回來了，這一場相互較勁，咱們不吃虧，戈平陽的十三太保……」

他咬咬牙，又道：「這十三個殺胚，總算又死了四個，戈平陽必不甘心，我料定他下一步的陰謀，更狠、更毒，所以，今夜咱們得好好商量。」

桂夫人道：「我們一切全聽左門主的安排。」

桂月秀道：「左伯伯，別再叫我們分開了，我如果知道阿郎有難，我會去拚命的。」

這話令湯十郎好感動。

湯十郎上前半抱半摟的把桂月秀擱在懷中了。

桂月秀緩緩抬起頭，很自然的對湯十郎道：「阿郎，我們不要分開。」

湯十郎道：「是的，阿秀，我們再也不分開了。」

左太斗笑笑，道：「江湖詭譎多變，却仍見兒女情長，可惜老夫一門遭殃，此生除了報仇，還有甚麼可令老夫開懷？」

此言幽怨傷感，且又無奈，但如果再想想，當知人人均是空手而來，

空手而去，如果權與富能令人醉心之處，大概只有留下後輩的人享用了。

左太斗已無後人，但見湯十郎與桂月秀的模樣，傷感中帶着羨慕，雖然他們的父親已故，但延續却還後繼有人，而他……

左太斗一聲喟嘆，刹時又恢復過來了。

他本來豪情壯志，開懷人生，但經過這次滅門巨變，他似乎也變了。

任何人遇上這樣的打擊，都會變，甚至會倒下去。

左太斗沒有倒下去，至少他還有報仇的心。

* * *

左太斗對湯大娘道：「你母子快把身子養息好，這裡有桂家嫂子母女守着，如果敵人前來，能殺則殺，否則隨她母女轉進。」

湯大娘道：「甚麼叫轉進？」

左太斗道：「撤入地道。」

湯大娘道：「怎麼撤法？」

左太斗道：「我已告訴她母女，此處附近有兩條地道，只不過進入地道，定要十分隱秘迅速。」

他走近桂夫人，又道：「妳母女一齊住在這小廂中，大家也有個照應。」

桂夫人道：「左門主打算回去了？」

不料左太斗却揚聲叫道：「是楚姑娘嗎？妳請帶路，老夫這就去見妳爹。」

湯十郎聞言吃一驚。

桂月秀已低沉的道：「是敵乎？友乎？」

湯十郎道：「她爲甚麼不進來？」

左太斗道：「她見你與桂姑娘這樣，能進來嗎？」

於是，湯十郎與桂月秀二人怔住了。

那左太斗一晃之間出了小廂，轉眼便不見了。

* * *

前面一條人影，正是楚香香。

楚香香來得不湊巧，正看到湯十郎摟住桂月秀。

湯十郎就沒有摟抱過她。

至少湯十郎沒主動的抱抱她，而是她主動的投懷半送抱。

甚麼叫「半送抱」？

那是由她貼上去，而湯十郎只以一臂攬她的腰，那表示男的心存顧忌。

如今楚香香明白湯十郎顧忌甚麼了，他眞的有了桂月秀。

而湯十郎懷中的女子必是一個好姑娘。

* * *

「楚姑娘，妳可以慢走了。」

「左伯伯。」

「妳是不是愛上湯十郎了？」

「左伯伯。」應着，她便也放慢了脚步。

左太斗哈哈一笑，伸手拉住含羞帶嬌的楚香香，道：「姑娘，妳的心事我知道，妳們初到之時，我老人家便知道妳們來此目的是爲了我忠義門財寶。」

楚香香抬眸瞧，她承認的點點頭。

左太斗又道：「姑娘，妳修練的功夫令老夫吃驚，妳學的是羅漢定，耳朵貼地可聽五里外地上的動靜。」

楚香香搖搖頭，道：「左伯伯，我還未及那種火候，我還年輕。」

左太斗道：「不過，那已經很了不起了。」

他抬頭看天色，面色平和的又道：「楚姑娘，湯十郎確實是個好青年，如果你有心，老夫或可爲妳承擔。」

楚香香全身一緊，她不知承認好，還是否認才對。

她的回應又是一句「左伯伯。」

哈哈一笑，左太斗道：「其實一個男人，擁上三妻四妾的人多的是，湯十郎不是好色之徒，但如果身邊有兩個妻子，不會有人道他不是，問題是妳乃流星門公主，只怕妳爹不會答應。」

楚香香又低下了頭。

左太斗道：「帶老夫去見你爹，不過，今夜不談妳的事，只想……」

楚香香立刻接道：「左伯伯，我就是因爲左伯伯的事，才又急急的來到這裡的，見湯十郎已被救出來，我眞的好高興，高興得忘了我要對左伯伯說的話了。」

左太斗一笑，道：「妳爹怎麼說？」

楚香香道：「我爹聽說左門主仍在，高興極了，他決定爲江湖正義留下來。」

左太斗重重的點頭，道：「流星派果然光明正大，當年老夫曾下過常州，流星派的聲譽，爲老夫留下艮好印象，所以老夫才斗膽厚顏，想挽留住令尊，助老夫一臂之力了。」

楚香香低聲道：「初時我們確爲忠義門之財寶，方才留下來的。」

左太斗道：「那是因爲你爹並不知道老夫仍然在世上，仍然住在左家廢園下面地道之中。」

楚香香道：「左伯伯的忍字功夫眞高，快六年了，你仍然按兵不動。」

左太斗道：「想動，但我無兵，唯一的便是等機會。」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的仇家們也在等機會，他們爲的是忠義門財寶，我却爲的是報仇。」

楚香香道：「左伯伯，你就快與仇人見面了。」

左太斗道：「初時，我只是發覺湯大嫂子他們母子住在廢園，我不動聲色。」

他放掉拉住楚香香的手臂，低喟的又道：「那時候，老夫並不清楚，他母子也是爲報仇而來，見他們有時候下去後廳地牢中上香，還以爲有甚麼

陰謀，妳知道，老夫再也輸不起了，一旦出面，只能贏不能輸。」

楚香香道：「所以左伯伯等。」

「是的，我只有等，等了快半年之久，事情才算認定，因爲湯大嫂他母子二人出手了，而且老夫發覺他們身上的玉珮，這才認定，原來他們不是爲了我的財寶，他們志在等候仇人上門。」

楚香香道：「他們也殺了你的仇人？」

「不錯，從他們與敵人搏殺的對話中，老夫聽出來，那眞正主使血洗我忠義門的人，竟然是順天府城西的戈平陽，哼！」

他重重的咬牙，又道：「忠義門與戈家堡，平日裡也打招呼，行事上各禮讓三分，老夫曾多次同戈平陽被府台大人請進衙門共飲，豈知姓戈的人面獸心。」

楚香香道：「江湖上有句話，『小心敵人就在你身邊』，眞是一些不假了。」

兩人一邊走，一邊談，前面已過了小河。

左太斗轉身走向小河岸，河水澆在他面上，也不知他是怎麼弄的，雙手在他的面上搓。

他的動作很快，一邊的楚香香驚訝，剎時間，他又回過臉來了。

他變了，變得十分蒼老與黑。

他根本就變成另一個人了。

楚香香雙目圓睜，道：「左伯伯，你……」

一笑，左太斗道：「雕蟲小技，掩人耳目，也不過爲了方便行事。」

楚香香道：「眞想跟左伯伯學習這種功夫。」

左太斗一笑，道：「不成問題，且等老夫報了這血海大仇之後，老夫一定傾囊相授。」

楚香香高興的笑了。

* * *

左太斗與楚香香二人躍進「牛家大客棧」後大院，不用費神找房門，楚香香已領着左太斗來到一間大客房中，只見房中一張方桌上，對坐着兩個人，那正是流星派的掌門人楚百川與他的兄弟楚大川二人。

兄弟二人見女兒領着一個黑面老者走來，那楚百川只一看，便哈哈的笑道：「你是何人，竟敢冒充忠義門主左太斗，當眞以爲老夫未見過左門主嗎？」

黑面老者只笑不開口。

楚香香忙上前，道：「爹，他確實是左門主呀！」

楚百川道：「他不是。」

楚香香立刻對他爹低聲幾句。

「眞的？」

「女兒親見。」

楚百川與兄弟楚大川二人，立刻迎着老者，抱拳一笑，道：「果眞如此，眞是失敬。」

黑面老者左太斗忙回以躬身，笑道：「咱們推算日子，該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候咱們常州醉仙樓一會，至今如昨日啊！」

楚百川立刻大笑，道：「當年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江湖好漢，羣聚常州醉仙樓之事，至今常州地方兄弟，仍然有時津津樂道。」

他看看兄弟楚大川，又道：「我兄弟是路過順天府的，不料聽說左家廢園有寶出現，想那忠義門早已瓦解，不少黑道人物正覬覦忠義門的財寶，我想着，何不留下來看個究竟，或可明白當年何人主謀忠義門之事，另外，也不相瞞，無主的財寶，見者有份，哈……想也想不到，原來左門主仍然健在，倒令人難以置信了。」

楚大川隨之也道：「聽我姪女說及，左門主就住在左家廢園附近，而左門主至今仍然不出面報仇，在下想，左門主必有定奪了，可否……」

一笑，左太斗道：「實不相瞞二位，左某人單勢孤，這幾年想出面，但不能確定仇家何人。」

楚百川道：「怎麼說不能確定？」

左太斗道：「當年發生災難，老夫率人外出，主持忠義門的乃是替身，等到回來，忠義門已無一生存，所幸早年經營有方，左某還有棲身之地。」

楚百川道：「原來如此。」

楚大川道：「左門主今後打算？」

左太斗道：「仇人的身份，老夫已知，便有幾路黑道人物，也有幾方被殺死在左家廢園，賢昆仲這次經過順天府，也算咱們有緣，左某厚顏，想請賢昆仲大力協助，共爲江湖正義出力。」

楚百川尚未開口回答，左太斗又道：「當然，這是忠義門之事，別人也可以拒絕，這就叫……幫忙是人情，不幫乃本份，左某人難以强求，只不過，如果流星門肯與大力相助，我這裡備下黃金兩千兩，不知……」

楚大川一怔，道：「你這是……」

左太斗一聲淡淡的笑道：「忠義門存財寶，不就是用在刀口上嗎？」

楚百川道：「原是留下來爲了江湖正義，這金子……」

左太斗道：「左某不能叫外人白出力，你們只不過忠義門朋友，而非忠義門之人。」

楚香香這時候接上一句，道：「爹，那個老頭兒要咱們千兩金子，他才肯把他的東西交換，如今……」

原來他們三人從關外轉回來，是爲了要取一件東西，是甚麼東西？

楚香香又道：「老奶奶沒有這件東西，老奶奶活不長的呀！」

楚百川深深嘆口氣！

左太斗已發現了。

他深深的看了楚百川一眼，道：「你們沒有千兩黃金，還是要回常州去籌措。」

楚百川乾乾一笑，道：「所以我們

留下來了，忠義門的財寶正是我們所求的，唉，如今……厚顏了。」

左太斗一聲笑，道：「沒問題，且等左某的大仇得報，兩千兩黃金我付上。」

他站起身來，十分和善的拉過楚香香，又道：「你們別出門，等我的消息，咱們再出擊。」

楚香香道：「左伯伯，我們想，何不也去住在左家廢園裡，大家也好有個商量。」

左太斗道：「不能，因爲左家廢園仍然貼着官府封條，他們母子可以說潛入借住，隆冬一過就離去，你們不能，說不定會惹上官司，這對流星門就不利了。」

楚百川道：「左門主之言，甚是有理，如何行動，咱們等左門主的通知便了。」

事情就這麼決定了。

左太斗很愉快的走了。

* * *

很甜蜜，也很浪漫，湯十郎摟着桂月秀，二人的臉貼臉，細語柔柔的耳語着。

甜蜜，當然是二人不時的相互輕吻。

浪漫，桂月秀扭腰坐進湯十郎的懷抱裡，秀髮幾乎連湯十郎的半個頭也掩蓋住，能說不夠浪漫？

「阿秀。」

「嗯！」

「我在戈平陽的地牢裡，除了想我娘之外，便是想着你，我好想妳喲。」

桂月秀舐舐湯十郎的唇，輕聲細語，語音不詳的道：「我也是，阿郎，我與娘跌入地牢，我就想你，我想的還多着吶。」

湯十郎道：「妳想的多，我相信，阿秀，告訴我，妳都是想些甚麼。」

桂月秀道：「我想着我們的婚姻，我們的傳奇婚姻，我們從來未曾見過面，也不知道對方是甚麼樣人，只憑長輩一句話，一塊寶玉，便盲目的走入江湖。」

湯十郎道：「可是，我們終於相遇了。」

桂月秀道：「不錯，我們是相逢了，我們相遇得多麼凶險，多麼艱難，而且幾乎……」

湯十郎道：「幾乎我死在妳手裡。」

桂月秀道：「如果你死了，如果以後我知道了眞相，阿郎，我也不活了。」

湯十郎道：「很幸運，我這地方的肋骨……」

他並未說下去，因爲，桂月秀的手緩緩的自外面伸入他的衣衫內。

桂月秀伸手在湯十郎那受傷部位撫摸着，輕輕的撫摸着，低低的道：「我出刀原本很重的，重得可以切斷骨頭，但那夜我多少有了遲疑，我也放棄了幾次必然擊中的機會，所以……」

湯十郎一笑，道：「所以這就是我的造化。」

桂月秀半帶羞，低頭再吻湯十郎，道：「也是……我的造化呀！」

兩人立刻又擁吻在一起了。

湯十郎似也坦然的以手撫摸着桂月秀的胸腹，他開始以挑逗的動作，半帶誇張的低哼着。

桂月秀也一樣的相回應。

這地方……

這個桂月秀曾經向湯十郎出刀的地方，原本是幽暗與恐怖的，但此刻卻充滿了另一種格調……兩個熱戀的男女，正燃燒着生命的烈火，帶着一種原始的動作，表現出愛的奔放。

只見，湯十郎他的動作粗獷。

只見，桂月秀又在輾轉低泣。

這裡沒有恐怖，只有愛。

這裡沒有詭詐，只有純眞。

天上蓋了烏雲，這廳上似乎更暗了。

* * *

現在，左家廢園有人送來吃的東西了。

送東西的人是成虎。

成虎就是左太斗身邊的四大武士之一，他告訴湯十郎，以後就由他專門供四個人吃的用的。

成虎也告訴湯十郎，千萬別出去，因爲，左家廢園四週已經有不少敵人在潛伏着。

湯十郎當然會聽左太斗的吩咐，他相信，戈平陽在知道他自怡養園逃出來以後，姓戈的絕不會輕易罷休。

* * *

有時候雙方交手，端賴沉着。

當左太斗知道他的眞正仇家就是戈平陽的時候，他十分激怒，但左太斗很能沉得住氣。

他已經不動聲色快六年了。

現在，他神秘至極的來到小廂中。

這是正午時分，對於左家廢園而言，白天反而安全，因爲黑夜才是江湖人物的最佳時刻。

* * *

左太斗只一走進小廂門，便拉把椅子坐下來了。

湯十郎剛剛醒來，他老弟昨夜很辛苦，回來的第二天夜裡，便與桂月秀重登巫山，也虧得他老弟身子骨硬實，如今像個沒事人似的。

那湯大娘與桂夫人已經坐在床沿上烤火取暖喝香茶，桂月秀斜睨着湯十郎抿嘴笑。

「左伯伯，你這時候前來……」

笑笑，左太斗道：「賢侄呀，我以爲此時前來最恰當不過了。」

湯十郎道：「左伯伯有事，叫成叔送飯時候告訴我一聲便妥了，又何必……」

左太斗伸手制止湯十郎說下去，他自袋中取出一張紙，雙手往桌上面攤開來。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 唐煌打敗了張子萍高價僱請的天竺國拉瑪仙，贏回兩萬両阿芙蓉。兩小繼續赴離恨天，途中發現和尚廟內竟全是裸體尼姑，進內探究，巧遇霍保，原來霍保正是奉命前來救人。三人深入瞭解，發現這些尼姑專採童男身上之精血液髓，每十日要向「和合金仙」輸送一次，廟中原有的八個和尚就是這樣被採乾枯竭而死，臨死前每人都在碑上刻下悔言，以警世人……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三小攀登第一峯　驚見雪地有血迹

三人出了地窖，向西疾行。

唐煌望了霍保一眼，道：「霍大哥剛才在席間左摟右抱，且大施祿山之爪，難道是佯裝的？」

霍保臉色一紅，道：「是的，爲了不使她們懷疑，只得表現輕浮一些。」

唐煌肅然道：「上床之後，你呼呼大睡，到底是眞睡還是假睡？」

霍保道：「眞睡，唐小弟有所不知，我這人吃得飽睡得着，只要頭一碰枕，立刻入睡。」

唐煌暗暗點頭，看來柳青青收此徒弟，並非一無所長，心地之純潔，簡直可以說是世上少有，實在令人肅然起敬。

唐煌道：「霍大哥心無惡念，自是令人敬佩，但傍狠虎而眠，也不怕有危險麼？」

霍保道：「危險當然不能說沒有，但『邋遢鬼』前輩說過，這妖婦見了童男子，非達目的絕不罷休，而且在得手之先，絕不會以其他手段加害，除非對方想逃走，因此，我很放心。」

唐煌嘆道：「想不到霍大哥世故之深，連那老妖也被騙過，因此，小弟想起與霍大哥初次見面之事。」

霍保突然大笑，道：「唐小弟可是說吃雞之事？」

唐煌道：「不錯，霍兄那時的憨態，既可笑又憨直，不知是否故意佯裝的？」

霍保道：「當然是裝的，唐小弟，那次表演很逼眞吧？連家師也被瞞過了。」

唐煌茫然地道：「霍大哥，那次表演可以說是一種天才，我相信任何人也必被瞞過，但霍大哥故作癡呆，到底爲了甚麼？」

霍保肅然道：「唐小弟應還記得，愚兄曾去過一次不夜城，也是進入不夜城中唯一能生還之人。」

唐煌道：「不錯，不知那次霍大哥是如何進入不夜城的？據小弟所知，以霍大哥的身手，似乎……」

霍保肅然道：「以我的身手，誰也不相信我敢進不夜城，也許正因爲如此，才救了愚兄一命。」霍保續道：「有一次愚兄在偶然機會下，遇上了不夜城中的『酒池雙鯨』，他們兄弟二人，素以酒量奇大而聞名，但世上沒有絕對不醉的能飲者，愚兄遇上他們那一次，他們就吃醉了。」

唐煌道：「霍大哥在那裏遇上他們？」

霍保道：「就在不夜城附近，他們帶着二三十人，每二人抬着一個大酒缸，裡面裝滿了美酒，準備回不夜城。」他一舔嘴唇，又道：「這些人都是酒鬼，邊走邊飲，差不多都喝得半醉。愚兄就趁他們休息之時，殺死了一個大漢，抬着酒缸，混進不夜城中。」

唐煌道：「進城之後，難道未被看出破綻？」

霍保道：「第二天就被認出，但愚兄却在不夜城中遇見了令尊唐前輩，他叮囑愚兄，千萬不可洩露他在不夜城中之事。」

唐煌道：「後來你怎能逃出不夜城？」

霍保嘆道：「現在回憶起來，也是怪事，恰巧有十餘個大漢駕車出城購糧草，愚兄就藏在車上混出城外。」

唐煌不解地道：「既然安然脫出武林險地，你爲甚麼要故作癡呆？連令師也被瞞過。」

霍保道：「愚兄混入城中之時，已被家師發現，逃出不夜城之後，立即遇上家師。愚兄深知家師必定追問不夜城中之事，愚兄不忍欺騙家師，又不能說出唐前輩的秘密，只得故作癡呆。」

唐煌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以前唐小弟以爲霍大哥爲人愚笨，但現在看起來，即世上聰明之人，也難與大哥比擬，這正是『大智若愚』的道理。」

霍保道：「唐小弟過譽了，須知愚兄相貌粗俗，看起來乃愚蠢之相，所以佯作癡呆，頗易收效。」

唐煌慨然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古語誠不我欺。霍大哥知道十位前輩，現在何處麼？」

霍保道：「愚兄也不知道。」

唐煌道：「霍大哥可知道『離恨天』在那裡麼？」

霍保想了一下，道：「十位前輩談及此地時，似乎怕愚兄聽到，總是，顧左右而言他，語焉不詳，但愚兄還是聽出一點端倪。」

唐煌道：「到底在何處？」

霍保道：「有一次家師和『色鬼』凌志豪前輩交談，洩露出來，說是在世上最高的山，最高的峯上。」

費小潔道：「那一定是喜馬拉雅山額菲爾士峯了。」

唐煌苦笑一下，道：「要說『離恨天』在額菲爾士峯上，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據說那峯上奇寒無比，終年冰封，生物都難以生存。」

霍保道：「愚兄也是這樣想，當時以爲聽錯了，以後愚兄又聽到『天地二聖』和『鳩面神』幾位前輩也談及此事。」

唐煌道：「他們怎麼說的？」

霍保道：「他們談到峯上冰雪厚及數十丈，最薄之處也有數丈，還談到五個雪人。」

「雪人？」唐煌沉聲道：「霍大哥沒有聽錯麼？」

霍保道：「絕對沒錯。」

唐煌肅然道：「既有談到雪人，那一定是喜馬拉雅山額菲爾士峯了，因爲只有此峯之上，人跡罕至，才有上古遺留下來的巨大雪人。」

費小潔好奇地道：「唐煌，雪人是不是像猩猩一樣？」

唐煌道：「小弟也僅是得自道聽途說，據說此物似人非人，似猿非猿，力能裂虎，刀槍不入，而且在絕崖上縱躍如飛，捷若飛鳥。」

唐煌又道：「霍大哥，他們談到雪人時，有沒有涉及『五霸圖』之事？」

霍保道：「沒有，因爲他們怕被我聽到。」

他們全力飛馳，達三個時辰，就看到遠處樹林中露出一堵紅牆，唐煌遙遙一指，道：「大概就是這裡了。」

進入樹林，果然是一個尼庵，門上有一小匾，「蓮花庵」。

牆內修竹甚多，探出牆外，看起來此庵比那玄壇廟可就考究多了。

三人一打手勢，掠入牆內竹叢之中。

「噹噹噹！」數聲清磬之後，身後殿中魚貫走出十餘個尼姑，爲首一個年約三旬，一臉雞皮、鷹鼻魚眼，後面的較爲年輕。

霍保以傳音之術道：「看到沒有？這些尼姑都是假的。」

唐煌道：「怎見得是假的？」

霍保道：「看走路姿態就知道了。」

費小潔道：「我認爲不完全是假的，也有一兩個眞的。」

霍保仔細望去，肅容道：「費姑娘果然觀察入微，不錯，裡面有三個是眞的，但並非是眞尼姑，只是三個女人而已。」

唐煌一看，果然這一行尼姑中，大多是男人假扮的，中央三個面目娟好，體態婀娜，確是少女。

此刻已是旭日初昇之時，本以爲他們進入大殿，準備作早課，其實不然，像這些邪魔外道，他們眞會作早課麼？

他們穿過大殿，來到後院之中。

唐煌等三人自殿頂掠到後院一株大樹上。

只見院中放着一張奇型椅子，椅背略往後傾，前面兩個椅腿向前斜出，兩個護手也向左右斜斜探出。

護手及椅腿上，都有一個小鋼鍊。

霍保和唐煌都不知道這是甚麼玩藝兒，只隱隱猜到，可能是刑具。

只有費小潔冰雪聰明，猜出此椅可能是一種强姦女人的逍遙椅，不禁暗自冷哼一聲。

十餘個假尼姑在椅前三丈之地一字排列，鴉雀無聲，只聞那年紀最大的假尼姑沉聲道：「帶那丫頭！」

兩個年輕假尼姑應聲而去，不一會自偏殿中挾持着一個女人，走到怪椅之旁。

這女人頭上蒙着黑布，無法看到面貌，但身形却十分窈窕，似被制住了穴道。

兩個年紀最輕的假尼把那女人推到椅上，立即把她的雙手和雙脚扣在護手及椅腿鋼鍊上。

唐煌已經猜到他們的用意，不由

大怒，費小潔連忙扯了他一下，道：「別忙，看看他們到底要幹甚麼。」

唐煌狠聲道：「那還用問麼？」

費小潔道：「未必像你猜測那樣，還是看看再說吧！」

只聞那年老假尼陰聲道：「帶狠獒！」

兩個年輕假尼疾奔而去，不久傳來狠嗥之聲，各牽着一頭黑色巨獒，來到怪椅之前。

兩頭西藏巨獒張牙舞爪，躍躍欲噬。

那蒙面女人不言不動，若非失去知覺，這份沉着鎮定，實在令人欽佩。

只聞那老年假尼陰聲道：「丫頭，這是你的生死關頭，你從是不從？」

那蒙面女人仍然沉默如故。

那假尼又厲聲道：「本庵主若不說出此刑之殘酷，你還以爲是兒戲呢？」

他獰笑一聲，道：「本來本庵主不必多費手脚，仍可盜取你的元陰，但本庵主不願破例，自御女以來，從未以暴力手段達到目的。但你這賤婦特別倔强，而武功也極有根基，本庵主情願犧牲你這肉鼎，也要叫你嚐嚐本門酷刑。」

惡尼陰惻惻一笑，續道：「這名堂叫着『血饅頭奇刑』，只要放開西藏惡犬，立即撲上，將你的乳連根咬下。」

唐煌面色一冷，心想，好個惡尼，我今天要叫你自己嚐嚐這種酷刑，這也是作法自斃。

那少女仍然未出聲，好像視死如歸。

這份置生死於度外的豪氣，使那惡尼大感意外。世上的惡人，大多有一種虐待狂，那就是喜歡看到被奴役的哀求和呻吟。

而現在對方根本不理不睬，對這惡尼眞是莫大的揶揄和諷刺，獰笑一聲，道：「其實本庵主剛剛說的僅是極刑的開端，當兩隻猛獒咬下乳部，奇痛鑽心，半死半活之時，然後再撕破你的衣衫，使人狗交合。」

此言一出，那蒙面女人突然震顫了一下，發出一聲慘烈的悲嘯。

一個貞烈女子，任何奇刑都不懼怕，惟有這種慘無人道，摧殘靈魂的酷刑無法忍耐。

惡尼乍見那女人終於出聲悲嘯，嘿嘿獰笑一陣，道：「你從是不從？」

那女人哼了一聲，仍是不言不動。

惡尼不由暴怒，大喝一聲「放犬！」兩個年輕假尼立即鬆手放出猛犬，向椅上少女撲去。

就在這工夫，唐煌一聲暴喝，身似離弦之箭，疾射而下，早已將烏金斷魂鞭撤出，猛掃而下。

只聞「刷刷」兩聲，兩頭猛犬哼也沒哼一聲，竟被攔腰抽成四截，血肉橫飛。

這工夫費小潔和霍保也掠下大樹，小潔奔向怪椅，霍保則撲上那些假尼。

唐煌動了眞火，左鞭右劍，橫掃直劈，有如瘋狂一般，一片慘嗥聲中，三顆頭顱被長鞭帶出五丈之外，兩個身子被殘劍斜肩劈下，分成兩片。

突然，費小潔驚呼一聲，唐煌以爲她遇險，急忙回頭望去，只見她揭開那椅上女人的布罩，氣得渾身發抖。

原來那女人不是別人，正是連番救助唐煌的門玉華。

此刻兩女淚眼相望，淚水奪眶而出，費小潔竟忘了解開門玉華的鋼鍊。

霍保也有如出柙猛虎，運掌如風，掃、劈、切、拍，三個假尼的身體四分五裂，腥風血雨，向四下飛濺。

這工夫那年老的假尼暴喝一聲「快退！」同時撤下一柄長劍，撲向唐煌。

雙方都像失去理智，瞪着血紅的眼睛，各戳出十餘劍，「叮叮叮」兩人各退了一步。

唐煌嘿嘿冷笑道：「果然有一套，惡賊！我今天要叫你自己嚐嚐此刑的滋味！」

說畢，施出「五霸圖」上那一招絕學。

惡尼最初尚未在意，待絕招施出第三式時，突然驚呼一聲，抽身暴退。

豈知此招玄妙無比，根本不給對方逃走的機會，只聞「察」地一聲，一條左臂齊肘削下。

唐煌飛起一腿，把惡尼踢出三丈多遠，一時竟爬不起來。

唐煌一掠而至，以殘劍指着他的咽喉，冷峻地道：「惡賊，你的主人可是『和合金仙』？」

惡尼自知必死，冷冷地道：「不錯，家主人心毒手黑，從不放過與他作對之人，你小子壞了他的大事，你必定死無葬身之地！」

唐煌輕蔑地一笑，道：「你家主人在那裡？不要叫他找我，我會立刻去找他。」

惡尼全身抽搐，切齒道：「已有人前去報訊，由此往西，不出百里，他必定在路上等你。」

唐煌大聲道：「好吧，我先打發你上路！」

殘劍揚起，平拍而下，惡尼的頭顱像一個鷄蛋被拍碎，腦漿四溢。

這工夫霍保殺了四五個，剩下三五個已經逃走。費小潔將門玉華放下，兩人相擁而泣。

唐煌走了過來，安慰道：「兩位不要悲傷了，這也是不幸中之大幸。」

門玉華對唐煌盈盈一福，道：「小妹謝過少俠救命大恩，設若三位不及時趕到，小妹我……」

門玉華餘悸猶存，悽然淚下，她想起自己悲涼的身世，不禁悲從中來。

費小潔美目一轉，對唐煌道：「華妹未被他們暗算之先，曾和他們力戰半天，元氣大傷，必須使她恢復體力，我們才能趕路。」

唐煌點點頭道：「正是，正是。」

費小潔道：「光是口頭上『正是』沒用，要行動表現才行。」

唐煌知道又入了圈套，却故作不知，道：「小潔，你快替門姑娘輸點眞氣吧！讓愚兄與霍大哥爲你護法。」

費小潔白了他一眼，低聲道：「你忘了我已經有了身孕？」

唐煌大大一震，道：「原諒我，小潔，我差點忘了，這……」

費小潔道：「別這個那個，快到雲房中爲華妹療治吧！我和霍大哥在外面守護。」

唐煌心想，這丫頭心眼太多，我鬥不過她，不過，運輸眞氣也沒有關係。

那知費小潔低聲道：「若以口對口運輸眞氣，效力更大，我們可以早點上路。」

唐煌沉聲道：「小潔你……」

費小潔哼了一聲，道：「我怎樣？上次你的保證又忘了麼？可別以爲華妹巴結你，憑良心，人家色藝雙全，而且救過你幾次命，你看着辦吧！」

門玉華當然聽到他們交談，立即對費小潔道：「費姑娘，你何必爲我擔心？」

費小潔把二人推進雲房，道：「快點！我們還要趕路。」

門玉華私心竊喜，她早已暗暗決定非他不嫁，現在二人單獨相處，却窘得抬不起頭來。

唐煌搓搓手道：「門姑娘……」

「嗯！」

「我很感激你。」

「我也是，今天若非你及時出手，我此刻恐怕……」

「那算不了甚麼，其實門姑娘救過我幾次命，我不知道怎樣報答你。」

門玉華芳心猛跳，幽幽地道：「唐煌……」

這是她第一次直呼唐煌的名字，羞得低下頭來，撫弄衣角，低聲道：「我自幼失怙，幸蒙費姑娘母女收留，免得流浪江湖，現在你又對我這樣好，我不知如何表達才好。」

「你不須表達。」唐煌握着她的手，道：「上天如果有眼，像你這樣好的姑娘，是該有好歸宿的。」

門玉華的嬌軀有點顫抖，幽幽地道：「唐煌，你討厭我麼？」

「不！」唐煌低聲道：「我很喜歡你。」

「眞的？」

「我怎能忍心欺騙你？」

「啊！唐煌，你……你眞好。」

她鼓足了勇氣，投入唐煌懷中，她現在感覺幸福來得太突然，幾乎有點害怕。

唐煌攬着她的纖腰，道：「來，就依照費小潔的辦法，讓我輸點眞氣給你。」

門玉華羞答答地道：「唐煌……那太難爲情了……」

唐煌肅然道：「不要這樣說。自從蕭鳳至和蘇珊被害之後，我常常受良心譴責。坦白地說，我不喜歡蕭鳳至，却很喜歡蘇珊，即連那莫愁我也不討厭她，可是她們都因我而死。」

他微微一咳，續道：「人生數十寒暑，彈指而過。最好不要做些使自己遺憾的事，因爲一有遺憾，終生痛苦而無法彌補，因此，我認爲應該善自利用這短暫的人生，當爲則爲，不必拘泥。」

門玉華感動得熱淚盈眶，墊起足尖，把櫻唇送了上去，緩緩閉上美目，於是口對口，唐煌將眞氣源源注入她的體內。

只是盞茶工夫，已功行圓滿，門玉華本來十分憔悴，但現在却像久旱的花朵，一下子茂盛挺秀起來。

她的玉頰上昇起幸福的紅暈，眼波中也盪着異樣的光彩。

費小潔推門而入，神秘地一笑，道：「怎麼樣？盞茶工夫能增加一甲子功力，而且一舉兩得，這辦法不錯吧！」

門玉華羞不可抑，吶吶地道：「費姑娘……我……」

費小潔握着她的手，柔聲道：「從今以後，我們三人永不分離，由我作主，不分先後、大小，因爲我們自幼一塊長大，情同手足。」

門玉華無法表達內心的感激，淌下興奮的淚水，說道：「潔妹，你眞是世界上最寬宏大量的女人。」

費小潔道：「不要這樣說，女人的容量永不會太大，只是因爲我們的關係不同，我覺得把整個的愛分你一半，並不心痛，若換另一個，那怕是一點點，我也受不了。」

門玉華終於和費小潔摟在一起。

唐煌大聲道：「好啦，我們該走了。」

費小潔放開門玉華，以食指在唐煌額上戳了一下，道：「傻子，今後你對華姊可要好好看待，不然的話，我們兩人聯合起來對付你。」

四人出了蓮花庵，霍保肅然問道：「請問門姑娘怎會落在這些惡賊手中？」

門玉華微微一笑，道：「霍大哥，我倒要先問問你，以前你裝痴作傻，見了女人就嚷着叫老婆，那是怎麼回事？」

費小潔立即對門玉華說了一遍。

門玉華驚奇地道：「霍大哥眞了不起，小妹不能不佩服你，表演得逼眞。」

門玉華面色一肅，續道：「小妹在附近發現了這些假尼姑，受好奇心驅使，入庵借宿，那知這惡賊在茶中下了迷藥，要我順從他，作他採補的工

具，小妹當然至死不從。尚幸這惡賊不願霸王硬上弓，小妹才能保持清白之身。」

費小潔道：「華姊可知道他們都是『和合金仙』的走狗？」

門玉華道：「小妹知道，而且也發現了一個極大的秘密，那是關於『離恨天』上爭奪五霸之事。」

唐煌道：「那『離恨天』確是在喜馬拉雅山額菲爾士峯上麼？」

門玉華道：「不錯，唐大哥可知道爲甚麼叫『離恨天』麼？」

唐煌道：「愚兄不知。」

門玉華道：「這件事是小妹聽那惡賊和另一個俊美的和尚交談的，據說數十年前有個絕世女子高手，携了一本秘笈，被幾個絕世魔頭追到西藏邊陲，最後只得登上額菲爾士峯，那知幾個魔頭緊追不捨，也上了世界第一高峯……」

門玉華想了一下，續道：「那額菲爾士峯乃天下之極險，那時正值冬季，冰天雪地，奇寒砭骨，即絕世高手，攀登高峯，也必須小心翼翼，所以那位女高手匿藏起來，另外幾個魔頭一時之間無法找到。

「可是，那女子高手已經身負重傷，加之峯上奇寒，病勢越來越重。就在她奄奄一息之時，突然來了五個怪物，那正是傳說中的雪人，身高一丈有七，全身生着半尺長的白毛，人手人足，略似猩猩。

「那女高手自忖必死於雪人巨爪之下，那知五個雪人腹大如鼓，正值分娩，倒地悲嘯。

「女高手大爲驚奇，但她自知已將死去，若把秘笈留在身上，遲早必被那幾個魔頭找到，於是情急智生，想出一個奇妙的辦法。

「她用匕首刮去了五個雪人背上的長毛，把秘笈上的五種絕學，分刻在雪人的皮膚上。刻完之後，她就在地上寫了十個字：『壯志猶未酬，魂歸離恨天。』立即撒手人寰。」

費小潔好奇地道：「那五個雪人呢？」

門玉華道：「大概是女高手死去七八天之後，五個雪人已經產下五個小雪人，而且體力已經恢復，恰巧那幾個絕世魔頭趕來。

「那五個雪人似乎已經通靈，知道那女人受這幾個魔頭迫害，立即兇性大發，殺了幾個魔頭，最後只逃走一個，而且受了重傷。」

唐煌肅然道：「逃走的那一個是誰？」

門玉華道：「據說就是張子萍張伯伯。」

三小不由同時一震，費小潔喃喃地道：「原來如此，難怪家父昔年一段時間失踪，原來受了重傷。」

唐煌茫然地道：「這件事只有張子萍一人知道，怎會傳遍武林，黑白道高手都覬覦『五霸圖』？」

門玉華道：「當然有原因，據說昔年幾個魔頭追踪那個女高手之事，被令師祖和令尊發現，也跟到額菲爾士峯，但却去晚了一步。當他們趕到時，五個雪人已將幾個魔頭殺死，張子萍負傷而逃，但張子萍却發現了令師祖及令尊。

「張子萍自知不敵，逃下奇峯。隱居數年，將內傷治癒，就以陰謀暗算了令師祖。」

唐煌不由大吃一驚，道：「現在家父已經脫離了不夜城，愚兄怎地不知家師祖被困之事？」

門玉華道：「這正是令尊甘願困居不夜城的原因，完全是爲了令師祖的安全。」

唐煌沉聲道：「家師祖呢？」

門玉華道：「令師祖已殘廢，張子萍當然不再怕他，作個順水人情，已經放了。」

唐煌狠聲道：「華妹可知家師祖現在何處麼？」

門玉華道：「小妹也不知道，但我相信唐伯伯既已去了離恨天，必會將令師祖妥善安排。」

唐煌肅然點頭道：「現在我才明白，家父武功未失，却自願被禁於不夜城的原因。但有一點我仍然不明，按家父身手，不過與另外五大門派掌門人差不多，但不久之前，愚兄在華山遇上家父，似乎他的武功突然增進了數倍。」

門玉華道：「這件事小妹就不知道了。」

唐煌不解地道：「照華妹所說，那眞正的『五霸圖』仍在五個雪人身上，並未流入江湖，那麼我們身上這一張，以及『愁劍客』焚燬的那一張又是那裡來的？」

突然，一陣步履聲傳來，只見四個大漢抬着一個雕花巨榻，疾奔而來。

唐煌和費小潔一看那抬榻大漢的服裝，立即認出榻中是天竺國女高手拉瑪仙。

只聞巨榻中的拉瑪仙道：「這件事我知道。」

這時巨榻已到了四小身邊，拉瑪仙喝聲「落榻」，立即走了出來。

霍保及門玉華未曾見過，大感驚奇，唐煌和費小潔立即爲他們介紹。

拉瑪仙瞪着一雙美目，凝視着費小潔和門玉華一陣，道：「唐少俠，這兩位姑娘都是你的妻子麼？」

唐煌尚未作答，費小潔道：「不錯。」

拉瑪仙慨然嘆道：「本姑娘久慕上國繁華，乃苦學上國語言，準備來此一遊，並準備在上國擇人而事。」她微微一嘆續道：「本姑娘以爲自己姿色艷絕天下，那知第一次遇到費姑娘，才知道上國人傑地靈，像具有本姑娘這等姿色女子，可以說車載斗量。今天再遇上門姑娘，更信上國大邦山明水

秀，男子英俊，女子秀美……」

霍保微微一笑，道：「姑娘過譽了，其實像唐小弟及費、門二位姑娘這等人傑，在本邦也是少之又少，就以在下而言，並非如姑娘所說之英俊。」

拉瑪仙看了霍保一眼，道：「霍少俠不必過謙，其實你雖不如唐少俠英挺俊逸，仍比本邦俊秀，別具一格。小女子若能與霍少俠爲友，於願足矣！」

唐煌暗暗點頭，此女落落大方，毫無忸怩之態，正是武林兒女本色，若能爲霍大哥撮合，也是一段佳話，立即向拉瑪仙望去。

那知霍保也十分識趣，大聲說：「在下第一次聽到別人誇讚，至爲感動，若能與姑娘爲友，實感寵幸！」

拉瑪仙美目一轉，道：「既然如此，霍大俠就和本姑娘同行吧！本姑娘此來中原，本是應張子萍之聘，爲他助威，可是近來已知他爲人陰險，決定改變主意，不再爲虎作倀。」

唐煌道：「剛才姑娘曾說，知道『五霸圖』之事，可否告之？」

拉瑪仙道：「各位都知道喜馬拉雅山位於本邦邊界，記得有一年家師帶本姑娘入山行獵，遇上一個雪人，立即開始兜捕，結果家師身負重傷，才將雪人擊斃，獲得了雪人身上所刻的武功。」拉瑪仙續道：「家師爲天竺第一高手，知道這一片斷武功不全，乃加以深研，才研成三式，製成兩張圖案，但家師還來不及傳與本姑娘，兩圖竟告失踪。後來家師才知道，被人偸去，趁運輸阿芙蓉來到上邦，以高價賣給上邦武林中人。」

唐煌苦笑一下，道：「眞想不到，『五霸圖』還有這麼多曲折，由此可知，昔年那五個雪人，已經死了一人，只剩下四個。但這秘密，似乎其餘競爭五霸的高手，迄今仍不知道。」

拉瑪仙道：「不錯，那圖上共有三招絕學，爲家師一生心血所成，因爲那雪人身上的武功無頭無尾，若非家師胸羅萬有，即使得到也毫無用處。」

唐煌掏出那張圖，肅然道：「據在下所知，另一張落在故友『愁劍客』手中，已經焚燬，而他只學了圖上一招絕學，既然此圖是令師之物，在下就此奉還。」

拉瑪仙微微一笑，道：「唐少俠，你太忠實了，就憑這一點，我也不應收回，何況家師昔年也曾說過，這種絕學不適於女人，本姑娘決定送與唐少俠，並且助你研悟另外一招。」

唐煌道：「在下實在不能掠人之美。」

拉瑪仙道：「自上次與少俠動手印證了幾招之後，知道少俠資質之高，乃萬中選一，此圖送給別人，實是暴殄天物，因此，本姑娘此意已決。」

她肅然續道：「本姑娘決定助你研出另外二招，參加五霸之爭。」

說畢，指指前面一個山洞，道：「唐少俠，據說『離恨天』競爭五霸之盛會，僅有一月時間，我們立即開始研悟，若三五天之內能研出來，趕去『離恨天』還來得及。來吧，不必耽擱大好時光了。」

唐煌大爲感動，而霍保這時竟反客爲主，幫着拉瑪仙道：「既然仙妹如此慷慨，唐小弟也不必再客氣了，我就代你答應並稱謝了。」

拉瑪仙甜甜一笑，挽着霍保，向石洞走去。

費小潔和門玉華相視一笑，深感男女之間確有緣份之說，雖然霍保生得忠厚英武，身體魁梧，若非有緣，豈能與外國女子一拍即合，兩情相悅。

而拉瑪仙的大方，在中原女人看來有點大膽，但她却很純眞，沒有半點賣弄，更沒有一絲輕佻。

到了洞中，唐煌取出「五霸圖」，由費小潔等人守護，二人把圖放在地上，對面而坐，凝視着圖案。

就這樣對坐了三天三夜，二人同時睜開眼來，拉瑪仙道：「唐少俠研出來沒有？」

唐煌微微一笑，道：「略知一二，仙姑娘妳呢？」

拉瑪仙道：「我也是一知半解，咱們就以研出的招式印證一下如何？」

唐煌道：「很好。」

二人站起來，凝神而立，拉瑪仙兩掌交叉胸前，翻腕劈出右掌。

唐煌也以同樣姿勢，却劈出左掌。

二人一劈即收，斜移半步，身形微挫，嘿然一聲，閃電工夫切出二十餘掌。

「蓬啪」兩聲，各退一步。

這僅是第一招，兩人都暗暗心折不已。因爲二人研究出的幾乎完全一樣，僅有左右手之別。

二人各退一步，立即又欺上來，緩緩劈出三掌。

「蓬」地一聲，洞壁上石屑紛紛掉落。拉瑪仙跟蹌退了五步，以左手抓着右臂說：「唐少俠，我眞服了你！在同樣時間中，你的成就果然比我高出多多，我這條右臂幾乎抬不起來了。」

唐煌歉然地道：「仙姑娘，請恕我收手不及。」

拉瑪仙道：「其實本姑娘這兩招都有毛病，第一招應出左手，你却研對了，第二招應先出右手，仍是你對了，僅是這一點錯誤，威力就相差太大。」

這時費小潔等人已進入洞中，都向他們道賀。

拉瑪仙道：「有此三招絕學，唐少俠可以與其餘高手競爭五霸，本姑娘雖不敢說有絕對把握，最低限度，應該不懼張子萍。」

拉瑪仙又道：「現在立刻起程，日夜兼程，尚能如期趕到，本姑娘可要先走一步了。」

她向霍保拉拉手，霍保也不客氣，立即和唐煌等人作別，上了巨榻，疾奔而去。

這一手確夠大膽，但唐煌等人相信拉瑪仙很純潔，更相信霍保是個君子，他能在極大誘惑之下，呼呼大睡，實爲難能可貴之事。

巨榻一會不見，唐煌嘆道：「白雲蒼狗，世態變幻不定，沒有人能預知自己未來之命運。就以霍大哥及拉瑪仙來說，可算是千里姻緣一線牽了。」

門玉華道：「雖然如此，還是唐大哥感化了她，才有這種轉變，而霍大哥也是豪爽之人，他們一旦遇合，自是……」

突然，一乘大轎疾奔而來，遠遠望去，證明不是拉瑪仙的巨榻。

唐煌冷笑道：「大概是一代妖人『和合金仙』了。」

果然大轎飛馳而至，停在數丈之外，除了四個轎夫外，尚有那個漏網的假和尚。

只聞轎中人沉聲道：「是那一個小賊破壞了本仙的大事？」

那假和尚躬身道：「就是這個年輕人和那姓費的姑娘。」

轎中之人厲聲道：「打簾！」

那假和尚掀開轎簾，立即走出一個華服老人。此人面如傅粉，細皮白肉，形同婦人，臉上雖有少許皺紋，卻具風騷之色。

唐煌等三人一見這個男人的衣著，男人動作，卻生了一個婦人身子的老妖物，深信必定是個陰陽人。

老妖向前邁了幾步，扭腰擺臀，令人嘔心。

費小潔咭咭笑道：「華妹，這人妖不男不女，令人起雞皮疙瘩。」

門玉華道：「潔姊，咱們兩人聯手試試看如何？總不能讓這妖怪汚了唐大哥的寶劍。」

唐煌沉聲道：「老怪，你就是『和合金仙』麼？」

老妖咧嘴一笑，細聲道：「正是。」

唐煌臉上肌肉抽搐一下，心道：我的媽呀！果然是一個陰陽人！立即冷峻地道：「老妖，你一共害死了多少少年男女？」

老妖搖搖頭道：「多得不可勝數，因此本仙才能與幾位高人競爭五霸。」

唐煌撤下鞭劍，長鞭交與門玉華，殘劍遞與費小潔，道：「以十二成眞力、最拿手的招式接他三招，若接不下來，千萬不要勉强，速退下來，由我應付。」

兩女的身手都很了得，而費小潔也會「五霸圖」上的一招，兩人聯手，非同小可。

但唐煌卻不敢大意，暗暗提勁戒備。

「和合金仙」似未把二女放在心上，曖昧地笑着，蓄勢以待。

兩女嬌喝一聲，鞭劍疾揮，橫掃直劈。「和合金仙」扭腰擺臀，讓過三招，唐煌暗自吃驚不已，這人妖果然身負絕學。

兩女第四招尚未施出，老妖尖喝一聲，兩袖交拂，力大無儔，兩女力道用老，同時失去自制，翻了個觔斗，摔得灰頭土臉。

唐煌一掠而至，把兩女扶起來，接過鞭劍，冷峻地道：「老妖，你不是想到『離恨天』去麼？待唐某送你一程……」

語音未畢，長鞭倒抽，罡風生嘯，站在一丈外的四個轎夫的頭顱，已飛出三五丈外，但他的身形未停，殘劍寒芒一閃，已到了那個假和尚身側，長劍一送，貫穿胸膛，一脚踢出兩丈多遠。

這一連串動作，非但奇快，而且出乎任何人的意料，老妖不由大怒，尖喝連連，猛撲而上。

唐煌沉聲道：「小潔和華妹把他的轎子毀了……」

說着話，「五霸圖」上第一式已告出手。

豈知這老妖確有眞憑實學，全力捲出十餘袖，終於接下。唐煌不由暗自吃驚，只得將剛剛研成的第二式施出。

劍鞭相輔相成，遠攻近守，神鬼莫測。老妖知道厲害，尖喝一聲，全力捲出兩袖，側縱而起，連轎子也不要了，落荒而逃。

兩女目瞪口呆，半天才長長吁了口氣，道：「果然是絕世奇學，唐煌，你可以競爭五霸了。」

唐煌點點頭，肅然地道：「這第二招果然比第一招更加玄奥，不知第三招如何？」

兩女這才動手把那大轎震得粉碎。

門玉華道：「這老妖的功力不在張子萍之下，唐大哥能擊敗此妖，絕不怕張子萍，只是張子萍詭計多端，不可不防。」

唐煌肅然道：「這『五霸圖』上三招絕學，僅是昔年那位女高手秘笈上的絕學五分之一，竟已如此厲害，設若擒住另外四個雪人，合併參研，那當眞是睥睨天下，武林獨步了。」

費小潔道：「那是當然，不然的話，那些黑白兩道高手怎會捨生忘死搶奪此圖，競爭五霸？」

門玉華道：「天下高手雲集『離恨天』，作殊死搏殺，最後將剩下五人，也就是五霸，但是以後又如何呢？」

唐煌道：「依我猜想，昔年那位女高手，將秘笈上的絕學分別刻在五個雪人身上，那是一著高棋，萬一有一兩個被擒，仍無法研悟，當然，像拉瑪仙師父則當別論。」唐煌續道：「因此，五霸產生之後，必定分頭出發，擒拿五個雪人，每人負責擒拿一個，即使每人都能順利捉住，誰也不會弄鬼，必須合起來才有用。」

費小潔道：「最後產生之五霸，必定黑、白兩道都有，他們會和衷共濟，一塊參研絕學麼？」

唐煌道：「不研也不行，在絕學未研出之前，每人所持有的一份，毫無用處，不過，一旦研成之後，那就很不好說了。」

費小潔道：「拉瑪仙說五霸大會尚有二十餘天，此去西藏，少說也要二十天，我們必須急趕，可別誤了大事。」

三小立即起程，目標指向西藏與天竺邊境的額菲爾士峯。

唐煌有兩位嬌妻陪伴着，雖然迢迢數千里，但途中並不寂寞，反而覺得這是出道以來最愉快的一段日子。

只是想起母親，平添幾許思愁。

大概是第二十七天，他們已登上額菲爾士峯半腰。仰望着奇峯插天，三小不禁大嘆造物之奇。

記得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曾有「呼吸通地座，搔手問青天」之句，其實華山與此峯相比，眞是有霄壤之別了。

接近峯頂，全爲冰雪籠罩，一個不小心落下千丈絕壁，恐怕連骨屑也找不到一點。

終於，三小登上世界第一高峯，極目山下，可將異邦景物盡收眼底。

東有金城章嘉峯，西有高贊峯，都在脚下環拱，雅魯藏布江如一衣帶水。

西藏境內的湖沼，都變成一個個小水潭，確爲天下第一大觀。

兩女拍着手，呵着熱氣，說：「太妙了！古人說，登泰山而小天下！那眞是管中窺豹，少見多怪了。」

唐煌慨然地道：「此峯爲天下至險，若非必要，誰也不願跋涉千里，冒奇寒和奇險攀登此峯，因此峯之上氣候變化無常，一旦遇上罡風，即絕頂高手，也難倖免。」

費小潔微噫一聲，道：「那些競爭五霸的人呢？怎地一個未見？」

唐煌道：「此峯面積極廣，而且酷寒，在盛會未開始之前，一些高手必定藏在避風之處。」

門玉華道：「不過，我總以爲這峯上太靜了，好像沒有生人氣息。」

唐煌四下一打量，不禁微微搖頭，道：「不錯，這是反常現象，此番盛會，除了參加競爭之人外，應該有些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才對，一個人影不見，實在……」

唐煌微噫一聲，又道：「快看，那邊殷紅一片，好像是血漬。」

三小疾掠三十餘丈，果見一片平坦之雪地上，有七八灘凝結的紫血。

估計這些血漬留下的時間，不會超過三天。

三小四週察看，雪地上留下混亂的足印，有男有女，但女的足印卻極淺，似有似無。

顯然，這些女人的輕功，比與會所有的男人高出很多。

突然，門玉華大聲說：「快來看啊，這塊冰上留有字跡！」

唐煌和費小潔疾掠過去，只見那冰壁上以指功寫了幾行字，字跡潦草，可能是倉促間留下的，寫道：「此番盛會，爲預謀屠殺，與會高人，全部重傷，逃離此峯，至於湊熱鬧的武林高手如『風雪雷電雲』五魔、『血手丐』胡天、『鬼斧』龐通、公冶森及包一鳴等人，都被四個雪人打下萬丈冰窖。

「雪人身手之高，舉世無匹。參加盛會七八個高手，如張子萍、『神州一判』古勉之、馬白水、『活報應』古奇、『殘月』石雲飛、『和合金仙』及『平地一聲雷』魯蒼等人，都已身負重創。

「這些高人在四個雪人施展絕世奇學之下，任何人也未接下五十招，即受創逃下此峯。

「好在四個雪人並未趕盡殺絕，否則，恐無一人能活着離開『離恨天』。據老夫估計，這個雪人，很可能不是眞的雪人，而是絕世高手假扮的。

「鄙人當時正在峯腰採雪蓮，因而倖免，謹留此字，奉勸武林同道，若無驚人絕學，切勿攀登此峯，若已登此峯，速離爲妙，唐一飛匆草。」

唐煌先驚後喜，驚的是雪人如此厲害，喜的是爹爹倖免於難。

顯然那七八灘鮮血，乃是與會高手被雪人擊傷所遺留。

唐煌凝視着那七八灘瘀血之處，突然心中一動，沉聲道：「依我推想，如果雪人是假的，必是女性無疑。」

費小潔道：「怎見得呢？」

唐煌道：「看見沒有，那些瘀血四週，有些極淺的女人足印，而與會高手之中，只有『活報應』古奇是女人，而且又是天足，由此證明，那四個雪人很可能是女人裝扮。」

兩女一想，覺得有道理，門玉華道：「既是唐伯伯留字告警，我們就趕快離開此峯吧！」

費小潔也肅然地道：「七八個與會高手，人數比雪人多了一倍，在那種情形下，他們雖然貌合神離，爲了求生，也不得不聯手卻敵，聯手之下，仍未接下五十招，證明四個雪人的功力，簡直高得出奇，我們犯不着冒此奇險。」

唐煌沉聲道：「入寶山空手而回，實在不能甘心，我看這樣吧，你們二位速離此峯，在山下等我，小兄想踩探一下，或能找到蛛絲馬跡，也不枉此行千里跋涉。」

兩女自然不肯讓他一人涉險，一邊一個，拉着就走。

唐煌沉聲道：「且慢！我認爲仍有可疑之處，設若雪人是女人假扮，絕不會有一丈多高，家父沒有提過這件事。」

驀地，一聲暴吼，自峯下跳上一個龐然大物，此物一身白毛，高約五六尺，兩臂奇長，雙眼如火。

只是這怪物頗像狒狒和巨大人猿

，似乎稱之爲雪人有些牽强。

因爲雪人應該有雪人的特徵，最低限度，身子應該站直些，面部應該像人面。

但這怪物和猩猩無異，只是從未見過這麼大的猩猩。

怪物走起路來，兩面搖晃，上身前傾，兩條長臂及手觸到地面。

唐煌把兩女推開，沉聲說：「不管這怪物是否雪人，反正力大無窮，舉手投足之間，都能裂石開碑，讓我來對付牠。」

這時怪物在唐煌一丈處站定，瞪着血紅的眼睛，望着唐煌，一瞬不瞬。

唐煌撤下鞭劍，又對二女道：「設若小兄不敵，妳們得盡快逃離此峯。」

唐煌心想，剛才的推測可能又錯了，這確是一個眞的怪物，大手大脚，絕不是女人裝扮的。

怪物低吼一聲，身形一弓，竟像「五霸圖」上第一招絕學。

唐煌微微一震，長鞭橫掃，將怪物腰部纏了一圈，用力一抖，紋風未動。

但怪物長臂一伸，却抓了過來。

唐煌收回長鞭，殘劍分心便刺。「蓬」地一聲，刺個正着，但怪物僅低嘯一聲，仍然伸臂疾抓而來。

唐煌閃身一轉，殘劍帶着嘯聲，劈向怪物的後腦。

那知怪物長臂後撩，格開殘劍，巨大的身子飛起三丈來高，果然是「五霸圖」上的第一招。

唐煌施出第二招，鞭抽怪物雙足，殘劍指向怪物左目。

「蓬」地一聲，怪物雙足纏住，摔在地上，但殘劍微微一偏，却未刺中怪物左目。

怪物暴怒，大吼數聲，四山迴應。

只聞峯下也傳來暴吼之聲，互相迴應。

唐煌沉喝一聲「快走！」，帶着兩女，向相反方向掠去。同時回頭一看，果然又出現三個怪物。

三小下了絕壁，不敢久留，小心翼翼地渡過幾處險絕的崖壁，來到峯腰。

唐煌沉聲道：「這就怪了！若以這四個怪物的膂力看來，與會高手，果然非敵，但怪物的動作畢竟不太靈活，要說七八個高手，都被這四個怪物打傷，我不敢置信。」

門玉華道：「小妹也是這樣想，不知那些女人的足印是誰留下來的？」

費小潔道：「不管他，反正唐伯伯不會騙我們，我們還是回中原去吧！」

三小離開山區，這才發現費小潔的肚皮微微隆起，唐煌憐惜地說：「小潔，妳快要做媽媽了，希望妳從現在開始，要時時小心，千萬不可妄動眞力。」

門玉華神秘地道：「潔姊，妳快做媽媽了，心裏很緊張吧？」

費小潔紅着臉道：「別說風涼話，終有一天我會看妳的笑話！」

門玉華看了唐煌一眼，道：「我不要生。」

費小潔道：「就是這件事由不得人，我要是叫妳生，妳就很快和我一樣。」

門玉華羞得抬不起頭來。

爲了費小潔懷了身孕，不便急行，可就躭擱了時間，由西藏到中原，竟走了三個多月。

他們剛剛到了中原，立即聽到一個聳人聽聞的消息，那就是鄂境武陵山中，崛起一個復仇幫。

此幫勢力浩大，連那些參與離恨天盛會的絕世高手，也不敢招惹。

而且自復仇幫成立之後，武林中出奇的沉寂、平靜，過去尚有張子萍等幾個魔頭興風作浪，而現在，似都已成過去。

唐煌記掛父母，意欲回長白山一次，那知當他們剛剛來到魯境時，立即聽人傳言，復仇幫召開「武林公審大會」，五日內舉行。

這名堂很新鮮，誰也不知道要審何人？何人主審？也就是說復仇幫幫主是何許人？無人知道。

唐煌立即決定先去參加「武林公審大會」，也許父母也前往參加。

但唐煌不放心費小潔，決定先把她安置在安全之處，然後才能無後顧之憂。

門玉華道：「這樣吧，我陪潔姊在泰山等你，你必須於十日內回到泰山。」

唐煌道：「泰山面積極大，妳們在甚麼地方等我？」

門玉華道：「三月前我認識一位有道老姑，名叫滌月師太，她就住在泰山明月峯附近。」

唐煌道：「那滌月師太靠得住麼？」

門玉華肅然道：「放心吧！須知小妹自幼失怙，又飄泊江湖將近十年之久，論經驗比你豐富得多，一個人的好壞，難逃我的觀察。」

唐煌道：「小潔，妳願意去麼？」

費小潔道：「爲了使你無憂無慮，我只得去了。」

於是三人立即趕行泰山，傍晚已進入泰山山區。

可是天公偏不作美，突然烏雲四合，下起雨來。唐煌大聲道：「華妹，還有多遠？」

門玉華道：「大約還有一二里之遠。」

唐煌道：「我們還是立刻趕去吧！」

他抱起費小潔，門玉華領路，冒雨疾奔。

不久來到一座庵門之前，門上掛着一個小匾，上書「明月庵」三字，但却庵門緊掩。

（未完・廿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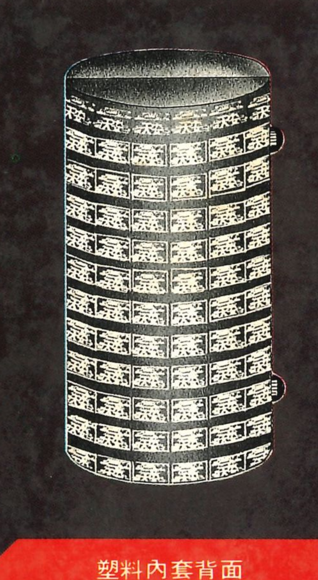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由1990年4月15日起更改包裝



塑料內套正面



塑料內套背面



外盒影像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851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爲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4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仕垂注！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册，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君購買，希認明眞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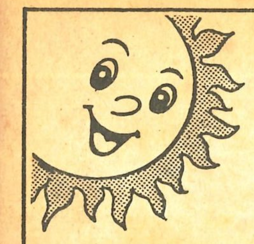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眞：5597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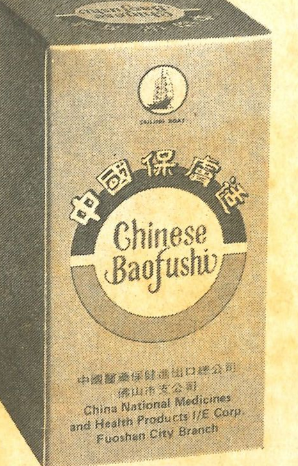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傳眞：8507509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疲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疲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疲癢、消敏感

立止疲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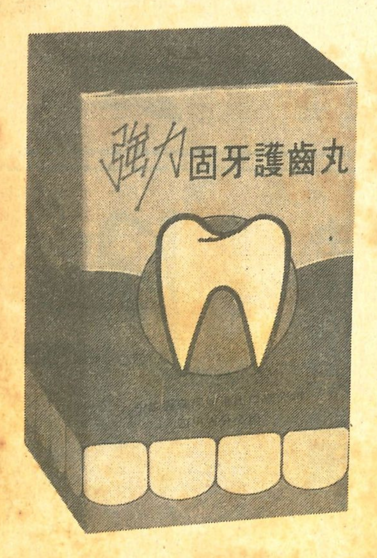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